武俠世界

紅塵劫（亡命江湖故事）滄海客・著

紅塵滾滾，茫茫之劫。紅塵不絕滾滾，浩劫不絕綿綿，果然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奈何佛又生魔，魔再生佛，滔滔天下，仍然是紅塵滾滾，浩劫綿綿。



編者話

兩月完中篇哀艷俠情小說「雪中行」下期將完結刋出，故事發展實在感人肺腑，蕩氣廻腸，閱讀之下，不禁使人觸發起紅顏薄命，英雄氣短之感……至於熊家大院的慘遭變故，熊老爺的悲愴終老，收場如何之慘？熊大小姐痴情一片的怎樣爲了獨孤行安危而香消玉殞，獨孤行在創傷的心靈下是否悄悄離開了傷心地……下期是篇每一個情節，都爲它洒下每一滴熱淚！將有完滿交代。我們將在一〇八九期起，相繼刋出另一篇二月完中篇「一劍挽狂瀾」屆時敬希留意購閱。

** ** **

今期刋出的巨型小說是亡命江湖故事「紅塵劫」，是篇情節啣接「卜算子」發展，全文竟達四十五大頁，題材中肯一流，充滿禪機妙理。紅塵滾滾，茫茫之劫。到底使到本文中的主角人物帶來甚麼命運？甚麼離奇際遇？請先睹爲快。

** ** **

東方英先生在下期裡，他忙裡偷閒再爲本刋撰寫巨型小說「玉劍天心」。這是他繼「乳燕降龍」後的最新創作，千錘百鍊，費盡心思，不宜錯過。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七十七號
大生大厦九樓（按8字電梯）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 81.00
一年港幣	$ 162.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 87.00
一年港幣	$ 173.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100.00
一年港幣	$ 1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武侠世界



第1087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三元五角・
H.K.$3.50

Printed in Hong Kong

日本國寶之迦樓羅王像

迦樓羅王即金翅鳥王，是天龍八部中的第六部，鳥首人身，據說經常以龍充饑的，除龍之外，更喜歡食蛇。在印度教的經典中，祂是毘瑟笯神的坐騎。

紅塵刦

亡命江湖傳奇故事

滄海客・文
盧　令・圖

木兒南下　穿州過府

「小青兒，我待你好不好啊？」

木兒公主望了畫舫一眼，向身邊的小青兒說。

畫舫靜悄悄的，兩個船夫被打發進城去了，明日即要移舟東湖，自要多備辦些糧食菓菜，那柴火也要添購些的，一個船夫如何能搬取回船，何況他們又不離船，不用留下人來看守了。

「你對我眞好，」小青兒說道，「小倩總是欺負我，你沒見過我爺爺，雖是心裏疼我，却總是對我翹鬍髭瞪眼，兇霸霸的。」

木兒公主說：「我教你的輕功，你說妙不妙？」

「眞神妙極了，」小青兒提起公主教她的大挪移輕功，登時色舞眉飛起來，說：「啊，眞妙極了。」

木兒裝做不見，小青兒凝眸水波拍岸，眼睛明亮起來，凝眸處，正是昨晚兩艘大船泊岸之處。

木兒公主又瞅了那畫舫一眼，道：「我待你像不像親妹子，也把最神妙的功夫教你了，是不是眞心，眞意，眞情？」

小青兒說：「你不用瞧啦，陸公主和小倩一夜沒睡覺，早熟睡得像死豬一樣了，即使喚也喚不醒的，你，你剛才說甚麼啊？」

眞是個鬼丫頭，木兒咀裏不言，心裏說，我不過溜兩眼，就知我瞧甚麼，道：「我說，我啊，眞心待你像親妹子一樣，從不瞞你甚麼，小青兒，你說我有多難過，你却瞞我，瞞得我緊繃繃的。」

「我沒有，我……」

「你瞞我，」木兒說：「你是瞞不過我的，我曉得，啊呀……這個小丫頭呢？怎麼眨眼不見啦。」

「我在你面前啊！」小青兒迷惑的說：「我連脚跟也沒移動一下子。」

木兒公主道：「我是說昨晚，你瞞不了我的，你把我傳授給你的大挪移輕身功夫施展開來，喏，就在這裏，那幾條自以爲在江湖上有頭有臉的漢子，就驚神疑鬼，可惜你脚下的功夫是好了，手上却缺少了勁兒，那幾個漢子臉上雖然開了花，驚疑大叫，但也只不過是受了丁點兒皮毛輕傷。」

「原來你……看見啦。」小青兒不是驚疑，只是迷惑，說：「原來你親眼看見啦。」

木兒公主嘆了口氣，道：「你說，我難過不難過，我眞心眞情待你，你却瞞我啊，多傷心。」

小青兒急了，道：「不是我要瞞你，但忍大師臨走的時候吩咐，不許我們把夜來之事對你說，怕你惱啦，又放出飛刀殺人，原來你親眼看見啦。」

「但人巳走啦，我也沒飛刀，」公主說：「你還怕麼，即使我有刀在手，也不能取人首級於十里之外，是不是，我雖然親眼見了，仍要你說來聽聽，我要瞧瞧，你是不是也眞心待我。」

「我明白了，」小青兒說：「昨晚你原來是假裝痴呆，不眞是着了忍大師的道兒，我說啊，若是忍大師點了你的穴道，怎生你又能走動，既能走動，怎生又視如不見，聽如不聞，敢情是忍大師着了你的道兒。」

木兒公主說道：「哼！你們一個個都想瞞着我，等人都睡了，悄悄溜上岸去，你這鬼丫頭其實最蠢了，那有倒下床就睡着了的，偏又是倒在我脚邊，令我動彈不得。」

小青兒說：「我一溜走，你也上了岸啦。」

木兒公主指着面前江濤拍岸之處，說道：「那兩隻大船就泊在這裏，船艙裏燈火通明，透過縫隙射出來的，那光亮雖如縷，但投在江波上，也像一條條竄動吞吐的靈蛇。」

小青兒道：「原來平常的船篷之後，又有板壁，裏面又垂着厚厚的絲絨帷幕，

公主……啊唷，眞該死，你瞧我這個記性，我總忘了，該叫公子，盧公子，八成兒你也像我一樣，認不出東平王身邊那個白髮老兒來。」

「東平王！」公主說：「果然是在船中。」

小青兒道：「是啊！初時我也不知那人就是東平王，他不戴王冠，不穿蟒袍，扮成個平民百姓，你不是也認不出來麼，我只道盧員外的畫舫巳是天下最最華麗、窮奢的了，不料那船裏更富麗堂皇。」

木兒公主道：「當眞，我也認不出東平王身邊那個白髮老兒來，怎知他就是……就是……」

「該死的盲公，」小青兒說道，「他寃了我一天，不料再被他寃啦，誰想得到，眞是做夢也想不到，從小和我玩耍的盲公卜算子，就是雪峯老人，在東平王身邊，又成了齊白翁，我眞恨他，却也眞令人佩服，只不過一席言語，不但退了東平王的三路大軍，而且還把他嚇得溜回京師去啦。」

「東平王發動了三路大軍？」木兒公主怔了怔地說，眼睛睜大了。

小青兒說：「是了，你雖然親眼見了，却聽不清他們的談話，初時我在船篷外，也是連裏面的話聲也聽不到的，其實，那三路大軍也不是東平王的，而是你父王的兵馬，只不過那些統兵官兒投靠了東平王那叛賊，被他以利祿收買了。」

木兒公主側過面去，不讓小青兒見到他面上激動得變了色，反倒聲調柔和起來，說道：「他！原來要造反篡位。」

「倒也不是，」小青兒說：「不不，若是你有甚麼不測，他的陰謀得逞，他的陽謀便也成了陰謀，非反不可了，這就是卜算子扮作齊白翁，去到東平王身邊之故，忍大師也從漢水趕了來，昨晚也陪伴了你一夜，也是這個緣故。」

「忍大師陪伴了我一夜？」木兒公主怔了怔說。

小青兒瞧了她一眼，但話箱子打開了，在公主面前不用的拘謹小青兒，自是更不拘謹了，說道：「你早知道啦，武昌的巡撫官兒雖大，大小三軍由總兵統領，但那黃堯却是奉了旨的欽差，是以都聽令於他了，這番連兵馬也出動了，不過是爲要封鎖吳楚和三湘的要道，也不過是爲了迎接公主回宮，去享受富貴榮華。」

「我才不稀罕甚麼富貴榮華，」木兒公主說：「我恨……他不是我爹。」

有個做皇帝的爹，她倒不稀罕，何況眞是她的生身之父？

小青兒道：「但公主你若有不測，東平王的陰謀一旦敗露，巧取不成，就非明目張胆地簒位不可了，這就是那東平王不敢留在京師，南下坐鎮之故，若不是昨晚由那齊白翁，呸！」小青兒啐了一口，才又說道：「死盲公當着東平王的面說出來，我那會知道他那陰謀會多歹毒，想想那時這武昌城立即就成了戰地，天下一片烽烟，會有多少人頭落地，這也就是忍大師也不敢置身事外，死盲公要陸公子陪伴你，一步也不許離開你之故。」

「原來是……到底他有眞姓名麼？端的叫卜算子，還是叫齊白翁？原來是他命陸公子陪伴我的，他是陸公子的師門尊長，他的吩咐，陸公子不敢不遵，原來不是眞心對我。」

「不，不。」小青兒其實不小了，也懂事了，忙道：「你可寃枉了陸公子，公主你美得像天仙一樣，連小倩和我都甘心情願爲公主作丫頭，何況是多情的陸公子，何況普天之下，曠古絕後的崑崙刀，你和陸公子分有一把，公主離不開他，他也離不開你。」

「瞧你這張小咀兒。」

小青兒格格一聲笑，木兒公主自不是眞要擰她，否則小青兒的臉蛋兒上，不少一塊肉，亦會青一塊，眞會成了小青兒。

「但是他曾經丟下了我，不理我。」木兒公主幽幽地瞧了那畫舫一眼。

小青兒說：「陸公子不過是不願見你動輒殺人，後來知道他錯啦，公主不是爲他而殺人的，却是他留在公主身邊，公主便不會殺人，忍大師這麼說，死盲公……啊！不，說這話的時候是雪峯老人，這就是雪峯老人那晚把陸公子送回你身邊之故，萬確千眞，公主不是說過，陸公子丟下你兩日，已瘦了許多，你好生心痛麼，就是陸公子對你苦相思。」

「你這個丫頭胡說。」公主道：「我何曾說了甚麼？」

她的巴掌高高揚了起來，小青兒却不知躲閃，好哇！這鬼丫頭連打也不怕，但她的巴掌却未落下來。

小青兒說：「公主，你沒抹胭脂啊，怎生紅得比鮮花還要嬌艷，眞好看。」

木兒公主竟也會啐了一口，那臉色也更紅了，說：「你再胡說亂道，瞧我不撕爛你的咀。」

小青兒一點也不怕，因爲公主雖然綳着臉兒，却掩藏不了唇邊的笑意。

「眞好看，陸羽也這麼說，在大神農架山中，陸羽也常常瞅着她不轉眼，也這麼說的，」她那柔情似水的眼睛，又溜向畫舫那面去了。

江濤輕拍着岸邊，也輕吻着畫舫，畫舫裏的陸羽，一定睡得又香又甜。

小青兒又說了，道：「不料敢造反的東平王，却被盲公的幾句話嚇破了胆，嚇得那叛賊天未大亮，忙不迭就逃回京師去了。」

小青兒得意洋洋，想到她不過脚下一彡，那四個漢子臉上就開了花，怎會不得意。

木兒公主說：「你說只幾句話？」

小青兒道：「不，其實想到那四個宮中侍衛連兵刄也沒出鞘，便已身首異處，誰會不害怕，但却以爲那四人是死在崑崙奴手中，因爲只有那崑崙奴現過身，當年崑崙刀的威力，也令他的餘悸猶存，但公主你，只不過猜想到那番邦女子就是公主你，到底也還沒證實，就是公主的眞身，盲公……不，我該說是齊白翁，在那賊叛王面前，盲公卜算子可是齊白翁，他讓王爺相信，殺死那宮中四個侍衛的，其實就是公主你……」

「小聲些！」

木兒公主很快溜了畫舫一眼，那陸羽也知道的，他怎會不知道，他當然知道，要不是爲了這件事，怪她出手太狠了，那日他也不撇下她，獨個兒走了，但誰都沒有在咀裏提起來，陸羽也沒有，也沒有說出口來，木兒公主也不敢承認。

「齊白翁嚇唬他，」小青兒又道：「說公主你的崑崙刀能取人首級於百步之外，那賊叛王駭然說，公主豈不是劍仙，齊白翁就說啦，道：崑崙刀乃萬刀之祖，雖不是劍仙，也差不了許多，即使你這裏是鐵壁銅牆，公主要取你的首級，白光一閃，你也會人頭落地，公主，原來那賊船從外面看來，沒些兒異樣，敢情裏面眞是鐵壁銅牆，他一按案下的機關，鐵門就把前後艙的出口封閉了，齊白翁說：你不可能一步也不離開船艙，即使永不出艙，艙門也不會永不開啓，是不是？」

木兒公主道：「雖說我現在還不能够，假以時日，百步外取人首級也能辦到，但古老相傳，神其說，誇張些兒是有的，但我這崑崙刀，實是傳家之祖，可一些兒也不假，不成劍仙，也是刀聖。」

小青兒道：「那賊叛王對齊白翁的話千信萬信，因爲四個侍衛身首異處，是萬確千眞，宋希古又已說在前頭，齊白翁只不過向他證實，殺人的其實就是公主，並不是崑崙奴，問他還敢不敢與公主爲敵，說公主一到，得知他陰謀不軌，他不能傷害公主，他先已身首異處了。」

木兒公生揚眉一聲哼，說道：「說下去。」

小青兒心頭一凜，昨晚若不是忍大師把她截住，那賊叛王怕不眞已身首異處，因爲公主知道這賊王南來坐鎮，就是要殺她，公主連南來迎接她的侍衛也不放過，

何況是南來殺她之人，若不是忍大師趕來，這江南地，豈不是又遍地烽烟。

小青兒忙道：「那賊王早是面如死灰，連聲音也發起抖來，叫道：白翁救我。公主，現在我才明白啦，他們爲你把船停泊在這樣偏僻的地方，白天也不敢露面，其實齊白翁未去之前，那賊王早已喪胆了，因爲不論是公主還是崑崙奴，他的陰謀一旦敗露，自不然都會找上他來，要取他的性命。」

木兒公主道：「他多年經營，陰謀造反，而且連三路大軍也出動了，就憑齊白翁幾句話，就能嚇得他連夜逃回京師，我可不信。」

小青兒說：「是那齊白翁言道：王爺幾乎鑄成大錯，他原不該南來，安坐京師，不用巧取，也不用豪奪，江山就會送到他手中的，因爲公主視富貴如浮雲，並不要回宮去享受富貴榮華，其實恨極了當今的皇上，那四個侍衛之身首異處，就是明證，那四人並未與公主爲敵，不過是迎接公主進京去享富貴榮華吧了，尚且性命不保，何況王爺與公主爲敵，說他幾乎弄巧反拙，說公主本不要現身，當今皇上永不知有後的，倒是他來迫使公主現身，讓天下人人皆知皇上有後了，本是他垂手可得的天下，他却自暴陰謀，讓天下人人皆知他要他叛逆奪位，九五之尊無望，他倒遺臭萬年了。」

公主道：「就這麼一席話，就得他怕了？」

小青兒道：「不僅害怕，而且後悔，說他那會晚得公主已成劍仙，無敵天下，也萬萬想不到公主竟會鄙棄富貴榮華，哈，那齊白翁更敎他怕上加怕，我溜進艙去，只道無人發現，不料却瞞不過他，他把我喚了出去，嘿！登時把那賊叛王嚇得跳了起來，我明白齊白翁之意，立即施展公主傳授的神妙輕功，打得那四個搶入去的四侍衛臉上開了花。」

木兒公主道：「你別得意，那東平王的近身侍衛，他非等閒之輩，一定是見你是個小丫頭，不把你放在心上，一時大意，又且慌忙奔入，立脚尚未穩。」

小青兒嘻嘻笑道：「但那賊叛王却魄散魂飛，因爲他是親眼見到，我不過是公主身邊一個最小的丫頭，已這麼厲害，若不是被齊白翁喝出來，怕不已命喪我手中，嘿，公主，你雖不要做甚麼公主，不願回宮去享受富貴榮華，但那賊叛王對公主存心不良，我眞恨不得一劍殺了他。」

木兒公主道：「他親眼所見，千眞萬眞，對齊白翁的話更是千信萬信，是以齊白翁把你帶走，他就即刻傳令罷兵，連夜回京去了。」

小青兒道：「那賊叛王利慾薰心，齊白翁曉以利害，他那會不日夜兼程，逃回京師，回去等待你父王拱手送上江山，怎會不恨他爹娘少給他生兩隻脚。」

「拱手送上江山？」公主說：「那齊白翁眞這麼說？那賊子也眞信？」

小青兒道：「他如何不信，皇上無後，公主不願回宮，他的兒子小殿下，就會被册封爲太子，這錦繡江山，自然就是他的了。」

公主名叫木兒，這時候，那神情也木然，小青兒也不動心麼？但她冷眼偷瞧，却從公主木然的臉上，看不出她絲毫的心事來。

小青兒說：「現在可好啦，這賊叛王逃回京師，咱們再不用怕啦，因爲他已傳下令去，非但不敢傷害公主，而且還會掩護你，不令公主你的行藏敗露，那黃堯雖然對你父王忠心耿耿，武昌的巡撫也是個大好忠臣，但這兩人的手下，一半的人馬已被賊叛王收買了，何況他們做夢也想不到，盧員外的公子，就是他的要尋訪的公主。」

木兒公主道：「但你昨日傳盲公的話，說要我們當心媚娘，那賊媚娘手下盡是三山五岳的人馬，地頭又熟。」

小青兒道：「好敎公主得知，那媚娘也在坐立不安，公主你還不知道，她手下最得力的人是誰？」

公主道：「陸公主都告訴我了，第一個是千手如來，聽陸公子說，那千手如來最是狡詐厲害不過。」

小青兒道：「但公主却還不知道，那千手如來失踪了兩天，說是生死未卜，其實一定沒命了。」

公主道：「昨兒雲中雁慌忙趕來，就是爲了千手如來失了踪跡，我如何會不曉得。」

小青兒道：「但你只知他失了踪，沒人會肯定他已不在人世了，昨晚那雲中雁來面稟王爺，才知媚娘雖然不動聲色，其實日夜不安，璐珈山上已加倍戒備提防，因爲這個時刻，媚娘明日即是開府立宗之期，千手如來若還活着，絕不會離開的，不僅是齊白翁，連宋希古也這麼說了，即使千手如來尙還活着，也落在杜娘子手中了，我還知道，那杜娘子在那裏存身。」

公主道：「在東湖，那齊白翁又再成爲盲公卜算子，今早急忙忙趕去東湖，就是爲了這緣故，昨日你被盲公帶走，去的也就是那個地方。」

小青兒唉呀一聲，叫道：「昨兒你多一句也沒問，原來公主你……」

公主說道：「你說見到崖下有紅影一幌，我便知下面是甚麼人了，那杜娘子帶着狄心蓮先我們一步來此，所爲何來，不就是爲了向千手如來那負義漢報仇雪恨麼？憑武功，正面爲敵，杜娘子不是千手如來的敵手，但杜娘子知己知彼，又身在暗處，我早知千手如來逃不過杜娘子的兜天羅，她怨毒太深，那會讓千手如來多活片刻。」

小青兒道：「當眞，那齊白翁也這麼說的，東平王還要利用媚娘，是以命雲中雁趕回璐珈山去，要媚娘加倍小心，因爲杜娘子的兜天羅，下一個就要輪到她了，公主別瞧了，不過午，陸公子和小倩不會醒來的，可憐的陸公子，這幾日來，何曾瞌過眼，他便不奉命，也是日夜保護你的，以往我們雖然知道公主來到武昌，便只身入險地，却還不知恁地兇險，現今已化險爲夷了，賸下一個媚娘又已自身難保，陸公子也該好好睡一覺了，明兒可是他的大日子，要當着天下武林中人面前，洗寃情，還他淸白。」

木兒公主目中又見柔情似水，說：「原來他……他眞這樣關心我，我竟一些兒

也不知道。」

是真的，從小在崑崙山上奔跑長大起來的木兒公主，從沒見過閨房，與世隔絕得不知人間有禮儀，甚至不知男女有別的木兒，走路也總是邁開大步，扮作男兒，豈僅絲毫破綻也瞧不出來，若有，倒是不像富家公子，豪邁中流露出來的粗獷，倒比陸羽更像江湖中人。

小青兒怔了怔，誰說木兒公主不是個姑娘，在陸羽面前，甚至此刻提起陸羽來，她目中也立即顯露出了脈脈柔情，可是衣衫與擧止掩藏不了的，招認她是個女兒身，不但多情，而且柔情似水。

小青兒說：「現在你知道啦，陸公子心中只有一個你，再沒別人了，只不過他宅心仁厚，不願你枉殺無辜，不信麼，我帶你去一個地方。」

「東湖，」木兒說：「齊白翁又變成卜算子了，你要帶我到盲公去的地方，我可猜對了。」

小青兒嘻嘻笑道：「你說不好麼，陸公子和小倩不過午，不會醒來，醒來的時候，小倩就會說，陸公子，你瞧，這鬼丫頭去瘋了一夜，睡得像死豬一樣，陸公子豎起了根指頭兒，可就說啦，別大聲，你瞧木兒睡得多香，小倩，你見過睡蓮，你瞧，她多美，多可愛。」

小青兒滑步跳了開去，笑道：「我說的是眞話啊，你爲何打我，陸公子咀裏沒說，可用眼睛說出來啦，原來你睡着了，臉兒紅紅，更好看。」

木兒把頭巾扶正了些，道：「我不和你貧咀，小青兒，你是說，在他們醒來之前，我們一定能趕回來。」

「一定，」小青兒說：「狄姐姐既然在那崖下，杜娘子必定也在那裏了，我啊，誰要是欺負過我，我準不會饒她。」

木兒從沒隱瞞過，即使是杜娘子在桐柏山中要強收她爲徒，她也告訴了小青兒，那時候，木兒的崑崙刀尚未練成，自不是杜娘子的敵手，何況巳時移勢易，說出來，再也不是丟臉的事了，不料小青兒倒說在心裏了，木兒公主差點兒沒笑出聲來，這鬼丫頭竟以言語相激，却不知木兒悶了這些日子，好不容易到了武昌府，這樣人烟輻輳，六市三街，好不繁華，有生以來還是木兒所僅見，那會不想去逛逛，說道：「好啊，小青兒，這可是你出的主意啊。」

小青兒道：「嗳唷，這是誰家的兒郎，好一個俏郎君，任誰也不知公主易釵而弁，便是碰到了宮中侍衞，也認不出公主來，咱們再也不怕了，也不怕有事故，我也不怕出主意。」

木兒公主道：「好，進城去，昨日穿城而過，說甚麼他也不答應，想多瞧一會熱鬧也不行，去東湖，要穿城而過，是不？要去就快走。」

小青兒想說，他是誰啊？她怎會不知木兒公主口中的他是誰，但小青兒沒說出口來，巳當先跑下去了，陸羽和小倩倦了是不假，但練功夫的人睡夢中驚覺也高，巳睡了這大半天，隨時隨刻都會醒來的，任誰一個醒來，他和木兒可走不脫了，打趣事小，脫不了身事大。木兒說得一聲快走，她那會不快快跑。

小青兒跑得再快些亦快不過木兒，轉過蛇山腳下，一道斜斜的坡道，江邊便是桅檣如林的碼頭，人來人去，攘往熙來，好不熱鬧，右手面峭壁高崖，有樓臨江，那黃鶴樓雖不是半截還在天裏頭，却也一樓鎖江，氣概萬千，中午時刻，巳是遊人如鯽，鸚鵡洲芳草萋萋，漢陽樹晴川歷歷，盡收眼底，眼前有景，留得遊人，却留不得木兒和小青兒，武昌城門好生高大，小青兒在人叢中鑽行，啊啊，咦咦！行路人紛紛停下步來，回頭望，四下找，眞見鬼，分明被人撞了一下子，怎怪，無端端一陣風從身邊掠過，怎生近身不見有人，却不知待得那般人回頭，小青兒早溜到城門口了。

啊唷，輪到小青兒在心裏叫了，因爲城門口，兩個各有一排五個官兵，搶上的紅纓在風裏飄，一手按着腰刀。

那時天下太平巳久，雖不是城開不夜，但小青兒一路南來，穿州過府，何曾見過有官兵守城的，不用說，是那話兒，這守城的官兵，必也是巡撫的親兵。

木兒在她身後說：「你這丫頭做甚麼，還不快走。」

但巳晚了，小青兒穿上了木兒昨日買來的新衣，富家公子的丫環，着的衣衫非緞亦是綾羅，簇新的繡衣嵌肩兒，打扮得小青兒那像丫環，倒像小姐。

小青兒不過才這麼一怔，那當先的四個親兵，巳交換了眼色，四隻紅纓便橫架大城門口，封住了去路。

「站住了。」

「那來的？」

「喂，小妞，你姓甚名誰，快答上話來。」

小青兒一瞪眼，兩手在腰上一叉，說：「你們爲甚麼擋住我的去路，憑甚麼兒霸霸的。」

木兒可放心得很，因爲那兵卒沒一個瞧她一眼，自也心下明白，小青兒是姑娘，穿着也不俗，難免聯想到他們要尋找的人，轉到小青兒身側，微微一笑，道：「這是怎說，各位爲何攔阻？」

驀見打裏奔出一個武官來，只瞧得小青兒一眼，便大喝一聲，可是對着那攔路封門的四個兵丁大喝，道：「還不退下，好生無禮。」

那武官隨即向小青兒一拱手，陪笑道：「兵卒無知，多有得罪，請問姑娘何來？貴姓芳名。」

小青兒說：「呔！好沒道理，憑甚麼我要把名兒告訴你。」

那武官一怔，有些手脚無措，道：「原來姑娘是北地人，姑娘，你還不够十五歲罷？」

早見搶上一人來，展示出一幅圖形，瞧了瞧小青兒，對那武官道：「少說也差了三四歲，不像。」

木兒上前一步，道：「各位畫影圖形，是尋查甚麼人吧，這是我的小丫頭，衝撞了軍爺，各位大人不罪小人過。我這小丫頭今年一十四歲，又叫小青兒，雖是淘氣些，却從未離開我身邊，各位軍爺必是弄錯了。」

那兩個武官瞧着木兒，就是一怔，身後的兵丁也立即交頭接耳起來，小青兒嚇

了一跳，普天之下都接到了密旨，附有畫工畫的貴妃圖形，誰不要得千金重賞，官封萬戶侯，誰也把貴妃的面貌緊記心中，嘿！其實何用緊記，貴妃之美眞個傾城傾國，當今的皇上不也爲貴妃斷送了江山麼，任誰也會只瞧得一眼，便永不會忘。

木兒公主既然活脫就是貴妃再世，衣妝能把女人改扮男兒，可改變不了面貌，莫非巳認出公主來？

小青兒的心頭打起鼓來，那木兒却大大地邁了一步，不是退縮，倒走去兩個軍爺面前，小青兒心中一動，急忙搶在前頭，不錯，若是稍一不愼，公主立即就會露出馬脚來，無論如何，公主擧止雖像男兒，但長得太美了，美得令人生疑，何況又太像極了貴妃。啊呀！不好了，男子漢的聲音那有這麼嫩的。不，不能再讓公主開口。

「呔！」小青兒叉着腰兒，又把胸脯兒挺得更高了，說：「你這官兒有多大一點前程，竟敢留難盧公子的去路，還不滾開，怒惱了我家公子，一張帖兒送到衙門，問你怕是不怕。」

「盧公子？」那武官兀自把木兒上下打量。

「你是有眼無珠，」小青兒說：「欽賜員外郎，盧員外的公子你也不認得，還不讓路。」

欽賜員外郎，到底官兒有多大？小青兒可不知道——不過紗燈亮着朱紅字，想來官位不小，說甚麼也比這武官要大得多，一個守城門的武官，小青兒可知道大過芝蔴，也大不過綠荳。

可不是怪了，那兩人不理睬他，到換起眼色來，只見旁邊送來圖形那人打了個拱，陪笑道：「原來是盧家公子，失敬了。」隨對那武官說道：「這可巧啦，盧公子必然飽學，見多也識廣，何不就便請教盧公子？」

小青兒着了慌，公主倒是識些字，貴妃在沙地上寫出字來，教公主識得些兒，可從沒讀過書，木兒公主從小在荒山野嶺中長大起來，與世隔絕，又那來書本，只怕貴妃也沒讀過多少書。

小青兒急得臉也紅了，糟！要露出馬脚！

木兒公主却不驚惶，她又怎會驚惶，賊叛王巳逃回京師去了，這武昌只有把她當鳳凰來迎捧的人，身上雖無崑崙刀，就一聲走，要脫身眞個是易如反掌，誰也留不下她來，但主意可是小青兒出的，要是……啊呀！要是壞了大事，她如何担當得起。

只見武官啊啊兩聲，說道：「我怎麼……若不是你提起，我幾乎忘啦，請公子移步。」

木兒公主說道：「兩位軍爺有何事吩咐，這……這是甚麼？城門口如何掛着此物？」

其實不用移步，不過是丈許處外，那城門裏，每邊放着一把交椅，左面那張椅背後，壁上掛着一襲女子的衣衫，那近中天的秋陽，恰好照射在衣上，是以金光閃閃。

原來那襲女子的衣衫上，是用金綫繡邊。

城門口如何掛着女子的衣衫？小青兒一怔！

那武官道：「這衣衫新近由洛陽快馬送來，公子請看……」

那兩人目不轉睛，倒各自往傍邊移開了一步，瞧着的可不是那金邊衣裳，不錯，有衣，亦有裳，咦！還有一頂金邊的小帽兒，兩人手指衣衫，却目不轉睛，瞧着木兒公主。

小青兒舒了一口氣，倒也奇怪起來，這有何好請教的。

那軍爺口動，眼不轉，說道：「這衣衫中原罕見，我等少見識，不知出處，公子飽學，可知來歷麼？」

傍邊那人道：「這衣衫穿在公子身上，倒是再合身不過了，你說是麼？」

那軍官道：「不錯不錯，着這衣衫的女子，高矮肥瘦，必和公子不相上下。」

木兒啊了一聲，笑道：「這可考了我啦，小青兒走來，這是甚麼人家姑娘着的？你來替兩位軍爺認一認。」

小青兒道：「少見多怪，這是賣藝走江湖的姑娘走繩索時候着的，咱們北邊多的是。」

木兒道：「不差，正經人家的姑娘，着起來可不端莊，不過這小帽兒可眞別緻，戴在頭上必更俊俏，小青兒，要不要我給你買一頂？」

小青兒說：「我才不要哩，我又不走江湖賣藝。」

那軍爺道：「啊，原來是戲衫，我們可眞少見多怪了，公子請便。」

雖是幾句話工夫，城門口人來人往，一時間進不得進，出不得出，前後都堆成了人牆，木兒道：「再不走，咱們不賣藝，也被人家當作賣藝的來瞧了，走吧，小青兒，休阻人家來去的路。」

那兵丁才退後，人牆立即成了人潮，擠出擠入，可快不了，只聽那軍爺在身後說：「像是眞像，只不過空歡喜一場。」另一個說：「他見到那番邦女子的衣衫，倒好生好奇……」

小青兒嚇了一跳，敢情那是番邦女子的衣裳，她明白了，公主說過，在洛陽改換衣衫，脫下的就是金邊番邦女子的衣裳，嗳呀！若是適才她認出來，必然早嚇一跳，也早就露出馬脚了，倒是公主沉得住氣。

原來他們把公主棄下在洛陽的衣衫張掛在城門口，是這麼個用心，以爲公主一見，神色上一定會顯露出來，這主意可眞高明，偏是公主沉得住氣。

不好，打從北邊南來，必入此門，難保暗裏也有人，盲公昨兒說過，她小青兒也早知道了，宮中侍衞巳齊集武昌，人人皆熟識貴妃的面貌圖形，瞞得過這守城的官兵，必逃不過人人都是老江湖的侍衞眼睛。

木兒公主在後面叫道：「小青兒，你走得這麼快做甚麼，你是逛街，還是來跑街的。」

小青兒轉着眼珠兒，四下裏溜，說：「不好了，快跟我來。」

她沒入過城，那識得城裏的大街小巷，却知東湖在東邊，她後悔不該貪玩，慫恿公主入城來，但後悔也不能走回頭了。

只得加快脚步，很快找到了東邊門，却不見有個兵丁把守，出得城去，到了無人之地，小青兒竟也拍着胸脯兒，說：「好險，差點兒闖了大禍。」

木兒公主道：「你這鬼丫頭也有怕的時候，我還以為你眞胆大包天。」

小青兒道：「我甚麼也不怕，聽說京裏宮牆太高了，我溜不進去，公主，你眞不願回宮去享受富貴榮華，是不是啊？」

「我不稀罕富貴榮華。」木兒把臉一沉，道：「誰說我要回宮，那不是我的家。誰也不能強迫我進宮，我恨他……」

小青兒道：「關在那宮裏有甚麼好，你如闖蕩江湖，自在又逍遙，若是我，我也不願意，公主若回去宮中，小倩也捨不得你，陸公子也再不能給你作伴了。」

木兒道：「小青兒，你要不想我生氣，今後休再提起宮庭，我猜，那一定是東湖了。」

小青兒說：「右面那山就是璐珈山，媚娘的巢穴面向東湖，在山背後，那渡口就是了。」

「是甚麼？」

小青兒道：「昨日那盲公帶着我，就是在那渡口擺渡的，你見那山崖麼，崖下就是見到紅影閃動的地方。」

「你是說狄心蓮和杜娘子就在那裏？」木兒道：「和璐珈山豈不是一個湖灣之隔？」

小青兒道：「是啊，那媚娘也才萬萬想不到，杜娘子竟敢在眼皮子下棲身，我猜，狄姐姐聰明絕頂，這必是狄姐姐的主意。」

一會來到渡口，不當大道，又是時在正午，擺渡的人更少了，却能見到山脚處人來人往，林隙中飄揚出黃色三角旗兒，一面，又一面，渡船尚未擺過對岸，顯露出來的三角旗兒也更多了，原來那條直上半山的山道兩邊，樹梢上遍懸三角黃旗，可是昨兒沒有的。

「湖邊上那亭子也是昨兒沒有的。」小青兒當先跳上岸，奔到高處，對隨後而來的木兒指點說：「你見到麼，有幾隻船泊在那裏，你看，又有兩隻搖近去了，我記得清清楚楚，昨兒倒是有船泊在那裏，却沒亭子。」

木兒道：「那是蘆棚，不是亭子，嘿！還張燈結綵，是搭來迎客的。」

可不是蘆棚裏有人走了出來，迎接駛近去的船上人麼，船上人也走出船頭，在對岸上人拱手，只是相隔太遠了，看不清楚。

木兒公主和小青兒才沒興趣去看清楚哩，奉淫亂武林的賊女人為聖姑，來賀她開府立宗的人，會是甚麼樣的人物？哼！

小青兒呸了一口，說道：「早知這媚娘是個壞透了的賊女人，我才不跑來瞧熱鬧呢，不怪爺爺接到帖兒，說髒了他的手了。」

木兒說：「你後悔也還來得及啊，要不要叫小倩送你回去。」

小青兒轉頭就跑，說：「我不瞧賊女人的熱鬧，快瞧，那崖下是甚麼？」

峭壁之下，懸崖臨水，驀見一團烈火一閃，映紅了湖上烟波，但只是一瞥之下，再凝神看時，早又是氣清清，天朗朗，當空的秋陽高照。

「煉火！」木兒公主說。

小青兒叫道：「等等我，我帶你來的，你可不能丟下我。」

她叫聲未落，木兒公主早已去得無影無踪。是她起步在先的，怎生隨後趕來的公主不但繞到她前頭，而且眨眼間就不見了？

小青兒跑上峭壁，是這裏了，昨日她和盲公卜算子，就躲在這峭壁之下，聽到鐵筆王和奪命金環的脚步聲越走越近，該死的盲公，不但盲公不盲，就他寃了這麼些年，而且為他哭了好幾場，甚至她爺爺也為他落過老淚，眞以為他死了，不料他却跑去雪峯之上，成了雪峯老人。且跑上京師，成了東王平的座上客。

當眞盲公呢？卜算子一早就跑來了，小青兒在峭壁上奔了一陣子，別說不見盲公，連公主不過是從後趕過她，竟也沒了踪影。

小青兒兩條脚越來越提不起勁兒，今日想到昨晚顯露公主傳授的大挪移功夫，只不過眨眨眼工夫，就打得那四個漢子臉上開了花，何等神采飛揚，不料和公主相較之下，豈僅相形見拙，眞丟人，從後趕上的公主，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她眼前失了踪跡。

公主，你在那裏啊？

她沒有叫出來，她不服氣，不信公主上了天，入了地，東平王也信世上有劍仙，公主就是劍仙，她小青兒却知道，壓根兒世上就沒劍仙，公主也不過能飛刀殺人於十丈之外才是眞。

她一定要找到公主，崖上沒有，一定在崖下，只是峭壁之下又是懸崖，她能溜下懸崖，而不會掉在湖裏麼？她一定要試一試。

小青兒試了，昨日見到過的紅影，今日又再出現，也在同一個地方，小青兒心急，是有原因的，因為卜算子昨日說過，狄心蓮的煉火已見威力了，這兩日一定不能打擾她，也要防止人家打擾她，那盲公不因她是木兒公主的丫頭，而對她隱瞞，用煉火來對付媚娘，那是殺鷄用牛刀了，要是木兒公主知道了，可了不得，因為雪峯老人和忍大師，都認為將來能尅制木兒公主的崑崙刀的，唯有煉火。

昨日恰巧鐵筆王和奪命金環來到崖頭，為何盲公死又翻生，現身出去把兩人遠遠引開，就是不要有人打擾狄心蓮。

她是木兒公主的丫頭麼？她即使願意，她爺爺也不會答應，被人知道，把爺爺的臉都丟盡了，但連小倩也心甘情願，乃是因為木兒公主並非眞把她姊妹視作丫頭，也沒眞當丫頭來使喚，木兒公主亦沒以主人自居，而更像師傅。當時為什麼點頭，就是因為木兒公主答應把大挪移的輕功傳授給她們，她和小倩是看在這絕世神妙的輕功上。而且，木兒公主沒疾言厲色地和她們說過話，對小青兒來說，木兒公主比小倩對她還要友善些，不但和她有說有笑，而且還和她玩耍，小倩姊姊倒從來沒有這麼待她。對她，小倩總是拉長了面孔，不是喝，就是罵。

再說，木兒是當今皇上的女兒，當今的公主啊，便眞把她姊妹當丫頭，可也不

折辱了她們。

但若把木兒公主和狄心蓮比較起來，雖然相處的時候連半日也沒有，可眞是人結人緣，小青兒已和狄心蓮情如姊妹，簡直像比小倩還要親。

這才是小青兒着急的緣故。若是木兒公主知道煉火是尅制她那崑崙刀的唯一武器，可不得了，何況忍大師要杜娘子把煉火傳給狄心蓮，並非對付媚娘，而是對付公主的，木兒知道了，那還了得。

木兒已下崖去了，一定是的，而狄心蓮却不知道，公主的大挪移輕身功夫又那麼神妙，若是被木兒知道了她苦練一丈虹，把一丈虹快快練到煉火的境界之故，可了不得了，公主初入江湖，已殺了還是好心好意來迎接她的四個侍衞，眞是殺人連眼也不會眨一下，可了不得了。

小青兒越想越急，她必須得趕快尋到木兒公主，早早知會狄心蓮，不不，這不是背叛，也不是和木兒公主作對，忍大師慈悲為懷，只有與人為善的，只不過木兒公主一生在苦難孤寂中長大，滿懷怨恨，戾氣也太重，那崑崙刀的威力也太大了，偏她又是當今公主，干係天下治亂。

不，不能讓公主知道，狄心蓮的一丈虹到了煉火的境界，便是崑崙刀的尅星。因為公主要殺狄心蓮，眞是易如反掌，而沒人敢傷害公主，非是不能，而是傷害公主，天下就會大亂，就會有萬萬千千人頭落地。

小青兒越急，越不敢往下想，路是人走出來的，狄心蓮已在下面，公主也下去了，還有杜娘子和卜算子，為何她不能够，眼下無路，並非便無路。

但路必不在來路上，為何不向前面尋找。

她終於找到了可以落脚的地方，往前走不出十來丈，便只見峭壁，不見懸崖。

媚娘出現　公主失踪

驀然間，她見到了一個人影，秋陽當空之下也只見人影一晃，直向峭壁下落去，指引出路來，是誰！好快的身法，快跟着他。

她失去了人影，却沒有失去了方向，那是一個女子，莫非就是木兒公主？

她手脚並用，落在峭壁下，水波輕拍着岸邊，也拍在她的脚邊，她必須把背脊貼在峭壁上，滑行有時得騰躍，才能溜到懸崖下，崖下無岸，但水中可見石堆，也就有了落脚之處。

她又見到那人了，果然是個女子，但不是木兒公主，那女子衣裙飄飄，正落在那露出湖面石堆上，正在俯身查看甚麼。

幸是那女子停下身來查看甚麼，否則，小青兒也見不到，眞怪，不是黑衣幪面的杜娘子，也不是狄心蓮，還有甚麼女子有這麼好的輕身功夫？她只能見到那女子的背影，那衣着是她從未見過的。

若是那女子一回頭，小青兒必被她發現了，但那女子並不回頭，只顧俯身查看，只顧往前尋路，顯然想不到身後有人跟隨。這女人是誰？是為狄心蓮而來的麼？哈，不料這崖下也有熱鬧可瞧。

小青兒一點也不用替狄心蓮担心，再沒有人比她的狄姐姐更聰明的了，狄姐姐本領也大得很，盲公說，一丈虹已現煉火，那麼，雖不過只相隔數日，狄姐姐武功一日千里，必更了得，還用她來担心麼。

何況還有杜娘子，還有一早趕來的盲公卜算子，還有，木兒公主一定也下來了，普天之下，當今的天下，還有甚麼人強得過這四人的？當然再沒有了。

那女子從湖面的石堆上騰身一掠，不見了，小青兒追了過去，敢情壁立在湖面的懸崖後面，有一間茅屋，她又見到那女子，背貼着崖石，在向茅屋裏目不轉睛地的瞧。簡直就是懸身的半崖上。脚下距離湖面有一丈高，了不得，小青兒就不能在那石崖上停身，那女子却可居高臨下，把茅屋前後都瞧得清清楚楚，茅屋內外的人却發現不出她來。因為那突出的岩石，直懸到湖面上。

這倒也不錯，小青兒反倒心中一喜，那麼，她隨後打從那女子的脚下溜過去，也不怕被那女子發現了！

她急忙溜過去，閃入崖下，湖上有風，拍岸有水聲，她身形又那麼小巧，那女子不會發現她的，頭上一點動靜也沒有。

但茅屋裏的人也沒有動靜，可知也沒發現頭上這女子，若不是不懷好意，這女子為何如此鬼祟，且慢，小青兒有了主意，茅屋中即使是狄心蓮，她也暫不現身，先把這女子的來意弄清楚。

茅屋裏有人出來了，果然是狄心蓮，只是狄心蓮一個人，攏了攏頭上被風吹亂了的髮，神態有些兒嬌慵，是了，狄姐姐一定剛練完功夫，練那一丈虹，小青兒知道，是最耗眞力的。

驀聽風聲颯然，狄心蓮啊了一聲，也閃身滑步，她面前也落下一人來，就是小青兒頭上那女子。

狄心蓮急又退了一步，但那女子空着雙手，滿面含笑，却不似有敵意。

狄心蓮說：「啊！是你！」

狄姐姐的意態語調，却顯露了驚惶。

「乖徒兒，原來你躲在這裏。」那女子說。

甚麼？難道是狄心蓮的師傅宮九娘？不，不是的，小青兒雖沒見過宮九娘，却知宮九娘斷了右臂，已是近五十歲的人了，而這女子，看來不比狄心蓮年長多少。

當然也不是狄心蓮的師姊薛紅，即使是玩笑，師姊也不會叫師妹作徒兒的。

「徒兒乖乖，」那女子竟然語帶幽怨，凄楚可憐地說：「你想得我好苦啊？」

狄心蓮呸了一聲，不那麼驚惶了，但語調也不帶怒，亦不再退縮，說：「不要臉，誰是你的徒兒，誰拜你為師了。」

小青兒看得出來，狄心蓮其實驚惶，只不過不願顯露出來，小青兒可驚奇，狄姐姐面對杜娘子也不怕的，怎倒怕了這個女子，嗯！

小青兒把那女子瞧得清楚些了，因為那女子的臉兒隨着狄心蓮轉動，側過來了，好一個美人兒，那體態更嬌媚，分明是個二十來歲的少婦，艷麗得像朵盛開的野玫瑰，那眉兒眼兒，也像都會說話兒，眞是無比冶艷，更無比嬌嬈。

眞是幽怨又凄楚，那女子嘆了口氣，說：「乖徒兒，怎生只得你一個人，我那

今童呢？怎生不陪伴你呢，竟忍心丟下你孤孤單單，冷冷清清，他不是變心了吧，乖徒兒，你放心，有師傅給你作主，要是他變了心，師傅也不會饒他，他去了那裏啊？」

茅屋那邊是個小小的斜坡，風化了的石滾落下來，在湖邊舖出一個小小斜坡來，碎石堆裏長出來的青青草叢中，有幾朵小花在風裏搖曳。那本是一眼便可瞧清楚的，但那女子的媚眼兒又掃了一遍。

眞是冶艷又妖媚，她面前若是個男兒漢，會不會被她勾去了魂，攝去了魄？小青兒當然不知道，但也不禁在心裏狠狠地啐了一口。那心兒裏同時也不禁一動，莫非……這女人說的是陸羽？木兒公主不是妬嫉過狄心蓮麼？

狄心蓮道：「你胡說甚麼，他是他，我是我，今而後休在我面前提起他來。」

那女人道：「乖徒兒，你現在可明白啦，還是師傅最疼你，天下男人都是靠不住的。好哇！那小子吃了豹子心，老虎胆！竟敢欺負我的乖徒兒，早晚我捉住他，給你出氣，瞧他還敢不敢欺負你，」

「我我，」狄心蓮說：「我可不是這個意思，誰說他欺負我了。」

那女人說道：「自古以來啊！痴心女子本來多，乖徒兒，你要是捨不得的話，我不殺他就是，不過也得敎訓他才行，拿鍊子把他拴在你的床脚下，問他還敢不敢變心。」

甚麼，狄心蓮竟不否認是她的徒兒了，呸！這麼個妖嬈媚氣的女人，準不是好東西。

狄心蓮眼珠子在打轉，瞄不見又退了半步，說：「喂！你有個完兒沒有，誰是你的徒兒。」

那女人嘆了口氣，聲也幽幽，說：「這是甚麼話，一日爲師，終身也是師，你能拜得那鬼怪一樣、見不得天日的杜娘子爲師，爲何不能拜我？再說啊，乖徒兒，我甚麼都知道，杜娘子那像我一樣疼你，你對她叩了頭，我問你，她教了甚麼功夫給你，但你雖然沒向我叩頭，我却把得來大是不易的一丈虹也傳給你了，乖徒兒，可不是你我師徒有緣麼，你又絕頂聰明，我不過指點了你不多時候，嘖嘖！你青出於藍而且快勝於藍了，我再指點你，不出三兩年，你就天下無敵啦。不出……兩三年，兩三……」

不但狄心蓮眼珠子在轉，左移半步！瞄不見又右移半步，時而後退半步，但總是瞅着那女人不注意的時候，若不是小青兒目不轉睛，亦是發覺不出的，因爲狄心蓮看來像毫無移動一般，身法快極了。

「不出兩三年，」那女子說。在狄心蓮面前是動起來了，重覆說。分明是心不在焉，不，只是心不在話，說：「乖徒兒，只怕連我也不是你的敵手啦。」

她走過去，又走過來，那地方雖然不大，斜坡上的亂石堆也細心，石堆縫兒裏長出來的草，再長也不會沒壓的，她分明在查看，在尋找甚麼，她在找甚麼啊，一眼都可看清楚了。

小青兒像聽到了咬牙切齒的聲音，不是，其實無聲，只不過她見到狄心蓮狠狠地在咬牙切齒，小青兒從沒見過狄心蓮狠眼中出現過那麼多恨毒，但也只是在那女人走過她身前，轉過頭去，看不見她的那一刹那，只要那女人回身，甚至頭還沒轉過來，狄心蓮目中的怨毒就消逝了。

小青兒知道，看來像是消逝，其實是狄心蓮急忙掩藏了那怨毒。

小青兒明白，狄心蓮恨極了她，但不願被那妖嬈的女人見到。

「乖徒兒，乖乖，」那女人轉過身，轉過頭來，因爲她已走到那小小斜坡的盡頭，甚麼也沒見到，但她面上可瞧不出有失望的神情，只不過心不在焉，只顧重復說：「你這麼聰明，你一定能勝過我，不出兩三年，你一定能在一丈虹上，達到煉火的境界，其實，你施展開來，煉火已初現了。」

「你！你見到啦。」

狄心蓮這一次當着那女人面前，也退了半步，並不再掩藏她的驚訝，是眞的，狄心蓮心驚，是突然的驚嚇，令她不能掩藏。

她怕那女人，爲甚麼啊，連杜娘子也不怕的狄心蓮，竟會怕了這女人？

「我早見到啦。」那女人說：「若不是已現煉火，我也發現不出原來你躲在這裏，乖徒兒，乖乖，你不瞧瞧，這是甚麼，這是正午時候啊，秋天的太陽雖不是烈如火，可正當空高照啊，怎會不老遠就見到，我還以爲她也在這裏，怎生只得你一個人？」

小青兒的心頭一緊，她是不該怕這女人的，她是誰，小青兒也不知道，又怎會怕，但狄心蓮顯然怕了這妖媚的女人，狄姐姐武功了得，竟也怕了，可就不由她不怕了。

果然她在找人，找什麼人啊？不是木兒公主吧？但盼不是木兒公主。這就是小青兒害怕的緣故，公主先她一步，分明下崖來了，大挪移的輕功再神妙又如何？若是被堵截住了上崖之路，無異網中魚，甕中之鼈，因爲公主身邊已沒有崑崙刀，連匕首也沒有一把。該死的盲公去了那裏啊？卜算子今早說得明明白白，是到這裏來了的。

幸好，盲公雖不見，木兒公主也不見，至少，這女人並沒有找出來。

她在找誰啊？小青兒在心裏逐個兒數，把身爲女子的江湖中最厲害的人物，逐個兒數出來，誰右這女人年輕又妖嬈，是眞美，但美得妖氣，忽然間，小青兒像跌落在底身處，一股寒意，從她心底昇了上來。咬呀！莫非是她！

「怎生只得你一人啊？」那女人仍不死心，仍在東瞄瞄，西瞄瞄，全不把狄心蓮放在眼裏，說道：「你那半分也不像人，九分更像鬼的師傅不是和你在一起麼？你那個四肢不全的師傅呢？」

杜娘子，她說的是杜娘子，不不，現在說的是宮九娘了，杜娘子九分像鬼，面容毀得不像人形，宮九娘斷了一臂，當然四肢已不全了。狄心蓮先後拜這兩人爲師，再沒有第三個師傅了。

呸！小青兒又在口裏啐了一口，哼哼！她也配。

因爲那女人又在叫乖徒兒了，說道：「說起來，我眞過意不去，我是不存心要

傷害宮九娘的，乖徒兒，她從小把你撫育成人，是你的師傅，也無異親娘，你和她是師徒，也是母女，看在乖徒兒你的面上，我也不忍心傷害她的，那日你在當場，你看見啦，當然看得清清楚楚。」

狄心蓮面容也有些歪曲了，眼兒裏似要噴出火來，但咬緊了牙關，顯然是她不願出聲，是以才緊咬牙關。

「所以我說，男人都是靠不住的。」那女人恨恨的說道。晴空萬里無垠，天上沒有片雲，那女人面上倒掠過一抹陰雲，又說道：「乖徒兒，你是親眼見到的，是宮九娘的丈夫，那個負心漢，把她的右臂斬斷了。野貓兒見不得腥，乖徒兒，你太年輕了，所以你還不懂得！痴心女子負心漢，那一個男人不是喜新忘舊，有了新人，忘了舊人，乖徒兒，乖乖……」

她本是恨恨聲，但叫聲乖徒兒，那女人的聲調登時柔和起來，眼中沒了恨色，臉兒上也沒了陰森，倒像是眞正痛愛狄心蓮，不是虛情假意。

她又說了，道：「你知道我爲何一定要收你爲徒兒麼？乖徒兒，你和我作對，我不惱，三番五次，我要殺你，是不是易如反掌，多少次你已落在我手中了，爲何我非但不殺你，反而要收你爲徒，眞心誠意，我把辛苦得來不易的一丈虹也傳了你，我在一丈虹上揣摩出來的心法，可不是比原主兒杜娘子更高明麼，可不是我一點兒也不藏私，你還給我叩過一個頭，我已傳授給你了。是不是啊？」

狄心蓮不再咬緊牙關了，眼中憤怒的火焰，不見了，倒出現了迷惑，咀兒張了張，但却又沒發出聲來。

「爲甚麼啊？」那女人說：「是麼？我知你心裏在說，你咀兒裏沒說出來，但眼兒告訴我，對我說了，好，我告訴你，你就知道我是如何情眞意也眞，眞眞喜歡你，不是虛情假意了。」

哼！小青兒心裏哼了一聲，因爲她傍觀者清，這女人在拖延，在耗時刻，在等待甚麼，也許是要從狄心蓮查問出甚麼來，噯呀！一定是的，這女人狡猾得很，一旦對方沒了戒心，出其不意地問一句，對方就會吐露出心底的秘密來。

別上她的當，狄姐姐，小心！

小青兒心裏着急，但沒叫出來，那女人已又在說了，道：「乖徒兒，當今世上，人人都當面奉承我，討好我，在我面前，沒一個敢說一個不字，可也沒有一個瞞得了我，其實人人都瞧不起我，把我視作下賤的女人，說得不好聽一點，是一個最最淫賤的女人，但誰也不知道，我媚娘是個傷心人……」

「媚娘，果然是媚娘，我猜到啦，她沒說出，我已猜到了的。」小青兒在心裏叫，好不得意。

「只有你，乖徒兒。」媚娘說：「乖，只有你，知道我是一個傷心人，也是個最苦的苦命人。那晚在那林中，就是在你們前往桐柏山的路上，你對那姓陸的小子說出來了，我連半個字也沒有遺漏，我知道，你是從心裏說出來的，不是說給我聽，是說給那姓陸的小子聽的，因爲你們並不知道，我就在你們身後，憑你們兩個娃娃，豈能發現我，其實我是一直跟隨在你們身後的，時而遠，時而近，但從沒遠離在十丈之外，在那黑暗的林中，那時候啊，他的心裏只有你，你的心兒裏，也只有他一個，風動籐蔓，拂在你們臉兒上，你們竟也不覺得，月亮從那躲着的雲後溜出來，把銀光洒落在你們身上，你們也沒警覺，又那會發現你們靠在上面的那株樹上，有我在偸聽你們的話兒。」

「不不，你沒有。」狄心蓮突然叫了起來，陡然間，臉兒紅得像秋陽。

她害臊啦，小青兒怔住了，那麼，她和陸羽雖然相聚的日子只得短短數日，其實有情了，那麼，是眞的了，木兒公主妒嫉她，不是無因的。

謝天謝地，小青兒急掃了一眼，木兒公主並沒聽到，媚娘剛才已找遍了崖下水邊，顯然這裏別無藏身之處，眞是謝天謝地。

媚娘道：「乖徒兒，怕甚麼，怕臊，是不是啊！這是難怪的，你還是個黃花閨女，我聽到了，我也感動極了，其實，你怎會知道我是個苦命人，還不是聽人家說的，知道我是個苦命人的，其實也不少，世間上沒有生來就淫賤的女人，那時，我不比你大多少，我被人作賤了，却只能把恨淚偸彈，在那賊子面前還要裝做笑臉，但是，乖徒兒，那不過還是我苦命的開始，我終於擺脫那個作賤我的人，而且殺了他，雪了恨，但又落到一個更高武功的人手中，又再作賤我，而且更……更……」

媚娘的牙齒咬得格格作响，非但說不下去，而且聲調也抖顫起來，那是極其顯著的，不是傷心，不是淒楚，而是恨極之故。

狄心蓮說話了，道：「我聽說過，一個前輩對我說的，他說，因爲你長得太美了，闖蕩江湖，武功又不如人，當眞紅顏總是薄命的麼？」

媚娘冷冷地，顯已平靜下來了，說道：「他作賤我還不够，還叫他那些狐羣狗黨作賤我，我連烟花紅粉，青樓之妓也不如，我想死，却又死不去，他們偏不讓我死。」

「後來死的却是他們，那些作賤你的人。」狄心蓮說：「你一個又一個的，殺死了他們，而且你學乖了，在殺死他們之前，你得到了他們的武功絕招。」

「不都是我殺的。」媚娘說：「讓他們互相仇殺。我却在一邊傍觀，親眼看到他們的血流出來，直到點滴也沒有了，有多快意，我爲何要親手殺死他們。」

「都該死。」狄心蓮說：「都是死有餘辜。」

「但是，乖徒兒。」媚娘說：「知道我是苦命人，知道我不是生來淫賤的！活在這世上的，還有不少，但却沒有一個人說過一句公道話，從來沒有人同情過我，倒都是當面奉承，背後罵我的人。突然之間……突然之間……我聽到你的聲音了，你那天使一樣的聲音，我我……多少年了，我那早已流乾了的眼淚，又在我臉上爬行了，我早已忘了我還有淚……」

狄心蓮說：「因爲你見到人家流血，你就快意。」

「血不是比淚更熱，更濃麼。」媚娘不以狄心蓮冷哼之聲爲忤，說道：「我恨

，恨天下的男人，爲何我不也作賤他們，教他們在我脚下爬行呢，我也要他們流乾了淚，然後，一個個流出又熱又濃的血來，直到流得點滴無存。乖徒兒，你說得對了，我見了到人家流血，我就感到無比快意。」

狄心蓮說道：「你也太……太過狠毒了。」

媚娘說道：「乖徒兒，你錯啦，十多年來，眞正死在我劍下的，不過只得最初作賤我的那兩人，乖徒兒，你不也說是死有餘辜麼，從那時以後，我就再未殺過人了。」

狄心蓮說：「但無數無數的人，却因你而死，包括那些被你作賤，在你脚下爬行的人，你不是太狠毒了麼？」

「乖乖，你越說越遠啦。」媚娘道：「剛才我們說到那裏啊！對了，說到我偸聽你對那姓陸的小子說的話，我就是說，我終於找到啦，原來她在這裏。」

狄心蓮道：「你不是說一直跟在我們身後麼，怎又說找到啦？」

媚娘道：「我是說找到我的乖徒兒了，乖乖，我對我自己說：我一定要收她作徒兒，於是，我就把一丈虹的心法傳給了你。便是那千手如來知道我巳得到了杜娘子的一丈虹，可從不知道我在一丈虹上，下了苦功，不是我誇口，我不過用了兩年功夫，那一丈虹在我手，威力遠比從小就苦練的杜娘子還要大，這話以往你也許不信，現在你可信了，因爲不管你是不是眞心願意，你也巳對杜娘子叩過頭了，我知道你瞞不了我的，憑你那份絕頂聰明，你又巳得九宮心法，要是不願意，那杜娘子也奈何不得你。」

「你胡說。」狄心蓮脹紅了臉，說：「我有恩師，恩師對我恩重如山，我豈會拜那杜娘子爲師。」

媚娘笑了，眞沒改錯名兒，當然不是賣弄風情，但也媚態萬千，連小青兒也瞧得眼花撩亂。

媚娘笑道：「瞧你急成這個樣兒，有何緊要，那杜娘子原和你師門有些淵源，她和你師傅宮九娘雖無交往，算起來也是平輩，你向她叩了幾個頭，也不會折辱了你。」

狄心蓮的咀兒大大地張了起來，做聲不得，臉兒也更紅了些，因爲那晚她向杜娘子叩頭的時候，心裏眞是這麼在自我安慰。

狄心蓮終於急出了話來，說：「我也只說作她的記名弟子，話說在前頭，我有恩師的。」

媚娘道：「總之，若不是想杜娘子傳授你的一丈虹，你會跟她出鬼谷麼，那麼，現在你知道了，她在一丈虹上再下十年苦功夫，也不及我兩年心得。」

「這倒是眞的。」狄心蓮承認了。

「但我並沒强迫你拜我爲師，你也沒要求我，我就自動傳授給你了，因爲前一晚你見我施展出一丈虹，你就心醉了。」

狄心蓮揚高眉兒了，說：「那麼柔軟的紅綢，不料施展開來，竟會有那麼大的威力。」

媚娘柔聲道：「我的乖徒兒喜愛的東西，那怕是天上的星星，我也要摘下來給你，乖徒兒，我現在就知你想要甚麼，再過兩日，我就敎你稱心如願了。」

狄心蓮道：「我……想要甚麼？你怎知我想要甚麼？你倒說出來聽聽。」

媚娘道：「所以說我師徒有緣了，若無靈犀相通，我還是你的師傅麼，你想要一丈虹。」

狄心蓮顯然被她說中心事了，眼睛亮了，臉兒更紅了，掩飾不了她的興奮與喜悅。

媚娘道：「這是難怪你的，那一丈虹編織起來可眞不易，說是價值連城也不誇張，能把黃金抽成比頭髮還要細的金絲，巳大是不易了，普天之下，不知還找不找得出這樣的巧匠來。雪山野蠶要找多少也够編織，且還不是野蠶繭上絲。」

「不是野蠶繭上絲？」狄心蓮愕然，「蠶吐絲作繭，絲從繭上抽出，怎麼說不是了？」

媚娘說道：「別說你不曉得，千手如來不知也有可說，他非杜家人，便杜娘子也不知道，她祖父編織這一丈虹，不知她生下地來沒有，敢情他是用雪山野蠶肚內絲。」

狄心蓮豎起了耳朵，事關一丈虹，她怎會不加倍留意，道：「野蠶肚內絲？」

媚娘道：「你奇怪麼，絲就是蠶肚裏吐出來的，我說的是野蠶未吐之絲，乖徒兒，你見過漁翁垂釣之絲麼，那麼細細的一根絲兒，爲何韌力特別强勁，能釣得百斤大魚，魚在水中，掙扎求脫，那力道何祇數百斤，若不是綳得緊了，刀斧亦是難斷的。」

狄心蓮說：「我曉得，我曉得，那是蠶肚未吐之絲，不是蠶所吐，是把活生生的蠶破肚拉扯而成的，我見過。」

媚娘道：「江南魚米鄉，你自幼在這湖邊生長，東湖多漁家，你見過，那也不奇，但你只知是家蠶，那雪山寒嶺之上的野蠶肚內絲，韌力更倍之，乖徒兒，你想想，一丈虹其實長逾兩丈，那得多少野蠶，拉扯成多少縷縷之絲，也能配雜以金絲，編織得成這兩丈紅綢，杜娘子的祖父，當年用了十年辛苦，請得巧匠無數，才能編織成這一丈虹，你以爲容易麼？」

狄心蓮道：「我知道不容易，我也知道杜娘子的祖父歷經十年辛苦。我知道，只是不知用的是野蠶肚內絲。」

媚娘道：「蠶要溫和麥才要寒，雪山寒嶺，何來野蠶？却又是你不曉得，連那杜娘子亦不曉得的了。」

狄心蓮道：「你……你怎曉得的？」

媚娘又妖媚的笑啦，說道：「我雖也不曉得，但却不用曉得！因爲我巳有了這刀斧利劍也不能斷的一丈虹，不，我是說，再過兩日，這刀斧利劍也不能斷的一丈虹，就是乖徒兒你所有了，乖徒兒，你這一丈虹是不是價值連城，但連城亦還有價，十年辛苦，也還有辛苦有成，但是辛苦有成的杜娘子那祖父又如何，一丈虹也不能成煉火，也還不能現江湖，拿出來見天日。」

狄心蓮說：「因爲……因爲便長兩丈，仍是一丈虹，不能現煉火。」

媚娘道：「杜娘子的祖父因此含恨而終，煉火不會現，他倒爲這一丈虹而死去了。」

狄心蓮道：「是他修練內功，走火入了魔，杜娘子對我說過。」

媚娘說道：「後來，這一丈虹傳下來，傳到杜娘子的手中，她何嘗不想繼承祖父遺志，但一丈虹上始終不現煉火，仍然只不過一丈紅綢，不能現江湖，否則她不致生不如死，活着也不能人前現身的鬼怪了。」

狄心蓮怎麼了，怎麼忽然顏色慘變？目中又有憤怒的火焰在顯現。

「你看，乖徒兒，」媚娘說道：「我多愛你，怎生我不過兩年功夫，還不是日以繼夜，在一丈虹上便現了煉火，其實我用在這一丈虹的功夫，加起來也不够半年，是因武功本同源，尤其是內家功夫，只有修練之異，異也是小異，僅是在這內家功夫上，我巳得到數家獨傳之秘，也就積了數大門派修練的獨特之秘，三數年，抵得上人家修練三數十年的功力，又道是一竅通，百竅皆通，你你……乖徒兒，你怎麼啦？」

那媚娘說得高興，竟才發覺狄心蓮面色有異。

狄心蓮迅速低下頭去，說：「我……我沒甚麼，我在聽你說啊。」

小青兒看得出來，狄心蓮在掩藏她內心的激動，不願讓媚娘看出來。

媚娘道：「乖徒兒，你瞧，那杜娘子如何配作你的師傅，那日我指點你的心法，她那祖父練到走火入魔，至到死，也探索不出的門徑，我却不用半年功夫，就掌握那訣竅了，你未拜我爲師，我也立即傳授給你了，因爲那一晚，我就對我自己說啦，我一定收她作徒兒，早晚她會明白我的苦心，遲早是我的乖徒兒，拜與不拜有何緊要，我知道，你恨我，你也像人家一樣，瞧不起我，但當今之世，再沒有人比你更明白我，了解我，也唯有你才同情我，我說啦，那晚我對我自己說，今天，我可對你說啦，有了你這個好徒兒，我死也瞑目了，人總是要死的，只差早與遲。」

小青兒怔住了，這媚娘那像是傳聞那麼壞，她的聲調多柔和，多幽怨啊？狄姐姐既然也說過同情這苦命的媚娘，當然是眞的了。

原來媚娘不是生而淫賤，且還是個苦命的傷心人。咦！但狄心蓮……

狄心蓮頭抬起來了，目中的怒火雖不見；但小青兒仍然看得出來，她仍不敢瞧那媚娘，因爲她不但臉色蒼白，而且連嘴唇也白了，她心裏的怒火顯然燃燒得更熾烈了。

媚娘又在說了，道：「那一丈虹也給你，乖徒兒，只不過要稍遲兩日，因爲明天是我的大日子，可憐的杜娘子，我知道，她明天一定要找上我來，她的怨毒太深了，這是難怪她的，一個如花美貌的娘子，竟變成了見不得人的鬼怪，而且，說甚麼她和你也有了師徒之份，這三月來，她也眞沒虧待你，你這麼可愛，眞是人見人愛，心地又這麼好，誰會虧待你呢？爲何我要過兩日才把那一丈虹給你呢，就是看在你——我乖徒兒的份上，我要把一丈虹還給她，你……咦！你怎麼啦？」

狄心蓮霍地踏前半步，身子在發抖，目中的怒焰又噴火了，說：「她要找上你來了，她不散的寃魂一定也不放過你，你貓哭老鼠！」

「你你！你說甚麼？」

媚娘退了半步，是眞驚訝，那愕然的神情，眞不像是裝假。

「你殺死了她！」狄心蓮說：「你倒跑來假慈悲，你騙不了我，我說過，其實你是個苦命人，可憐的女人，但我再也不可憐你了，我恨你，你巳毀了她的容，杜娘子巳是生不如死了，你竟然仍不放過她，仍然殺了她！」

媚娘驚愕得說不出話來，又退了半步，因爲狄心蓮又向她逼進了半步！

「我後悔同情過你，」狄心蓮恨恨地說道，激怒得聲調抖顫得好厲害，她一定是火遮眼，明知不是媚娘的敵手，竟逼近媚娘身前去，這豈不是把小命兒送到媚娘面前去麼？

木兒公主在那裏啊？小青兒把衣底的短劍取在手中，站出來了，因爲狄心蓮空着雙手，這媚娘若是出手，狄心蓮還會有命麼？

不不，木兒公主救不了狄心蓮，因爲公主沒有帶崑崙刀，即使帶着崑崙刀，即使在這裏，當她知道狄心蓮和陸羽相愛相親，不恨狄心蓮，還會救她麼，該死的盲公，卜算子死到那裏去了，爲何不在這裏啊？

「我後悔，」狄心蓮瞪着火一樣紅的眼睛說：「我後悔同情過你，杜娘子雖然毀了容，醜怪得像鬼怪，但你才眞眞是魔鬼，原來你是魔鬼心腸，我我……我要替她報仇，你說：你是怎麼殺了她的，你把杜娘子的屍首扔在那裏？」

「我沒有殺她啊？」媚娘說：「誰說我殺了她？啊啊？啊啊！我明白了。」

雖然小青兒只能見到媚娘的側面，但也能見到媚娘的眼珠子在直轉。

「你殺了她，倒跑來貓哭老鼠，」狄心蓮恨得切齒咬牙：「你才是魔鬼，你騙不了我，你說，你快把她的屍首扔在那裏了。」

「且慢，」媚娘的手揚了起來，幸好，小青兒尚未撲過去，巳看淸媚娘不過是對狄心蓮搖手，倒是狄心蓮半點也沒退縮，也不取出兵刃來。

媚娘隨即指着一個土色猶新的碎石堆，說道：「乖徒兒，這裏面埋着甚麼？甚麼人？」

「閉嘴！」狄心蓮切齒恨聲道：「不要臉，誰拜你爲師啦，我不是你的徒兒，我要殺死你，你問這裏埋着誰嗎？就是杜娘子。」

媚娘倒笑了，這個時候，面對着火遮眼的狄心蓮，媚娘的笑竟也那麼媚人。

小青兒的短劍垂下來，因爲她也怔住了。

媚娘笑着，也在皺眉，說：「乖徒兒，你不是病了吧？你這是怎麼啦？既然杜娘子埋在下面，怎又問我要她的屍首，我沒殺她啊，我連杜娘子的面也沒見到，是誰說我殺了她？」

當眞，狄心蓮怎麼啦，哎呀，難道杜娘子眞死了？當眞，狄姐姐跟杜娘子一塊兒來的，怎生不見人？

「除了你，誰能殺她，」狄心蓮說：「是你！你殺了她，你倒跑來假慈悲，說甚麼我也和她一場師徒，也叩過頭啦，找不到她的屍首，我只能……把她的遺物衣衫，埋在這裏。」

「衣冠塚？」媚娘道：「你是說埋的衣衫，杜娘子的衣衫，既然不見屍，你怎能肯定她死啦，怎又一口咬定是我殺她的？乖徒兒，我可糊塗了，別哭啊，你仔細說來聽聽。」

狄心蓮可不是淚流滿面了？斷斷續續地道：「皇天不負苦心人，她終於報了仇啦。」

現在，連小青兒也糊塗了，當眞狄姐姐怎麼啦，不是病了罷，說的話顚三倒四，杜娘子的仇人就在她面前，媚娘活生生，好好兒的站在她面前，怎說杜娘子報了仇啦？卻又說媚娘殺了杜娘子。

啊啊！媚娘說：「那麼，是眞的了，千手如來巳死了，杜娘子那負心漢，這麼說，我猜得不錯了。」

原來狄心蓮說的是千手如來，原來千手如來失了踪，是這麼回事，可又怪啦，千手如來是媚娘的得力助手，怎生媚娘不驚也不怒，不悲反而露出喜容？

媚娘喜形於色又說道：「好極了，杜娘子眞該多謝我，我要不是取去了她的一丈虹，她也不會編織那兜天羅了，今生今世，她休想殺那忘恩負義的漢子報仇雪恨，哼哼，這就是忘恩負義的下塲。」

雖然狄心蓮淚仍在往下淌，陽光下，她的眼淚從她的嘴角滾落下來，像珍珠一樣，但顯然狄心蓮也爲之一怔。說：「你，倒喜歡？」

媚娘說：「忘恩負義，他該死，爲了討好我，他殺糟糠妻，貪圖富貴榮華，他又背地裏投靠東平王，這倒好，杜娘子報了仇，我也少費手脚。」

原來她早知道了，小青兒駭然想：這媚娘眞厲害，不但知道千手如來投靠東平王，更厲害的絲毫也不露聲色。

「原來他背叛了你。」狄心蓮說：「不怪我担了一夜心，杜娘子却把他手到擒來，這麼說，那時即使你發現了杜娘子，你倒會暗中助她一臂的。」

「杜娘子把他手到擒來？」媚娘又四下裏望，「擒到這裏來麼，那忘恩負義的漢子在那裏啊？」

狄心蓮道：「若讓他死有葬身之地，天理也不容，那賊子惡貫滿盈，早碎骨粉身了，他一生詭詐狡猾，多少人不明不白死了，死得不明不白，這是報應循環，毫釐不爽，你不用瞧，懸岩下那水中石堆上，也許你還能找得到一點血漬，那賊子早餵了魚啦。」

「是了，是了，」媚娘說：「杜娘子把他擒回來，我知她那兜天羅神妙得很，千手如來絕逃不出杜娘子的手，他雖然和雲中雁背叛了我，念在他們對我多少也一點苦勞，我不願親手殺死他。」

狄心蓮說：「原來你派他們去桐柏山，是要假手杜娘子殺他們。」

「這不是兩全其美麼？」媚娘說：「她爲我除了叛逆，免了後患，杜娘子也報了仇雪了恨，可惜去晚了一步，你和杜娘子巳離了桐柏山，鬼谷中巳闃無一人。」

「誰說沒有人，」小青兒說：「木兒公主和陸公子把他們嚇得亡魂落魄，丟臉的事，他們沒說出來罷了，只不過連狄姐姐也不曉得，陸公子壓根兒就沒功夫和狄姐姐說話兒。」

狄心蓮厲聲帶顫，說道：「杜娘子再又回去璐珈山，找你算帳，於是，你殺了她，我打不過你，惡有惡報，你也死有餘辜。」

媚娘笑啦，罵她不惱，倒笑了，說：「乖徒兒，你生氣也好看，你罵呀，爲何不罵得恨些，人家逗娃兒罵人尋樂子，乖乖，你眞乖，不用我逗，你就罵啦。」

狄心蓮氣得那蒼白的臉又轉紅，說：「吠！我問你，你殺了杜娘子，把她的屍骨扔在那裏了？」

媚娘叫起屈來，說道：「乖徒兒，我眞要是殺了杜娘子，怕甚麼不敢承認，你說，她去找我的晦氣，那麼，我眞殺了她，也是出於自衞，是不是啊？乖徒兒，人家要去殺你，你還不還手，要不要自衞，那人反而喪命在你手中，可就是他自不量力，學藝不精，可就怨不得你的，是不是啊！」

狄心蓮切齒道：「那麼，你承認，你殺死她了。」

「我沒殺她。」媚娘皺起眉，側着頭兒，說：「乖徒兒，我眞是連面也沒見她，你可不能賴我，且慢，是不是杜娘子再上璐珈，一去就再沒回頭，只因這緣故，你以爲她巳死了，因爲唯有我才能殺得了她，你就以爲她巳命喪在我手中了，是不是？」

狄心蓮恨聲道：「我是問你，杜娘子的屍首在那裏，除了你，沒有人傷害得了她的，而她說過，一會就回來的，她要是還活着，爲何我等了三天三夜，她也不回來。」

媚娘說：「且慢，她是三天前上璐珈山？不錯，千手如來失踪三天了，我料得果然不差，趁我開府立宗，璐珈山人來人往，她潛進門去，也不易被人發覺，我算計她帶着你，早該來了，只不過萬萬想不到，你們竟然在我眼皮子下落脚，乖徒兒，你太聰明了，這一定是你的主意，你土生土長的地方，地形也熟，這裏望得見璐珈上的動靜，溜去崖邊就行，但璐珈山上尤其是你的那祖居，却望不見這裏，眞好主意。」

「你說是不說，殺了她，爲何不敢承認。」

「那麼……那麼？」媚娘眞不把狄心蓮放在眼裏，難道不怕她突然發難麼？媚娘遙望薄霧籠罩着的璐珈山，只顧在想甚麼。

她眞就有那麼厲害麼？小青兒心說，狄心蓮眞沒出息，若是我，就這麼一劍，不信媚娘能躲得過。

但狄心蓮手中沒有劍，分明也不要暗算媚娘，不想突然發難。

「那麼……」媚娘竟自言自語起來，說：「那麼，她一定躲在山中了，她多遲疑一會兒，也越是不敢下手了，因爲來賀那開府立宗的武林同道，時刻有來，我身邊也時刻都有人相伴隨，她那兜天羅雖然神妙，可也不敢現身施爲，即使我入了她

的羅網，她也會立即沒命了，乖徒兒，你說，我說得對不對？」

狄心蓮一直在察其言，觀其色，她不咬牙兒了，倒張了嘴兒。

媚娘道：「我一生行事，若不知己知彼，絕不輕舉妄動的，乖徒兒，我可瞞不過你，自從發現杜娘子不死，我豈不知她心懷怨毒尤深，是以時刻留意，杜娘子在桐柏山中的一舉一動，我都瞭如指掌。」

「我曉得，」狄心蓮淚雖不抹，却不再流了，聲調也不那麼激動了，說：「你本要殺了她，除去後患的，只因你貪的無饜，初是疑惑，隨又想待杜娘子把兜天羅編織好了，又奪爲己有。」

媚娘讚道：「眞是知師莫若徒，乖徒兒，你可眞是我的知己，相識滿天下，知我了解我的，只有你一人了，我可眞沒走眼。」

狄心蓮氣得臉又紅了，她那臉兒上還掛着珠淚，倒更美得像帶露的嬌花了，眞美極了。

媚娘又道：「千手如來和雲中雁，竟有命回來，我豈不知杜娘子去了那裏，我那會小心戒備，因爲我知己知彼，只要我身邊有人，諒杜娘子也不敢下手，因爲能跟隨在我身邊的人，就會是武功低能的人，乖徒兒，是了，她因無法下手，却又不死心，她知道的，一旦擒住了我，我有人伴隨，那時首先沒命的，就會是她，而不是我。」

狄心蓮又在咬牙，但眼中的怒火熄滅了，胸脯兒在起伏，顯然她相信了，相信媚娘眞沒殺死杜娘子，杜娘子還活着。

媚娘道：「乖徒兒，你眞好，這就叫關心則亂，那杜娘子可有甚麼好處給你？甚麼也沒有，憑她那點功夫，也不配指點妳，這可見你有多厚道，其實，杜娘子是死了，那倒好了，我就再等兩天，才把那一丈虹給你了，因爲我怕此給了你，會落入杜娘子手，她有了一丈虹，別以爲她練到老，也不能現煉火，但說甚麼她也在那一丈虹上下過不少年功夫，也有一定的威力了，在這樣當空的秋陽之下，也會發出懾人心神的一片紅光，配合她那兜天羅，就能嚇退我身邊的人，說不定我就會陰溝裏翻船，遭她的毒手。」

狄心蓮啊了一聲，似有所悟，面上忽然現了喜容。却不料媚娘一聲媚笑，說道：「你明白啦，我可也明白了，是了，原來杜娘子未盜回一丈虹，便也不敢對我下手，這麼說，杜娘子也算得是知己知彼了，原來她潛伏在璐珈山上，是想先盜取一丈虹，乖徒兒，可惜伏擊得早了些兒，她永不會如願的。」

狄心蓮喜形於色，道：「是麼，你才是不知己，亦不知彼，你知道，要是沒有絕頂的輕身功夫，先把輕功練得好了，那兜天羅雖無形無影，人可有影有形，便也不成其神妙，也發揮不出威力來，不信你回去瞧瞧，瞧一丈虹還在不在，還有沒有，眞不要臉，那一丈虹本是人家的，她不過取回罷了，倒成了盜取。」

媚娘突然嬌聲打了個哈哈，說道：「乖徒兒，我不用瞧，更不用回去，因爲一丈虹便在我懷裏。」

小青兒幾乎大叫出聲，忙不迭一縮身，那一面，狄心蓮一聲啊！斜掠兩丈，那媚娘立身之處，陡的騰飛一團烈焰，怕不有三丈方圓，媚娘身影也被烈焰噬沒了，那小青兒相距兩人不下五丈，竟也似那烈焰當頭罩下一般。

當然不是，小青兒驚魂未定，烈焰巳早斂了，媚娘仍然站在原地。只不過手中多了一叠紅綢。

一丈虹！媚娘倏地一翻腕，那一叠紅綢巳縮成大僅盈握的一個小紅球。

媚娘道：「乖徒兒，眞難了，你瞧，嘖嘖，這一丈虹有多神妙，更妙的是任何利刄也斬不斷，收縮起來，却不過是一個小絨球兒，收藏在懷中或是袖裏，輕巧得有如無物，杜娘子那可憐的祖父，辛苦了半生，不料倒由我享用了。不，過兩天，這一丈虹就歸你享有了。」

狄心蓮的眼兒盯着媚娘手中的小紅球，說：「你眞願給我？」

媚娘道：「當然啦，乖徒兒，聖姑收徒，可是武林一樁大大的盛事，自也是一些兒也草率不得的，當着那觀禮的數十上百的大小門派之前，聖姑豈能無賜，乖徒兒，還有比這一丈虹更貴重的麼，那是甚麼物件兒啊？任他見多識廣，都無人認得，不用說，那大堂聖殿之中，交頭接耳，嘖嘖連聲，我該說又是嘖嘖之聲不絕於耳，聖姑巳是天上仙姬啦，收個徒兒，也是人間絕色，那數十上百觀禮的各大門派之人，早巳是嘖嘖連聲，稱羨不絕了，那聖殿之中燭影搖紅，一丈虹托在我掌中，那會不見暗金流轉，噴紅吐艷。各位要知道這是甚麼物兒麼？好教各位見識見識。乖徒兒，沒有再比你更聰明的啦，你當然也想像得到，我那麼一揚手，聖殿中那嘖嘖稱羨之聲，立即也變成了驚呼之聲，不用說，偌大的聖殿中，登時又鴉鵲無聲，因爲魄散魂也飛，數十百個當今高手，江湖的英雄，武林的豪傑，盡皆胆落，驚嚇得說不出話，發不出聲來。

「各位不用驚疑，也不用懼怕，適才多有得罪了，都請來取去巾帕玉簪。」

「取去巾帕玉簪？」狄心蓮說道：「啊！你用一丈虹收去了殿中各人的頭巾玉簪！」

媚娘揚着眉兒，道：「我那話才出口，大夥兒登時又是一陣騷動，連聲驚呼，這時候啊，大夥兒才發現盡皆巳散髮披頭，頭上的巾帕不知去向，金簪銀簪玉簪，都巳不見了。陡然間再又見金霞一閃，烈焰騰飛，哈哈，各位，且看得明白了，這不是我聖姑甚麼無邊法力，不過是這一丈虹奪天地之造化，神妙無窮，威力無儔，各位的巾帕簪兒，都巳在此，休得驚疑，請來取去。」

「當眞能够！你用這一丈虹，只不過眨眨眼工夫！」狄心蓮竟也疑惑起來。

媚娘說道：「乖徒兒，一丈虹現煉火，自是非易，取去對方的巾帕簪兒，可就不難了，等你拜了師，我就把這法兒傳授給你，不出三兩月，以你現下的功力，也能够辦到了。却是大夥兒一見頭上失去之物，堆在我面前，不由他不魄散魂飛，想想他們頭上之物，只不過在那金光流霞，烈焰騰空的一瞬間，巳經到了我手竟也不覺，我要取他們的性命，那自也易如反掌

了。」

狄心蓮顯然也不知一丈虹不但威力奇大，只道擒人易如反掌，却還不知有如此妙用，張着咀兒結了舌，一時竟說不出話來。

媚娘道：「乖徒兒，我當着大夥兒顯示了這一丈虹的無窮威力，讓大夥兒都知道，是何其神妙無敵，然後，當着大夥兒面前，將此傳給你了，將來你行走在江湖之上，任他天大的胆子，誰也不敢與你爲敵作對了。那殿中的數十百人，來自九洲四海，五岳三山，待得朝聖歸去，不用說，乖徒兒啊，你尚未踏上江湖一步，自也已名聞天下了。」

狄心蓮怎麼了？小青兒雖把身子縮後了些，心裏雖害怕，可又忍不住仍要偷瞧，只見狄心蓮在秋陽下的臉兒，又再是不紅而白了。

她怎麼啦？初時媚娘一聲乖徒兒，狄心蓮眼兒裏就噴怒火，連聲乖徒兒，狄心蓮也連連切齒咬牙，待得媚娘乖徒兒不離口，一聲一個乖徒兒，漸漸，狄心蓮火不噴，齒也不切了，倒是小青兒眼兒裏，心兒上，那怒火倒越更熾烈了，眞像狄心蓮已被媚娘的甜言蜜語動了心，以一丈虹利誘所惑，眞像默認，甚至默允作媚娘的徒兒了，小青兒如何不有氣，如何不惱，但現在……

她是怎麼啦？狄心蓮面容慘變，但隨着她那眼珠了不停轉動，狄心蓮的面色白又泛紅，紅了又變白，雖然相隔五六丈遠，但小青兒也看得到，狄心蓮在强忍着那口氣，一口一口地在往肚內嚥。

狄心蓮說了，聲不顫，也不發抖了，道：「那麼，你眞沒殺死杜娘子，她還活着？」

媚娘道：「她若死了，我遠來找她做甚麼，不，我要找的，當然不只是她一個，乖徒兒，你想得師傅我好苦啊？」

狄心蓮說道：「那麼，是眞的了，你一來就東尋西找，原來，就是在尋找杜娘子。」

媚娘說道：「我倒不想傷害她的，這可憐的杜娘子，巳是生不如死，我也不忍心……」

「原來你也會慈悲。」

小青兒看得出來，狄心蓮雖沒有哼出聲來，但甚實在心裏重重的哼了一聲。

媚娘笑道：「我也還有用她之處，乖徒兒，你忘啦，還有一個人，也得由她來替我除去，我若是殺了她，我還是甚麼聖姑，但背叛我的人，可就非死不可。」

「雲中雁？」狄心蓮說：「原來雲中雁也背叛了你？我還只道他和千手如來只不過離了心。」

當眞，小青兒他們也不過是昨日才知道，晚間也才知其詳，這狄心蓮如何會曉得。

媚娘冷冷地哼了一聲，說道：「我假意不知，只因他們對我還有一點用處，明日我府巳開，宗巳立，也就是他的死期到啦，這杜娘子倒也是個妙人兒，千手如來又豈僅死無葬身之地，甚至連渣兒也沒剩下來，妙極啦！但願雲中雁也恁地突然間，消失得無影無踪，乖徒兒，你說啊，杜娘子帮了我多大的忙，我謝她還來不及，豈會殺死她。」

目不轉睛的狄心蓮，杜娘子突然把眼兒閉了一閉，說道：「那麼，杜娘子還活着，是不假了，哎嗳，倒害得我傷傷心心地哭了一場。」

媚娘道：「乖徒兒，我可眞越來越愛你了，我眞高興，杜娘子那麼兒霸霸地對你，更沒有，也不配傳你甚麼功夫，你也哭了她一場，我對你這麼好，乖乖！你爲何退啊！小心，別被你身後的石頭絆倒了。跌痛了你，我會多心疼。」

「別走近我。」狄心蓮說：「要不然……我我……」

「好好。」媚娘說：「我不走近你，乖徒兒，你可別走啊，我還有話要問你，你那師傅呢？我是說宮九娘怎麼不見人啊？我知道，她帶着你那師姊，十天前巳打從大洪山動身了，眞是寃枉極啦，她不知我手下留情，那右臂亦不是斷在我手中，她却恨我……」

狄心蓮的牙兒不但咬得緊緊，而且發出聲响來。

媚娘嘆了口氣，道：「乖徒兒，宮九娘還感激我尚且來不及的，若不是我，她仍被蒙在鼓裏，把一個忘恩負義的漢子，當作恩愛的夫君，宮九娘沒親手殺死他，那有多可惜。」

「你！甚麼都知道？」狄心蓮好生心驚。

媚娘笑啦，說：「若沒千里眼，順風耳我還成其爲聖姑麼？我還知道，你師傅那個負義漢子，是死在一個扁毛畜牲的爪下，乖徒兒，我可不想他死的，即使該死，也死得早了些兒，因爲你師傅宮九娘就不會相信，非是我要佔她的故居，實是她那個忘恩負義的夫君，把她這璐珈山的祖居獻給了我。」

「你胡說。」狄心蓮怒從心頭起，說：「祖居是我恩師的，她怎能獻給人。」

「但他是宮九娘的丈夫啊。」媚娘道：「身爲丈夫，自也就是一家之主，不過，乖徒兒，看在你份上，我一定要把她那祖居還給你那恩師，我和她原來無寃也無仇，再說，作爲聖姑的宮殿，是太小了，也不够堂皇，其實，壓根兒我就有佔據的眞心，不過借來歇脚吧了，乖徒兒，宮九娘在那裏啊？等她一到，我就雙手奉還，我還要當面道謝，乖徒兒，你沒上去璐珈山，沒溜去過？是麼，不怪你不知道了，我的聖殿巳落成，若不然，明日開甚麼府，喏喏，你去到崖邊就瞧得見了，九娘的祖居，可有紅牆綠瓦。」

小青兒在心裏叫：別信她，瞧她的賊眉賊眼就曉得，她說的不是眞話，哎呀！狄姐姐那麼聰明，怎生倒發覺不出？

「要和九娘和解相好。」媚娘的媚眼兒一直在溜來溜去，說道：「我一說，你就知我說的是眞心話了，打從那一晚，我偷聽你的話後，我就再沒爲難九娘了，我對我自己說，她有恩於我的乖徒兒，不但有養育之恩，甚至不惜別人非難，要把九宮心法傳給乖徒兒，我要是爲難了她，豈不令我乖徒兒傷心。」

到底媚娘的話有幾分眞啊？她不僅把乖徒兒叫得甜，那刹那間，也眞流露了慈愛與溫柔。

媚娘又道：「自從那晚以後，可是再也沒人，我是說，我的人再沒在大洪山出現過了，我明知九娘在苦下功夫，不但練成了左臂反九宮劍法，而且飛袖功夫亦見威力，我却仍然嚴禁我的人去騷擾她，嘿！乖徒兒，你眞還沒和你的恩師會合麼，我相信你，因爲你還不知道，九娘斷了一臂，倒因禍得福了，她那左手劍，把九宮劍法推進到了一個更高境界，正反相生，變化也更見窮奇，正是失翁塞馬，焉知非福，你那恩師若不失右臂，又那會在九宮劍法悟出如許變化來。」

狄心蓮如痴如呆，她又怎麼啦，小青兒一直在担心，她那握着短劍的手，手心巳見了汗，不爲別的，只因媚娘出了名兒的狡猾，誰不說媚娘心狠手辣，是個壞透了的女人，她初時還見狄心蓮謹愼戒備，手中雖無兵刄，脚下却丁字走宮，但現在，却如痴如呆，可是她把媚娘的甜言蜜語信以爲眞？叫她乖徒兒，非但巳無惱怒的神色，倒像是默認了一般。

媚娘嘆了口氣，道：「不料找到了你，不見杜娘子，也不見你恩師九娘，其實相見有如不見，我知道，她們恨極了我，却也難怪她，如何會不恨我，在她們心目中，我，是個壞透了的賊女人，最最下賤的女人，乖徒兒，這也就是無論你是不是心甘情願，也不管你對我叩不叩頭，我也當你作徒兒之故，當今之世，除了你，乖徒兒，誰也不知我是個苦命人，除了你，再沒人明白我……」

狄心蓮畏縮了一下，因爲媚娘的眼兒裏，又現逼人的寒芒。

狄心蓮道：「我明白，你，要報復，你恨透了天下的男人，甚至那些當初作賤過你的人，都巳死在你手中了，你仍不罷休，你要……你要……」

「我要作賤他們，」媚娘的話聲冷得像冰一樣，她緩緩地轉過身來，面向着東湖的寒水，把背脊對着狄心蓮，爲甚麼？狄心蓮若是手中有劍，一劍刺去。

小青兒沒繼續往下想，因爲她心下也有一股寒氣在昇起來，她的思想也像凍結，因爲媚娘轉身的時候，有一會正面向她，那媚娘的妖嬈像也結了冰。

雖然日麗風和，但湖風偶然一陣陣，也是遒勁的，勁風把狄心蓮衣衫吹來緊貼着的身子，也把她衣底的短劍顯露出來，但她並沒拔出劍來，她那目中不時出現的仇恨的火焰，也像凍結了。

「那要作賤他們，」媚娘說：「我要他們爬在我脚下，我殺了最初作賤我的兩人，我立即就後悔了，從那時以後，我就再沒殺過人了。」

「你後悔了？」狄心蓮說。

「我悔也便宜了他們。」媚娘說：「後悔沒有作賤他們，我沒再殺過人了，從那個時候起，甚至我從沒在武功上勝過了人。」

「你說在過招的時候，輸給對方一招半式，」狄心蓮說：「那倒是眞的，但那勝了你一招半式的人，不被你擒獲，必也受傷，你不再殺人了，但留下性命來的人，却生不如死。」

狄心蓮立即想到了陸羽，那一晚，陸羽的連環顚倒三絕招分明勝了媚娘，但却是陸羽被她擒獲了。她也沒殺杜娘子，只要手起劍落，生不如死的杜娘子就不會再受這麼多活罪的。

狄心蓮咬了一下牙，因爲她想到了師傅宮九娘，那日若不是中宮困媚娘，她師傅也不會斷臂了。

「我知道你在想甚麼，」媚娘道：「只因你還沒見到你那恩師九娘，現在，她感謝我還來不及，若不是我，她始終發現不出她那漢子虛情假義，原來喪心病狂，若不是我，九宮劍法就不可能從她手中，達到更高境界，若不是我，你那師傅九娘就會愧對九泉之下的列祖宗，因爲領袖江南的九宮劍派，葬送在她手中，從武林中除了名兒，是不是啊，九娘何不現身，可是對我仍然懷恨於心麼？」

媚娘話聲甫落，霍地轉過身來，快得像是她原來就是面對狄心蓮石後的山岩一樣。

小青兒大吃一驚，甚麼？宮九娘，狄姐姐的師傅在岩上。

狄心蓮叫道：「啊，師傅？」

岩上，那看似不能留足的懸岩之上，轉出兩個人來，高處臨風，衣袂飄飄，那青衣女子的左袖更高高飄了起來，身後是紫衣的年輕姑娘。

一聲瑲瑯，狄心蓮拔劍在手，叫道：「師傅，師姊，小心！咦！她……」

來的正是宮九娘和薛紅，飄然而下，原來岩上有個可容身的裂縫，山岩摺叠，非下面所能見。

紫衣姑娘道：「人家巳走了，還找甚麼？」

小青兒也才發覺那媚娘巳不知去向，不，她知道女魔去了那裏，只聽身邊有人說道：「小姐，我不難爲你，別怕。」

小青兒大叫，却發不出聲來，也長不起身來，才知巳被點了穴道，動彈不得，也出聲不得。

是媚娘的聲音，而且她感覺得出來，媚娘緊貼在她身後，僅可容身的縫隙裏，擠了兩個人，怎能不緊貼在她背後，不，眞是被媚娘摟在懷裏。

只見狄心蓮仗劍擋在她師傅和師姐的身前，顯然不信媚娘離去，而她師傅師姐却手無寸鐵。

薛紅，原來那姑娘是狄姐姐的師姊，玉潤珠圓，可把小倩比下去，小青兒想，眞的，她一點兒也不怕，媚娘若要殺她，便是十條小命兒也沒了，這時候才來怕，可也太遲了。

那薛紅道：「還不把劍收起來，師傅，這媚娘好厲害，若依我，早早就……」

宮九娘把這劍入鞘，撲過去的狄心蓮摟在懷裏，那神情落寞更索然，嘆了口氣，道：「截住了她又如何，心蓮可就比你聰明，好孩兒。」

宮九娘把懷裏狄心蓮的下巴托了起來，無限慈愛地說道：「這三月以來，可眞難爲你了，雖然受了些委屈，却也獲益不淺。」

仰着臉兒，仍然摟着宮九娘的狄心蓮，正因她仰着臉兒，便小青兒也見到了那瑩瑩的淚光，可是小虫兒在她臉上爬行麼，不是，原來是淚水，小青兒也滾下了淚來，她從小沒娘，見到人家有娘，見到人

家流露出來的孺慕之情，她總會感到眼兒熱辣辣地，也急忙訕訕溜開去，可從沒流過淚水，也從沒像此刻一樣感覺得如此的深。

這那是師徒，可不是親如母女麼，她眞羨慕狄姐姐。

忽然之間，一隻手伸了出來，眞香，那香噴噴的手絹，替她抹乾了淚，小青兒動彈不得，又何用瞧，她也被摟得更緊了些。

小青兒感到有生以來從未感到過的心靈的震顫，她閉上了眼睛，把頭靠在身後的人柔軟的胸上，倔强的小青從沒流過淚，自也從沒人這麼輕輕柔柔地替她抹過淚，更從沒人這麼把她摟在懷裏，只有在夢裏，夢見從未見過的親娘時候。現在，她閉上了眼睛，又像在夢中。

但小青兒確確實實知道，這不是夢，因爲她聽到薛紅的笑聲，說：「也不瞧這是甚麼時候，不害臊，這麼大的姑娘啦，見到師傅就撒嬌。」

狄心蓮啊呀一聲，倒把小青兒嚇醒了，急忙睜開眼來，始見狄心蓮從宮九娘懷裏離了開去，說：「當眞，回頭就不見了……見了……」

「媚娘麼？」宮九娘嘆了口氣，說：她早走了，你們不用担心。」

「早走了？」狄心蓮急忙又掃了一眼，道：「師傅忘了，這媚娘出了名兒的狡獪，適才分明知道師傅和師姊在崖上。」

薛紅道：「可惜被她走脫了，師傅也眞是的，趁她獨個兒放了單，却不下手，却放虎歸山。」

宮九娘道：「罷了，我們的行踪，人家瞭如指掌，明知我們在崖上，人家可曾把我們師徒放在眼裏？她走了，因爲她把要說的話說了。」

狄心蓮怔怔地說道：「師傅，你是說：她早知你們在崖上，今日她這一席話，是說給師傅聽的。」

宮九娘避開兩個徒兒的目光，遠望着湖上的烟波，目光像遠山一般迷茫，兩個姑娘迅速對望了一眼，陡然間，感到師傅突然衰老了。

宮九娘黯然地點了點頭，說了，人在面前，聲音却似傳自遠方，道：「是的，她沒說錯，心蓮，你也沒說錯。」

「我？說了甚麼？」狄心蓮的臉忽然然脹紅了，急道：「師傅，你可千萬別信她，她不要臉，我何曾拜她爲師了，眞不害臊，一聲聲叫我徒兒。」

薛紅笑道：「瞧你急成這個樣，人家也沒說你拜她爲師了，我親耳聽到，師傅當然也聽得明白，別打岔，聽師傅說。」

宮九娘繼道：「忍大師說得對了，這媚娘其實苦命，並非生而淫賤，她說得實是不錯。」

「她說得不錯？」薛紅的眼睛睜得好大，道：「師傅，你倒替她說話？這個不要臉的賊女人，呸，這個壞事做盡了的賊女人，心腸比蛇蝎還要毒。」

宮九娘道：「她說得不錯，紅兒，心蓮多厚道，多可愛。」

小青兒看到宮九娘把狄心蓮又摟得緊了，怎麼倒像被摟緊的是她？不，啊，原來媚娘也把她摟得更緊了，小青兒簡直不相信那是眞的，在她的心目中，媚娘便是邪惡的化身，比魔鬼要可怕，久而久之，既然人人都如是說了也不由她不怕，但現在，現在被媚娘摟在懷裏，她却一點兒也不怕，而且還感覺到，媚娘的懷抱多溫暖啊，她有生以來從未感到過的溫暖。

薛紅道：「你不……恨她了，師傅，她斷了你的右臂，佔了我們的祖居，仍不罷休，這百日來，一直追殺我們，你倒不恨她了？」

狄心蓮孺慕依依，仰着臉兒，說：「師傅，眞的麼，你從正反九宮上悟出了更多變化。」

「無窮變化，不是更多。」宮九娘道：「她說得不錯，心蓮，你知道麼，忍大師指點了我的迷津，我仍然執迷不悟，却是你，心蓮……心蓮，我的孩兒……你，是你，反而是你令我如在迷夢中醒覺過來，是你的赤誠與純眞，給我當頭棒喝。」

「我我……」狄心蓮惶惑，又驚愕，那薛紅也楞住了，呆呆地作聲不得。

宮九娘目中出現了異彩，並不是秋陽偏西了之故，小青兒也愕然，她看得清楚，秋陽的光輝只是照射在宮九娘的那邊面上。

宮九娘道：「是的，是的，紅兒，心蓮，我不應該恨她，她並沒有斷我這條右臂。」

薛紅道：「但那一天，我永不會忘記那一天，我和師妹親眼見到，師傅的右臂雖不是斷在她的劍下，也因她而斷，她也不是眞的被師傅困入中宮，是師傅你着了她的道兒。」

宮九娘道：「我不是說這個，這條右臂斷在任何一人手中，不都是一樣斷了麼，但我斷的是有形的血肉臂膀，只有一條，却生出萬千條無形的臂膀來。」

「無形的臂膀？」

薛紅更迷惑了。

「師傅說的是九宮正反相生，因而生出萬千變化來。」狄心蓮說：「我明白，師傅，我明白你的意思，是麼？」

宮九娘目中的異彩，原來是這個緣故，小青兒輕輕地啊了一聲，她也明白了。

宮九娘道：「她說的不錯，這媚娘，噢，端的是魔鬼，抑眞是聖姑，心蓮，你說。」

薛紅却搶着說，氣極了，用跺脚來加重她的語氣，道：「魔鬼，這淫亂武林，殺人不用刀，也不見血的賤女人，是邪惡的不能再邪惡的魔鬼。」

宮九娘道：「她說得不錯，她說得不錯。」薛紅的說話九娘直如不聞，也不是眞要狄心蓮回答，她在點頭，湖上有烟波，但宮九娘的眼淚更迷茫，道：「現在，此刻，我有些明白了，忍大師的武功修爲莫測高深，具無邊法力，爲何竟容許她淫亂武林，原來如此。」

薛紅怔怔地說道：「師傅，你說些甚麼？」

狄心蓮道：「怎麼你還不明白，師傅的意思是說……是說……」

宮九娘道：「難得你小小年紀，已具如此智慧，你說不出口來麼？有道是：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豈可獨責媚娘，却是江湖上出現了媚娘，令那衣冠禽獸，武林敗類，皆無所遁形，讓世人皆認淸他的眞面目……」

話聲未落，驀聽篤的一聲响。

是打從崖上來？是身後？不，小青兒覺得是敲在她耳邊。

是盲公竹，卜算子的盲公竹。「死盲公，快來救我啊！」小青兒叫，却叫不出聲來。她眞恨這個該死的盲公，本是一早就跑來了的，不知死到那裏去啦，知不知道她已落在媚娘手中，完啦，她感到窒息，但她把閉上的眼睛，迅速睜了開來，因爲媚娘只不過把摟着她的手臂緊了一緊，一陣溫暖的感覺，迅速把恐懼消除了，而且，她更快地又閉上了眼睛，因爲她感到，不，是享受，享受到了一陣奇妙的感覺，這個江湖上聞而色變的女魔王，竟會親吻她，吻她的髮鬢。

像躺在親娘的懷裏，小青兒閉上了眼睛。

她不想睜開眼來，但她的眼兒却迅速睜了開來，因爲盲公在大叫，薛紅也在大叫。

盲公大叫啊呀，從上而下，薛紅也大叫啊呀！說：「接住他，讓我來。」

狄心蓮急叫道：「師姊，讓我來，你讓開。」

都在同一瞬間，也即是小青兒睜開眼來的瞬間，只見盲公手脚亂舞，從高崖上直落下來，那下面的三人倏地一分，驀見一片紅霞，一托一兜，把從高處跌落下來的卜算子捲住了，但把那下墜之勢有多大，那跌勢並未稍緩，幸是宮九娘一斜身，獨臂一托，再往傍邊一送，才把盲公跌落之勢卸了。

但跌落在草地上的卜算子已殺豬般大叫，說：「我沒命啦！」

薛紅拍了拍胸脯兒，說道：「原來是個盲公，必是在崖失足了，咦！你這是甚麼？」

狄心蓮收回那丈許長的紅綢，宮九娘也訝異，道：「一丈虹，必是杜娘子傳你的了，她祖父也沒練成功的一丈虹，她竟已練成功了？」

狄心蓮道：「是，只不過不是杜娘子傳我的，這一丈虹兩年前已落入媚娘手中了，那麼，師傅，師姐，剛才媚娘的話你們沒聽到了！」

薛紅道：「什麼一丈虹啊，這紅綢原來叫一丈虹，我和師傅得人指點，剛來不久，聽到你們談了一會兒。難道是那賊女人傳你的，難道……當眞……」

宮九娘凝眸湖上烟波，道：「我曾聽你們的師祖說過，杜娘子的祖父窮畢生之功，苦練這一丈虹，只不過未現江湖，他倒把自己性命斷送在這一丈虹上了，是以僅三數人知道，就我所知，杜娘子的祖父臨終之時，嚴禁後人練這門功夫，難道媚娘倒練成功了，竟又傳了給你？其實我也只是聽說過，並沒見過。」

卜算子叫道：「我沒命啦，必是死了，喂！這是閻王殿，還是鬼門關？哈！敢情陰曹地府由女鬼當差，妙，妙極。」

薛紅怒道：「你胡說甚麼？你才是盲鬼，師妹，當眞麼？那賊女人眞把一丈虹傳給了你？」

卜算子道：「眞是兩個女小鬼，說是小鬼最難纏，閻王不惡小鬼惡，這話可眞不錯。」

狄心蓮偎在宮九娘懷裏，那捨得離開，多一眼也不瞧盲公，點頭道：「初時我眞得到媚娘指點，這紅綢若便是一丈虹，適才也不用師傅相助，我已救下這盲公來了，這不過是市上買來的普通紅綢，更兼我功力不足，是以發揮不出威力來！」

那宮九娘望望崖上，又望望盲公，道：「老人家，你沒事麼？休要取笑了，你沒死，這裏也不是陰曹地府，我這徒兒無禮，老人家休同她一般見識。」

小青兒叫道：「狄姐姐，你們可別上他的當，這盲公眞壞透啦，專門戲弄人，咦！」

小青兒楞住了，怎麼會叫出聲來了？

敢情那媚娘已不知去向，已替她解了穴道，小青兒竟也不知道，果然一長身，便站了起來！

狄心蓮喜道：「小青兒，原來是你，快過來。」

卜算子嚷道：「罷了，兩個小鬼已難纏，這又來了一個。」

小青兒飛身一掠，一掠三丈，薛紅瞪了眼，宮九娘也驚訝，便狄心蓮也怔住了，不料和小青兒數日不見，輕身功夫已如此了得。

小青兒落在宮九娘身側，道：「姐姐，你再瞧仔細些，這死盲公是誰？」

是誰？小青兒如此說，自有原故，但狄心蓮却瞧不出來，道：「你是說……我認得？」

宮九娘道：「老人家眞人不露相，心蓮，這位姑娘又是誰，好俊的輕功。」

卜算子呵呵一笑，翻身坐地道：「我早告訴你啦，這丫頭最淘氣，是個最難纏的小鬼，又何必問。」

「她是小青兒，是木兒公主身邊的人，」狄心蓮道：「小青兒，這位老人家是誰，快告訴我。」

小青兒望望崖頭，一把擰着盲公的耳朶，道：「你把公主藏在那裏了，快說，她早一步來的，怎生不見人，要有了好歹短長，唯你這死盲公是問！」

卜算子一怔，道：「你說甚麼，木兒公主也來了？」

盲公顯然不知，狄心蓮也一怔，說道：「小青兒，你是說和公主一道來的？在那裏。」

薛紅也是一怔，道：「噯呀！師傅，我們被他寃了，原來這盲公不盲。」

卜算子可不是睜開眼來了，一跺脚，道：「媚娘跟踵來了，這又去了，木兒公主却踪跡不見，不好。」

拍的一聲响，人影倏晃，却是小青兒跳了起來，叫道：「你爲何打我，喂，你等一等，那媚娘剛才還和我在一起的，等等我。」

半崖上傳來篤的一聲响，只見盲公倒吊在盲公竹上，對下面說道：「九娘，我可把徒兒交回給你了，忍大師已作了安排，但願難解災消，咱們明兒見。」

原來那懸崖其實也不能上的，一句話工夫，小青兒已追上了卜算子，只見盲公竹插在石縫中，一頭倒吊着卜算子，不料盲公這盲公竹，竟有這麼多妙用，小青兒

恨極了，當着下面三人，吠！她是個大姑娘啦，卜算子又打她的屁股。

小青兒眼珠子一轉，恨極智生，登時有了主意，驀可裏竄了出來，脚向盲公竹上點去，嘿！那插在崖縫中的盲公竹，懸空的一頭巳倒吊着卜算子，那能經受得起她這麽大力一點。

妙啊！盲公竹驀地裏往下一沉，小青兒借得那反彈之力，便巳落在崖上，回頭下望，巳不見了盲公，那崖壁若不突出，也不成其懸崖了，自然也不見了宮九娘三師徒。

小青兒雖然恨極了盲公，却也只有一時間的快意，並沒聽到盲公竹折斷的聲響，盲公必巳跌落下去了，要不然怎會不見人了。

聽，再聽一聽？下面仍然沒有聲音，聲響倒是有，但只有湖水拍岸，和那風聲，風聲水聲盈耳，相距下面有十丈高下，那還聽得下面的人聲。

她雖然恨盲公不該當着三人的面前打她的屁股，可也不想要盲公的命，盲公倒掛在盲公竹上，跌下去會有命麽？

小青兒倒有些後悔了，不料才探出頭去，呼的一聲響，啊呀！一棍子又打在她的屁股上，她正俯身出崖，那會不失重心，一頭向下栽去，但却不是栽向崖下，而是脚上頭下，被人抓住脚踝，向崖後扔去，只嚇得小青兒魄散魂飛，眼看要撞在石上了，想蜷身，竟不能够，罷了，她的小命兒也不保了，雖是在一瞥之下，她亦看得明白，崖後正是昨日卜算子戲耍鐵筆王的奪命金環的地方，不怪她竟收不住勢子了，竟被盲公扔出七八丈遠來，那扔出她來的力道有多大。

罷了，小青兒把眼一閉，眼看頭就要撞在亂石堆上，不料就在那刹那間，身子忽然騰了空，而且在空中翻滾，是了，是被甚麽東西把她挑了起來。

是棍子，她才感到眼上一陣劇痛，翻滾中，拍的一聲響，那棍子又狠狠地打在她的屁股上，上翻也成了下墜，落下地來，而且是落在草地上，頭既然沒撞在亂石堆上，當然也沒開花了。

那麽，適才她捱的兩下子，是打她？還是救她？

小青兒一時弄不明白，打是捱了，命也救回來了，她還沒睜開眼來，只聽盲公怒道：「你這丫頭眞該打，八成兒又是你使壞，眞不知天高地厚，也不想想這是甚麽時刻，竟把公主帶到這裏來。」

篤的一聲響，小青兒嚇得一個滾翻，跳了起來，可不是盲公麽，不，盲公睜開眼來了，巳不是盲公了，可知是眞怒，而且就在身邊，不過那盲公竹是敲在石上。

小青兒心上又冒出一陣凉氣，好險，適才只是尺許之差，若不是盲公竹一挑，她的頭巳撞在石上，早巳沒命了。

只聽篤篤之聲不絕於耳，或前或後，忽左忽右，小青兒有氣也不能發洩了，因爲卜算子巳不在跟前，她知道，盲公不但眞怒，也急壞了，她知道，盲公在尋找公主。

當眞公主怎麽失了踪？小青兒心裏一急，連痛也忘了，也把那山崖上尋遍了，公主若有好歹，可了不得，能瞞得別人，可瞞不了盲公，是她慫恿木兒公主來的，就算東平王巳被嚇退了，那宋希古與奪命金環等人仍不罷休的，何況還有媚娘，而木兒公主身邊又沒帶崑崙刀，公主若有三長兩短，皇上一怒，不知要有多少人被牽連，多少人人頭落地。

公主，你在那裏啊？小青兒急得連聲呼喚，倒把卜算子喚了來，怒道：「還不閉咀，你還要嚷得人人皆知。」

小青兒嚇得忙掩住咀，當眞，公主在人前是盧家公子，尚沒人知道她是女兒身，她這是怎麽了？

當眞，即使撞見了媚娘，媚娘也不知是公主喬裝改扮，不，不會是媚娘。

她心裏着急，不自覺也說出口來了。

盲公道：「你說甚麽？丫頭，我問你，你和她一道前來，在這崖上分手後，她便失了踪，是也不是？你是說木兒公主不見了，與媚娘有關？」

小青兒道：「我是說，不會落在媚娘手裏，不，一定不會。」

當下把木兒公主忽然不見了的經過說了一遍，道：「我說不會，因爲我不見了公主，即刻發現了媚娘，那賊……女人再厲害，公主身邊便沒帶刀，也不會輕易落在她手中的。」

媚娘眞是個壞透了的賊女人麽？她的懷抱有多溫暖啊？怎麽眼見和聽說的不一樣？

這是甚麽時候，小青兒也無暇去分辨，只不過她再叫媚娘作賊女人，不禁遲疑了。

卜算子吁了一口長氣，道：「你是說，甚至也不聞聲響？你不見了公主，即刻發現了媚娘。」

小青兒道：「所以，公主一定不是落在媚娘手中，這崖上也沒人了，憑那些宮中侍衞，若不是大舉而來，公主亦不會把他們放在眼裏。」

盲公不但睜了眼，而且那眼珠子亮了起來，小青兒說：「你點頭做甚麽？我說對麽？」

卜算子直眨眼，喃喃地說道：「這倒是眞的，我打山外來，左近就沒見有一個侍衞，除了媚娘和宮九娘師徒，再也無人了。」

小青兒的眼睛忽然也亮了，道：「我曉得了，人人都把媚娘說得武林獨步，無雙蓋世，木兒公主心高氣傲……」

卜算子道：「你是說，公主上珞珈山，找媚娘去了。」

「不是找，」小青兒說：「公主爲何而來，不就是爲了媚娘麽？我和姐姐是溜來瞧熱鬧，貪圖好玩，心高氣傲的公主眼看着武林羣雄，這麽多江湖好漢臣服在媚娘脚下，嘿嘿……」

「不是找，」卜算子喃喃地說道：「不是找，是遇上了，既然遇上了，她豈會放過這媚娘，但她……却爲何不現身？」

「因爲公主身邊沒帶崑崙刀，」小青兒說道：「陸公子把公主的崑崙刀收藏起來了。」

「好主意，」卜算子讚道：「人家一見刀，就認出她是誰來了。」

小青兒道：「可不是麽，公主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陸公子不睬她，她不願意

也不行。別出聲……」

卜算子一怔，山崗上空曠，若有人走近，豈瞞得過他這睜開眼來的盲公。

小青兒眨着眼說道：「不，這還不是公主不現身之故，是她尚未打定主意，巳發現了狄姐姐。」

「狄心蓮！」盲公豈僅不盲，眼睛倒瞪得更大了。了不得，他眼前那還是個不懂事的小姑娘，他想不到，見不到的，這小姑娘却像眼見一樣。

小青兒說道：「不，公主並不怕陸公子，最怕的就是崖下的狄姐姐，怕狄姐姐從她身邊把陸公子帶走，因爲她知道的，陸公子念念不忘狄姐姐，一定是這麽回事了，她要知道狄姐姐是不是也在想念陸公子。」

卜算子再也不敢小看小青兒了，心說：「好一個人小鬼大的丫頭，你還懂得多少？」

小青兒怔怔地說道：「但願公主不是這個存心吧？但願……」

「但公主失望了，」卜算子說：「雖是仇人見面，却未份外眼紅，那媚娘非但不殺狄心蓮，倒心存感激，天下人人都對她畏如蛇蝎，視如鬼魔，却也人人賤視她，只有狄心蓮非但不恨她，倒同情她的不幸遭遇。」

「不，」小青兒說：「狄姐姐恨她的，狄姐姐如何會不恨她，但狄姐姐眞了不得，雖然恨她，却仍分得清是非皂白，是的是是，非的是非，竟把這女魔頭也給感動了。」

「了不得，了不得。」卜算子也凝眸湖上烟波，連聲說：「忍大師的無邊佛法，倒不及這姑娘的一念之仁，好一個是是，非非。」

小青兒怔住了，卜算子不但在額手稱慶，而且一臉肅容，這盲公竟也有一臉肅容的時候，但小青兒可急起上來，道：「你怎麽啦，公主到底去了那裏啊，不會有事麽？」

她奇怪，卜算子竟然不急了，不見了公主，倒額手稱慶起來，但無論如何，卜算子不再責備她了，公主怎會來到這東湖，她小青兒不承認也不行，不用問，誰也知是她帶的路。

卜算子回過頭來了，除了衣衫，除了他手中的盲公竹，又是雪峯老人了，竟也怔怔地望着小青兒，喃喃地說道：「到底她知道多少？」

小青兒道：「你說甚麽啊？」

狄心蓮若然此時上崖來，必能一眼就認出他來，但那久別重逢的師徒三人，並未上崖來。

卜算子忽然一跺脚，說道：「不好了，連你這個丫頭也瞞不過，豈能瞞得過她，她一定知道那一丈虹是她那崑崙刀的尅星。」

忽然之間，盲公變成了個陌生之人，再不是小青兒巳認識了十多年的卜算子了，但她也看得出來，在這個熟悉而又感到陌生的人眼中，她不再是個小姑娘了，不，陌生的只是這人的目光，在卜算子的心目中，她是個永遠也長不大的小姑娘，這目光多嚴肅啊，在這目光中，小青兒感到自己長大了。

「你聽着。」一臉肅容的卜算子說：「我巳知公主去何處，你即刻下去會合那師徒三人，返去蛇山之下，今晚便以那畫舫爲落脚之地，昨日移舟東湖，若不見公主和我前來相會，你等便逕上珞珈山。」

小青兒囁嚅道：「公主她沒事麽？你去找公主？我也要去。喂！你等等。」

那料篤的一聲響，光天化日之下，只不過是眨下眼工夫，卜算子巳去得無影無踪。

小青兒再不以爲奇了，她現下也巳明白，這卜算子因何行走江湖，要扮成個盲公，有了那盲公竹在手，雖不能入地，却能飛天，她也明白了，爲何當年奪命金環與鐵筆王把他打落下崖，他竟得不死，別說不是眞被兩人打落，便是眞，有那盲公竹在手，無論水裏火裏，也傷害不了他分毫。

罷了，明知她休想追得上卜算子，她不聽話也不行。但公主端的去了那裏呢？小青兒楞住了，她迷惑，因爲卜算子不責備她，反而額手稱慶？

東湖風雲　瞬息萬變

「在這裏了。」身後有人說：「咦！她怎麽了？」

小青兒伸出去的手仍未縮回來，踏出去的一步也仍然作勢撲來，就那麽楞住了，驀然一見，像被人點了穴道一樣。

是狄心蓮當先，宮九娘和薛紅隨後，上崖來了。

搶到她面前來的狄心蓮鬆了一口氣，道：「小青兒，你怎麽來了？剛才眞嚇了我一跳，我還以爲……你一人麽？何時來的，你見到一個盲公麽？」

宮九娘右袖飄飄，說道：「這位姑娘是誰啊？原來你們認識。」

狄心蓮道：「她是公主身邊的人，小青兒，來，見過我師傅。」

小青兒道：「我見過了，這是你的師傅宮九娘，她是你的師姊薛紅，可惜你們上來晚了一步，他走了，狄姊姊，盲公就是雪峯老人，他有話吩咐下來。」

宮九娘一怔，說道：「你見過……我們？」

薛紅却瞪大了眼睛，道：「你說甚麽？盲公是雪峯老人？」

狄心蓮却啊了一聲，但點頭却不驚訝，道：「不怪我覺得面熟了，原來是他老人家，別人也沒這本事，快告訴我，這是怎麽回事？」

小青兒可揚了眉兒，道：「昨日我就來過了，因爲不願打擾你練功夫，故爾沒下去見你。」

小青兒當下把今天和昨日之事都說了一遍，道：「狄姐姐，離了漢江，雖僅短短幾日，但一時也說之不盡，尤其是昨兒一天之中，發生的事故，及所見，所聞，更令人驚心動魄，眞不騙你。」

狄心蓮看得出來，小青兒也會心有餘悸，昨日所發生的事令人驚心動魄可知，道：「小青兒，你慢慢說，告訴我們。」

小青兒望了望天，太陽巳偏西了，說道：「這裏可不是談話的地方，你們隨我來。」

狄心蓮道：「你還沒告訴我們，那裏去啊？」

「公主的畫舫。」小青兒說：「狄姐姐，你見到過的，現在泊在蛇山之下，老人家吩咐下了，今晚你們三人都去畫舫過夜，明日再移舟東湖。」

狄心蓮道：「你是說：今日你和主公一道來的，公主却失了踪，她不會回去畫舫。」

別瞧小青兒年幼，她可明白狄心蓮為何臉紅，氣促，因為她知道陸羽現在舟中。道：「你放心，狄姐姐，公主若會回去畫舫，老人家也不會命我帶你們去了，公主雖然失了踪，顯然老人家已知她的去處，只不過他沒告訴我。」

死盲公在小青兒嘴裏成了老人家了，她不自覺，狄心蓮更是不以為奇了。宮九娘道：「好極了，這左近多有認識我的人，我可不願讓人家見到我，既是船泊在蛇山之下，姑娘，我可比你熟路了，休要躭延，我們一路走，一路說。」

當下三個姑娘隨着宮九娘，繞道去蛇山下，但離了東湖，就是城廂，豈會遇不到人，小青兒正覺奇怪，不料宮九娘竟向東行，逕赴江邊，蘆葦岸，原來泊着一隻船，那是漢江中常見的船分前後的江船。船夫一見宮九娘，即刻把船從蘆葦中搖出來。

狄心蓮說道：「原來師傅留下船隻在此。」

宮九娘道：「武昌府多有認識我們的人，又不便露面，是以船隻留下了，難得這船家不是外人。」

船頭上是小夥子，後梢是個中年漢子，狄心蓮認出來了，道：「原來是你，吳伯。」

原來宮家世居東湖之濱，那珞珈山非農耕之地，生計只有靠湖了，祖上傳下有十數艘漁船，九娘師徒便賴以為生，全交由這吳柏管理，為人極是誠懇忠厚，狄心蓮和薛紅是他從小看着她們長大的，是以尊稱吳伯。

那吳伯嘆了口氣，道：「好教姑娘得知，你師徒走後，東湖也存身不得了，幸是船隻都保全了下來，避入漢江，天可見憐，終於尋到了九娘。」

宮九娘道：「幸是遇到吳柏，雖然漢水封江，才得夜行無阻，明日重返珞珈山，我們也不再人單勢孤了。」

宮九娘即命吳柏逆流而上，那時雖是秋風之期，江流湍急，吳柏却運槳如飛，要知九宮劍雖在江湖之中已沒沒無聞，無異已退出江湖了，但宮九娘的武功可沒擱下，吳柏祖孫三代都是宮家的舊人，經理漁業，雖非九宮門下，豈有不識武功的，尤其這吳柏，與宮九娘年齡相若，九娘年幼的時候，不僅練功夫的時候拉他做伴兒，且要這吳柏餵招練劍，是以休看他湖上捕魚，其實武功劍術不弱，一般江湖武師，難望項背。他手下十多艘漁船，三十多個漁夫，也是多年的舊人了，閒下來自不免要指點三招兩式，是以用人之餘，都可派得用場。狄心蓮一問，才知都與潛回東湖了，只不過散佈在湖南岸的幾個漁村中，只要吳柏放起冲天炮來，半個時辰之內，便可會齊赴援。

狄心蓮好生欣慰，宮九娘道：「不怪都沒你的信息了，原來在那崖下，偌大一個東湖，唯有那裏才寸草不生，陸上無法上落，只有從水面來去，我已查問過了，進入東湖的船隻，沒一艘不在我們的人監視之中的，却都沒發現你的踪跡，幸是紅兒。……」

薛紅接口道：「可被我猜中了，忽然想到小時候我們常躲到這裏來玩耍，一躭就是半天，從沒被人發現過，那崖下是個深潭，也不是撒網的地方，連漁船也不到的。地方又和珞珈山一望之地。……」

狄心蓮一怔，道：「師傅，你不是得人指點麼？」

宮九娘說道：「現在我才明白了，原來那人即是這卜算子，紅兒是猜中了，但我還不信，忽然走來一個老人家，說道：「這裏崖下見了鬼，我才帶着紅兒繞過前來。」

薛紅噗嗤一聲，笑道：「這位前輩瘋瘋癲癲，眞滑稽，差點連我也當他是瘋子了。」

宮九娘道：「若不是紅兒先猜出你和杜娘子可能在崖下落脚，我也聽不出他話中有話。却是你這丫頭也太大胆了，和珞珈山相隔不過是一望之地，你竟敢帶着杜娘子來此落脚，你也太小看媚娘了。」

小青兒叫道：「那畫舫就是了，你們見到了麼，站在石上的就是小倩。」

船行迅速，只因駛近碼頭的時候，小舟遠離岸邊，避過岸上人的耳目，師徒三人只顧說話，不覺已來到蛇山之下。

狄心蓮搶出船頭，一把沒抓住，小青兒已一掠上岸，還好，那地方雖然近着碼頭，却是船隻也不來停泊的崖岸，放眼盡是一堆堆的亂石，除了那畫舫，除了衣袂飄飄的小倩，一個人也不見。

宮九娘道：「好一個……」

狄心蓮笑道：「師傅，你是讚小青兒的輕功好，還是讚那小倩俊俏。」

宮九娘道：「正是不知該先讚誰好，看不出這小青兒這點年紀，論輕身功夫，已在你二人之上了，那姑娘叫小倩麼？若不是已知她的來歷，我眞會以為她是少出閨門的富家女兒。」

狄心蓮道：「這小青兒一身功夫，就是那木兒公主傳的，却也難為她，才不多些日子，已如此了得，師傅，木兒公主的功夫傳自崑崙老人，就是當年把貴妃從宮中救出來的崑崙奴，想想他獨自一人，出入禁宮，如入無人之地，還會錯得了麼，師傅，說崑崙奴，你也許所知不多，但忍大師你可是曉得的，原來崑崙奴便是忍大師之侄，而且忍大師自幼教導成人。」

宮九娘啊了一聲，道：「這就不怪了，當年崑崙奴入宮救出貴妃之事，傳遍江湖，那時你還沒出世哩，却是誰也不知崑崙奴的來歷，後來再也不曾在江湖中露面，便有傳聞，我不在江湖行走，也再無所聞了。」

薛紅望望岸上的兩個姑娘，耳聽着師傅和狄心蓮說話，如痴如呆，她和狄心蓮長大到懂事的年齡，有關崑崙奴和貴妃的傳說，早已被人遺忘了，巴不得狄心蓮說個仔細，可惜船已泊岸，三人才走到船頭，只見小青兒從石堆後騰身而起，跳到石上叫道：「你不講理，別以為我怕你。」



小青兒咀說不怕，但那小倩身形未現，小青兒已跳開去了，好快，只不過這麼一錯眼間，適才小青兒站立的石上，已站着小倩。

小倩恨恨地說道：「你究竟要多大才懂事，陸公子好不容易，才哄得公主留下在他身邊，雖然走了東平王，但是這武昌府有多少人必要尋到公主才甘心，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却慫恿公主入城去玩耍，公主若有個好歹，鬼丫頭，瞧我不剝了你的皮。」

小倩並未作勢，那小青兒巳一聲尖叫，斜身一掠，船頭上的三人才不過這麼一怔的瞬間，小青兒早鑽到狄心蓮身後了，叫道：「狄姐姐，小倩欺負我。」

可不是小倩已立在船頭上了麼？再不理會小青兒，道：「狄姑娘，這位便是令師麼？昨日卜老前輩巳吩咐下來，說三位今日必來會合，便請過船。」

狄心蓮道：「正是家師，小倩，不用多禮，却是我們亦巳得到卜老前輩的指示，特來會合。」

宮九娘拉過小青兒來笑道：「這位姑娘不用責她了，卜老前輩巳去保護公主，必可無恙，稍晚就會回船的，姑娘請。」

當下三人隨着小倩，過了畫舫，宮九娘是眞喜歡小青兒，一直拖着她的手兒，小青兒也依在她身傍，寸步不離，道：「怎麼不見陸公子？姐姐，陸公子去了那裏啊？」

小青兒瞟了狄心蓮一眼，也把狄心蓮心裏的話問了出來。

小倩把臉一沉，道：「還說哩，陸公子和我醒來，不見了公主和你，把這蛇山頭下尋遍了，也沒你們的影子，可把陸公子急壞了。」

小青兒說道：「狄姐姐，你還不知道，不過是那死盲公吩咐下來，交待陸公子把公主看牢，不許公主亂走，說來話可長了。」

小青兒人小鬼大，公主妬嫉狄心蓮，連小倩也不知道，她却知道得清楚，她生怕狄心蓮聽說陸公子不見了公主，急得了不得，心裏不是滋味，是以急忙拿話來岔開。

小倩哼了一聲，道：「敢情你也知道不該亂走的，我和陸公子不見了公主和你，就知是你這小鬼慫恿公主，趁我們熟睡未醒，溜進城去了，陸公子急壞了，忙忙地去尋找你們去了，不料去了個多時辰亦不見返來，好不令人焦急，公主若有不測，這番絕不饒你。」

小青兒驀可裏在腿兒上一拍，道：「我明白啦。」

大家全是一怔，不知她明白了甚麼，全都愕然望着她。

小青兒也掃了各人一眼，道：「小時候，常見爺爺皺着眉頭，而且搖着頭嘆息，說：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今兒我才明白啦。哎呀！狄姐姐，快，替我擋住她。」

小青兒再閃身，再從狄心蓮背後轉到宮九娘肩後，那船艙能有多大，這師徒三人也還沒落坐，小青兒竟在她們挨肩站立中穿行如游魚，宮九娘獨臂把她摟得緊了，倒眞嘆了口氣，不過是讚嘆天下間竟有這麼神妙的輕功步法。

小青兒可不明白她為何嘆息了，狄心蓮眞個伸手一攔，阻止了小倩，笑道：「且饒她這遭兒。」

小倩把揚起的巴掌放落下來，道：「你們聽聽，這鬼丫頭闖了禍也罷了，倒罵我庸人自擾，你們說，該不該打，還不滾出來，客人來了，快去倒茶。」

小青兒大大地打了個呵欠，道：「你和陸公子睡足啦，我却一夜沒闔眼，你不去倒茶，倒來指派我，放着兩個船伕，你却不指派。」

說着，又是一個大大的呵欠，連眼也閉上了，靠在宮九娘懷裏，身子竟往下溜去，宮九娘道：「到底是個小孩兒，兩日夜不闔眼，也眞難為她了。」

小倩忙上前把小青兒拖去床上，道：

「爺爺從小就把她寵壞了，才這麼沒老沒少，人客來了，一些禮數也不懂，三位休怪。」

那小青兒一倒床，立即發出輕微的鼾鼻聲來，可把薛紅急壞了，這番隨同師傅前來，本是爲了報仇雪恨，奪回師傅的祖居，憑她師徒三人之力，那自是千難萬難，滿望雪峯老人襄助一臂之力，媚娘開府立宗，少不免也有正大門派看不過眼的前輩高人出面，而且都是與九宮劍派有淵源的，宮九娘這數月來雖然一直在逃避媚娘的追踪，足不出大洪山，未與連絡，亦未求助，但也肯定必不袖手，不料今日一到，即與仇人見了面，簡直令薛紅難以相信，她師傅與仇人見了面，竟不是份外眼明，尤其那雪峯老人，簡直像忘了相助的諾言，只因爲來了這位甚麼木兒公主，又牽連上甚麼東平王，崑崙奴更引起了她的好奇心，滿以爲來到這船上，就可聽小青兒說個明白了，不料這鬼丫頭竟回到船上，倒頭便睡，那小倩又是初見面，又不便問得。

小倩已去取了茶來，道：「當眞怠慢得很，這是公主居住的前艙，船上雖有兩個船伕，却是不許進艙來的。」

狄心蓮忙道：「有勞了，其實姑娘何必多禮，若不是奉卜老前輩之命，我等亦不敢前來打擾。」

薛紅道：「原來我們一直叫他雪峯老人的，竟是卜老前輩的眞面目。」

宮九娘道：「雪峯老人只不過是你二人對他私下的稱呼，前輩自姓卜，却是今日我才明白，原來便是你們的師祖生時的莫逆之交，不怪他對我們的如此古道熱腸了。」

薛紅嘛了嘛咀，道：「還是他古道熱腸，今兒見到面，對明日之事一句不提，也沒一句交待，他心裏分明沒我們師徒，只有公主，當眞，怎生突然之間，鑽出個公主來了。」

薛紅可是拿眼來瞄小倩，既然小青兒睡了，那鬼丫頭知道的，這小倩當然也知道，只是不便問得。

宮九娘道：「休要胡說，凡事有緩急之分，又豈無輕重，他吩咐我們來此，不就是爲了明日珞珈山之會麼，姑娘……」

宮九娘接過茶杯，對小倩道：「不瞞姑娘說，我和小徒今日才來到此間，也是今日才知有一位公主竟牽涉入武林恩怨，不知姑娘可否簡告一二。」

小倩一怔，不答，却拿眼兒來瞧狄心蓮。

狄心蓮笑笑道：「師傅，其實你和師姐早已見過了，可記得三月前在大洪山中，和陸羽一道前去的那位衣衫襤褸的姑娘麼？」

薛紅道：「甚麼，那個帶着一頭猛禽兀鷹的姑娘，就是木兒公主？她的衣衫那麼襤褸？」

狄心蓮道：「你別瞧了，這畫舫不是公主所有，但當時也不是她喬妝改扮，你們見到她以前，其實她那十數年歲月，極孤獨凄苦，他未遇到陸羽之前，那頭兀鷹就是牠唯一的伴兒，我倒也知道一二。」

狄心蓮當下把在桐柏山中之事說了，有關木兒公主，其實她所知亦不多，不過是後來在漢江遇到小青兒，才得小青兒轉述，知道一些。但所知的也不過是木兒是貴妃所生，當今皇上的公主，却出生在崑崙山下，十二歲以前，皆在西域度過。

薛紅道：「敢情你只知道這麼多，可惜小青兒睡了。」說着，不住拿眼來瞄小倩。

小倩如何會不覺察，道：「我和小青兒雖然同時與公主相遇，也被公主收留，其實對公主的身世亦不知其詳。」

一言未了，只聽一人道：「當今天下，知道最清楚的，只有我了。」

狄心蓮聞聲，心頭已一陣劇跳，來人已步上船頭，是陸羽回來了。

陸羽回到山下，見畫舫中人影幌動，不敢即刻現身，待看清楚是宮九娘師徒，這才走出相見，聽說是奉卜算子之命前來會合，公主有卜算子保護，必然無恙，才放了心。

那薛紅早已不耐了，曾和陸羽相處了數日，也算共過患難了，當然也隨便得多了，道：「眞急死人了，快把這位甚麼木兒公主之事告訴我們。」

陸羽道：「不但狄姑娘，小倩雖跟隨公主多日，但有關公主生平，和她的遭遇，亦不盡知，當眞是說來話長了。」

當下把當日在桐柏山中尋找狄心蓮不獲，却是虧得木兒公主指引，才得在鬼谷中遙見狄心蓮一面之事說起。

陸羽巴不得一見狄心蓮，即把當日不告而別之事向狄心蓮解釋清楚，自是不願狄心蓮怨他負義忘恩，狄心蓮非但對他有情，而且有恩，打從雲台起，已是三番救他了，如何不感恩，難得今日相見，木兒公主不在船中，是以把那日月下鬼谷找得狄心蓮之事，說得極是詳盡，道：「後來我終於明白了狄姑娘的心意，明白姑娘你是心甘情願留在鬼谷，忍一時之辱，不過是爲了報仇，這才離開桐柏。」

薛紅道：「誰要聽你說這些，你早已告訴我們了，我們要知道木兒公主之事，快說啊。」

陸羽却道：「我若不解說，狄姑娘必誤會我，那時木兒的崑崙刀非但沒練成，而且亦未正名，只不過她腳下功夫了得，又有兀鷹保護，那杜娘子才不能奈何她，這也就是杜娘子一見狄姑娘，即把你擒回鬼谷，要強迫收你爲徒之故。」

狄心蓮點頭道：「杜娘子也說過了，說山中有一個野丫頭，腳下功夫好生了得，更奇的是能驅使一頭大兀鷹，她從未見過那麼大的兀鷹，傳說西域山中才有的，不知怎會在中原出現，她也疑心這木兒公主是來自西域了，後來才知猜想的果然不錯。」

陸羽大大地鬆了一口氣，因爲狄心蓮雖然和他再不似以前一般親熱了，但眼前有她師傅師姐，還有個小倩，無論如何，狄心蓮面上並未現幽怨之色。

陸羽道：「木兒陪同我，忽忽趕往大洪山，把狄姑娘的下落禀告了宮前輩。」

「正是。」宮九娘道：「那日尚未作謝，你和那位能驅使兀鷹的姑娘便走了，好生過意不去。」

陸羽道：「前輩言重，說起來，還眞得多謝木兒公主，那時我一見狄姑娘陷身鬼谷，雖說是狄姑娘心甘情願，但日日伴着個性情乖戾，形如鬼魔，她那所行所爲亦如魔鬼的杜娘子，我如何放心得下，那時眞心亂極了，却是木兒公主想到了，該去大洪山禀告前輩，後來到了大神農架山中，才知這木兒乃是當今公主，她的生母便是當年崑崙奴由宮中救出來的皇帝寵愛的貴妃。」

薛紅急道：「喂！你從頭說起行不行，到底這是怎麼一回事，她娘即是皇帝寵愛的貴妃，怎又來一個崑崙奴把她救了出來？」

小倩道：「公子何不坐下說話，你跑了半天，不口渴麼？」

小倩早把一個錦櫈放在他身後了，而且捧了一杯茶，在他身邊站了好一會了，陸羽一見狄心蓮，他那一雙眼睛，那還會再望別處。

薛紅用手肘碰了陸羽一下，抿着嘴兒，笑道：「你已解釋過了，我師妹又沒怨你，已恕你無罪了，還不坐下。」

陸羽登時面紅過耳，訕訕地坐了下來，那還敢瞧狄心蓮一眼，小倩趁他接過茶杯，道：「我對公主的身世所知不多，但公主也曾把她的身世，作爲故事大略說過，那崑崙奴在貴妃未入宮前，早已對貴妃暗戀了，不料貴妃的爹雖是此地的一位名武師，但因厭倦江湖，不願女兒嫁給武林中人，把她許配給了一個文生相公，那崑崙奴得知，只得黯然離去了，那想到他走後不久，她便被官府搶刼入宮，待那崑崙奴得到信息，已是身在海南了，却不知他趕回來，她不但已得到皇上的寵愛，被封爲貴妃，且已身懷有孕了。」

薛紅道：「這豈不是那崑崙奴自作多情，他把貴妃救出宮來，其實害了她！」

「不，」陸羽道：「當年官府把木兒的娘搶刼而去，送入宮中，不過是那地方官爲了要討好皇上，你們雖然也見過木兒，但她那時雖不垢面，却是蓬頭，衣衫又襤褸，她長得和她娘一模一樣，美極了，她娘乃是當年北地遠近馳名的美人，眞合了一句古語，紅顏薄命了，木兒的娘被搶刼入宮，她爹如何甘休，當時是因地方官府勾結了京中權貴，是以搶刼之時，出動了宮中侍衞，她爹孤掌難鳴，雙拳難敵衆多高手，待得女兒給搶走了，老爹爹自是恨不欲生，立即把家人遣散了，懷劍夜入府衙，把那地方官盡誅於劍下，明知一介武夫，不能與京中權貴抗衡，救不得女兒，是以也自盡身亡了。」

小倩道：「而且，聽公主說，她娘雖然被她爹把他許配給了一個文生相公，其實和崑崙奴有情的。」

陸羽浩嘆了一聲，道：「若非有情，怎會十五年後，也前來應約，木兒的娘入了深宮，和外界雖然音訊隔絕，不知她爹已然身亡，而且人亡家破，但貴妃的封贈，亦已稍減她的滿臉怨恨，後來得知她爹已死，更痛不欲生，而且一個天空海闊的江湖女兒，豈願幽困深宮，其實感激崑崙奴，偏是老天不佑有情人，那崑崙奴雖然武功蓋世，奈何人單勢孤，一紙令下，不但盡出宮中侍衞追趕搜捕，而且以八百里傳令，出動兵馬守關攔截，兩人不得不分道而行，崑崙奴阻擋追兵，命木兒的娘遠走西域，去崑崙山下等候，言道：若他不去崑崙山下相會，以十年爲期，要她前來桐柏山相會。」

陸羽不禁又一聲浩嘆，黯然搖頭。

薛紅道：「我却不解了，爲何以十年爲期？」

陸羽道：「這有甚麼不明白的，木兒的娘乃是皇上寵愛的貴妃，不把她尋獲接回宮去，怎會罷休，其實十年之期也太短，不料皇上倒也眞是個多情的天子，事隔十有七年了，仍未鬆懈，到今天仍追尋不休麼，這還有個緣故，皆因貴妃被崑崙奴刼走之時已身懷有孕了，皇上無後，是以非但不罷手，且倒逐漸增添人手，搜捕得更緊了。」

狄心蓮也和她師傅、師姐一樣，聽得如醉如痴，不禁也插言道：「不怪這木兒公主痛恨皇上，亦痛恨那宮中侍衞了，今日我才明白，其實怨不得木兒公主心狠，不怪那四個侍衞連她的面也沒見到，已身首異處了。」

宮九娘一怔，薛紅的眼睛睜得不能再大了，道：「那宮中侍衞豈是低能之輩，師妹，你……你怎說？連這木兒公主的面也沒見到，已身首異處了？」

陸羽道：「狄姑娘所說不假，前輩和薛姑娘南下漢江，豈不聞封江之事麼？那江邊發現的無頭屍處，便皆死於公主的崑崙刀下。」

陸羽當下把那日離了大洪山，前往大神農架山中，得遇崑崙老人之事說了，道：「當年這崑崙老人若不是把崑崙給了貴妃，宮中侍衞雖衆，又豈能傷得了他，木兒公主母女也不受這麼多年的倿苦了，只因貴妃武功根底太差，是以練來倍常困難，苦練了一十二年，方能發出那刀葉傷人，木兒公主年紀小，更不要說，否則杜娘子也早死在公主刀下了。」

不要說薛紅了，便宮九娘亦驚訝不已，駭然道：「這不成爲劍仙了，世上眞有這樣厲害的兵器？」

狄心蓮道：「之所以那四個侍衞連公主的面也沒見到，便已沒命了。」

薛紅道：「我可不信。」

陸羽道：「若不眼見，傳聞却也不易入信，木兒公主的刀現在我處，不瞞各位說，崑崙老人當年遠赴南海，採緬鐵之英，打造此刀，餘下尚有不少，老人傷癒後，再又把餘下的緬鐵同樣再打造了一把，不但傳給了我，而且木兒公主的刀法，亦是經由我代傳的。」

「眞的麼？」

薛紅和狄心蓮同聲叫了起來，那狄心蓮更是喜形於色。

不料陸羽一探懷，竟是目瞪口呆，隨即憂形於色。

小倩道：「可是……公主趁你睡着了，把崑崙刀拿回去了麼？」

陸羽道：「除了公主，還會有誰，但願取去備而不用就好了。」

小倩早從幕後捧出一個長不足兩尺的錦囊來，道：「公主取去的是陸公子的一把，公主的刀在此。」

陸羽接過，展示給三人觀看，說道：「此刀不但形如一把鐵扇，且可作鐵扇使用，破暗器妙用無窮，合則可當判官筆使

用，點穴威力奇大，這一十二片刀葉可逐片發出，若是功力深厚，可傷人於百步之外，更妙的是傷人後還能飛回，眞個與傳說中的飛劍無異，可惜我功力不深，發出尚不能達到十步，一旦傷人，便不能飛回來了，目下此刀在我手中，遠不及在木兒公主手中威力之大，雖然如此，明日珞珈山之行，晚輩必可供前輩差遣。」

宮九娘自是喜極，那狄心蓮尚不知陸羽亦練成了崑崙刀，更是心花怒放，薛紅道：「你說得此刀如此厲害，飛刀給我們瞧瞧好不好啊。」

陸羽道：「這可不行，現在武昌府不但武林中人齊集，那追查公主下落的宮中侍衞，更不下百十人，而且出動了兵馬，以及附近從州府縣調來捕快，幾乎無處不在，這飛刀正是這般人追查公主的綫索，此刀一現，公主的行踪也就會暴露，我之所以把公主的崑崙刀收藏了，便是怕公主不忍露出此刀，暴露了形藏。」

宮九娘忙道：「公主休要理她，我這徒兒不懂事，現下我才明白了，卜算子前輩得知公主自東湖去無踪跡，忙忙追趕去了，原來是這個緣故。」

陸羽收了刀，把刀藏在衣底，才又把公主關係一塲大浩刦，現在武昌府，共有三路人馬都千方百計在尋找公主之事說了，只聽得薛紅伸出來的舌頭，久久縮不回去，宮九娘却面現失望之色。

狄心蓮道：「這麼說，此刀威力雖大，不也無用武之地，既不能露刀，又何能助我們？」

陸羽道：「狄姑娘，你放心，公主露刀則不可，她雖然已易了男裝，露刀亦無異露了行藏，我却不同了，我出身雲台門，姑娘豈忘了我那大師兄早已發出武林帖，請武林各門派協助捉拿我麼，且我那師兄明日亦要與會，是以我露此刀，非但不會被人誤會，反倒免除了對公主的猜疑，因爲那四個侍衞雖是被公主的飛刀所殺，到底沒人眼見。」

狄心蓮豈會不關心陸羽的安危，憂心道：「那麼，你不怕人家疑心那四個侍衞是你殺的，聽說宰相的家人亦是七品官，皇上的近身侍衞，當然亦是官，必定官位還不小，殺官即是造反，那還了得，你倒不怕麼？」

薛紅也道：「我亦不解了，公主既已改換了男妝，露刀怎會便露了行藏？」

陸羽道：「皆因公主活脫就是她娘再世，長得一模一樣，那宮中侍衞不但都有貴妃的圖形，且當年在宮中見過貴妃的，亦大有人在，是以一旦對她生疑，便易認出她來了，認識我的人，却也大有人在，不怕人家生疑誤會，而我和宮中侍衞無寃無仇，我那大師兄散發的武林帖，亦不會散發到宮中侍衞手中，誰會疑心是我殺的呢。」

宮九娘舒了一口氣，道：「他說的也是，無故也無怨，誰會冒誅族之危去殺侍衞。」

陸羽道：「我已仔細想過了，明日我當衆現刀，混淆了視聽，倒可爲公主免除了後患，此後公主露刀，人家便不會對她思疑了。」

那宮九娘忽然不語，也不動，連凝視着狄心蓮的雙目，也不瞬一下。

狄心蓮道：「師傅，你……」

宮九娘忽然啊了一聲，道：「我明白了。」

狄心蓮不覺與薛紅、陸羽交換了一瞥，道：「師傅，你明白了甚麼？」

宮九娘不答，却對陸羽道：「我且問你，那四個宮中侍衞，既然都猜疑是公主所殺，論狡猾，誰也不及那媚娘，且她耳目衆多，必然亦已知道木兒公主的崑崙刀無敵，亦非她所敵了。」

陸羽道：「媚娘身邊的千手如來和雲中雁，其實皆是東平王潛伏在媚娘身邊的人，那宮中侍衞，好些位武功出衆的高手，亦已被東平王收買了，那媚娘豈有不知的。」

狄心蓮的臉兒突然紅了，道：「你還記得麼，那日在桐柏山下，便是入山的前一晚，我們兩人在那林中所言，皆已被這賊女人聽了去，這賊女人簡直是無所不在，有一事你也許尚不知道，手千如來並非眞心助她，其實並未瞞過媚娘，她已借助於杜娘子之手，把千手如來除去了，正所謂鳥盡弓藏，明日她即開府立宗，再也用那千手如來不着了。」

宮九娘嘆了口氣，道：「可眞是惡有惡報了，杜娘子對那千手如來何其情厚義重，却被他害得生不能見人，眞是生不如死，却也可喜杜娘子能報雪恨。」

狄心蓮忽然心裏一酸，眼兒也濕潤了，道：「師傅可還不知道，杜娘子殺了千手如來，再上珞珈山，自是找那媚娘報仇，不料却遭了媚娘的毒手。」

宮九娘道：「此話可眞？」

狄心蓮泫然道：「我雖未眼見，但已過了約定的時刻，杜娘子亦未回來，若不是遭了毒手，現今珞珈山上皆是媚娘的爪牙，何來她藏身之地，論武功，杜娘子原非媚娘的敵手，何況她現今人多勢衆，那杜娘子雖然性子乖戾些，說甚麼我也向她叩過頭，作了她的記名弟子了，她也毫不藏私地把那一丈虹的功夫傳給了我。」

宮九娘切齒道：「是了，杜娘子之所以輕易得手，敗了千手如來，怕不是得了媚娘的暗中相助，假手於杜娘子，除了這一叛逆她的後患，杜娘子再上珞珈山，那媚娘那還會饒她，定是算計她必重上珞珈，早有嚴陣以待了。」

那薛紅對杜娘子的生死自不理會，道：「師傅，剛才你說明白了甚麼？」

宮九娘道：「那媚娘今日和你師妹的一番言語，多麼動聽，依她說來，她淫亂武林，拆散了人家無數夫妻，殺人無數，反倒是爲世人除害，揭穿僞善邪惡的眞面目，活脫眞像是個聖姑了，現在我才明白，那賊女人已知崑崙刀無敵，是她的尅星，必也深知陸公子亦已得到了崑崙刀的眞傳，且知陸公子必然相助我師徒！」

狄心蓮哎呀一聲，道：「我眞聰明一世，胡塗一時，今日竟被她一番花言巧語動了心，幾乎眞把她當作好人了。」

宮九娘兀自切齒，道：「又豈僅是你，便我也被她的一席言語，淡了復仇之念，好厲害的媚娘，必已知道我已在那崖上了。」

陸羽原不知今日東湖之事，狄心蓮即簡略地說了，道：「原來這媚娘惡毒更狡猾……」

忽聽小青兒道：「聽你們這麼一說，我也明白啦。」

大家一回頭，小青兒雖仍躺在床上，却睜大了一雙眼睛，小倩氣道：「原來你這鬼丫頭裝睡，還不快滾起來，陸公子，果然是這鬼丫頭慫恿公主走的，可別饒了她。」

小青兒跳了起來，道：「你不說吵醒了我，倒說我裝睡，陸公子，你來評一評這個理。」

陸羽道：「你說也明白了，且說來聽聽，小倩，咱們暫且把她這一頓打記下了，公主沒事返來，那就饒了她，若有好歹，再懲戒她也不遲。」

小青兒嘻嘻笑道：「原來公主把崑崙刀取去了，公主有刀在，便有萬馬千軍也奈何她不得，說有人會遭殃倒眞，公主不會少了一根毫毛。」

小青兒逐個兒望了一眼，最後目光落在狄心蓮面上，大顆見她神態蹊蹺，不禁都閉口不言，小青兒道：「我說個秘密你們聽，這話可不能傳入公主耳中，這兒除了我，誰也不曉得。」

大夥兒又是一怔，因爲小青兒說時，竟也會一臉肅容。

小青兒道：「你們把崑崙刀說得天上少有，地下無雙，簡直無人能敵。」

狄心蓮道：「可不是麼，飛刀發出，傷人於百步之外，被殺的連對方人影也沒見到，就已身首異處了，難道還有比這崑崙刀更厲害的。」

薛紅也道：「想來也眞令人心寒，更厲害的是飛刀傷人後，又能飛回，也就能連綿不絕地發出，無論對着多少人，也無人能逃得性命。」

小青兒道：「狄姐姐，你在那崖下，其實昨日我已知道了，而且到了那崖上，只因不敢驚擾你練功夫，是以沒現身出來，我們不但替你退了兩個關外來的魔頭，而且趕走了一個侍衞頭兒。」

狄心蓮道：「此話可眞？」

宮九娘愕然，道：「我師傅早巳不在江湖上行走了，尤其我這兩個徒兒，這麼多年來都是不出武昌，何曾與人結怨，更不要說關外的魔頭了，甚至不知關外有甚麼魔頭。」

陸羽道：「小青兒昨日回來，却也曾道及，那兩人一名鐵筆王，一名奪命金環，那自是江湖人中的稱呼，非眞本來名姓，便我也是昨日方才得知，乃是東平王爲掩人耳目，自關外請來的兩位武林高手，混入宮中，充任御前侍衞，入關雖已有年了，但少與中原武林中人交往，是以也少有人知。」

小青兒道：「這兩人乃是爲尋訪木兒公主而來，名份是御前侍衞，其實是爲東平王効力，狄姐姐，昨日你可曾在陽光下練那一丈虹麼？你以爲那崖下無人可到，最隱密不過，却不料紅綢映日，不但被死盲公和我見到了……」

宮九娘一皺眉，倒沒說甚麼，陸羽雖然搖頭，却面露笑容，小倩已喝道：「你再沒老沒少的，可是眞討打了。」

陸羽笑道：「小倩，卜老前輩亦不爲忤，你又何必責怪她呢，小青兒，說下去吧。」

小青兒道：「我當面也駡他死盲公，越駡死盲公越高興，倒要你來管我，喂，我說到那裏啦，小倩，你再打岔，我可不說了。」

狄心蓮不迭笑哄道：「你姐姐不駡你了，說啊，却是我心下焦急，也不得趕在明兒之前練功有成，是以日下也苦練不休，倒忘了紅綢捲空，會映日生輝，被那兩人發現了又如何？」

小青兒道：「幸是那死盲公和我發現在先，盲公就說，了不得啦，早晚會被人發現，豈不打擾她在下練功夫，於是，盲公和我就在岸上替你護法，我可不懂甚麼護法，却知是暗中保護你，不讓人來打擾你，可不是被盲公算準了麼，不多一會，那鐵筆王和奪命金環就來了，且去把一個姓宋的侍衞喚了來，原來他們疑心木兒公主在下面。」

陸羽道：「但對方雖是三個高手，鐵筆王不用說了，奪命金環按說他那金環也有如崑崙刀一般的妙用，打人後又能收回，更是厲害，姓宋的名希古，在那般御前侍衞中，武功是出類拔萃的一個，我和木兒公主都會過，他那兒長便是死在木兒公主手中，因是恨公主入骨，但合三人之力，亦被卜老前輩一陣戲弄折辱，不但把三人打跑了，而且奪下一隻金環來，啊！那金環……」

小倩兒道：「陸公子放心，我和卜老前輩奪下了一隻金環，將它送給了你，必有用意，昨日一陣亂，我替陸公子收藏好了。」

陸羽讚道：「你們看，小倩才多大的年紀，不但作事老成，心思細密，更難得的是臨危不亂。」

小青兒的小咀立即噘了起來，說道：「小倩樣樣好，好啊，偏我討人厭。」

狄心蓮笑着把她摟過去，道：「正是，小青兒，我還謝你哩，多謝你和前輩暗中保護我，我却一些兒也不知道。」

「是護法，」小青兒的眉頭兒揚了些，道：「狄姐姐，你知爲甚麼嗎，你們誰也不知，只有我才明白，只不過告訴了你們，千萬別讓公主曉得。」

陸羽道：「當眞我也不明白，小青兒，你且說來聽聽。」

小青兒道：「我偸聽了忍大師和盲公的談話，他們說：公主的煞氣太重了，自幼在孤獨中長大，那貴妃在不覺間，對她灌輸了滿腔仇恨，從她一出手，不過才是初出江湖，兩日之間就連殺了四個侍衞，可知大概了，加上崑崙刀威力無敵，將來若是激怒了她，不知會有多少人死在公主刀下了。」

陸羽點頭道：「原來你是說這回事，不錯，金師太與卜老前輩引以爲憂，爲了這緣故，師太特地以內家功夫助長杜娘子的內力，因爲唯有一丈虹達到了煉火的境界，才能尅制得了公主的崑崙飛刀。」

「不，」狄心蓮道：「話不是這麼說的！只不過是唯有一丈虹，才勉强可以接得下崑崙飛刀來。但我知道，即使達到了煉火的境界，也不過能接得下三五片來，

而且太耗內力了，那及得上崑崙飛刀能傷人於百步之外，而且連續發出，能連綿不絕。」

小青兒的眼睛睜得不能再大了，說：「原來……你們……都瞞得？」

狄心蓮道：「一丈虹乃是杜娘子家傳之物，所以迄今未能達到煉火的境界，只不過是未得內功上乘心法，是以金師太慈悲她，用意是杜娘子說甚麼在一丈虹上苦下了十多年功夫，歷代相傳，那指腕腰臂上的行功運氣，少說亦有數十年心得。」

陸羽點頭道：「恭喜狄姑娘，金大師慈悲杜娘子，不過是要她把這家傳武學傳給你，用心良苦，難得杜娘子亦深明大義，對姑娘毫不藏私。」

小青兒嘶着咀道：「原來你們早知道啦，不怪那死盲公那麼看重一丈虹，巴不得狄姐姐早日練成了。」

那宮九娘和薛紅雖也聽陸羽簡略說過，却沒放在心上，亦不知其詳，不料竟能尅制威力無窮大的崑崙刀，如何不又驚又喜。

宮九娘道：「這麼說，不但金師太慈悲，這卜老前輩亦成全，你已練成了？」

便沒有木兒公主，有了陸羽的崑崙刀，狄心蓮的一丈虹，再得卜算子相助，還怕報不得斷臂之仇，奪不回珞珈山祖居，是以，那宮九娘好不歡喜。

狄心蓮眞不忍令師傅失望，忍住沒嘆出那口氣來，道：「師傅，可惜那一丈虹尚未得到，今日你在崖上，不也聽到了麼，杜娘子的一丈虹早已落在媚娘手中了，三月前一個晚上，我和陸哥哥誘敵北上，在那漢水之濱，媚娘以一丈虹出手就把陸哥哥綑住了，那威力之大，不但令我們驚駭，且令我着迷，否則那媚娘假扮杜娘子，豈能瞞得過我。」

再聽狄心蓮叫他陸哥哥，不但心裏甜甜的，往事也都上心頭，陸羽道：「可不是麼，靜夜之中，那聲威眞個駭人，像是晴空突然打了一個霹靂，正因那突然入耳的聲威奪人，我才一怔之間，已被那一丈虹捲住了，手脚被緊緊縛住，那還掙扎得了。」

狄心蓮道：「這媚娘眞可怕，也眞令人佩服，一丈虹在杜家傳了三代，都不敢現江湖，不料到了媚娘手中，不過短短二年多，便能發揮出那麼大的威力來，之所以她自稱是杜娘子，我千信萬信，上了她的當。」

薛紅把她和陸羽瞧了一眼，道：「這不奇了麼，那媚娘要殺你們，可說易如反掌，聽你們說來，都已落在他手中了，怎生這賊女人倒像轉了性。」

狄心蓮說道：「原來這媚娘妙想天開，想我們兩人成爲她身邊的金童玉女，聖姑身邊有一對玉女金童，那自是威風得很了。」

宮九娘不覺也轉着眼睛，把兩人瞧了又瞧，心中想道：「可不是一對金童玉女麼。」

忽聽小倩叫道：「小青兒，你再想溜跑，瞧我不打斷你的腿，還不回來。」

小青兒原來溜到艙門口去了，伸長了脖子在向外瞧，回頭道：「我不過瞧瞧公主回來沒有，誰溜啦？」

誰也不知道小青兒有多担心，她聽狄心蓮叫陸羽叫得這麼親熱，嘿，若是公主突然回來，聽到了，那還了得，可不得了，又是玉女金童，公主若聽到，會不妒嫉死了麼。

還好，午後時光，江岸上只有懶懶的秋陽，只有拍岸的江濤。

狄心蓮嘆息出聲了，道：「這媚娘實是生具異稟，任何功夫，到了她手中，莫不是一學便會，而且比起原主兒更勝一籌，其實早在桐柏山中，媚娘已把一丈虹的奧秘，運指用腕的心法傳給我了，而且在媚娘手中，已見威力，雖是杜娘子家傳之物，原主兒却從未把一丈虹的威力盡情發揮出來，我總覺得媚娘更勝杜娘子一籌，現在雖然得到了金師太的指點，那一丈虹尚在媚娘手中，我用以演練的，不過是一塊市上買來的普通紅綢，是不能用以對敵的，別說寶刀寶劍了，對方內功深厚些，平常利器亦能斷的。」

一時間，都沒言語，薛紅瞧了她師傅一眼才道：「師傅，那賊女人說，要把一丈虹送給師妹，你說眞不眞啊？啊！我眞蠢，她說過了明兒，才給師妹的，那有什麼用。」

「誰說沒有用處。」

誰，艙門口的陽光突然沒了，艙口一暗，那師徒三人總算沉住了氣，沒有跳起來。

艙門口突然出現了個少年俊美的公子，小倩和小青兒已搶了過去。

小倩叫道：「公子，你可回來啦。」

宮九娘和薛紅才一怔，心想：「那裏又來了這麼位公子？」

早見小青兒撲了過去，叫道：「好哇，你丟下我一個人，獨個兒溜了，害得他們全都怨我，小倩要剝我的皮，死盲公成了活盲公，連眼睛也睜開來啦。」

那公子笑道：「死的活了，不是好麼，他該多謝你才是。」

小青兒道：「只可惜是氣得他瞪眼，好啦，我把她還給你們，她要是再溜跑，可與我無相干。」出其不意，把木兒霍地一推，只把陸羽慌得手脚無措，到底紅着臉，把木兒接住了。

要知那艙中本就不大，再加上床桌椅，還能有多大地方，木兒在艙口一現身，可又擁塞在近艙門口之處，陸羽若是退讓，無論向那個方向，都會撞着人，撞着薛紅不可，若是在木兒面前撞正狄心蓮，那誤會怕不更大了。

木兒笑罵道：「小青兒，你胡鬧。」

宮九娘可楞住了，說這木兒了得，怎生小青兒只不過凭地一推，就跌跌撞撞，眞像個手無縛鷄之力的相公，文秀得弱不禁風。

這師徒三人雖都見過木兒，但那時衣衫襤褸，蓬頭土面，且不過在黑夜中見過一面，是以一時沒認出來，當眞是人要衣妝，穿上繡服錦衣，好一個俏郎君。

陸羽退了一步，伸出手來，皺着眉頭說道：「小青兒胡鬧，你不也淘氣麼，拿來。」

木兒笑道：「拿甚麼來啊，了不得，難道卜算子收了你作徒兒，能未卜先知，那懷裏物兒倒是帶了一件回來，可不是給你，狄姑娘，你和你師傅師姐前來，我未迎接，當眞待慢了，我拿宗物兒來贖罪如何。」

木兒的手才從懷裏伸出來，狄心蓮早發出一聲驚呼，陸羽也啊了一聲，道：「一丈虹，你去取來了一丈虹！」

除了狄心蓮和陸羽，誰也沒見過，一見木兒掌中紅影流霞，金光閃閃，正疑惑間，聞言才知是一丈虹。

木兒更不言語，一把推過狄心蓮來，狄心蓮急得臉兒紅透了，但竟沒躲過，身形才轉，已被木兒抓住了她的胳膊。

要知狄心蓮對木兒是知道得多，却不過只是黑夜中遙見過一面，現下抓住她的，可是俏郎君，怎會不急得她臉兒紅了。

宮九娘這時也才知道，這木兒眞有一身超絕的功夫，更嘖嘖稱奇，皆因木兒舉止絲毫不像個女兒，若不是已知她是誰了，還眞看不出是個女孩兒。

木兒公主早把一丈虹塞入狄心蓮手中，道：「恭喜狄姑娘，明日得報大仇。」

狄心蓮的臉兒更紅了，自然不是羞，而是因爲心下極喜，更有一種說不出的滋味，連她自己也不知是何緣故，握着那一丈虹的手，竟會遲疑起來。

不，那也是羞，只不過並非因爲木兒太像少年郎，而是金師太和卜算子助她苦練一丈虹，本意並非是助她報仇，而是用以尅制木兒公主的，而現在，却是崑崙刀木兒公主冒着險把一丈虹盜來，一見面就送給了她，分明是爲她而去冒險，這是何等天大的恩義，而她，却是爲尅制崑崙刀而練一丈虹。

宮九娘道：「心蓮，你是怎麼啦，還不謝過公主。」

木兒皺眉道：「誰說我是公主，我不是公主，也不稀罕。」

宮九娘道：「却是我的不是了，公主爲了掩人耳目，連妝也改了，我怎可仍以公主相稱。」

陸羽見宮九娘尷尬，忙道：「前輩有所不知，木兒志在江湖，視富貴如浮雲，倒也不是全爲了掩人耳目。前輩今後以木兒相稱吧。」

宮九娘道：「那如何使得，既以改了男妝，可也眞像個貴家公子，我們都以公子相稱吧。」

陸羽道：「說的是，木兒向盧家借得此舟，便也以盧爲姓。木兒，快坐下了，一夜不眠，又奔跑了半天，你不累麼？」

木兒見陸羽當着大夥兒關心體貼，不禁甜甜的一笑，却也忍不住打了個呵欠，道：「不料那媚娘果然名不虛傳，今日幸得那卜算子趕來相助，把那媚娘引開去了，我才能盜得這一丈虹，雖然辛苦一場，却也挫了那媚娘的威風。」

小青兒把木兒公主拖去床邊坐了，取過枕頭來塞在她身後，道：「快告訴我們，這一丈虹分明在那媚娘懷中，說起來眞丟人，我被她摟在懷裏好一陣子，竟然下手不得，我想啊，趁機取得一丈虹，送給狄姐姐多好，偏是被那婆娘點了穴道，動彈不得。」

那木兒的舉止雖是像個男兒，倦容一現，却又嬌慵無比，打了個呵欠，斜靠在枕上說道：「我可眞睏了，陸哥哥，刀在我懷裏，你放心，我不過是備而不用，珞珈山可也不是虎穴龍潭，憑那般人，我還不致用到崑崙刀，何況那盲公又把媚娘引開去了。」

木兒當下簡略說了一遍，原來她更先發現了媚娘的踪跡，正合了一句古語，黃雀捕蟬，獵人在後，媚娘一心一意在狄心蓮，小青兒目不轉睛，盯着媚娘，都沒發現木兒其實已轉到小青兒身後，那自是輕功上乘，但也因前面的人心有所屬，又都以爲人跡不到崖，其實小青兒的舉止她不但瞧得清楚，媚娘和狄心蓮的一席言，她也聽得來一句也沒遺漏。

木兒也早聽陸羽說過一丈虹的威力，百日前亦知狄心蓮爲了一丈虹，也才甘心情願在鬼谷中留下來，忽然心中一動，若然她有大恩於狄心蓮，還怕狄心蓮把陸羽從她身邊搶走麼，一丈虹乃是狄心蓮夢寐以求之物，她師徒要報仇奪回祖居，亦要靠此物，若然取來相送，那自是對這三人恩重如山。

木兒可也不是忽然想到的主意，百日前在桐柏山中，她把陸羽帶去鬼谷，以及旬日前再伴同陸羽再上桐柏，亦已這般用心，陸羽不也曾被她感動，而對她心生感激麼，現下正可同樣用之於狄心蓮。

天下間沒有神奇，一分辛勞，一分功夫，一般兒的傳授，小青兒在大挪移的輕功上，就高於小倩，只因小青兒從小就是野丫頭，說野，難道還有比木兒更野的麼，木兒才更名副其實，自幼在崑崙山中以禽鳥野獸爲伴，追逐玩耍長大的木兒，練起大挪移的輕功來，自也事半而功倍，成就自也倍於常人，之所以杜娘子就奈何她不得，再加上木兒的崑崙刀練成，也即是內家功夫到了火候，自也更加相得益彰，說木兒的脚下功夫已無出其右，眞不是誇張，再加上媚娘目中無人，又心急趕回珞珈上，是以木兒躡踪在後，竟毫不發覺。

媚娘却又爲何急忙趕回呢？狄心蓮認定杜娘子已遭了她的毒手，不過是想當然猜想而已，媚娘却暗暗心驚，皆因她非但沒殺害杜娘子，甚至不知杜娘子曾潛上珞珈山，聽狄心蓮一說，就知杜娘子仍潛伏在山中，伺機暗算，想到千手如來已死在杜娘子手下了，如何不心驚，是以急忙趕回去。

木兒噗哧一聲笑啦，道：「狄姑娘，敢情你的眼淚白流啦，那杜娘子何曾遭媚娘毒手，正是驕者必敗，那媚娘目空四海，加上這幾日天下武林高手齊聚在珞珈山中，作夢也想不到有人胆敢潛入，是以那珞珈山其實警備鬆懈之極，也因這緣故，光天化日之下，我才得如入無人之地。」

狄心蓮喜得啊了一聲，道：「杜娘子沒被媚娘所害？當眞？」

木兒道：「我原也不知媚娘爲何急忙趕回，待她回到山上，吩咐搜山，說出杜娘子的模樣妝扮，我才明白。你們可知我爲何輕易把一丈虹盜到手？原來那媚娘知道杜娘子潛入山中，不僅是爲了報仇，奪回一丈虹亦是目的之一，媚娘爲了小心，可便宜了我，她若不取出一丈虹來收藏，仍在她懷中，我要取得倒眞也不容易，我明白她的心思，這一丈虹乃是杜家祖傳之物，說甚麼杜娘子在一丈虹上已下了二十

年苦功，在杜娘子面前，可就是班門弄斧了，而且知道杜娘子的兜天羅暗網難防，正因她深知一丈虹的威力，生怕一朝落在杜娘子手中，她就不是杜娘子的敵手。」

陸羽頷手稱慶，道：「雖說她弄巧反拙，不也是鬼使神差麼，那一丈虹收縮起來，不過一握之大，何處不可收藏，若不是眼見，尋找起來可大不易。」

木兒道：「但我盜來却也大不易，那媚娘實是狡獪之極，後來我才明白，說她是爲了小心，防杜娘子奪回一丈虹亦可，但她亦另有用心……」

「另有用心，」狄心蓮點頭道：「好一個狡獪的媚娘，杜娘子若在左近，一見一丈虹，怕只會現身出來。媚娘自不怕杜娘子在明裏，就怕她在暗處，却不料，現身出去的是公……公子你。」

木兒道：「我幾乎上了她的當，不過麼，杜娘子明裏會怕她，嘿嘿，我可不把她放在眼裏，不用我亮出崑崙刀來，她再狡獪，却不料我脚下比她轉身更快，她轉回身來，我雖未把一丈虹取到手中，她却只不過瞄着了我的一點影兒，就在這個時候……」

「哈！」小青兒拍了一下掌，樂道：「篤的一聲響，半分不早，半分不遲，那盲公死出來。」

木兒伸手把小青兒摟過來，她本是歪在榻上，小青兒不防，幾乎整個身子兒倒在她身上了。

木兒讚道：「小青兒，你眞聰明，正是如此，先是篤的一聲響，媚娘才尋找那聲響的來源，不料篤篤連聲，由前轉右，由近已去遠，盲公故意在她前面顯露了一下身形，但一瞥之間，便只聞聲，不見影了，媚娘忙不迭追了去。」

「於是，」小青兒道：「一丈虹就輕易到了你手中了。」

小青兒噘起咀兒來了，在木兒懷裏扭着腰兒，又說：「好啊，那媚娘不用說氣得柳眉倒豎，杏眼兒圓睜，失了一丈虹，連死盲公的影兒也找不到，這麼好玩兒，你却把我丢下來了。」

小倩道：「可眞要討打了，沒老沒少的。」

小青兒坐起身來，瞪圓了眼珠子，道：「我要罵，等盲公死回來，這帳兒我要和他算上一算，跑腿兒有份，傳話兒有份，這麼好玩兒的熱鬧，却沒我的份。」

木兒哈哈笑道：「哎唷，你罵盲公，怎麼連我也惱啦。」

小青兒離開她的身邊，溜下床來，咀兒噘得高高的，說：「今兒後，休想我帶你去玩耍，休想休想，我恨你。你和那死盲公一樣，壞透啦。」

「好丫頭，可是你不打自招了。」

篤的一聲響，聲音分明傳自岸上，怎麼小青兒已跳了起來，一閃身，溜到狄心蓮身後，却把一雙手背在身後，那師徒三人尚不明究竟，只聽小青兒已大叫一聲，鑽到陸羽身後去了。

小倩格格大笑，說：「這才眞是庸人自擾啦，本來他打不着你的，你偏要送去窩口。」

小青兒口更是瞎盲公，死盲公，罵不絕口，大夥兒這才發現了，敢情那船窗上蹲着卜算子，只不過盲公開了眼，一雙笑彎的眼睛炯炯有光。

陸羽道：「小青兒，還不住咀，可眞討打了。」忙不迭上前行下禮去，道：「徒孫該死，一時貪睡，未能陪伴公主，還幸公主無恙。」

卜算子溜下窗來，忽然之間，高了何止一個頭，又再是雪峯老人了，捋鬚道：「既然你已知道我是誰了，也好，那孽徒和你兩個師兄已來到武昌，現在媚娘沒在城內的迎賓館中，明日即可還你淸白。」

狄心蓮跟着上前道謝，卜算子却對宮九娘道：「九娘可還記得我麼，歲月催人，我這兩鬢已霜，令尊先走一步，偏我老而不死。」

宮九娘戚然道：「多承前輩庇佑，生死兩皆銘感，請受我一拜。」

卜算子呵呵一笑，翻掌一揚，和宮九娘各自退後半步，道：「好好，不但九宮劍派後繼有人，重振當年聲威，更是指日可待了，正是多難興邦，對你來說，可是多難興派了，忍大師慧眼通明，說得果然不錯，幸非幸，非幸是幸，幸與不幸，惟一念間，媚娘狡猾，雖說別有用心，倒暗含禪機了。」

宮九娘知卜算子聽到了今日崖下之言，不禁點了點頭，道：「是則惡非惡，善非善，恩不恩，仇亦不仇了。」

卜算子道：「九娘明心已見性，的確是可喜，好好。」

小青兒大大打了呵欠，木兒公主不知眞與假，鼻息咻咻，才不過幾句話的功夫，已睡着了，小青兒正是瞧見木兒閉上了眼，也才引出她的呵欠來，說：「悶死人啦，你們說甚麼啊，怎麼我一句也不懂，咦！小倩呢？」

小倩一見來了這麼多人，又知道都留下了，早忙着去吩咐船伕，備辦飲食去了，陸羽說道：「小青兒，你老遠溜來，日盼夜盼，就是爲了明兒的一場熱鬧，是不是？」

小青兒一歪身，已斜靠在木兒脚邊了，道：「是又如何？」

陸羽道：「小倩可就比你聰明了，先養足了精神，木兒也不敢任性了，趁現下無事，趕快睡大覺，你兩日夜不睏，明兒你醒不來，休怨我們不喚醒你。這就對啦，趕快睡覺，木兒醒來，也還要你作伴兒呢。」

小青兒不聽話也不行了，陸羽話聲未落，早已閉上了眼睛，就那麼歪在木兒脚邊睡着了。

卜算子呵呵笑，只不過啞着聲兒，對陸羽一擠眼，道：「小子，你還是眞行，她兩個到了你面前，竟會服服貼貼，說眞的，我也有些睏了，明兒三宗大事併爲一宗，有得亂的了，今晚都得養足精神。你們都坐下，坐下好說話。」

陸羽就知道卜算子前來，必有所分派，是以木兒倦極睡了，那是再好不過，更把小青兒也哄睡了，木兒不能暴露身份，小青兒太淘氣，壞事倒有餘。

卜算子不等陸羽送過錦榥，抱着盲公竹一溜，靠壁坐了下來，陸羽明知他是師祖叔，但不否認，可也不承認，倒令陸羽爲難起來。

卜算子道：「隨便些，倒不更自在，都坐近前來。」

當下都圍着卜算子坐了，盲公非但不盲，而且一臉肅容，大夥兒都不敢言語，心情都沉重得有些惶恐。

卜算子掃了各人一眼，道：「你們放心，若非勝算在握，那老尼姑也不會置身事外了，却是苦了我，沒法兒啦，明兒由我發號施令。」

宮九娘忙道：「謹遵前輩差遣，那媚娘人多勢衆，這大江南北的武林中人，盡皆被她控制，聽命於她了，前輩雖然武功蓋世，說甚麼我們也只得這麼幾人，前輩眞認爲勝算在握了麼？」

卜算子道：「且別皺眉頭，若然九娘你知那媚娘不但控制了大江南北的武林，更得東平王的暗助，只怕更要憂心惶恐了。那東平王暗助媚娘，自也事半功倍了。此事說來話長，小子，你說給她們聽聽，知彼才能知己，知己亦知彼，也才能百戰百勝。」

陸羽道：「此事却關係木兒公主，只因皇上無後，年事已高，按理應定東平王之子爲太子，之所以迄未正位東宮，便因當年貴妃被崑崙奴刦出宮時，已身懷有孕，皇上念念不忘貴妃是其一，但逐年加派人手，盡出宮中侍衞，遍搜天下，却是爲皇嗣了。」

狄心蓮道：「我却不解了，貴妃被刦出宮之後，近二十年了，迄無消息，皇上怎知貴妃必有子，必在人世？」

陸羽道：「正因迄無消息，宮中不要說懸出重賞了，而且三令五申，下達旨意，遍搜天下，文武百官，誰敢懈怠，死不見屍，皇上之心亦不死，由明查而改爲暗訪，故盡出宮中侍衞。」

狄心蓮道：「好辦法，官面上鬆下來，日子久了，貴妃若在人世，自也鬆懈了警惕，露面走動了。」

陸羽道：「正是如此，那東平王可急壞了，怕的是貴妃生下子女，一旦被尋獲，皇上有後，他的兒子便無望了，是以收買了不少宮中侍衞，更外去關外，請得鐵筆王與奪命金環前來，混入宮中。」

是誰的鼾聲？

原來是卜算子抱着盲公竹，打起鼾來了。

宮九娘低聲道：「卜前輩爲我等之事，日夜奔走操勞，令我好生不安，你們說話低聲些。」

狄心蓮道：「小青兒已對我們說了個大概，你就長話短說吧。」

陸羽道：「東平王接到信息，知貴妃有後，公主已在漢江露面，是以趕來武昌坐鎭，要先下手爲强，並調集了兵馬，一旦失手，便立即擧事，三位只怕還不知道，這江南地，眼看就會烽烟遍地，却幸師叔祖早有安排，而且不自今日始，早在數年前，已預作安排了，原來師叔祖化名白翁，數年前已入幕東平王府，他的言語，那東平王莫不是言聽計從，早得到了東平王的信任，是以昨晚一席話，曉以利害，你們萬想不到，這個淘氣的鬼丫頭，竟把東平王駭壞了，不過是木兒公主身邊的一個小丫頭，已如此厲害，不由東平王不知難而退。」

大夥兒都拿眼來瞧公主脚邊的小青兒，熟睡了的小青兒臉兒紅得好不可愛，睡得好不香甜。

便是陸羽瞧了小青兒一眼，也不禁唇邊浮出笑意來，道：「她胆大包天，東平王爲掩人耳目，就在船上發號施令，大小一共六隻船，昨日仍泊在這裏，那警戒何等森嚴，小青兒人小胆可大，竟溜上船去，進入艙中，你們想想，那東平王如何不胆落，當師叔祖把小青兒從那幔後喚出來，一幌身，就打得東平王的四個近身侍衞臉上開了花，要取他性命，那自是輕而易擧。」

「而她還不過是公主的一個小丫頭。」狄心蓮樂了，道：「王位未篡奪到手，倒先送了性命，不由他不怕。妙極了。」

「還加上師叔祖的一番言語，」陸羽道：「直認那四個身首異處的宮中侍衞，是公主殺的，一者是嚇唬東平王，問他有幾個腦袋，也就是告訴東平王，皇上雖然有後，不過是一位公主，公主豈能傳位掌江山，他的兒子，仍是穩穩當當的東宮太子，也同時告訴他，公主若願回宮，豈會出手就殺死迎接她回宮的侍衞。若他仍要陰謀暗算公主，或擧兵造反，激惱了公主，他倒先不保性命了，這就是今日天色未明，東平王便傳令收兵，急忙溜回京師之故。」

宮九娘師徒只聽得目瞪口呆，却也慶幸，一切浩刦竟於無形中被化解了。

陸羽又道：「幸是這麼一來，那東平王原本是暗助媚娘的，這一來自也退兵了，否則那媚娘更是勢大人多，不但這大江南北，更有天南地北的高手相助，明日之會，可不敢說勝算在握了。」

宮九娘道：「雖然如此，那媚娘仍然人多勢衆，雖說多年來我已退出江湖，也不與武林中人往來了，但我在東湖也還有十數艘漁舟，我離了珞珈山後，他們也分散了，難得他們忠心耿耿，並未遠離武昌府，多年來，或多或少，也練過幾年功夫，便也和江湖中人有些往來，得知我回來了，也都來歸，是以我也得到了稟報，知道有些甚麼人前來與會，其中最可慮的是三湘風雲，陸公子身在此地，又從未在江湖行走，只怕還不知道……」

「他不知，我可知道那四個賊崽子。」卜算子突然插言，呵欠連天，大大伸了個懶腰，說：「好睡，你們說到那裏了？不錯，你說起南天一條龍卜離那四個賊崽子，九娘，你放心，都說黃莉棍兒下出好人，却不知我這盲公竹下，也會把賊崽子變成好人。」

都不知卜算子適才是大夢方覺，還是壓根兒就沒睡過，不禁都在心裏啊了一聲，這才想到「三湘風雲」姓卜，卜算子不也姓卜麼，宮九娘更喜得出了聲，道：「原來前輩實是姓卜。」

卜算子道：「九娘還不知道，這不是普通盲公竹，雖不敢說大有來歷，但那四個賊崽子一見，就得叩頭，我指東，他們不敢走西。」

宮九娘額手稱慶，道：「南天一條龍威震三湘有年，他這四個兒子，尤其是天龍天虎兩個，更强爺勝祖，江湖中人皆視三湘爲畏途，媚娘果然神通廣大，竟請得

三湘風雲前來助威。」

卜算子道：「我說勝算在握，却也不是輕敵，那媚娘實是人多勢衆，東平王雖然退了兵，也不過是釜底抽了一點薪，她南路的人馬却也不僅是三湘風雲，九娘必對嶺南雙怪有過耳聞。」

宮九娘聽了不由大吃一驚，說道：「嶺南雙怪足跡不踏中原，甚至未過大江，武功詭異絕倫，生平未遇敵手，雙怪從不與武林中人往來的，難道亦和媚娘同流合污！」

卜算子道：「雙怪昨日已在此間露面了，初時我吃了一驚，後來暗中探聽，才知乃是被東平王所收買，並非爲媚娘而來，但這雙怪之所以不甘心爲虎作倀，却是經由宋氏兄弟引綫穿針，雙怪與宋家兄弟大有淵源。」

陸羽道：「宋希古？」

狄心蓮見陸羽面露驚容，道：「宋希古是誰啊？這名兒我可沒聽說過？」

陸羽道：「現爲皇上近身侍衛，其實是東平王的爪牙，宮中侍衛，一小半被東平王收買了，這宋家兄弟儼然是頭兒，他那兄長已命喪……」

陸羽瞟了錦榻上一眼，木兒公主好夢正甜，這才又道：「那日和木兒才出得大神農架，便已被他發現了行跡，一路跟了下去，若然傳揚開去，公主的身份怕不早敗露了，公主一狠心，趁他不過才在心疑，當天晚上，在那荒野的破廟中，便把他殺了，不料這一來弄巧反拙，皆因那姓宋的躡踪公主，原本同行的兩個侍衛早有所知，加上後來漢江發現的三具無頭死屍，那死狀一模一樣，是以雖無人眼見，公主的行踪也就昭然若揭，因此宋希古與公主有了殺兄之仇，東平王雖退兵，這姓宋的却不罷手。

卜算子道：「這宋希古在侍衞中武功算得是出類拔萃的一個，又暗中領袖東平王所收買的爪牙，鐵筆王與奪命金環聽命於他不用說了，這嶺南的兩個老怪物和他大有淵源，又那會不助他報仇雪恨，這路人馬才最是可慮。」

宮九娘憂戚道：「這媚娘實是可怕，竟和宮中侍衛也勾搭上了。」

卜算子已站起身來，雙目炯炯，那像是大夢方覺，道：「却不是勾結，但媚娘身邊得力的人，亦已被東平王收買了，死了一個千手如來，却還有一個雲中雁，雖志在公主，但躡踪公主而來，知道公主明日必上珞珈山，是以一旦有事，必然也站在媚娘的一邊了。」

這師徒三人不禁都把目光瞟向錦榻上的木兒，陸羽如何會不明白三人的心意，嘆了口氣，道：「這幾日我寸步不離木兒，便是此敵，木兒酷似貴妃，宮中侍衛皆有貴妃的圖形，木兒一露面，便會被這般人認出眞面目來了，她喬裝只能瞞得過普通人，可瞞不過宮中侍衛，要想她明日不上山，除非太陽東邊出。」

卜算子道：「非是不能把她留下來，而是她明日非露面不可，九娘你報仇雪恨，奪回祖居，雲台門清理門戶，還這小子的清白，皆得借助他們這兩把崑崙刀，再說：公主身份已露，我已仔細想過了，索性讓她以眞面目現出身來，也許更有助消弭這場浩刦，到時隨機應變，我自有安排，明日移舟東湖，九娘且召集你的船戶，堂堂列陣，以日中爲期，前去接收便了。頭陣由我和這小子去打，還這小子清白，先退媚娘的北路人馬，待得你師徒上山，九娘便將會發現，人單勢孤的不是我們，而是那媚娘了。」

怎生還陸羽清白，便退媚娘北路人馬，宮九娘師徒不敢問，但見卜算子雙目炯炯現精芒，顯然眞已勝算在握，又如何不喜。

卜算子又道：「非是我不詳加說明，只因到時隨機應變，無法說明。不變的只是一宗：任她媚娘人多勢衆，分則力弱，寃有頭，債有主，最後那媚娘仍歸你師徒收拾，讓天下人有目共睹，九宮劍派仍然領袖江南武林。」

宮九娘忙不迭躬身道：「晚輩無能，連祖居亦不能保，愧對先祖於九泉之下，得能重返珞珈，已是前輩所賜，於願已足，還有何顏面領袖江南武林，且亦有違家父臨終之言。」

卜算子說道：「非是我對亡友不敬，當年忍大師一夕因果，令尊便即退出江湖，其實不解出世即入世之義，這些年來，九宮劍派若仍領袖江南武林，那媚娘也不敢淫亂武林，如是猖獗了，這又豈是我佛之慈悲，不兼善而獨善，又豈能算得是善，今日惡果，誰種惡因，九娘你豈無所悟麼。」

說着，一擺手道：「爲護法，佛也要降魔，現在我們亦要降魔，也不是說因果的時候，你師徒去罷。」

宮九娘連忙躬身應是，說道：「謹遵前輩吩咐，召集船戶却也需些時候，先父生前也還有些友好，我已風聞來到武昌了，也得連絡，只是公主未醒，小徒尚未致謝。」

狄心蓮手中兀自托着一丈虹，卜算子道：「正是，我這裏有金環一枚，尚忘了給你。」

卜算子從懷中取出昨日奪得的一枚金環來，遞給狄心蓮，道：「要破那尚餘下的一十一枚金環，可全靠一丈虹了，否則你那堂堂之陣，就上不珞珈。你拿去看來，便知收破之法，記住了，日中爲期，不可過早。」

陸羽道：「公主醒來，我替心蓮妹妹道謝，前輩請便。」

宮九娘說道：「如此，我師徒先走一步了，大恩不敢言謝，我師徒只能銘感在心。」

當下急忙忙，率領狄心蓮和薛紅落下來船去了，陸羽目送小舟去遠，悵然若失，皆因打從公主回船後，那狄心蓮顯然都在避開他的目光，陸羽無意却又似有意地挨近她身邊，狄心蓮倒索性轉過她師傅身側去，薛紅瞅着他，不住抿着咀兒笑，直笑得陸羽臉上紅一陣，又白一陣，那狄心蓮直到落下舟，去遠了，迄未回頭來瞄過他一眼。

陸羽長長地，嘆了一口無聲的氣，才覺得船上靜得異常，那小倩兀自在後梢忙着備膳，木兒公主和小青兒熟睡不醒。

咦！卜算子，他的師叔祖呢？卜算子竟已去無踪影。

滾滾紅塵　歸依我佛

氣爽秋高，暖洋洋的太陽，透過薄霧，從東湖上昇起來了。

好一個仲秋天氣。

好一個郊遊時光，何況佳節又中秋。

隨着日上東山，薄霧冉冉飛，從湖上消散開去，珞珈山上繚繞的香烟却在凝結，不過方是辰末時候，已是遊人如鯽了。通往武昌府那邊的大道上，扶老携幼，絡繹於途的人羣，莫不帶着香籃，自從山上林梢飄出杏黃旗來，聖姑中秋午時正位，早已傳遍了近州府縣，鄉愚不知江湖風雲險惡，把珞珈山上的煞氣，當作了神靈馨香，竟把江湖聖姑，當作天后聖母，傳說的正位，誤爲是神像開光，何況更傳言府台大人與縣太爺亦要上珞珈山朝聖，參與正位大典，那善男信女，怎會不像趕廟會一般，扶老携幼而來。

府台大人和縣太爺也要來，可眞不是傳聞，雲中雁先數日對她說道：「聖姑雖武功蓋世，武林臣服，若得府台大人和縣太爺來賀，不更强過結綵張燈，錦上添兩朶花兒，那鄉民自也敬聖姑的神明，聲威自也遠播了。」

好主意，媚娘欣然接納，那府縣的三班衙役，和守備游擊的官兒，莫不是出身江湖武林，何況有錢使得鬼推磨，媚娘有的是金銀，何愁地方官不來朝賀。何況天下英雄，武林豪傑，江湖好漢，自四方八面而來，齊聚武昌，那武昌城中，媚娘包下了七家大客棧作爲賓館，近日來住進了三山五岳，高一頭，低一臂的人馬，不用手下人曉以利害，府縣官連鄉紳亦要退讓三分，眼有所見，耳有所聞，不由他不驚心，也不由他不來巴結。

早幾日，珞珈山通武昌府的大道，面東湖的石級，早已掛上了長方的杏黃旗兒，千面沒有，數百面有多，旗下皆懸綵燈，入夜燈火通明，燈光透夜霧，竟也眞個氣象萬千，氤氳着無限莊嚴。山道上穿梭往來奔走的，盡皆黃衫紫帶的漢子，雄赳赳，氣昂昂，武昌城中在那七個賓館服役，接待四方豪傑的，自也更軒昂光鮮，人人側目，但更令人目爲之眩的，却是那些宮妝雲鬢的白衣少女，眞不知媚娘從那裏選回來那麼多少女，雖不是個個貌美如花，但人有衣妝，面目姣好，三五結隊出現在鬧市之中，怎不令人目眩。

這日一早，水陸兩條大道之上，早是隊隊的黃衣人，相距不過二三十步，便兩人一隊站立道傍，今兒不同往日的是，背插單刀，刀不出鞘，刀柄上的紅綢都在隨風飄揚，上山的入口處，東湖有水亭，陸路有迎賓館，黃衣自是立於黃旗之下，那水亭賓館，更是八面大黃旗飄展，更向兩側伸延開去，成了一道獵獵作聲的旗牆，端的好不威風，好大的氣派。但那絡繹於途，扶老携幼的善男信女，可一些兒也不畏縮，皆因從那入口處起，有黃衣插刀的漢子，必有一個紫帶白衣的少女含笑相迎，有那江湖中人前來，黃衣漢子才上前抱拳迎迓。

打武昌府來的陸路一邊，辰初時分，首先唱出來客的名兒來。

「萬勝刀二當家到。」

首先來的竟是打北京下來的，萬勝刀二當家，道傍的漢子一見道上現出萬字旗，立即轉出，也高聲唱了出來，那彼落此起的聲音迅速傳達上山，也响徹雲霄。

萬字旗在北京响噹噹，萬勝鏢局在京中作的是權貴的買賣，自也與權貴結交，萬字旗揚威，官府再長了聲威，那萬勝刀却也北五省稱尊，只不過一過黃河，便輪不到了，得靠武林朋友高抬貴手，自從投靠了東平王，有了靠山，雄心自也更大了，漸漸過黃河，更把勢力伸展到江南，雖說爲東平王效力，可也爲勝字旗揚。是以百計千方要巴結媚娘，媚娘午時開府立宗，辰初時分，那二當家便已率領手下鏢師，鏢車不載紅貨，亦非白銀，而是三牲，珠寶雖有一盤，却是托在跟隨二當家身後的一個漢子手中，倒也不值連城，但少說也不下萬金。那二當家的在勝字旗前導之下，捧着珠寶，推着三牲，連鏢師帶趟子手，後跟三個夥計，一行十人，眞個是浩浩蕩蕩，方才走過，早聽迎賓館那面又唱出三個人名兒來，原來是玉面狐爲首，隨同冷面無常和藍天霸到了。

這三人久已不在中原露面，尤其是大江南北一帶，江湖中人更少提及了，北地的武林中人倒時有所聞，橫行甘涼道，河套出沒，只是不入潼關，僅有限的幾個人，才知原故，原來當年宮九娘的爹之所以被忍大師一席因果，說得他立即封劍，便與這三人有關，當年這三人以淮海爲巢穴，橫行無忌，一日撞在宮九娘的爹手裏，在冷面無常的臉上留下一個長長的疤痕，玉面狐被削去了半隻耳朶，藍天霸僥倖，只被挑斷了腰帶，從此以後，中原一帶，這三人便失了踪跡，終被人遺忘了。那宮九娘的爹雖然痛懲了三人，其實勝來極險，若合三人之力，他絕不是敵人的對手，不過是勝在對方驕狂，分而力弱，宮九娘的爹在那以後的一年之中，倒反而提心吊胆，生怕三人尋仇，三人越是無影無踪，他越憂心忡忡，更從未把創傷三人之事對外宣揚，在那一年中日夜提防，眞個是坐立不安，就沒有一夜好好安眠過，是以忍大師適時一夕因果，他便即時封了劍。

但這三人却認爲是奇恥大辱，江湖中必已人人皆知了，那還有面目回中原，甚至宮九娘的爹已不在人世了，亦無顏回返淮海，却也因爲三人在甘涼道上已立根基，已然稱王稱霸，甘涼樂，已不思中原了。事隔多年，近年來漸與中原武林又有往來，才知當年挫敗之辱無人知曉，有道落葉歸根，荒涼的甘涼道，那及得中原花花世界，聞得媚娘奪佔珞珈山，九宮劍派已無人，如何不與高采烈，何況媚娘艷名遠播，玉面狐本是好色之徒，十數年來，三人的功夫也增進了不少，雖未臥薪嚐胆，却也念念不忘挫敗之恥，又豈會擱下功夫，便是不請也會自來，何況媚娘派送了請柬。這三人早在三日前已來到了，好不容易等到這正日子到來，是以也一早前來。

玉面狐已近知命之年了，眞沒改錯名兒，竟仍玉面朱唇，如三十許人，歲月只在他眼角上添了幾根細細的魚尾紋兒。

冷面無常生就一雙吊客眉，慘白的一張臉上不見血色，不但眞個面冷，顯然血

亦冷。

嘿嘿！藍天霸，性情幼，甘凉道上提起他這名兒，小兒不敢夜哭，奶奶個熊，時刻都像恨地無環，恨天無柱，却唯有他直腸直肚。提着熟銅棍，就由他大步當先上山來。

三人才轉過山坳，聞報信陽州來了黃大江，一聲聲報上山頭，也立即一聲聲傳落請來，不是這黃大江六臂三頭，只因那信陽州乃北上必經地，媚娘要向北邊伸張勢力，就得打通信陽這一關，黃大江却是地頭蛇，媚娘自是加意籠絡，假以顏色。

其實，這黃大江之所以早早前來不過是打旗兒的先上，跟着來了南陽白水門白逸，率領四個門下弟子，之後方是襄陽的武景隆，焦不離孟，身邊少不了千面佛。

千面佛今兒可成了黑面佛，只因千手如來失了踪，哥兒倆感到些兒冷落委屈，面上無光，又那知千手如來已粉身碎骨，先一步向閻王殿上報到去了，媚娘雖已知道，丟臉的事，自是密而不宣。其實陸路信陽，水道襄陽，媚娘一般重視，並不厚此薄彼，既然哥兒倆早與媚娘勾結，也算是自己人了，來的人客太多，非是冷落了兩人。

論交情，千手如來之外，就算雲中雁與這哥兒倆道弟稱兄了。令兩人不快的是，那雲中雁亦沒現身出來迎接。

哥兒倆又那知道，雲中雁可忙了，哥兒倆這裏上山，雲中雁在水亭那面最先迎得瓜州青龍帮的大當家，跟着迎送鄱陽呂氏兄弟上了山，兩夥人水道而來，大小船隻倒有七艘，媚娘開府立宗，乃是武林數十年來罕有的盛會，天下英雄聚會，誰也不願落於人後，不多帶隨從，如何顯得出勢力氣派來。

那雲中雁雖笑臉相迎，暗地裏却直皺眉，因爲他要接待的正主兒是三湘風雲，洞庭的龍虎風雲卜家四兄弟。

那三湘風雲昨日捨舟登陸，身邊只帶着一個小頭目，皆因四人生平初次出三湘，媚娘結交四人，不過是以爲後援，那三湘風雲又何嘗不是以媚娘作爲出三湘的踏脚石，若然帶領衆多嘍囉，怕不怕人家心生誤會，是以命船隻由岳陽入大江東下，四人簡從由陸上而來，陸上人到，船隻亦於晚間到達，妙極，既然盛會來賀的各路英雄，莫不是浩浩蕩蕩，多帶徒衆人馬，三湘風雲正可顯顯威風。却也知會了雲中雁。

這裏呂氏兄弟才上山，湖面上一隻快船已如飛而來，船上四個漢子運槳如飛，快如箭矢。

報！三湘風雲來船已入東湖。

雲中雁當下一揮手，率領兩個頭目，立即跳上一隻早已備下的快船，兩面大黃旗立即迎風招展，但尚未駛出一箭之地，早見一十六隻輕舟一字兒乘風破浪而來，來得近了，也才看得出四隻輕舟在前，三湘風雲，龍虎雲風四條好漢，站立船頭，各船後丁字形跟定三隻同樣輕舟，舟不大而輕，各船上倒有八隻槳翻飛，不怪來得比雲中雁的快船更快了。

雲中雁心說：「好傢伙，每隻船上以十人計，不就是一百二十人麼？不，後面，遠遠落在後面，還有兩隻大些的船隻，也一般兒打着洞庭的旗號，雲中雁久走江湖，倒也明白，那是伙船。大隊人馬江上行，怎能少得了軍需糧食。

雲中雁的快船迎上去，相距尚有半里水面，來船篷上忽地扯出洞庭的旗號來，當先的四隻船上，三角藍旗各有一個大字，正是龍、虎、風、雲。

那當先的四隻船旗號懸，也突然加速，倒成了三湘風雲向雲中雁迎上來。

那卜天龍拱手道：「何勞雲爺遠迎，我兄弟不敢當得。」

雲中雁呵呵笑道：「却是我迎接來遲，賢昆仲恕罪恕罪，聖姑在山恭候四位大駕，請。」於是，迎得三湘風雲，來到水亭，四人留下人馬，自各各帶一個頭目跟隨，雲中雁也陪同上了山。

秋陽高照，已是巳中時分。只見張燈結綵，好大一個場子，坐北向南，是一個新建的軒堂，朱紅大柱粗愈合抱，金碧煌輝，盡去門牕，飛簷畫樑，更顯得高大氣派，人在遠處，亦可把堂中一覽無餘，順着那軒堂兩面，各搭蓋着數十個綵棚，竟已多半有人了，原來是給各門派備下的客座，四人尚未步入場中，早聞樂聲悠揚。

雲中雁把三湘風雲迎到近軒堂的左首第一個綵棚，只見描金漆案後，擺設下四把金交椅，椅後更有四個座兒，除了兩個黃衣漢子侍候外，更有兩個白衣少女侍候茶水酒食。

三湘風雲一看就明白，這媚娘可是對他們優禮有加了，顯然這是左面一排的首席客座。

雲中雁道：「聖姑午時正位，方始開府立宗，此時不便出迎，四位見諒。」

四人方才拱手，只聽飛報迭傳：御前侍衞，黃副統領到。

樂聲才起，又聞飛報青州宋爺到。

雲中雁道：「實是待慢得很，在下暫且別過。」

雲中雁是今日這場盛會的總提調，不但特地駕舟親迎，更陪同上山，可說已給足三湘風雲的面子了。卜天龍忙道：「雲爺你忙，請便。」

雲中雁奔出，驀聽樂聲中一陣疾鼓，一會迎進黃堯來，呂尚姜凌之外，更有四個侍衞隨同。雲中雁把七人直迎入廳中，在右面一列金交椅上落坐，緊跟着宋希古伴同鐵筆王和奪命金環，也在疾鼓聲中露了面，雲中雁忙搶出相迎，迎入的却是右首面第一個綵棚。

卜天虎道：「大哥，對面那第一個綵棚，想是留給誰的？」

卜天龍道：「那黃堯雖是副統領，可也是朝庭命官，四品官可不在府台之下，左面必是留下給府台和縣太爺了。」

卜天虎道：「我是說對面第一個綵棚，你見到了麼，亦有四把金交椅？」

卜天龍才搖了搖頭，那悠揚的樂聲再起，只聽有人唱道：「報，雲台十三門掌門人石開山石爺到。」

放眼一看，那左右二十多個綵棚中，除了萬勝刀是二當家的，全是各門各派的掌門，至少也是帮會的頭兒，若非盜魁，亦是賊首，那自是在江湖上响噹噹，有頭有臉的，這番報聲才傳，那綵棚中各人，可都是一怔，伸長了脖子外瞄，便三湘風

雲亦大出意外，皆因那這番與別不同，報聲由外响進來，聲未落，由內而外却响起了一連串「請」聲，顯然主人家對這雲台門另眼相看，除了由雲中雁陪送上山來的三湘風雲外，各個心中皆不是滋味。

早見雲中雁側身陪同，兩個白衣少女前導，四個黃衫漢子簇擁着，來了四人，三個男人，一個姑娘，石開山昂頭，挺着胸脯兒，邁大步在中，身邊是一個紫衣的姑娘，石開山的兩個師弟杜華和唐堯，稍稍落後半步，走在兩側。

雲中雁伴着四人，直入對面第一號綵棚，三湘風雲本不認識，忽聽右側的綵棚中有人說道：「是了，那姑娘是石雷的女兒，名叫石梅，雖是長得高了，也更標緻了，但也還認得，可憐她爹石雷一世英雄，領袖大河南北武林，却落得那麼慘死，死得不明不白。」

卜天龍對三個兄弟輕輕啊了一聲，說：「我明白了，石雷生前，是和爹少數有交往的一個，且曾到君山盤桓過幾日，那時你們都太小，老二，不知你記不記得，洛水雲台門，散佈在中原各地，是眞有一十三門，眞所謂樹大有枯枝，十三門中，竟出了五個敗類，石雷的師傅雖然清理了門戶，但也活生生被氣死了，石雷接掌了門戶之後，從此便沒離開過洛水，足不出雲台，也不再濫收徒弟了，雲台十三門也名存實無。」

卜天虎道：「我記起來，石雷來到我們君山，正是隨同他師傅出來清理門戶，那時也還未接掌門戶。」

卜天龍道：「而目前我聽得傳聞，石雷竟又被一個孽徒所暗殺，這石開山乃是石雷從小收養的孤兒，接掌了雲台門後，立即恢復了和武林中的往來，很有意大開拳脚，重振雲台門的聲威，看來傳言不假，否則也不會接帖前來赴會了。」

卜天雲說道：「不怪媚娘對他這般禮遇了，當今的正大門派，得數少林武當，自不會來賀甚麼聖姑，正甚麼位，開甚麼府了……」

卜天龍馬上低聲喝道：「休得胡言亂語。」

卜天雲衝着他一笑，道：「這兩派雖無人到，還可說方外人，不問世事，便能解些嘲，遮些兒羞，到底難，除了這兩派，可輪到雲台門了，門雖已不再大，但武林中人心目之中，却仍敬其正，尤其是多年不與江湖中人交往了，竟也應邀前來與會，媚娘臉上自也添了光彩，不怪要對雲台門另眼相看了。」

卜天龍道：「你所說只是其一，只怕還有籠絡的用心……」

早聽又是一連聲報，報府台大人和縣太爺連袂到了，果不出卜天龍所料，被請進了大廳右座，敢情媚娘還特地找來了幾位城中有頭臉的人物，立即出來相陪。

卜天龍忽然一怔，老三卜天雲更咦了一聲，說道：「怎麼？這兩個老怪物也來了？」

悠揚的樂聲中，鼓聲頻催，趕出去的雲中雁恰好迎住了嶺南兩個老怪，昨日本來同在那店中，只因兩個老怪坐在暗角，扮作兩個鄉下的窮老兒，雲中雁又忙着巴結三湘風雲，這哥兒四個却因初次踏入武昌，老爹遺命不許過的大江已在眼前，自是望前不顧後，所以都沒發覺。

但今日來的兩個老怪，可大是不同，兩人瘦長得像兩根枯竹竿兒，偏是都穿着寬大袍服，尤其兩人的袖管，特別寬大，偏是兩人的臂長異於常人，直垂過膝，特長的袖管簡直和皂靴接連了起來。

綵棚中的人衆除了三湘風雲外，幾乎沒一人見過嶺南雙怪，但任誰一見也能立即認出來，皆因兩人除了異於常人的瘦長和特長的臂以外，更是長得一模一樣的孖生兄弟。

但任誰也不似三湘風雲一般吃驚，兩個老怪從不與武林中人往來，非但不入中原，甚至也不入三湘，三湘接嶺南，倒是三湘人馬少不免下嶺南，也少不免和老怪有了利害衝突，但三湘的人馬莫不是鎩羽而回，其中一次，若不是人家手下留情，這卜天雲早已沒命了，老怪人長得怪異，性情乖異，連武功也怪異，也許正是寬大袍袖之故，就看不出兩個老怪如何出手，但無人能近得了老怪的身去。

誰也不會把醜事宣揚，卜天雲心下明白，合他們哥兒四個之力，也不一定誰勝得過兩個老怪，何況人家並未侵到三湘地盤，倒是三湘人馬理虧，加上人家又手下留情，是以卜天雲反而約束了自己的人馬，從未對人透露半句。

原來湘、資、沅、澧四條大江，哥兒四個各管轄一條，卜天龍要坐鎭洞庭，也就近領管澧水，卜天雲雖是老三，但武功不在老二之下，爲人也謹愼，是以湘江水面由他領管，派老二天虎掌管沅江。

卜天龍輕輕的啊了一聲，皆因兩個老怪進入對面第二號綵棚之前，可被他發現了，兩人曾衝着那宋希古的綵棚中點了點頭。

「敢情與京中人馬有勾結。」卜天雲也發覺了。

這功夫，樂聲乍落又起，不斷又有人來，不過皆由一些黃衣紫帶的漢子迎入最末的幾個綵棚，不用說是小門小派的當家，誰也沒注意去理會。

樂聲忽然變了，管絃細樂中，不傳鼓聲，而是吹打，原來是傳酒菜，十數個黃衣人逐棚傳送，各綵棚中，自有白衣少女侍候。

就在這時候，忽又傳報，大夥兒可沒一人注意。

報！欽賜員外郎，宜城盧員外大公子到。

反而是雲中雁一怔，他是總管，邀請的人物中，不到的多有，可沒這麼一號人物，官府除了地方府縣，並未邀請外州府縣，何況是個員外郎，更何況是員外的公子？

若然也有人也覺得稀奇，但立即也不奇了，但雲中雁一見來人，咀裏沒聲，心裏頭可啊了一聲！八成兒就是那麼回事。

進來的正是木兒公主，只不過今日把原已較粗濃的眉兒，綳得高高的，便成了斜飛入鬢的劍眉，本已極是俊美，這一來也更見英姿洒爽，更何況人要衣裳，一身錦繡，小金冠兒束，眞個是檀郎再世，金童下了凡間。

嘿！敢情是這麼回事。

雲中雁自以爲已猜了個八九不離十，心說：那姓陸的小子不肯就範，媚娘到底找到了她的金童。

卻是奇怪，怎生他一些兒不曉得。

這時候，可不許他多想，因爲木兒宛如行雲流水，進了場中，忽然之間，一切都像靜止了，只有軒堂上，和綵棚上的數十面黃旗，在遒勁的秋風中獵獵作聲，除了大堂裏還有點人聲外，兩面二十多個綵棚，連同那奔走在場中的黃衣漢子和白衣少女，像連呼吸也摒住了，數十百人，沒一人說話兒，因爲任誰也沒見過這般俊美的少年，行得瀟灑，更好風采，偏是身後兩個荳蔻年華的丫頭，亦艷光照人，美若仙姬。

原來木兒昨日早有計謀，替小倩和小青兒買了最最華美的衣衫，不用說，也把自己打扮得風流俊雅，備下了最最華貴的衫服。

小倩捧着一個禮盒，小青兒手中卻捧着黃色的綢卷兒，看來都沉甸甸的，媚娘正位聖姑，開府立宗，少不免人人都有賀禮，兩個丫頭手中捧的，必是賀禮了。

雲中雁心中湧出了一股酸味兒，不過仍然迎了上去，此時自不便問得，來者是客，人家既已來了，可也不能查究是否發了請柬。

「原來是盧家公子，請。」

雲中雁登時有了主意，二十四個預定的綵棚皆已滿座了，既然人家打着欽賜員外郎的招牌而來，安排入廳，豈不恰當。

小青兒心上可有一十五隻吊桶，在七上八下，只不過天塌下來，她小青兒也不知怕字怎麼寫，心下有些兒着慌，那倒是有的，因爲她一眼便瞄見了宋希古，那個甚麼奪命金環和鐵筆王，也可能認出她來，尤其担上些兒心的，是宋希古認不認得木兒公主來？若被認出，可了不得啦，今兒可就闖大禍。

但小青兒只担了一會心，尚未進入廳，早心花怒放了，木兒可眞好主意，只不過把眉兒塗得濃了些，眉梢兒高高吊了起來，絲毫不損俊美不說，更添了英洒倒在其次，竟無人認出她來。

小青兒不僅是暗中注意宋希古那個綵棚中的三人，對任何一個黃衣漢走近些來，她也加倍注意，因爲今兒死盲公不是嚇唬她，說媚娘那能在一時間找得到供役使的人手，黃堯率領的御前侍衛，是以輕易混了進山，囑咐各人小心走近身來的黃衣漢子，說不定就是御前侍衛喬裝。

誰會怕御前侍衛，這話自是對木兒公主說的，因爲侍衛人人都有一張貴妃的圖形，木兒卻太像她娘，怕被人認出她來。

眞妙極了，任小青兒如何仔細觀察，那麼多雙直勾勾的眼睛，沒一雙是異樣的，呸！異樣的不是眼睛，只是有不少人張着咀兒，只差沒流出水來，說眞的，她今兒才知道，敢情小倩打扮起來，眞美極了，眞是個絕色的美人兒，她瞧見了，無數眼睛溜過木兒，落在小倩的臉兒，就不轉眼了。

小青兒這才放心了，也放開了捏着的黃綢包袱的角兒，因爲若然有意外，她只要那麼一抖，崑崙刀就會到了木兒公主的手中。

她放心了，心下倒感到些兒羞愧，木兒公主那份鎭定，可眞教她佩服，瀟洒行來，連目光也沒斜視一下子，若然小青兒知道公主就是坐在御前侍衛副統領黃堯身邊，竟還衝着黃堯拱了拱手，必然也更加佩服了。

那木兒公主這裏剛才坐下，只見有人在錦榻那面招手，雲中雁急忙趕了過去。

原來軒堂正中，不是設的甚麼寶座，而是一個錦榻，大白天，廳中也亮着一十二隻大琉璃燈，因是映得那錦榻上的珠光寶氣，閃閃生輝。

小青兒嘸咀兒，哼了一聲，向轉過頭來望她的小倩呶了呶咀，說：「不要臉，敢情那賊女是上榻，不是正甚麼位兒。」

小青兒口沒遮攔，那小倩登時面泛紅霞，該死，這話兒也是女兒家說得出口的，可又不能出聲阻止，生怕她再說下去，忙不迭把頭掉過一邊，那料小倩一掉頭，恰好瞧見那黃堯睨着小青兒，雖然强忍住了沒笑出聲來，卻已笑歪了牙兒。那黃堯和木兒的交椅只隔着一個茶几，小青兒和小倩立在木兒身旁，是以如何會聽不到。

幸是錦榻那邊一陣亂，坐着的人紛紛站了起來，原來是府台大人和縣太縣起身了，只見雲中雁躬身更拱手，道：「兩位大人海涵，聖姑今日正位，不到午時，不便出來，改日當登府道謝。」

那府台捋鬚道：「這個我明白，本當觀禮完畢才告辭，卻顧慮我二人在此，各位英雄豪傑反倒不能盡興了。」

那縣太爺道：「府台大人政務纏身，確實不能久留，何況留下有妨各位豪興，便我也先退辭了，請雲壯士轉達我們申賀之意。」

縣太爺一揚手，立聞連聲起轎，綵棚後立即抬出兩乘官轎來，那雲中雁也揚手示意，數十個黃衣紫帶的漢子在前，一色黃衣的在後，右面列隊，左面綵棚之前，亦是白衣紫帶的女子在前，一色白衣的少女在後，只聽齊聲高唱道：「恭送府台大人，恭送縣太爺。」

兩個官兒才走，請來陪客的幾個鄉紳，亦紛紛起身告辭，雲中雁亦不挽留，吩咐送客，看看午時將到，驀聽得山下發起一陣喊來，那喊叫之聲迅速由下而上，由遠而近，早見兩個黃衣紫帶的漢子搶到場邊的石階前，齊聲喝道：「那盲公，站住了。」

小青兒驀可裏拍了一下掌，總算小倩即時在她臂上狠狠地擰了一把，這才沒歡呼出聲。

卻是兩個黃衣漢喝聲出口，那二十四個綵棚中的人衆，全都一怔，分明是媚娘的人馬阻不了來人，竟還是個盲公，如何不令大夥驚奇。只見奪命金環猛可裏一拍桌子，和鐵筆王雙雙站立起來，還好，宋希古更快，伸手分搭在兩人的肩上，急道：「快坐下了，他既來送死，何不以逸待勞。」

宋希古更將頭連搖，向軒堂那面呶了呶嘴。

鐵筆王會意，點了點頭，道：「說得是。」

宋希古說得如何不是，難道還會第二個盲公麼？昨日合三人之力，尚且奈何不

得卜算子，倒被他收去了一枚金環，出去又如何，難道當着天下英雄面前，出去丟臉不成？

奪命金環氣得肺也要炸了，不忍這口氣，可就會有奇恥大辱，當眞先讓別人去收拾盲公，待他精疲力竭，不是便宜麼。好大胆的盲公，聖姑開府，正位立宗，這就是聖壇，敢闖聖壇，當眞找死。

早見阻擋在石階前的兩個漢子，發出一聲咦，迅速仰頭，而且旋轉過身來，也才聽得篤的一聲响，跟着兩個漢子大叫一聲啊喲！各自一斜身，向傍邊竄出。

這做甚麼？兩人都落脚不穩，幾乎撲倒在地，而且，咦！摸着屁股？

只見小青兒明白，哈！盲公的盲公棍眞邪，簡直就像魔棍一般，盲公要打人的屁股，任誰也躲不過。

綵棚中的走了出來，偌大個場子，登時大亂，黃衣紫帶的人紛紛自各自站立之處搶了過去，雲中雁點地一掠，從奔撲的人頭上飛掠，眞不愧人稱雲中雁，輕功端的見功夫，這才是雁落平沙，當先搶到山口石階前，怒吼之聲更是此起彼落。

敢情那些黃衣紫帶的漢子，各皆武功了得，雖尚未見出手，但身與步皆見功夫，嘿！綵棚之中，非武林英雄，亦是江湖好漢，全皆有頭有臉，當今頂尖兒的脚色，自也眼睛雪亮，見得多，識得廣，不用說，心裏也雪一般亮，一個盲公竟然敢闖聖姑開府的聖壇，那是甚麼盲公，大夥兒先是一怔，跟着全都沒看清人影，大白天，秋陽當空，竟會看不清人影，那山口的兩個黃衣紫帶人，倒先已着了道兒，還不令人心驚麼！

只不過這麼眨眨眼工夫，黃衣紫帶漢子已把那入場的山口處圈成了一堵人牆，雲中雁更落在人牆之前，綵棚之中，尤其是那近山口的七八個綵棚，來自東路江浙淮陽一帶各門派的掌門當家，鄱陽的呂氏兄弟，太湖的逍遙君，徐州的萬總鏢頭，尤其是除陽的樂和子，都和媚娘有「緣」的老相好，就不是僅僅站了出來，不約而同，又在黃衫紫帶人後再又圈成了一重人牆。

卻聽得此起彼落，咦咦連聲，不絕於耳，不，是齊聲，不下數十齊聲驚呼，直如轟雷一般，因爲人影沒了，本來就沒人看清來的是甚麼人，只見人影，而今卻連人影也有了，怎生不驚駭而呼。呼聲出口，待匯合成了轟雷般的巨响，也才都驚覺是不該驚呼的，當着天下的英雄豪傑面前，驚駭而呼，有多失威，是以同時驚覺，也都立即閉上了嘴，便也又成了不約而同，是以刹時間，靜了下來，突然靜了下來，那突然之靜，反倒更加緊了大夥兒的心弦，便是那未出綵棚的人，也都不禁心頭一緊！

忽聽有人唱道：「人生在世不如初，多少英雄困窮途，時來易借銀千兩，勢去難沽酒半壺，小子走起。」

正因突然間靜下來，直似連天道也靜止了，是以廣場雖大，數以百計的人衆，都聽得清清楚楚，那聲音簡直就像在耳邊，大夥兒全都驚得怔住了，竟不知何時，從何處，鑽出一個盲公來，不，還有一個睜眼的小子。

盲公右手的盲公竹點地，右手搭在那小子的肩頭上，盲公竹敲地，正從聖壇前面走來。

這瞬間，亦有一隻手伸出來，卻搭在小青兒的肩頭上，但小青兒雖沒樂得叫出聲，也沒跑出來，錦榻那面的黃堯，和他身側的兩個御前侍衛呂尙和姜凌，張大了嘴，卻再也闔不攏來，因爲盲公的那小子，就在廳前，也就是在他們的面前，竟也不知是打那兒鑽出來的！

山口場邊那數十個黃衣紫帶的漢子，轉過身來了，除陽樂和子本來在最後的，這一來可成了最前，鄱陽的呂氏兄弟在他的身邊，由右變了左，太湖的逍遙君也一般兒的大睜了雙眼，自也是由左變了右，只有一個人在奔走。

是排衆而出的雲中雁，已搶到了最前頭。

那綵棚之中，多半的人有如泥塑木雕，有人在怒吼，也分明聽到有人把牙齒咬得格格作响，也有人在啞着嗓門兒驚呼。

驚呼的是杜華和唐堯，那不是小師弟陸羽麼？天堂有路他不去，怎生地獄無門偏闖來，完啦，數月已無消息，只道陸羽已遠走高飛，完啦，今日豈能再從大師兄的劍下逃出手去。

這杜華和唐堯知道多少？其實甚麼也不明白，只是不信陸羽會弑師，師傅對他恩重如山，不但已有意把師妹許配給他，而且待他年長些，更會由他接掌雲台，正因兩人絕不信陸羽會弑師，數月前才暗地裏助他遠走高飛，更把陸羽平常慣用的一把劍，偷偷帶出來給了他。是以，驀見陸羽現身出來，如何不大驚。

恨得咬牙的卻是石梅，她爹賜給他的一把雲台門的權劍，在雲台門徒衆的心目中，那劍可眞是權劍，劍賜給誰，將來必由他執掌門戶，石梅的爹賜給了陸羽，但那一把門徒心目中的權劍，卻插在石梅的爹心口上，送了她爹的性命，證據確實，陸羽弑師鐵證如山，殺人之仇不共戴天，仇人見面，石梅怎會不切齒咬牙。

也有一隻手伸出來按在她肩上，石開山輕聲打了個哈哈，說道：「師妹，不用急在一時，師傅在天有靈，這孽徒天堂有路他不走，地獄無門偏闖進來，今日必要挖他的心肝，當衆宣佈他的罪證，可不能便宜了他。」

那杜華唐堯兩人不約而同，溜了大師兄一眼，心下可明白，石開山不過以大師兄暫代掌門，可無師命，師傅雖已死，也還有師門的前輩尊長在，是以石開山掌門自居，還不能說是名正言順，但今兒若擒下陸羽，當着天下各大門派的人宣佈他的罪證，昭告天下，再加上權劍已在他手中了，將來便有師門的尊長出來不答應也不行了，那掌門之位，便是雷也打不掉。

那原是同一瞬間，雲中雁雖是排衆而出，亦不識這盲公，但可認得陸羽，認得他是雲台門下的叛徒，卻也是媚娘四次三番要收在身邊的娃娃。嘿！雲中雁論功夫，算不得頂尖兒，見識可高人一等，否則也得不到媚娘的信任了，雖不識盲公，可見多識廣，光天白日之下，天下英雄面前，竟來去無踪，如入無人之地，豈會是個尋常盲公，分明是奇能異士，分明有爲而

來。

雲中雁略一遲疑，再加快了步子，迎了上去，明知來者不善，奈何午時不到，媚娘不能出來昇座，不得不硬着頭皮。

卜算子白眼朝天，側着頭兒，說：「小子，且住，今天咱們出行不利，見了鬼啦。」

陸羽說：「不是鬼，是人。」

卜算子道：「胡說，分明是鬼，我盲公有名兒的神算，算定他午時三刻就要作劍下之鬼，錯不了。」

雲中雁心頭一震，兩手一擺，示意分自兩面包圍而來的黃衣紫帶人退後，那綵棚之中，誰不是久走江湖，多見世面，何況人家主人也不敢輕視來人，雖然多半不知卜算子和陸羽來歷底細，但兩人現身前露的那一手，已把這般人全鎮住了。

陸羽竟也似目中無人，說道：「但還不到午時三刻，他到底還是個人，不是鬼啊。」

卜算子道：「不不，不是人啦，他壓根兒就不是人，只不過尚未向閻王爺報到罷啦，我盲公無眼，不能望氣色，他也沒報上生辰八字，別以爲我就不會算，小子，你忘啦，我盲公還有一樣聽的本事，他的脚步已告訴我啦，他的三魂已少了二魂，七魄也少了六魄，便還不能算鬼，也是個活死人啦。」

陸羽說：「我不信，他脚上又沒嘴，你怎麼聽得出來，你是怎麼聽來着？」

卜算子道：「小子，你瞧瞧，他的兩條腿兒在發抖沒有？那就是少魄之故，他本是脚尖點地，但落地却是脚根，欲進還退，那是心虛，心虛者其人氣必也虛，氣虛說明他精與神兩皆虧敗，可知其魂已如遊絲，命在頃刻了。」

卜算子和陸羽簡直目中無人，那綵棚中的各路英雄，今日既然接柬前來，若非與媚娘曾有香火緣，面首相好，也有那上下的交情，何況誰都是在刀山上打個滾，刀尖上舐過血，不論大小，總也算是雄霸一方的人物，呔！是可忍，孰不可忍，除陽的樂和子一錯身，搶了過來，太湖的逍遙君也飄身而出，但雲中雁兩手一擺，當眞泥菩薩也會有些火氣，說甚麼雲中雁在江湖中也有他這一號人物，被一個盲公當衆如此譏諷折辱，今後他還要不要在江湖中走動。

呔！當眞三尸神暴跳，七竅內生烟，樂和子和逍遙君終於站出來了，他就是等待這一刻，這兩人雖不是甚麼長人，頂不起塌下來的天，但太湖除陽鎖大江，在東路人馬中，却也是出類拔萃的兩個，有兩人來到身後，盲公便是六臂三頭，也不過是八兩半斤。

分明是等兩人出來，人出來了，他倒裝出大無畏，擺手道：「兩位且慢，今日是聖姑正位，開府的喜慶日子，這位朋友雖然少會，但來者是客，咱們可不能缺了禮數。」

上前半步，雲中雁拱了拱手，嘿嘿，倒也眞像個英雄，胸脯兒挺的高高的道：「這位朋友，相請何如相遇……」

卜算子呵呵笑道：「小子，雖說是半個活死人，這人的幾兩骨頭雖然輕，說甚麼也還有些油水，再說，上門的買賣，總不能推出去，是不是啊，就拿他發個市也罷。」

陸羽道：「你怎知他骨頭輕，你又沒摸過他的骨頭，怎知只有幾兩！」

卜算子說：「不用摸，一敲便知。」

盲公竹倏地一揚，雲中雁和他相隔只得三四步，但盲公竹也還够不到，呔！何物盲公，實是欺人太甚，全都以爲雲中雁必然再也按捺不住，眞個是佛也有火。但……這是怎麼啦？

雲中雁有似泥塑木雕，右脚在滑，左手分明是一抬腕底翻雲，但只翻了一半，怎生就不動彈了。

一瞬間鴉鵲無聲之後，只聽咦咦連聲裏，夾雜着幾聲怒吼，綵棚中的人既然手底下都有點斤兩，這時候如何還不明白，雲中雁已被盲公隔空點穴，定在當場了！

有人在搶出來，樂和子與逍遙君同時怒吼一聲，分自左右撲出，錯身抓去。

卜算子說：「好買賣。」竹杖再揚，只一劃，道：「你叫樂和子，好，給你個樂子，哈，你逍遙，我也公道，便也教你逍遙逍遙。」

卜算子話聲未落，樂和子和逍遙君也早如泥塑木雕，樂和子的擒拿手眞見功夫，只不過尚未圈出臂來，逍遙君的八卦游踪步，那脚步是滑出來了，只不過脚跟尚未轉出，就那麼又被定住了。

卜算子再露這兩手，更見功夫，隔空點穴的功夫已達到了化境，神妙得直似定身法兒。

陸羽赫然更喜極，師叔祖的武功，竟如此高不可測，小青兒早拍着手兒叫，說：「死盲公，敢情你會邪法兒，妙啊！」

卜算子霍地一旋身，喝道：「給我滾出來！」

小青兒道：「出來就出來，別人怕，我才不怕你，死盲公，幹嗎這兇。」

小倩一把揪住她，說：「卜前輩不是叫你，可也輪不到你，你瞧……」

只見左首第一個綵棚中，走出四名漢子來，是三湘風雲。

小青兒哈了一聲，到底掙脫，站出軒堂前來了，說：「死盲公，敢情你眞沒騙人，見到你那盲公竹，南天一條龍，變成東湖一條虫啦，咦！陸公子，你怎麼……哭啦？」

誰也沒工夫去理會一個小丫頭嚷嚷，三湘風雲是走出綵棚來了，却垂手低頭，向卜算子面前乖乖地走過去，乖得不敢邁步兒。

不，陸羽只是流淚，可沒哭出聲來，大夥兒全都目瞪口呆，人的名兒，樹的影兒，洞庭君山，龍、虎、風、雲哥兒四個，又豈僅威鎮三湘，足雖不過長江，威名却早過了黃河，江湖中的天下，可才眞是打出來的，浪得的虛名就不會久長，要不，媚娘這個熱辣辣的聖姑，也不會予以首席禮遇了。

但是，在這個盲公面前，却像老鼠見了貓兒，步兒不敢邁大，頭兒也不敢抬。

「好小子，」卜算子的盲公竹一頓地。啊唷！那綵棚內外，盡是天下英雄，加上黃衣人，白衣女，沒兩百也有一百八十，心頭皆是一震！

不過是一根竹竿兒，頓地，大夥兒竟

感到脚下的地一震，不，簡直震在心頭，就因爲盲公手中不過是一根竹竿兒，頓地竟地爲之震，可見內家功夫造極了得，大夥兒又怎麼會不心頭也爲之一震！

大夥兒更駭然的是，三湘風雲哥兒四個，雙膝一軟，竟在盲公面前跪下了。

這工夫，誰又有工夫去理會一個小子，淚流滿面，也不理會小青兒向他走去。

小青兒啐了一口，敢情三湘風雲是三湘窩囊，她小青兒從沒怕過盲公，不料這四人到了死盲公面前，登時就矮了半截，教她那個眼兒瞧得上！却是陸公子怎麼哭啦，嗳，哭得還眞傷心，眞稀奇。

眼下還沒熱鬧瞧，稀奇的事兒倒吸引了她，小青兒向陸羽走了過去。

這這……這到底是怎麼回事？順着陸羽的淚眼望過去，小青兒怔住了，因爲右面第一號綵棚裏，也有一個姑娘正在淚流滿面……

且慢，死盲公在說甚麼？

卜算子的白眼直翻，怒道：「瞧見你這四個不成器的賊崽子，我老人家就有氣，嘿，你們倒還認得我手中這根竹兒，氣死我老人家啦。」

看來盲公眞像氣得七竅生烟，氣極了，盲公竹又猛下裏一頓地，那脚下的地方又爲之一震，因正大夥兒那驚駭的全神貫注，是以也都感心下一陣劇烈的震撼。

小青兒一聲嗳呀，連塲中相隔得遠的人也感到地下震撼，何況小青兒不是早也不遲，正向盲公身邊滑步過去，相距得那麼近，偏又是她脚下向盲公身邊滑過去，一雙眼睛却在交替瞧那綵棚裏的姑娘和陸羽，她太奇怪了，那姑娘是甚麼人啊？怎麼和陸公子相對飲泣，她要向盲公問個明白。小青兒嚇了一跳，無端端被盲公嚇了一大跳，小青兒才眞氣極了，只道該死的盲公又在戲弄她，千刀殺，萬刀剮，罵不絕口。

小青兒又那裏知道，今日前來，想想對方有多少人，又都不是等閒的人物，不說媚娘的手下了，來與會的武林中人，亦莫不是五岳三山，四海五湖中頂尖的人物，一個對一個，自是穩操勝算，但好漢子也架不過人多，雙拳何能敵四手，就算能够，當然能够，但會有多少死傷，罪不及衆，寃自有頭，債各有主，罪魁只得兩個，要辦的事兒亦只得兩樁，如何要與天下人爲敵，傷及無辜？

是以，卜算子未來之前，已打定了主意，以往裝盲扮傻，把對敵當作遊戲，今兒可行不通了，必須一上來就得把大夥兒鎭懾。

這就是卜算子未露面，光露一手絕頂輕功之故。

這就是他盲公竹一揚，便隔空點了雲中雁，樂和子與逍遙君的穴道之故。

這就是盲公竹一頓地，令在塲數以百計的人衆心頭爲之一震，賣弄造極的內家功夫之故。

不愧是卜算子，端的神算，可不是把那麼多頂尖兒的人物都震懾住了，大夥兒都替小青兒揑一把汗，都在想：這小姑娘不知地厚天高。

不料小青兒罵不出名堂來，一眼瞧見一排兒跪在卜算子面前的三湘風雲，怒道：「你憑甚麼欺負人家，幹嗎對人家這麼兇？」

卜算子說：「小鬼丫頭，你憑什麼管我閒事。」

「我我……」小青兒說：「路見不平，拔刀相助。」

卜算子說：「鬼丫頭，你的刀在那兒啊，敢是失落啦，連一把刀兒也保不住，竟敢出來打抱不平，八成兒你又想捱一頓打是眞。」

小青兒一怔！嗳呀！木兒公主的崑崙刀是交由她保管，捧在手中的刀呢？

小青兒慌了，那軒堂卸了門窗，身在塲中，亦可把裏面望得清清楚楚，小倩手中沒有，公主身邊，桌兒上也沒有。

卜算子口中喝道：「還不給我趕快滾起來……」

眞是，小青兒眞不怕死盲公，却怕盲公打她的屁股，盲公手中的盲公竹簡直是魔棒，任她怎麼小心提防，從沒一次躲開過。

小青兒跳了開去，塲中可沒遮擋躲避的地方，只有把陸羽作擋箭牌，那知鑽到陸羽脅下，才知盲公是在對跪在面前的四條漢子喝叫，卜算子道：「今日看在姑娘面上，我老人家今兒也有事，且記下這一頓家法，還不謝過這位姑娘。」

小青兒剛從陸羽脅下鑽出來，恰見盲公的白眼衝着她這麼一眨，又那麼一擠，啊，她明白了，忽然之間，前晚東平王船中那一幕，頓上心頭，卜算子不是用她來嚇唬過東平王麼，盲公那時也這麼衝着一眨，又那麼一擠眼兒的，八成兒又是這個主意，別樣事兒她不行，作弄人，搗蛋嚇唬人，可在行得很。

鑽出去的小青兒揚着頭，說：「罷啦，我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人家向我叩頭，起來啦，我也不要你們謝，死盲公要是再欺負你們，我把他的山羊鬍兒拔得一根不留，別怕啊。」

沒有人笑，大夥兒都駭然在想：這小姑娘是甚麼人啊？三湘風雲一見盲公就跪倒，小姑娘却敢罵盲公，顯然大有來歷。

如何不是大有來歷，小青兒非是有意，却已一而再的露了一手。適才她從盲公身邊跳了開去，在衆目睽睽之下，簡直就是忽然間無影無踪，待到她從陸羽脅下鑽了出來，正因在塲的全是江湖上頂尖兒的人物，却都沒看清楚，又怎麼不驚駭而感到一陣慚愧。

大夥兒眞不知道小青兒的來歷麼？不！大夥兒知道的，這小姑娘不過是欽賜員外郎，那盧公子兩個丫頭中最小的一個，有其婢，必有其主，那麼……那麼……

那麼令天下英雄盡皆鎭懾了的盲公，也對這小姑娘退讓幾分，大夥兒又怎不在心下問，那盧公子是甚麼人？當眞來者不善，天下英雄聚會的塲所，怎麼跑來一個文秀俊美的公子？又豈無大來頭！

那只是一瞬之間，那瞬間，大夥兒由盲公而聯想出這小姑娘，由小姑娘又聯想到她的主人盧公子，令大夥兒顯然驚駭又加驚駭的是，盲公顯然知道這婢主三人的來歷。啊啊，不僅是知道，分明是一個兒，連袂而來的。

誰說沒人笑，軒堂中有人在笑，木兒

忍不住笑了起來，却慌了小倩，小倩急忙趕了出來，罵道：「鬼丫頭，你是眞討打了，休再胡鬧，還不滾回去。」

同一瞬間，卜算子正在對站起身的三湘風雲在吩咐：「還不退過一邊，誰要敢溜走，我打斷他的腿，站過一邊，待會我有用你們之處，啊啊。」

卜算子急忙轉身，抱起拳來，對站出來小倩道：「小老兒罪該萬死，只因家門不幸，出了幾個不成器，有辱門戶的後輩，追尋到了此間，待小老兒教訓了他們，即刻就走。那孽徒，還不給我滾出來！」

小青兒道：「死盲公，怎麼你有這麼多不成器的後輩？罷啦，我家公子大人大量，瞧你怪可憐兒，只不過你要清理門戶，可得快着些兒，休得阻手阻脚，死盲公，你沒眼，我就告訴你啦，午時一刻一到，這兒就有熱鬧瞧。」

盲公仰面眨眨白眼道：「原來你家公子是瞧熱鬧來着，說不了，相距午時還有一刻，足够我小老兒清理門戶了，姑娘，你且站過一邊，待我喚出那孽徒來！」

「喚出來？」小青兒說：「怎麼，不是這四個麼，你那門徒在那裏啊？」

小青兒眞還不知道，向兩面綵棚逐個瞧，目光落在右面第一個綵棚，她的眼睛睜大了，那淚流滿面的姑娘淚仍在流，但相距兩丈有多，亦看得出，那姑娘的眼裏要噴出火來，咦，還抓起劍來，在掙扎着顯然要向外奔，却被人揪住了，有人在她耳邊說甚麼，像在勸阻，她在生誰的氣，恨誰啊？難道是陸公子？

卜算子喝道：「龍虎風雲何在。」

那哥兒四個立卽齊聲應道：「恭候差遣。」

卜算子道：「孽徒石開山背師門，弑師嫁禍，罪該萬死，快快給我擒來。」

三湘風雲才應了一聲，那二十幾個綵棚中，早起了一陣咦咦啊啊的驚呼之聲，石開山被媚娘請來，尊爲上賓，雲台門威名遠播，誰不要結識，是以今日在場各門派，各路人馬，全都拜會過了，也都有了個認識，更何況石開山有意重振雲台門的聲威，更有那白水門白逸，襄陽武景隆師兄弟，和信陽洲的黃信，早已同流合污，你捧我吹，正是人抬人萬丈之高，早把石開山捧得高高的了，却不料這個盲公敢情是雲台門的尊長，這就不怪盲公武功如此高絕了。甚至那宋希古的綵棚中，三人亦不禁怔住了，奪命金環和鐵筆王入關已久，豈不聞洛水有個雲台門，這三人雖沒出聲，却交換了一瞥，心下都倒吸了一口凉氣，敢情數年前以死相戲，昨日再被人家戲辱的盲公，原來是雲台十三門的長老。

一時之間，別說媚娘的人馬了，便綵棚的天下英雄，亦噤若寒蟬。不料三湘風雲這裏才轉身，驀聽一聲嬌叱，綵棚中淚流滿面的那姑娘，霍地推開了身邊的兩位師兄，撲了出來，點地縱身，一掠便到，且劍在身先，向陸羽當胸刺到。

小青兒一聲啊呀，陸羽只不過一滑步，叫道：「師妹，你聽我說……」

那姑娘那由他分說，一招緊接一招，劍招連綿不絕，而且莫不是刺攻陸羽的要害，連哭帶嚷，罵道：「你這忘恩負義的賊，我我……我把你碎屍萬段！」

陸羽豈僅不還手，豈僅不亮出崑崙刀，甚至垂着雙手，但那姑娘的劍攻得再凌厲，却連陸羽的衣角兒也沒碰到一點，只是咽咽哽哽，聲聲喚師妹。

小青兒鬆了一口氣，當眞憑這姑娘豈能傷得了陸公子，早怒從心上起，說：「喂！你怎麼不講理，一句不說，……啊！你你……你是陸公子的師妹。」

話出口，才想起人家並非一句話也沒說，人家說了的，却是她不知該怎麼說了，而且，那一邊，三湘風雲已截住了一人的去路，有人在縱聲大笑，長劍突地一揮，劃出一片寒濤，竟把三湘風雲迫得連退一步，但哥兒四個的四件兵器，也就勢亮了出來。

那是甚麼兵刃啊？小青兒到底是小人物，見不得稀罕的物兒，一見便多心，那兵刃似峨眉分水刺，兩面見刃，却又似劍，這瞬間，忽見先前在綵棚裏阻止那姑娘出來的兩個漢子，分自左右搶出，仗劍搶到當先出棚的那人身側，却是奇怪，三湘風雲非但不阻止二人，分明倒讓出路來。

那人兀自縱聲長笑，道：「石開山在此，不才新近接掌雲台十三門，少會天下英雄……」

卜算子叫道：「杜華唐堯何在，把孽徒拿下了！」

只見石開山身邊的兩人應了一聲，霍的兩劍齊出，拍的一聲響，右邊的一人橫劍拍在石開山的手腕上，那手中登時劍落塵埃，左面一人的劍不但架在石開山的脖子上，更壓在他的肩頭，那人已經高聲道：「敬候師叔祖發落。孽徒石開山已拿下了。」

當眞是迅雷不及掩耳，石開山顯然右手腕已斷！劍又出了手，脖子上登時見了紅，分明是想掙扎，壓在他左肩上的劍登時抹破了他的脖子。那裏還敢動彈，大叫道：「反了反了，你這個孽徒反了。」

小青兒啊了一聲，瞧瞧那兩人，又迅速掃了三湘風雲一眼，說：「我明白啦，死盲公，敢情你早安排下這兩人在姓石的身邊，那哥兒四個也早被你降服啦。」

誰有功夫去理會她嚷嚷，石開山右邊的一人却高聲叫道：「師妹住手，弑師的是這孽徒，不是陸師弟，還不快叩見師叔祖。」

小青兒急急說道：「我認得……不不，我知道你是誰了，你是陸公子的師妹石梅。」

那石梅雖是怒火遮眼，淚更令她的眼模糊，亦已有所見，有所聞了，呆了一呆，那手中劍登時垂了下來。

陸羽叫道：「二師哥，三師哥，恕我不便行禮，師妹，我其實寃枉，原來是大師兄盜劍、弑師、嫁禍，快見過師叔祖，老人家已查證明白。」

石開山右面那人搶起劍來，抱劍在手，拱手作了個環揖，朗聲道：「在下杜華，這位是我師弟唐堯，奉師叔祖密諭，擒下孽徒，淸理門戶，敬請各門派的前輩長老作個見證。」

那石開山入門雖早，武功劍術雖在兩個師弟之上，奈何兩人突然發難，眞個是變生肘脅，何況腕斷劍已出手，但一劍雖已架在他的脖子上，不能掙扎却能嚷，嚷

道：「武兄白兄救我。」

武景隆雖已搶出棚來，白水門的白逸，信陽州的黃信原是他的死黨，又豈會坐視，但也不過是才跨出綵棚，便已縮步了，一者石開山已然受制，再加杜華已宣告出石開山的罪狀，若然是眞，可是不容於江湖武林的瀰天大罪，那還敢出頭相助，何況盲公武功通神，正向這面走來。

卜算子是向石開山身前走去，轉身，在場中央一站，那麼多人的一個廣場，掉一根針在地上，一定也能聽得出來，甚至那姑娘也不哭泣，連同大夥兒，都張大了咀，像窒息一般，停止了呼吸。

卜算子大喝道：「把孽徒石開山押上來！」

身後轉出杜華唐堯，押過石開山，在盲公面前跪下了，斷腕痛得他滿額見汗，汗和割破了的脖子流出來的血，混和在一起，灌入了他的衣裏，也紅了半邊脖子。

杜華唐堯退去盲公的身側，在左面站立，陸羽走去盲公的右側，小青兒說得不錯，一切都像事先早有安排，龍、虎、風、雲哥兒四個，並不待吩咐，蛾眉分水刺橫胸，分站在兩邊，只有那石梅如痴如呆，轉着眼珠子，張着咀兒，滿面淚痕的臉上，蒼白如紙，她瞧甚麼？瞧瞧陸羽，又瞧瞧石開山，又像在瞧盲公，但那模樣又像茫然甚麼也不見。

杜華叫道：「師妹，過來。」

「喂！」小青兒推了她一把，說：「叫你啊，那麼，我呢？死盲公，我站去那裏啊？」

「滾過來，」軒堂口有人在叫，原來木兒公主和小倩也站出來了，是小倩在叫：「人家清理門戶，還不快滾回來，你這鬼丫頭。」

小青兒心下好生着惱，不是惱小倩，是惱了大夥兒，她一直在場中喊叫奔跑，就沒人注意過她，倒像她眞是個無形無影的鬼丫頭，沒人瞧見一般，要不，準也當她是個淘氣的小姑娘，無人理睬。

可不是連盲公也不理睬她，卜算子高聲說道：「有勞各位作一個見證，我雲台門於二十多年前，只因收徒不愼，以致良莠不齊，收了幾個劣徒，致令門戶蒙羞，從此不准分門立派，門下弟子，一律不准涉足江湖，不料我門不幸，傳至第八代弟子石雷，又收了一個孽徒，便是這一個罪該萬死的石開山，這孽徒本是一個不知有父母，甚至不知有姓的孤兒，石雷一念之仁收養了他，因此從他以石爲姓，名雖師徒情却同父子，不料這孽徒……噢！家醜不可外揚，不料，這孽徒竟以怨報德，盜取石雷賜給門下弟子的一把短劍，於睡夢之中，殺了對他恩重如山的師父，陸羽何在。」

陸羽又已成了個淚人，咽哽道：「弟子在。」

卜算子道：「在座各位，多已接到這孽徒所發的武林帖，滿以爲那短劍便成鐵證，嫁禍於他這師弟陸羽了，却不料神差鬼使，我這個久已不問江湖事的老而不死的盲公，適時回返師門，查實是這孽徒以下犯上，弑師嫁禍，本該按門規立即處決，只因他已發出武林帖，若不昭告天下，這陸羽無辜蒙寃，便不能還他淸白，是以借今日這個道場，當衆清理門戶，杜華何在。」

轉出杜華來，躬身道：「弟子在。」

卜算子道：「石雷廢長立幼，實爲致亂之由，我那師侄石雷，雖有意由陸羽接掌門戶，但一未禀告歷代祖師，二未昭告天下，第三，陸羽亡命江湖，已另有奇遇，已習了別家門派的武功，按門規律例，不能再接掌門戶了，杜華跪下。」

杜華雙膝下跪，卜算子的盲公竹一伸，擱在他頭頂，道：「此杖乃雲台開山祖師傳落下來，代代相傳，是家法，亦雲台門權杖，當年雲台門第五代祖師，即以此杖清理門戶，例由長老之尊者保管，我門戶凋零，此杖入我手中，今日我亦憑此杖，宣告天下武林，立杜華爲雲台第九代掌門。」

杜華叩頭再拜，驀聽一聲慘呼，是卜算子的盲公竹倏地連點，石開山的兩臂立即軟軟地垂落下來。

卜算子道：「孽徒兩臂已廢，你師兄弟卽刻把他押解回山……」

驀聽哭聲中，噹噹兩聲响亮，劍光人影倏晃，那石梅已跌坐地上，嚎啕大哭，唐堯搶過去，把她的劍奪了下來，也唯有這師兄弟兩人看得明白，石梅橫劍自刎之頃，師叔祖的盲公竹即時把她的劍打落，也唯這師兄弟兩人才明白，爲何石梅愧不欲生，師妹不僅寃枉了青梅竹馬一塊兒長大的陸羽，更已失身於殺父的仇人，現在眞相已白，石開山已俯首認罪，她還有何面目見人。

卜算子說了一聲「家醜不外揚」，盲公竹一擺，杜華和唐堯忙一點頭，急忙向卜算子叩了一叩，齊向陸羽說了一聲再見！急忙忙押着石開山，拖着石梅，快步落下山去了。

那綵棚門口已不見了武景隆，若非生面佛暗地裏拖他一把，眞不知他怎生退得回去，論交情，白水門的白逸，和信陽州黃信，那似武景隆師兄弟和石開山一般相交莫逆，誰又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更早訕訕地縮回綵棚去了。

忽聽一個嬌滴滴的聲音說：「恭喜恭喜，恭喜前輩，得清門戶。」

嬌聲方入耳，那廣場之中，登時轟然一聲，是綵棚中人同一瞬間推座而起，其聲轟然，百十個散立在廣場四處的黃衣人，白衣人，同一瞬間奔前，那聲响如何不轟然，一時之間，恭喜之聲响徹雲霄，恰似地動天搖，只聽那不下二百餘人齊聲喝道：「恭喜聖姑開府立宗，萬歲千秋。」

原來是媚娘出了軒堂，只見她：頭上巧梳雲鬢，潔白羅衣生輝，兩道娥眉淡淡掃，皓齒排兩行碎玉，鉛華不添艷麗，寶相自然莊嚴，姍姍蓮步下階來，嫋嫋香風四溢。

寶相自然莊嚴，卜算子也爲之一怔，任她如何巧粧扮，這份自然的莊嚴，可是假裝不來的，若她不是心靈聖潔，這份莊嚴就不會如是自然流露出來。

卜算子那聲哈哈，不但停留在咀邊，而且嚥回去了，也不由自主的一揮手，示意三湘風雲，命陸羽和小青兒，退過一邊去了。

忽然間，不，不過是那一瞬間，眼前

的景像消失了，卜算子像又回到了昨日的水邊崖下，昨日媚娘的一席話語，也又回到他的耳邊。

昨日媚娘在那崖下水邊的一席言語，面對着狄心蓮時，也流露了此刻所見的這份自然莊嚴，只不過昨日相隔得遠，無如今日此刻所見如此逼人，如是凜然生敬。

小青兒呢？怎生也不奔跑，在卜算子示意之下，竟也乖乖地退過一邊去了。

難道媚娘昨日在那崖下的一席言語，眞是發自她心靈的深處？沒半句虛妄？

小青兒的感覺，那一瞬間的感覺，却與卜算子有異的，媚娘的目光只不過那麼瞧了她一眼，小青兒就感到一種無名的溫暖，像昨日被媚娘摟在懷裏之時感覺到的一樣，她又怎會嚷嚷呢，她只想閉起眼兒來，享受那份她從未感覺過的溫暖。

不，這不是甚麼邪法兒，卜算子壓根兒就不信世間有甚麼邪法兒，他的神智不但清，而且還能思想，他露出來的黑眼珠兒也在轉動，他清楚地瞧見，廣場中不下二百男女，都因媚娘的出現而如醉如痴，若說其中一些人爲媚娘的美色所迷，但那副統領黃堯，那奪命金環和鐵筆王，尤其是嶺南的兩個老怪物，他卜算子可清楚，這些人可與媚娘無香火緣的。

就算男人皆被她的美色所迷，但那麼多白衣少女呢？那木兒公主又怎說？尤其是小青兒？這個天不怕，地不怕，調皮搗蛋的鬼丫頭，怎麼突然也乖了？

只聽有人在高聲道：「午時已到，各就各位。」

媚娘含笑，搖手，道：「且慢。」轉向卜算子，斂衽爲禮，道：「這三人無知，冒犯前輩，雖罪不容恕，可否讓他們站過一邊？」

當眞，這麼一陣工夫，全都把場中被閉了穴道的雲中雁樂和子與逍遙君忘了。

卜算子道：「可是老朽的不是了，先前多有得罪。」

不待卜算子的盲公竹揚起來，媚娘道：「不勞前輩動手。」

話聲未落，媚娘的蘭花手揚，飛出三片花瓣兒，輕微的破空聲入耳，那場中三人忽然能動彈了，皆面白如紙，三人全是向卜算子撲去之時着了道兒，是以這麼好半晌，始終就是那麼個姿態，出手雖有異，前撲之勢却相同，那穴道驟然被解，想當然必然仆地，不料不仆而仰，都退得兩步便站住了，像是被一股無形的力道托着了。

那廣場，多是見多識廣的武林高手，也不禁登時發出一陣喝采來，因爲全都看得明白，解開那三人的穴道的那三片花瓣兒，把三人的身子拖住的，亦是那三片花瓣不絕的餘勢，那力道之恰到好處，簡直妙到毫巓。

卜算子也叫了一聲好，就在這工夫，山腳下，近東湖一邊，一聲聲報上來：

「報！九宮劍派宮九娘，率門下弟子到。」

場中的喝采聲戛然而止，繼之是一陣交頭接耳的竊竊私語聲，誰不知道這珞珈山是宮九娘的祖居，九宮劍派發祥的聖地，由媚娘霸佔而來。九宮劍派雖然人口單薄，到底江湖上的威名仍在，不早不晚，此時前來，自然來者不善。

那媚娘却仍含笑如故，羅袖一擺，說道：「主人駕到，列隊恭迎。」

場中的黃衣人，白衣人，霍地一分，兩邊列隊，媚娘身後跟隨着八個一色白羅衣的女子，亦下階迎來，那小青兒揑緊了拳頭，興奮得心兒狂跳，她倒是想拉劍的，但見廣場中二百餘人，沒一個亮出兵刄來，若有，只是盲公的手中有根盲公竹，木兒公主也背着手，小倩也垂手而立，像是與宮九娘不識無關，嘿！連陸羽也不取出崑崙刀來，這是怎麼回事？

那媚娘率領八個白衣女子，走到場中，小青兒可才看得明白了，八個白衣女子都携着個花籃兒，籃裏裝的全是花瓣，敢情適才媚娘替三人解開穴道，那花瓣便是由籃中取來的。

那媚娘忽然停下步來，原來宮九娘率領薛紅和狄心蓮，拾級上來了，小青兒感到心兒要跳出口腔來了，喂！她移近陸羽身邊，只不過是心裏喂了一聲，手肘碰了陸羽一下，怎麼還不亮出兵刄來啊？人家這麼多人，狄姐姐師徒那是媚娘的敵手。

眞怪了，這麼多人，竟像都不知道這是仇人見面，咦！怎麼連狄心蓮師徒也劍不出鞘？劍是帶着了，但是揹在背上，劍總在肩頭飄飛，中午的湖風把劍穗飄了起來。

那媚娘竟斂衽相迎，道：「小女子恭候九娘回山，如大旱之望雲霓，今日幸也何如，年初蒙尊夫慨允，賜准小女子爲隣，得獲蔭庇，實是感激莫銘。」

那薛紅哼了一氣，但怒目才睜，宮九娘的獨臂不摸劍柄，却把薛紅的手携了起來，任誰也看得出來，不過是不許她這徒兒魯莽。

媚娘又道：「九娘遠遊，九宮聖地，無日或忘洒掃，並未敢動一草一木，却是未得九娘吩咐，亦不敢粉刷相迎，尙望九娘恕罪。」

說着，竟再又斂衽，甚麼，難道這不是宮九娘的祖居？

九宮劍派無異已退出江湖有年了，今日在場人衆，除了一個卜算子，無人會來此作客，都說媚娘霸佔了宮九娘的祖居，難道傳說不實？

可不是麼？眼前建築，綵棚自是臨時搭蓋，那軒堂分明新建，其後兩側隱隱可見樓閣，亦無不簇新。

宮九娘不以媚娘所言爲怪，竟和顏悅色，道：「既是先夫已允，媚娘何必客氣，却是有勞照顧門戶，尙未致謝。」

那媚娘一揮手，道：「恭迎九娘起駕，小女子有客在此，恕不恭送了。」

刹時間，媚娘身後的八個白衣女子已飛舞而前，恰似八個散花仙女，頃刻之間，舖出一條花徑來，伸向右側的一個蒼松翠竹林，隱約可見有座牌樓，若非那花徑伸展直達其下，誰也沒注意那裏有座牌樓，皆因牌樓被一塊巨大無比的薄紗罩住，風動輕紗，遠看宛若薄霧縹緲。

驀聽兩聲炮响，覆蓋在牌樓上的薄紗，忽然飛揚起來，也帶動了千萬條五彩絲帶，隨風飄揚，刹時間，五彩繽紛，隨風飄揚，現出牌樓上的四個大字來。

「好一個九宮仙苑！」

是卜算子，縱聲大笑，笑聲透露出他心內的歡欣，那餘外的人，除了媚娘手下的黃衣人和白衣女，也齊聲喝起采來。

那牌樓並非金碧輝煌，但古樸更見莊嚴，尤其是炮聲中，白紗飄昇，似冉冉雲飛揚，驀然一見，恰似在鮮花彩舞中陡然湧現，倍增神采肅穆。

便是宮九娘也呆住了，薛紅在訝異中不減驚疑，狄心蓮却喜形於色，悄聲道：「師傅，你看，人家……」

原來那八個白衣少女散罷鮮花，已回身在花徑兩側倚立，那牌樓內亦轉出四男四女八個人來，男衣藍，女衣紫，分立在牌樓下，齊聲喝道：「恭迎主人回宮。」

樂聲悠揚中，媚娘也率衆唱道：「恭送九娘回宮。」不下二百人齊聲唱，那聲音有多大，而且男拱手，女躬身，媚娘再又斂衽，恭敬歎於顏色。

誰又會再懷疑媚娘的情眞意誠，因爲誰也知道媚娘的武功莫測高深，便有卜算子適才一再顯露幾手功夫，已令羣雄鎭懾，但媚娘飛花解穴，亦已還以顏色，何況媚娘得羣雄之助，手下人更衆多，豈會懼怕九娘三師徒，更何況白衣女散花，牌樓的湧現，如是巧安排，自非三朝兩日所能安排的，其情之眞，意之誠，也可想而知了。便是盲公也睜了眼高聲道：「九娘不行，還待何時，休辜負媚娘一番盛意。」

宮九娘獨臂不能爲禮，躬身道：「我師徒如何當得，又却之不恭，只有領謝領謝了。」

媚娘又道：「九娘仙居中，尙有一位故人相候，請九娘便行。」

卜算子一把抓住小青兒，對陸羽道：「這裏沒咱們的事了，還賴在這裏做甚麼，此處既不留人，何不去那面瞧熱鬧，逛逛仙苑，倒也不差，走。」

說聲走，盲公竹篤篤連聲，媚娘回身施禮，道：「恭請前輩留步……」

小青兒一聲啊呀！竟被盲公抛出數丈遠去，不知怎麼一個跟蹌，明明在媚娘面前的盲公，已到了她身後了，狄心蓮會意，伸手一托，同時已扣住了小青兒的手腕，在她身邊說道：「小妹子，跟我走。」

原來小青兒直落在狄心蓮身後，被她一轉身，就接住了，卜算子叫道：「小子，你還等甚麼。」

小倩不知爲何卜算子把小青兒扔出去，也大叫一聲啊呀，早搶了過來，陸羽已走了，走到狄心蓮身邊，還怕木兒公主不飛掠而前，陸羽跟來，倒落在兩人身後了，樂聲沒止，那廣場中却忽然又靜下來，那綵棚前的羣雄，更面面相覷，連媚娘也一怔，誰也沒料到一個俊秀的盧家公子和一個丫頭，竟有絕頂的輕身功夫，卜算子的身手已令大夥兒鎭懾了，不料這兩人年紀才十來歲，竟不在卜算子之下。

媚娘倒抽了口涼氣，暗叫一聲僥倖。自然只有她才明白，眞個僥天之倖。她面上笑容不減，也更顯莊嚴。

卜算子在那面却早追上了宮九娘，不知是心急，還是有意炫露，盲公竹點地已篤的一聲响，登時無影無踪，那自是在媚娘等一夥人眼中才無影無踪，小青兒叫道：「死盲公，我跟死你啦。」脚才落地，向牌樓下飛奔追去，那甫落地的小倩不知究竟，兩個姑娘全在牌樓下，硝烟裏，倏然而隱。

原來適才震天價兩聲炮响，牌樓才陡然湧現，那瀰漫的硝烟兀自氤氳未散，顯然亦是媚娘匠心獨具的巧思，那巨大無比的紗幕似雲霓，五色綵帶在陽光下發出霞光千萬道，以及那繽紛的花雨，若無瀰漫的硝烟氤氳，宛若霧湧，還似雲推，也就不似神仙境界，也增添不出肅穆莊嚴來。

兩個姑娘這麼一追一趕，掠空飛騰，又如何不似仙姬舞霓裳，落沒於硝烟中，又何異隱沒於雲深處，便是匠心巧安排的媚娘，也不禁在心下喝起采來，九娘師徒心中便還有些兒殘恨，此刻亦已盪然無存了。那媚娘非但未霸佔她的祖居，今日當着天下英雄面前，如此以殊禮相迎，且如此非常光耀了她的舊門庭，何況當初原本是她丈夫忘恩負義，臂亦非斷在媚娘劍下，更何況九娘數月潛心，心中已生佛。

心中殘存的仇怨已烟消雲散，一行五人却已步入化作薄霧的硝烟中，木兒公主默默伴在陸羽身邊，默默地跟隨在那師徒三人之後，却別有一番甜蜜的寧謐，狄心蓮就在兩人身前，陸羽却和她携手併肩。

那師徒三人爲何突然停下步來了？

原來有話聲入耳，是卜算子的聲音，先是一聲哈哈，可不响亮，但充滿了歡欣，說道：「我一猜，就猜着了，女菩薩果然佛法無邊，我說呢，這女魔頭怎生寶相恁她莊嚴。」

「阿彌陀佛。」女菩薩宣了一聲佛號，說道：「相由心生，誠於中者，必形於外，盲公非僅不盲，更具大慧眼，自是瞞你不過。」

宮九娘辨出是忍大師的聲音，肅然而敬，立即止步，薛紅與狄心蓮正要知道，怎生分明是一場生死惡鬥，必會是武林一場大浩刦，怎會黑獄放光明，不現刀光見花雨，是以也凝神肅立。只有木兒公主閉上了眼，但願日月星辰全都也靜止下來，永留這一刻時光，週遭的薄霧永不消散，在山野裏奔馳長大起來的木兒，從未有如此刻一般嬌慵，臉兒靠在陸羽健壯的肩上，手兒握在陸羽溫暖的手中。

陸羽呢，不，別動彈，幾乎摒住了呼吸，他不願呼吸拂落了木兒額上那片嬌艷的花瓣，又片花瓣兒飄落下來了，落在她那眉眼盈盈處，他倒是想分辨一下，到底是花更姸，還是木兒更艷麗？但他到底失望了，都是一般兒嬌媚，不，是花增人艷，人添花姸。

陸羽急忙也把眼睛閉上了，非如此不能栓住那意馬心猿，他也再不能聽得清那入耳的話聲了。

只聽卜算子說道：「我明白了，女菩薩你去還留，施展無邊佛法，說得這花雨繽紛，降服了那女魔。」

忍大師的聲音道：「善哉，貧尼不過還她本來，善善惡惡，唯一念間，此女若無大智慧，又豈能引出這場大刦亂，慾念貪嗔滅，心底頓空明，一旦明因果，黃粱夢自醒。雖然，若非我這徒兒，那媚娘却也不易放下屠刀，而立地成佛。」

卜算子的聲音分明一怔，道：「忞怪，就我所知，你從未收徒，何來徒兒？」

忍大師道：「了因走來。」只聽卜算

子啊了一聲，說：「杜娘子。」

忍大師道：「入我門，賜名了因。了因悟果，不復是杜娘子了。」

全都啊了一聲，但全都只聽到自己的聲音，最不關心的是薛紅，最心喜的是狄心蓮，宮九娘輕輕嘆了口氣，但也掩不住慰心之喜，便是木兒也抬起了頭來，和陸羽交換了一瞥，也深深吸了一口氣。

陡聽忍大師道：「了因處心積慮，矢志報仇，潛伏山中三日夜，終於以兜天羅把媚娘一網成擒，幸是我及時趕到，貧尼之所以去而復返，便因偶然動念，知有此一刻……」

只聽杜娘子的聲音道：「多謝師傅及時相救。」

卜算子嚷道：「可糊塗死我了，既然已把媚娘擒獲了，女菩薩，怎生你及時趕到，救的却是杜娘子？」

忍大師道：「老施主有所不知了，當年我之所以要了因放棄一丈虹而織兜天羅，已算計有此一日了，了因怨恨太深，我稍加指點，再爲其通關活脈，一丈虹非不能制媚娘，了因練來亦可事半而功倍，但媚娘若遭不測，便種更大惡因了，是則豈不一因滅，一因生，生生滅滅，永無了日尚在其次，老施主今日已見到了，媚娘若然去惡而向善，實是天下蒼生之福。」

卜算子道：「這女人眞了得，把那麼多武林羣雄江湖漢子，制得服服貼貼。」

忍大師道：「是則她若放下屠刀，也是眞立地成佛了，無量功德，不是勝我百年修爲麼，兜天羅能制媚娘於一時，却不能傷她分毫，若非了因不是怨恨太深，媚娘亦難逃刧數，爲逞一時之快，倒予媚娘以可乘之機了，那媚娘相交遍中原，大江南北，誰不討其歡心，豈無一人奉獻奇珍利器，就我所知，能斷玉削鐵之利器，她已得其二了，縮骨功夫，亦已到了火候，兩相配合，再假以可乘之機，如何不破網而出，却不料了因亦慮及此了，媚娘脫困發難，了因及時警覺，亦恨發於指了。」

卜算子道：「就在眼看兩人要兩敗俱傷之時，女菩薩你及時趕到了。」

却是杜娘子接口道：「老施主豈不知我是眞無面目生於人世麼，之所以不死，不過此仇未報而已。」

忍大師道：「你說對了，我及時制止，把兩人分開了來。」

卜算子道：「於是，女菩薩舌燦蓮花，一席因果，令媚娘放下屠刀。」

忍大師道：「那媚娘豈會就此幡然悔改，却是了因心方向道，便完成了這件大功德，皆因那媚娘雖破天羅，地網即生妙用，又再入網了，了因既悟道，媚娘死而得生，慧根現，即悟前非了。」

卜算子道：「之所以今日刀光血水，化作了花雨繽紛。善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竟見於今日，尚祈女菩薩指點迷津，亦醒我輩痴迷。」

忍大師道：「說功德，無如老施主，若非老施主一念之仁，具無邊大智慧，豈能令東平王退那三路大軍，救民於倒懸，消弭萬千生靈塗炭之災，數年來默默經營，老施主獨自籌之，獨力當之，是才大仁大勇，大慈大悲，貧尼之所以留下相候，與老施主見上一面……」

卜算子浩嘆了一聲，道：「菩提在望，靈山在邇，老朽非是不願女菩薩接引，洗去這兩手血腥，從此出世，遁跡山林，奈何塵孽不了。」

忍大師道：「老施主何事不了，門戶已清，掌門亦已有人，現那杜華宅心誠厚，武德兼備，老施主必已深慶得人！陸羽別有遇合，更生具慧根，有其相伴木兒，便貧尼亦大放寬心了，宮九娘魔難已消，明心已見性，九宮劍法已入化境，得其與媚娘爲隣，聖姑其聖，夫復何慮。滾滾紅塵，滔滔浩刧，無魔無佛，是佛生魔，魔亦生佛也，紅塵千秋滾滾，刧運不絕滔滔，人生不滿百，刧運無了期，又何苦懷千歲之憂。」

卜算子道：「好，只是靈山雖有路，我却仍要慢行一步，女菩薩可是忘懷了，你我雖已各有去處，身邊這兩個娃娃却還無去處，我已應允她們的爺爺，必尋獲送回，女菩薩請先行一步，不出一月老朽必去大神農架下相依，從此歸依我佛，那時任他紅塵滾滾，身外刧，也管不得了。」

忍大師的聲音傳來，竟已在遠處了，那聲音細如游絲，但却淸晳可聞。說道：「却是忘了相告，這兩個女孩其實可愛，和我豈又無緣，無物相賜，略助她們小睡一日，江邊之舟，可供你三人代步。老施主若要無掛牽，請便起程。」

那傳音越來越細，終不可聞，但這花徑上的五人仍不動彈，是心懷虔敬，亦期再有聞，不敢前去打擾。

忽然，見木兒從陸肩上抬起頭來，竟然過了半响，她才知道忍大師說的是小倩和小青兒，說：「我一直在奇怪，那鬼丫頭怎生沒聲息，無影無踪啦，原來……」

陸羽道：「這不是好麼，原該把她們送爺爺身邊。」

木兒說：「你……笑，笑甚麼啊？」

陸羽道：「我在想：闖蕩江湖，竟帶着兩個丫頭，那多可笑，再說，小倩和小青兒也不是丫頭，你也不要甚麼丫頭，是不是啊。」

木兒忽然說：「人呢？她們……」

陸羽道：「你是說宮九娘和她的兩個徒兒麼，人家早走了。」

「走了！」木兒說。把嘴邊的一句話，嚥了下去，睜大了眼睛，把霧裏的陸羽瞧得更清楚些。走了！這師徒三人竟然一聲不響走了，不，她倒巴不得這三人一聲不響走了的，只是太突然了些，三人回了家，他們可是客人啊！

雖然走的蹊蹺，她關心的却是陸羽，但木兒從陸羽的面上找不出戚然之色，那麼是眞的了，他心中其實沒有狄心蓮，不自覺更靠了些，陸羽再又携起她的手來。

忍大師適才的一席話，是對卜算子說的麼？他也暗示了宮九娘，狄心蓮又如何不領會，也在陸羽肩頭放上千鈞重担。既然關係天下蒼生，其重何祇千鈞，陸羽又那敢不遵從。又既然人人都早已明白，又何必再明言。

「我們也該走了。」陸羽說。

木兒倚偎在陸羽身邊，走了，從霧裏走出，迎面却是滾滾紅塵。

他們走入滾滾紅塵，也被紅塵淹沒了。

(完)

兩期完武俠奇情故事

鐵翅·文
盧令·圖

報應使者（上）

俠隱飯莊

鏢主獲報

時值正午！

天氣總得熱，熱得令人難耐！

何況是正午太陽當頂，越顯示了陽光之可畏！所以，人是極少在街上行走，再說，這是個打尖、吃飯的時候，即使是過路、行商等輩，也得找個地方，避避太陽，用些飲食……

此地是靈寶縣城中心！

此地是佟家飯莊。現在，正是個煩忙，上客的時分，店小二忙着招呼進門的顧客……

突然，傳來一陣急驟的馬蹄聲！兩匹混身是水的高頭大馬，馱了兩個精壯、神健的鏢客，一陣風也似的來到了飯莊門口，兩人的騎術也眞精湛，跑得如此歡發的駿馬，說停即停的，在佟家飯莊門首打呼嚕！而兩鏢客是齊聲向飯莊店堂大叫──

「三元鏢局，袁老爺子到……請即準備……」

語聲中，兩騎馬已圈身而回，向來處疾馳而去──

這一來，飯莊中可亂了套……

少二在千打招呼，萬請原諒，要客人讓位、擠位。那些久走風塵，出慣遠門的行商等輩，他們全明白，不論飯莊、酒肆，那怕一等一的大酒樓，大市號，對那些鏢門中的達官老爺，全有三分敬意，七分巴結之心，又何況三元鏢局是山西有名的大鏢局……

不少人是奉命即讓，也有不少人是算帳即走。但是，實在沒有人敢有個回絕……瞬時，空出了不少地方，也端整了席位，靜等三元鏢局的鏢師們來臨……

人聲，馬聲，車聲……飯莊門口突然熱鬧起來，爲首一個，乃年約五十開外，神態軒昂的壯年，後面緊隨着一個年約十七八歲的少女，而少女身後有一個貌相英挺的少年鏢頭，之後，有四個有來具身份的鏢頭，一擁進門。

爲首者一入飯莊，眉頭微皺。沉聲叫道：「四官。」那個飯莊伙計立即應聲而上……壯年人說道：「人，太多……」

這個飯莊伙計，看來挺精靈，並且深通江湖門徑，他是一點頭，立即退下，招來幾個伙計，一輪耳語，而飯莊中的客人，全已得到了暗示，紛紛離座，有些未上菜的尚可，而已上菜，只吃了一半，或者大半的，也得走。不過，算他們有福，不必惠帳……

偌大一座飯莊，就剩下了三元鏢局中人佔用，而後院則讓鏢局中伙計、趟子手、騾馬車伕入座，前院店堂，讓那些有身份的鏢頭開席──

七個人，分坐兩桌，而總鏢頭那個壯年人袁得，現在是眉頭緊皺了！陪在左手的少女不禁看了對面那個少年鏢頭一眼，眼中有着些疑惑，至於那個少年英挺的鏢頭却滿不在意地，對少女笑了笑，笑得如此輕俏，還有，看得出，他是有些獻媚之狀。

少女是有些感覺，不過，她却是滿面正氣地對袁總鏢頭說道：「大叔，幹什麼啦……」

袁得算是讓少女叫醒了，他微微一笑道：「小玉，你算是趕上了……」

「趕上了？」少女不禁大感奇怪……說眞的，袁得的說話是令她難明所以，至於趕上了，趕上些什麼？

「殿光，你看如何？」袁得突然向右首的少年鏢頭，問了句沒頭沒腦的話——

「袁師伯，小侄以爲，你是疑心生暗鬼！雖然，這塲鏢，數目極大，但是，別說你袁師伯親身出馬，又且故佈疑陣，由華山轉了一圈，就算是小侄一人獨保……也不見得有人敢正眼瞧它一眼……」

「年少氣盛，年少氣盛！」袁得是不置可否的笑應着：「羅家鏢門世家，盛名百年而不衰……」

「豈不聞族大有敗子……」

突然，有人接了這一句。語聲之難聽，簡直是到了令人討厭之地步，並且，語氣又是夾雜些輕視、厭煩之感覺，還有，奇怪啊，此地還有外人……而此人竟敢得罪了鏢行中有名的羅家？

此人是誰？

衆人循聲而視，看見了，只見一個背光的角落，有着張背光的桌子，而兩團黑影……不仔細看，眞能忽略了過去，嗨嗨，明白了，是兩個食客，而這兩個食客是讓佟家飯莊伙計忽略了的……

羅殿光——那個少年鏢頭是面色不變的，一長身，對這兩團黑影道：「兩位，該上路了。」

「老二，你可聽見。」

「老大，我可看清了。」

一對活寶貝，看來，兩人是兄弟來的，一般的討人厭，一般的語聲難聽，語氣惹人不歡。

「看來，好眉好目！」

「其奈心術不正何？」

「先殺了他！」

「也好。」

「我出手？」

「不，我來……」

嗨嗨，一言一對，視三元鏢局中人如無物，當今之世，那來如此狂妄無禮之人？老實說，袁得在江湖上，非但威名顯赫，更且是聲勢極盛，素有交遍天下，朋友衆多之譽，本來，他早可不必親出走鏢，近年來，憑三元鏢局的旗幟，也可是走遍天下而無事，誰敢來太歲頭上動土？又何況羅殿光乃是少年英才第一，之所以在三元鏢局中承事，這實在是，羅、袁兩家是世交，還有，老羅是要兒子有些閱歷，這才派其前來帮手，其實，袁得也有讓賢之算，希望將來，由小羅來承繼這鏢行至尊之位……

如今，這一對黑衣人，竟敢如此侃侃而談……

還有，好像羅殿光在他倆眼中看來，這條命是掌握在他倆手中似的，試問，三元鏢局中人，有誰肯相信……

一瞬時，起了嚕囌，你喝我吆的，紛紛向兩黑影斥責，有幾個簡直想立即動手呢……

「各位，稍安毋躁，」是羅殿光的說話，說得深沉有力，挺有威勢……

「老二，瞧，這些個該死的東西！」

「唉，死到臨頭，他們還耀武揚威的——可憐——」

這一對弟兄的說話，是越來越令人煩惱……

荊小玉——那個少女也有了些怒意，在她以爲……人，那有如此狂妄，及不可理喩的。羅殿光至不濟，乃是家學淵源，頗有聲譽的小輩英豪，即使你小瞧三元鏢局，亦得對羅家的獨門斷魂鏢有所忌憚，事實俱在，荊小玉是見識過羅殿光的斷魂鏢之能耐，她認準他，决不是個浪得虛名的撓種，雖然，他可能有些輕浮，但是，他依然不失爲江湖名門、巨豪之後——

突然，衆人眼前一亮，其實，該說是看清了這一對黑衣人——一色的黑衣服，非僧非道，前髮齊眉，後髮拂肩，疏眉暴眼，大鼻掀天，兩爿大咀唇，却紅得很，不過幾莖焦黃髭鬚，實在不討人歡喜——而整個人看來，也是有多討厭，就有多麼的討厭之感。

但是，那對兄弟一瞪眼，一出聲，可另有一股風度氣概，而這股氣概可令人有說不出來的激動之感……

「兩位貴姓……」

羅殿光是還不想失去他江湖大豪之風度……

那想到這對弟兄，一見羅殿光，一個是面色慘變道：「你還不配問我姓名，我是來取爾之命，代朱三姐伸寃的！」

此言一出，羅殿光面色竟然大變！

突然，羅殿光是一聲冷笑，也不見他如何動手，而七點星光，載沉載浮的，向這一對黑衣人飛來。

荊小玉一聲驚呼：「七星斷魂鏢！」

這眞是江湖道上，聞名喪胆的暗器之王，「七星斷魂鏢」！並且，羅殿光分明是恨極兩人，一出手，就用上了獨門秘技，陰靈分光烝夾附鏢上，令斷魂鏢更難閃避，更難脫身。

但是，羅殿光錯了，他面前一對，正是新近崛起江湖的報應使者，兩弟兄非但身懷絕技，更且是深入民間，在窮人之間有極大的影响力。

也可以說兩弟兄極不易與人結仇，如果爲他倆找上的，那麼也極難有善干罷休之算，羅殿光有着極大的罪惡，他非死不可，可是，兩弟兄非得要對頭死得心口俱服。

好，讓你使展絕技……七星斷魂鏢出現，只見黑影一晃一掠，然後是一個旋風……好，七點星光倏的七聲啞嘯，於此可見斷魂鏢之厲害，七點星光突然各挾勁風，宛如活了的那樣，向黑影簇攢而上。

突聞幾聲慘哼，又聽到了桀桀笑聲：衆人又見星光激飛之中，而一點黑光顫動中，只見一點紅光迸射而出，羅殿光，一聲慘號，人巳跌翻在此……

「殺我——殺——」

只見羅殿光眉心間有血跡沁出，而全身在顫戰中。這叫聲透示出萬分悽然之感……荊小玉幾乎閉過氣去，天下，有這樣快而又詭異、陰狠的出手的……

「羅少爺，我姓王，我叫王一倫！」

「殺我……」

羅殿光簡直似鬼嘷……

三元鏢局中人起了鬨動，袁得更加心神俱震，他老眼無花，他早巳有所驚覺，也因此，他來到了自己多年好友，俠隱佟老的飯莊來。他本想在此聚議，如何將這支鏢平安無事的保妥……

那想到就在此地，出現了這兩個人……說什麼是報應使者，莫非是爲了小羅一人？事到如今，袁得所希望的是，得過且過，死了小羅，以後再報仇，何況有羅老弟兄在……

「兩位，你們是代人報仇……」

「懲惡誅奸！」

「不是充着我鏢局而來？」

「哼，我倆就是充着你，還有老佟而來……」

啊，這件事還牽涉到老佟！爲什麼？

「因爲，我倆是報應使者。」

好，看來，誰也得遭到報應……

「殺我——」

羅殿光越來越苦痛難忍了。

荊小玉忍不住了，她長身而出，戟指直斥道：「他到底犯了什麼罪？」

「唉，你！才從華山來？你，還沒做過什麼事。對！既未做過好事，也沒做過壞事，因此，此地事，與你無干，至於他，唉……」

誰也該聽得出，這聲嘆氣，充滿了憤怒與苦痛之情緒。而王一倫面色突然變得萬分慘然，沉聲的向哀號的羅殿光說着：

「你是鏢王之後，你是少年英俊，你家學淵源，你無憂無慮，可是，請問，你是人不是？

「少年人自名英俊風流，免不了。家學淵源而目中無人，也可以。無憂無慮，席豐履厚，這是你八字生得好，更沒人能干涉你。可是，人而生具禽獸心，作盡了禽獸行，這就不可以……」

荊小玉突然發現，王一倫的說話，越來越陰沉，但是，越來越有力……本來，聽起來刺耳的語聲，漸漸的變得悅耳起來了……」

黑劍如神　所向披靡

「羅殿光，你活生生的打死的了人家在的，爲什麼？爲了朱三姐。可是，人家巳再三哀求，再三苦告，而你，只是笑。爲了顯示你的神技，將人家的獨子用重手法震斷心脈，然後逼姦了朱三姐……

「朱三姐爲了孩子，她含淚受辱，她只求你救她的孩子！孩子！是她的命……

「你也說過，從了你，你救活她的小寶。可惜，朱三姐忘了，你不是人，你——禽獸不如！你得償獸慾，然後，你哈哈大笑，你看，不，你要朱三姐看，看孩子的嘶叫，一直到死……

「你根本沒救小寶，也從來沒想救人，在你的心目中，只是一種獸念的發洩而巳……」

「啊，」羅殿光在慘叫，越叫越低！

「我是報應使者，你記住了，到閻老五處，就說是王一倫，那個報應使者送你去的……」

在塲人個個瞠目結舌，個個心中有着股寒意，一個鏢門名門之後，竟然落得個如此下塲……

可是，荊小玉又如何？她看了看四週，袁得也突然的變得如此畏葸，他那懾人之氣概不見了。他就如個鄉愚那樣，神情索然地！不知所措的，望着王一倫，靜聽王一倫的指斥。但是，她不相信，在她以爲，羅家世代名門，鏢王之名，享譽垂百年。並且，羅殿光又是小一輩有名的少年英俊！他……他會做出這種事？分明是嫁禍，爲了刦鏢，砌詞而巳！但是，現在，她突的有所感動，爲什麼？因爲，她看到了王一倫的嚴詞斥責中，他的眼中有淚水在滾動！然後，她聽出來，王一倫的說話，理直氣壯，雖然這語聲難聽，但是，別有一股淒涼蒼然之味……

「我可不想與你們稱兄道弟，扳親論戚！」

「王兄！」

「分明，你我有了誤會！」

「隨便你怎樣說！」

「這位羅兄弟，可能少年放蕩……做了件大錯之事，引使你倆，遷怒於三元鏢局了！唉！老夫袁得，可不是個不通情理的人！」

「可惜……我弟兄實在是不通情理之人！」

「啊……」

「老實說，你我始終難免一戰，也始終得分個勝負存亡。因爲，我弟兄還得有必殺之徒廿七……」

「你說什麼？」

「勉勉强强可以不死的，只有十來個人。」

袁得聞言不禁心神俱震，三元鏢局連自己加上趟子手，驃馬伕，二十四個人，其中巳傷了兩人，還有二十二個人，留下五個，那麼十七個該死，怎會有廿七個？嗨嗨，突然想起了佟延訊的飯莊，什麼？他連此地人也不肯放過？爲什麼？

「袁老兒，你也不必胡思亂想，老實說，你這次帶出來的人，沒幾個可以走出生天——」

「連驃馬夫也在其內。」

「鬼是小的惡，而作孽則是大的重。你可明白了，荊小玉，你是在華陰與他們會合的，我可放你走！」

「且慢！」

「我可沒時間與你們再泡磨菇了……」語聲才畢，衆人眼前只見一條黑影掠過，袁得到了這個地步，他可不能不顧住自己的手下，長袍一卸，一道銀虹，耀目生輝的向黑影攔腰劃到。可是，耳邊却巳聞得一聲慘號，而袁得之鼻端巳聞得一股血腥味，看看清，名聞關中的大鏢頭；梅花刀韓端莫名其妙的中招，噴血，仆地，慘叫……

袁得怒吼一聲道：「朋友，你何必如此……」說實在，這個如此什麼？他也眞說不出個名目來。不過，邊說巳將自己成名的玉龍戈抖起一道銀虹，希望阻截這個王一倫。

到如今，他總算是看清楚了，這個王一倫所用的乃是一柄毫不起眼的黑劍。由於人黑，衣黑，故而，他的出劍又黑，一個錯覺中，不！實在也由於此君之出手太快太疾，你們就難以看出這制命一劍的劍芒來。

如今有袁得之銀虹相耀，好！黑白分明！即使王一倫是不想一時之間的殺了袁得，可是，袁得到底是有身份的武林名家，他算是摸清了王一倫的出手身法，他是拚死的將自己往王一倫劍鋒上磕、碰，這樣，至少，可以令王一倫有了阻碍，而不能如剛才那樣，說到就到，說殺即殺那麼方便了。

當然，袁得既然能够困擾了王一倫，尚餘幾個鏢師可不是雙眼出氣，毫無所覺之徒啊！各仗兵刄，圍攻王一倫了。除了荊小玉，嗨，莫名其妙的，荊小玉會有着一種萬分矛盾的心情！本來，她未免對王氏兄弟有着不滿與輕視之心。不想，當王一倫痛斥羅殿光時，再聽他說什麼鬼是小的惡，孽是大的重時，她突有所悟的，對王一倫有了一種關切之情……爲什麼？因爲，她依稀想到自己的管家，如何肆虐於佃農，也更想起了，自己的大哥，一時任性，害了幾十戶佃農幾乎過不了年……不錯，鬼是小的惡，而有錢有勢者，眞的作起孽來是又沉又重的啊！

現在，她是莫名其妙的站在一邊看激戰，她在奇怪，爲什麼王一倫他不出手？分明，王一倫是被困住了。憑仗袁得之玉龍戈，連環來復神招，將王一倫之長劍吸住，不令其有左衝右奪之機，再加上余、石、明、單四個好手的相衞相助，看來，可以爭得個均勢，然後，來個善干罷休。袁得自己也明白，羅殿光的有自取殺身之禍之道，而張順化，就算是韓端恐怕也死得不寃，自己是一局之主啊，照理，這些事，分明是自己管敎不嚴，應負全責，不過，看來，或者因爲自己並無劣行，王一倫雖不想殺一無辜。自己，也憑仗這些，而强佔住了一絲餘地……

袁得可是想錯了，王一倫的心意，他是根本猜不透的啊！其實，王一倫不想殺的，荊小玉是一個，還有一個乃是明潮湖。爲了明潮湖一柄單刀，時時在袁老的身後左右出現，王一倫之長劍如果不顧一切。當然，可以將個明潮湖三招解決，可是，他不能够！就因爲如此，明潮湖既然不能殺，那麼，袁、明兩人的一輔一應，就算是成了個犄角相應之局面，連帶袁得也立於不倒之地。袁不之倒，王一倫的殺着就難對付余志洪，石璋及單雄慶了。

余、石、單三人，突然有所明白，王一倫的出手，大部份是針對自己，於此可見，他們自己是非死不可的胚子。再一想王一倫痛斥羅殿光，自己三人，那一個身上沒揹了些血債的？在江湖上行走，雖說吃的是風光飯，其實，人人對這個刀頭上打滾的生涯，有着今天不知明天過的心理，也爲什麼。他們不是貪酒，就是好色了！爲了酒色惹事，還有，强佔人妻，淫汚人女之事，誰也少不了。不過，是否因此而如羅殿光那樣，這可不清楚了！唉，既然如此，死拖活賴，不是辦法……

就在此時，後院中突的湧出了一批人，正是那些趙子手啊，驃馬伕啊……他們不知什麼的，乘此時機，湧了出來，尤其是趙子手趙範，毫不遲疑的，向門口闖去。好！身邊先聽得一聲：「吸血鬼，你想走！」趙範也算是鏢局子中的好手，何況心切逃命，聞聲發現，有人阻路，他是一抖手中鍊子槍，連個人面也沒看清，就勢一槍，向發聲處投去。可憐，面前一凉，一陣劇痛……慘叫一聲，仆身倒地。耳邊却依然聽得人言：「借十兩還十八兩！銀子能救你命了？」趙範算是想清楚了，自己重利盤剝，可是，現在，他……正想哭呢，但是，一聲聲慘號聲，將他的哭聲也湮沒了！

荊小玉算是明白了，原來，王不倫是守在門口，守着不讓人逃出門口——

現在，荊小玉是越來越怕了，爲什麼，因爲，余、石、單三人，已有兩個乘隙想奪門，已爲王不倫無與倫比的快、詭劍法所毀。只剩下單雄慶發覺不妙，退了回來，可是，還是免不了，單雄慶是迴身退步，那想到，背後一陣劇痛，長劍已由後背透前心，剛叫得半聲，依稀聞得有一聲極洪厲的喝聲：「出手……」可憐，單雄慶依然感到，身中了不少重擊……然後才噓了口氣。

原來，這一批人的出走，正是有人計劃佈排的，誰？佟家飯莊的東家，俠隱佟延凱是也！當在這樣個混亂時候，佟延凱是趁機打出了卅六枚子母鴛鴦胆。佟老爺子啊！你可是忘了這一對怪人，他們分明是有爲而來，就算你的子母鴛鴦胆，挾天罡勁而臨，並爲江湖上稱爲第一暗器，可是，破十三斷魂鏢時，王一倫可以憑仗移形就位之手法，讓斷魂鏢照顧了倒霉的替死鬼。試問；現在，他又怎會棄此妙着而不用？

果然，單雄慶自以爲機靈百出，好，死得更慘，王一倫的反手劍將其釘住，拿揑得好時機啊！只見這一個「柳浪聞鶯」！長劍竟然就帶了一只大黃鶯，斜穿柳浪了！這一招正好，三十六枚子母鴛鴦胆，算是全照顧了單雄慶，最後的送他進入了地獄門。

明潮湖是看得清楚，就手一招鐵門檻，一滾刀向王招呼。王一倫是一聲微嘆道：「不看出你爲人端方，這一殺招，豈不是招出了我的滅魂式……」嗆啷一聲中，明潮湖右手一陣痠痲，心中不由大驚！尤其是聽出了「滅魂式」三字，他幾乎叫出聲來！但是，沒時間啊，那邊已竄來一個黃衣老人，左手拐，右手刀的向王一倫絞上了！

袁得是不再客氣，玉龍戈奮全力與黃衣老人一呼一應的，展開了凌厲之攻勢。而王一倫又如何？身法如鬼如魅，出手又詭又異，劍是黑的，人是黑的，衣是黑的，如不用心，根本無法看出這劍式之運動。現在，因爲兩個全是江湖有名之前輩，又且拚上了老命，玉龍戈雖說並無大威力顯示，但是佟延凱的刀、拐玲瓏，飛天遁地十三式，可就顯露了極大的威力！

一忽兒，人如巨靈飛天，刀、拐並使，摟頭蓋頂的捲壓而下，一忽兒是「騰」的一聲，人已着地，貼地旋風，金刀、銀拐帶起一股一股的旋風，直掩下盤……加上了玉龍戈的助長聲勢，眞可說得是，嘆爲觀止！

王一倫又如何？懶懶散散的，這長劍如毒蛇吐信的，圈子縮得極少，脚步轉得極快，而劍芒吞吐，却是又迅又疾，並且是一點即隱，一吐即止。饒是玉龍戈旁敲側擊，更不理刀、拐並使，他只是展開身法，施展靈蛇式，與兩個老人打了個難解難分。

明潮湖是透過一口氣，還想加入戰圍，不料，又是一陣弓弦聲，長箭如風，挾勁嘯直攢王一倫。明潮湖可就怔住了，爲求保全鏢銀，爲求殺出重圍，幾個打一個，說不得，也只能硬硬頭皮上，可是也得打個光明磊落。動不動用正暗兩種手法來襲擊對手，未免太過份。何況；王一倫分明是劍下有分寸，也可看出，他根本不想全毀了兩個老人。爲求不過份失着，以老困小，或者再加上幾個人來合圍，甚至於將他倆一齊圈住，未嘗不可。可別用這樣的手法……這分明是暗算。看長箭的勁度，出手人身具百步穿楊之能，一支二支，王一倫即使不被射中，至少可以引得他心神大亂，武林高手的比武對招，怎可勝得如此卑險……

明潮湖本想夾擊王一倫，現在，不得不僵住了。

長箭是一支連一支的發出，長箭破空，勁嘯如潮……

有幾次明潮湖實在忍不住，他想拔刀阻格長箭……不料眼前一花！可是兩道黃影，加入了戰圍，這個時候，王一倫是怪笑一聲道：「么弟，可以出手了！」只聽得微微一聲笑，一條黑影倏的掠入了後廂，那長箭發來之處。衆人耳邊只聽得一聲怒吼，又是錚錚，「噗噗……」連响幾响，然後是一聲極凌厲的長號，而王不倫人已露面，箭是停止了射出。

「大哥！把袁老兒解決了吧！」王不倫的語聲中，他自己已阻截住這位後來的兩個黃衣人，乃是一男一女，男的生得面目英挺，而女的更是丰姿綽約。王不倫是長劍一抖，錚錚錚！一陣亂响中，王不倫冷冷的一笑道：「辣手天君，玉面羅刹，今日，是你倆的報應到了。」衆人還未明白他言中之意，而男的突的一聲驚叫，一點血光現，可憐，他右手的四指全失。女的一聲怒嘯，手中銀鈎反鈎劍鋒，希望鎖住王不倫之長劍。可眞是見了鬼，她是無論如何不明白，這鬼劍是怎麼樣會轉了彎，而自己的右手手腕，微微一痲，手指立即無力，再一看，啊呀！女的幾乎昏了過去。爲什麼？右手主筋，分明已爲王不倫劃斷了。

「佟老頭兒，我弟兄不想毀了你，你根本不是我弟兄的對手，你請退下……」

「我與你們這一對鬼兒子拚了！」佟延凱他是看得清楚，自己已是一敗塗地。還有，兒子媳婦……分明死的死，傷的傷，並且，傷的簡直是比死還難受……佟延凱是成名江湖的老前輩，一生與人無爭，更是善於韜光養晦，如果力之所及，他更會做些善行，想不到今日，竟然會遭到如此之慘報。好吧，反正已是家破人亡了！哼，成全了你們這一對兄弟吧！因此，老人是發了狂……

「荊小玉……你眞好意思看咱們的冷波！」

啊！荊小玉可是目瞪口呆了。什麼？我不該看冷波？難道我該與你們放對！難道，我應該出手殺你們！當然，荊小玉是由心底佩服了這一對不得人緣的鬼東西的劍法凌厲、驚人，不過，我……唉！我又是個怎麼樣人來的？我莫名其妙的看着自己父輩至交出手，圍攻，自己是漠然無動於衷，這已够不合情理了，而現在，王不倫要我不看冷波？帮他？還是帮……

「么弟！別將難題交給個小姑娘，你代我圈住了他！」

好！王一倫此言一出，王不倫果然將個佟延凱阻住了！並且，將個老俠隱困了個結結實實……

「袁老頭，反正你也該明白自己的罪行。」

「我……唉……」

「你也難以脫出了我那大殘戮魂神招中，我之所以遲遲不下手，一則，我怕傷了明潮湖，還有，我不能叫你死得不明不白。三元鏢局爲狗官、豪富作奴才，我不理，可是縱容手下爲非作歹，欺壓良善，甚至於令他們妻離子散，逼良爲娼！你還算個大鏢頭？你簡直是個藏垢納汚的包庇者——你死有餘辜，你明白否？」

報應使者　分毫不苟

袁得可明白？他並不十分明白，那麼，他可相信？他不敢不相信，事實上，袁家在太原，不！就算陽谷，曲沃，他全有極大的莊院田宅。他那裏來的？買來的？不錯，是買來的，但是，這價錢却是便宜，簡直是便宜得有些逾了份。初時，他只是想長些家基，越來，他就越往這裏面打算盤。家財越大，他越來越担心會減弱，他即使不算苛刻或盤剝，不過，漸漸地，他眞想退休，做他田舍翁了。

王氏弟兄的當頭棒喝，他有所驚醒，要他認罪，他也不想賴，只有一個念頭，他想保全這些，因此。他是玉龍戈一收，把手一恭道：「王兄！」

「我已說過決不會與你稱兄道弟！」

「好！看來，你是來代我清理門戶了。我相信尊駕的話有道理，而他們之死，是死得其罪，至於其他，我不知道，君駕尚有何求？」

「拿鏢來！」

「什麼？」

「然後自盡！」語氣越來越冷。

「啊！啊！」

「我早同你說過，你是罪魁禍首！」

「我是……」袁得簡直說不下去了。

「你如不包庇，這批人面獸心的惡徒，怎能活到今朝？」

「啊……」

「你死，可以說是贖罪，當然，三元鏢局是得封了門，賠也賠得個足。好在，你家財大，底子厚，還不必担心子女後人的生活。如果，我取鏢，你不死，也成！你去打官司。我相信！袁老頭兒，閣老財他京中有人，你與他打官司嘛，勢必落得個傾家蕩產！」

這可是實話，失鏢，打官司，賠鏢，嗨嗨，這可不是件小事啊。又何況，閣與偉又是個陰狠厲害的脚色，自己失鏢已是奇恥大辱，再去討情苟活，何必多饒一回？袁得幾乎哭了出來！

「王君！」明潮湖是忍不住了：「可知得饒人處且饒人，三元鏢局已算是毀了，你也應該心滿意足了，何必一定要袁老

死……」

「他不死，活得何用？」

「你！如不取其鏢！」

「明潮湖！你可知你怎樣不死的？因為你敢於打不平，你與單雄慶打過一架，你救了李牛兒一家。你為人方正，你正義坦誠，我們才沒難為你。可是，你難道看不出來，有多少無知村民鄉農，受着袁老鬼的苦難？我早已說過，孽是有力者重！他不仗財勢，卻令其手下受其蔭蔽而陷人？他不强取，可是年年田畝有增多。哼哼，你也看見過那些可憐人的生活，你也親目所睹，李三姐被逼撲粉、梳粧入青樓，為什麼？為了逼取李牛兒的田畝，他們這樣做，這田畝是誰要的，他，只為他一句話，哼哼，就有這些狗奴才爭寵獻媚。不取這筆鏢銀，哼哼！我們實在太對不住他了……袁得，莫非還捨不得死……」

「且慢！」是佟延凱收住了刀、拐，怒聲在詢問了：「你倆自命為代民請命的大俠了！」

「不敢當，不過，決不至於掛了羊頭賣狗肉！」

「佟某何罪？」

「你，我們並不要你死！」

「可是，你毀了我一家——」

「我可是留下了你的幼子，四女……就算這一對，我也只是毀了他們的武功而已！」

「為什麼？為什麼？」

「難道你沒聽說過，辣手天君，玉面羅刹的大名？連雲堡賈大富家，江湖上人人欽佩，豪氣干雲，而銳身急難，不想，得罪了冀北人魔梁子琳，起因是賈青友為救一清官，與梁子琳動了手，梁子琳為賈青友三載所敗。並劃傷了梁子琳的右手腕門……」

「此事與我何干？」

「與你有干，你還有命？哼哼！梁子琳卻找上了令郎佟天海，佟天河，還有你的媳婦武七娘，佟天海射死了賈青友的妻子蕭蘭馨，而佟天河更好，夫婦兩個乘賈青友心神俱喪之際，暗算了賈青友，還不算數，雙雙出手，挑斷了賈青友之手腳主筋，揚長而去！助紂為虐，請教！還有比這個陰狠狡辣的故事更可惡的？」

「啊！」佟延凱一聲慘號，令他氣昏了過去！當老人再醒回來時。眼前只見一張樸實的面孔，發現自己已睡在房中，老人是一個虎吼，發覺自己為人所困！為什麼？為什麼，佟老是大聲呼叫：「老前輩，稍安毋躁！稍安毋躁。」

「你……是……何人……」

「晚輩明潮湖……」

「啊……你……不是與袁老弟一齊走鏢到此的……」

「正是！」

「你……你為何不死，……呃！袁老弟呢！」

「死了！」

「啊！他死了！他怎會死……」

「事實俱在，此地又有誰是這一對報應使者的對手……再說，唉……老前輩，我不得不承認，他弟兄倆的說話有理，有力！」

「你說什麼？」

「或者，前輩離開袁總鏢頭時久，根本無法明白。袁總鏢頭的而確之，與雙使者的說法脗合。唉！我聞血氣方剛，年輕之輩，戒之在色。而當其年老，戒之在得。袁總鏢頭實在是貪多務得。令其在不知不覺之中，忘了江湖人，仗義疏財之美德，反而，他是越來越變得自私，好財。漸漸的，他變得根本不像個江湖中人，反似個市儈中的，斤斤計較的俗人了。他那裏想得到，這樣做，他害了不少無辜百姓，也反過來他害了自己！」

「可憐！」

「老前輩，這還不算可憐，其實是他的造化，如果，他不死，唉，這一場官司打下來，可眞能抽了他的筋，剝了他的皮，十來年辛苦積蓄，他會得讓人反打一耙，落一個片瓦無剩呢！」

「但是，你為何困住我！」

「怕你心脈震斷，更怕你會想不開，我想，如果……」

突然外面傳來了一陣脚步聲，明潮湖長長的吁了一口氣道：「前輩，看來，你家人來了！」

果然，有四個人搶步而來，佟延凱看清為首一人，正是自己多年患難老伴，八手龍母錢似水。後面是自己的四女佟月桂，幼子佟天水，還有一個，分明是華山荊小玉。錢似水一見老伴如此模樣，她早已由荊小玉之提說，有所明白，雖然，她只有一個疑竇，就是這一對黑衣人，憑兩柄長劍殺了這多人，逼得自己老伴竟無對付之力，她不敢相信之外。其他，她不得不佩服，這一對自稱為報應使者的所作所為。當然，知子莫若母。老實說，自己兩個孩子的自恃己能，再加上個永無畏懼的媳婦，早已知會出事。尤其是聽了一面之交的梁子琳巧言花語，趕赴連雲堡，毀了賈青友一門。雖然，她還是舐犢情深而略作訓誡，依然不敢將這件事講給老伴聽，可是，報應依然臨頭……

聽荊小玉所言，分明這一對報應使者是深明自己老伴之獨特內功之利弊，趁其一個回氣不轉，王不倫更對他連補七指，然後命令明潮湖將老伴狠狠束住，怕的是，老伴醒轉，因憤極己身所受之辱，而落一個重則激斷心脈，輕則走火坐僵。所以，要求他們馬上趕去勸慰，唉，總算來得是時候，老伴剛剛醒轉，而滿身眞氣，開始橫竄逆轉了。更幸虧是，報應雙使的明察秋毫，預有準備，由明潮湖將其仰臥在床，否則，這後果，可眞不堪設想了。

別看老太太年歲老，這出手極快，嗖嗖，一連三指，正好點住了「封神」，「幽門」，「關元」三大穴。饒是八手王母的出手快而有力，依然有一股反彈之力，幾乎將錢似水的指力彈回。

半响，佟延凱的氣息漸漸的轉為平緩，他可已老淚流出，顫聲說道：「數十年威名，不想毀於一旦！」

「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老伴，你也連這個也難勘破！」

「我，我何負於人，我，為何要我老來受這惡報！」

「孽由己作，禍由自招，唉，孩子們是應有此報！」

「你說什麼？」

「我說的是老實話！」

「天海！天河……他們！」

錢似水是微微點了點頭。又微微嘆了一口氣道：「江湖，本就是這樣一本帳，唉……算了吧！你我再無當年之雄風，更希望，唉……別再有不幸之事，降臨於我家……」

「我要報仇！」是佟延凱之幼子天水忿然的說了一句，但是，錢似水抖手就是一巴掌，厲聲道：「孽障，從今開始，不准你進演武室！」

江湖上已鬨傳了三元鏢局失鏢之事，但是，山西太谷之巨富，人稱毒閻王的閻老財可着了忙。老實說，越是有錢的，越是一錢如命。又何況這一次他所委託三元鏢局所保的是重鏢，共值五萬兩黃金！而這五萬兩黃金卻是奉京中大老之命，交付開封赤旂鏢局的田仁秀。由田仁秀轉交當今天下第一個殺手帮——什麼殺手帮？沒人知，帮中有何兇星惡煞，也沒人知，除了江湖上有限幾個人外，根本沒人可以知道其中的內幕。還有，最近之兇聞惡耗屢有所聞，據說，就是殺手帮中人的傑作。

閻老財他可想不到，這件事會出了岔子。五萬兩金子，已經令他寢食不安，當他發覺，對京中大老，有違方命，這才算是令其坐立不安了。

惡耗已傳到了太原府，當然，袁家大小已亂成了一片。最可憐的是，袁夫人藍珊珊，只是個江湖上二三流的脚色，最近幾年，更加是自命為富家之婦，不屑動刀弄棒，身子已發了膘，也可算是散了功。一接兇耗，除了哭之外，那有什好辦法來呢？

當然，事情已發生，閻老財之追索鏢銀，老實說，依照江湖常例，保多少，賠多少，至於這保費則對不住，人已死了，所謂人為財死，誰也不能再有其他的說詞，今日，當家的還在，那好，打官司吧。賠個外揷花，甚至於拖翻了整個鏢局，那也是無可奈何。現在，她這個女娘們也不得不盤點所有，擇幾處田莊，湊足五萬金，賠給了閻老財，以求了事。但是，閻老財不收……為什麼？他得要藍珊珊一句話，這鏢該怎辦？也就是說，三元鏢局已誤了他的事，他沒法交待京中大老，說得乾脆，你瞧着辦，代我解決了這件事，看來，有後文！

時值深夜，閻老財的書房中，人影幢幢，有五六個人在嘰嘰咕咕的說着話。

「我說閻老財，這件事，就這麼辦了吧！」

「嗯！沙鏢頭，你準包沒錯！」

「唉！老財啊！這件事，你明知是對你關係至重，還有，我們如果不是有好朋友，哈哈，我們也不敢接這個刺手兒的事啊。不過，保費這一層嘛，非得這個數，再說，也不必由你出手，哈哈！對不對，你可以卡住了那娘們，敲，敲！敲。說實在話，這多年來，老袁掙的，也不止這個十萬之數！沒岔兒，咱們是看着眼紅，由得他發財，現在，哈哈，老財，你自己瞧着辦吧！」

「呃！一定要她賠十萬。」

「少一分也不行，今天，你應允了，簽下合同，那一天，開封府的收條到位，你付錢，你看如何？」

「好！好！那麼，沙鏢頭，咱們先訂合同！」

「對！一聲收條到位，你付錢——」

「可也得我逼得出……」

「這，老財啊！那可是你尊駕之事了啊！」

「唉！我就不明白，你們……這是什麼算盤？」

「說一句坦白話，這叫做『同行相妬』啊！」

「喔！」

時已深夜，閻府大門打開，一閃身，走出了五個鏢行的爺們，四外已無人聲，連個狗吠也聽不見，只聽得嗖嗖的步履擦地之聲，突然，一聲響亮的大笑聲升起，這笑聲太突兀，竟然驚醒了些烏鴉，撲翅離巢，哇哇幾响，算是對這笑聲之抗議！

「沙大哥，你笑什麼？」

「想着得意，就笑他一笑，如此這般而已。」

「不過，老沙！我總覺你有些絕！」

「是啊，應老弟說得有理，還有，我們好像是有些……」

「有些什麼？」是那個沙鏢頭的微帶怒意的語聲。

「欺侮人家，寡婦、弱小！」

半响，誰也沒出聲——想來，他們全有些自疚之感——

同行相妬　報應降身

「唉！應老兄，于四兄，其實，怪也難怪咱們沙老大。唉！近十年來，我們雙魚鏢局實在是嘔够了氣，袁老頭他自己生意好得忙不過來。分鏢託保的，也在不少，可是，就不照顧我們雙魚鏢局。還有，沙老大也親自上過門，請求高抬貴手，他老兒可更損，說什麼我們有聯號，在河南，有大批生意……也不在乎這些小生意。唉！我們當時可眞讓他擠得苦啊！現在，沙老大也不是略報一箭之仇而已……」

「話是不錯！」

「不必再講了！」沙老大有些焦燥之意！可是，走着走着，穿街岀道，來到了雙魚鏢局門首。咦，奇怪，為何烏黑黑一片，燈光全無，局中人本就清楚自己。一行人是去接洽這批駁鏢之事的啊。他們更說過，開寶局等自己回來的。什麼？不押了。打架了？對，也只有鬧得不歡而散，否則，想他們不賭，可眞是難上加難啊！

「大老闆，生意興隆！」沙老大想步上台階打門，哼，一聲極刺身的語聲阻住了沙老大的身形。衆人也已看清，昏黑間，黑漆大門口，依稀有着個黑衣人，不留意，根本你看不出來，現在，一注意，卻發現了有兩點活動之光，原來是一對眼珠光，吐出冷冷的寒芒！

「你是誰？」

「你是雙魚鏢局的總鏢頭沙雲風！」

「我問你……你……」

「我不能問你了？唉！這可不像話了，好！我看不說，你也不會甘心！好，我姓王，三劃王，又叫什麼太原王，怎麼樣，沙老闆……」

「我是總鏢頭！」

「與老闆有什麼分別？好！聽說老闆

最近生意興隆，財源廣進，桀桀桀……」這笑聲可眞難聽又刺耳：「我是來化緣的！你明白了沒有！」

孫子才明白，什麼？化緣，到現在可以看清了此人，儈不儈，道不道，憑什身份化緣？

「朋友！我看你化緣是假，打個抽豐是眞，好……」沙雲風是掏了掏懷內，取出一塊二兩上下的碎銀，遞了過去：「朋友，請便！」

「什麼？你把我這個太原王當作了化子啦！」

「終不成把你當作大王！哈哈……」這一陣笑，連身後的鏢頭們也招得笑了出來。

「笑完了沒有？很好笑？桀桀……再笑啊！」奇了，這說話的語氣，可就越來越陰森，越來越嚴肅，突然，這五個雙魚鏢局中的好手，兜心底泛出了涼意來。這是人是鬼，爲什麼這說話語氣，越來越令人毛骨聳然的？

「爲什麼不笑了？」

「不笑也不成麼？」沙雲風可有些光火了，「朋友，你嫌少，大可開個價錢來啊！」

「好！每個人二萬兩黃金。」

字是一個又一個的噴了出來，而五個人可讓這「每個人二萬兩黃金」八個字震住了！什麼？五個人要十萬兩黃金，幹什麼？這是化緣……

「每人二萬，消災解難，可保平安，可免心煩！」

嗨嗨，他還會唱歌吶，並且，還挺押韻脚哩，事到如今，沙雲風，應正明，于敬，張仰，還有白仙枝五個江湖强人，誰也明白了，這個傢伙是來沒事找事做的。說什麼打抽豐，簡直是來攔途打刼，想到攔途打刼，沙雲風沉聲道：「叫兄弟們出來……」

「叫誰啊？叫你的鏢局伙計，那些個飯桶？你們就不用費心了，唉！怪吃力的，我看你們乖乖的，交出來了吧！如果費了老人家的精神、氣力，對不起，你們非但一錢沒法賺，還眞能蝕幾個，明白了沒有！」

打死人也不明白，什麼賺，什麼蝕，簡直是令他們沒頭顚倒。沙雲風可是無論如何忍不住這口氣了，雙撞掌向那個黑衣人當胸撞到。唉！見了鬼了，距離這樣近，沙雲風能够主持一個門戶。絕不是個下三流的角色，這出手發掌那會沒勁少力的。唉！沙雲風只覺得微微有涼風一掠，而雙掌的虎口一痲，還想變招，對不住，這一雙手臂算是廢了那樣，既不能動，又不能提！面上火熱，眼前金星亂冒，叭叭兩響，不會錯，還捱了兩個耳刮子！

「替我站過一邊去！」在那個刺耳的語聲中。一股極柔和的潛勁，將個沙雲風乖乖的，移過一邊。沙雲風幾乎想一頭撞死，可惜，身已被制，只落得個乾瞪眼！

那邊可展開了厮殺，其餘四人，即使鈍，也已看清了沙老大已被打受制，到了這個地步，可不是講客氣，或者什麼江湖禮節之時了，四個人一擁而上，將個黑衣人困了個實，總以爲四個打一個，就算你黑衣人三頭六臂，也得輸一籌吧！可惜，不能如爾所願，但聞得叭叭連聲，咦呀鬼叫，又聞得一聲重物墮地聲響，看看淸，那白仙枝不知什麼的，摔翻在地，只掙扎着挺了一挺，希望挺起身子，可能是中氣一窒，又再仆地！好，不起來了，睡在地下嘆五更了！

白仙枝哼聲開始，又有一個人來陪他了，是應正明。張仰，于敬比較好些，跌得較慢，不過，摔得較重……

「沙老闆，你看如何！現在，價格有變，每人加手工費三千兩……」

「朋友！你是有爲而來？」

「爲十萬黃金！不，現在該算是十一萬五千兩了！」

「你是三元鏢局中人！」

「放你娘的春秋大驢屁！老實說，你與那個臭閻王的臭交易，很對我心思！」

「你與三元鏢局也有仇……」

「這可不關你的事，你敲這娘們十萬兩，好，反正你們是同行相妬，反正你不想我露面，我也不想你威風，很好，但是，敲這個竹槓，應該孝敬我們，你們可明白了，十一萬五千兩黃金，少一分也不成。幾時你們成交，幾時我來收錢，還有；嗯，對了，這個手工費一萬五千兩，得先行開消……」

「我，唉！太原王，你也該淸楚，我們是個窮鏢局！」

「開封府可不窮啊！」

「那可也沒法立時運來啊！」

「算你說得有理，好，給你一個月，記住，這黃金就得與四條同來。少一分，哼哼……我叫你們個個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桀……桀……」一片怪笑聲中，好個黑衣人，他是身形如風，而手法更是美好無比的，只見一條黑影一沉一點，一起一彈，好，五個人不必再唱小調了，可以起身了。不過，這黑衣人也不見了踪影，五個人如果不是身上尚有餘痛，眞疑心在做夢，或者，着鬼迷呢！但是，不論如何，現在，可令他們全有了個心事。分明，即使由閻老財那裏取得了十萬兩黃金，於事何補？依照目前的情形來看，沙雲風簡直是在代人作嫁。天下，那有這樣的笨人，還有，這件事還不能對外有所宣揚，否則，雙魚鏢局也只得學三元鏢局那樣，關門大吉。突然，沙雲風想起了一件事，鏢局中可有伙計，或者什役等等……發現自己五名鏢頭吃跌之事！對！得敲門……嗨嗨，不知碰上了什麼鬼。大門擂得山响，就沒半點回音。人，死光啦！沙雲風正想罵出了口，還是張仰比較頭腦清爽，一個「鷂子翻」，人已翻身上了牆。奇怪，從圍牆上看下去，靜悄悄，烏黑黑，怪了！他再提高了嗓子叫了幾聲，還是沒有人回答，沒法子，下牆，開了大門，放了沙雲風等人進內……立即奔向內廳，陰黑黑的耳房中，借一點星月餘暉，看清了七橫八倒的，伙計們。于敬更掏出了千里火，先點燃了枱燭，一瞬間看淸了，這些伙計，連寶匣子也未收，銀兩，制錢散在桌上。分明玩得與高采烈時，中了人暗算，不過，全沒死！這總算是不幸中之大幸——

伙計們全中了高人的點穴手法。可憐，這幾個大鏢頭却是束手無策，直等到晨光微熹時，一個個伸拳踢腿，打呵欠，伸

懶腰，醒了……不！穴道自動解了。問淸情由，不出所料，賭得與高采烈，昏頭轉向時，也不知是那一個先倒地，總之是你叫一聲，我哼一句，誰也沒理誰，誰也沒發現誰，只是覺得背後一痲，好！倒下吧。比幾位鏢頭好的是！不必唱小調，嘆五更。不過，他們可沒個人看清了出手人是那一個——

請問：這可揪心不揪心？沙雲風是無可奈何，與應、于、張、白四人詳細商討了一個下午，最後決定，由沙雲風親赴開封向其師叔中州大俠陽延齡訴說詳情……

沙雲風是立即啓程，實在，他是怕躭在這個是非之地，提心吊胆。如果陽延齡不能代他作主，他可是打定了主意，賴在開封不再回來，除非此事有個解決之方。

沙雲風出城關！走斜道，不料，頭上有人叫他的名字，這裏是城關外的荒郊地，四處並無什麼樹林、修竹等等。有的是幾個土坡……是誰？沙雲風是猛吸一口氣，身形已躍到了一個較高的土崗上，四面排搜，鬼也不見一個，但是，他明明聽得有人在叫他的啊！

「唉！人走衰運鬼來揿，沙雲風啊，沙雲風，看來，你這個倒霉鬼，青天白日也會讓鬼嬉……」

「是你自找衰運！」

「啊！」沙雲風一個大旋風轉，轉得又勁又疾。可是，他依然不見人影，「你是誰？」

「我是我！」是個十分清脆嬌美的聲音！

「你在那裏？」

「是你有眼無珠，自己看不見我！」

「你！呃！」沙雲風可越來越怕了，爲什麼？此女非仙即鬼。老實說，世上仙人沒人見，也沒人會，八成八，九成九是「鬼」！莫非我眞的撞上了寃鬼。凝神一想，自己生平殺人不少，可從來沒殺過個女子，照道理是不該有女寃鬼來纏住自己啊，「鬼大姐！莫非你找錯了人……」

「你叫沙雲風——」

「這——」沙雲風啞住了氣。

「你是雙魚鏢局，分派在太原的總鏢頭！你昨夜見過閻老財，你逼老財去逼詐袁夫人十萬兩黃金……」

此人問一句，沙雲風點一點頭，嗨嗨，如此看來，鬼可沒找錯了人啊。莫非——啊，沙雲風突然嚇得冷汗透體，是袁夫人？她是自殺了？變了鬼來找自己的……該死的閻老財，你那可以如此沒情義，將我拖出來示衆！將這個責任全讓我一個人來揹？想到這見，他是仆拜在地，連連叩頭道：「袁夫人，你聽我解釋，袁夫人，你聽我解釋！」

「如此膿包，却有這黑的心腸，與我滾回去……」

沙雲風眼前一亮，只見一個年才廿左右的青衣少女，滿面鄙夷之色，望住了自己，好，壓根兒是自己疑心生暗鬼，可讓人瞧小了自己。並且，才是個丫頭胚子，沙雲風是一個忍不住，身形一起，左手一抖，右手一揚。「好個丫頭，敢扮鬼戲弄你家沙大爺……」只見兩串精光澄亮的勁風，其疾似箭的向少女打到。距離既近，沙雲風可是一心要挫挫少女的銳氣，所以，仗以成名的七芒環成串打出，少女見沙雲風雙手有所舉動，她是面色微變，身形之快，令人嘆爲觀止，並且，一長身，又直又高，直似一股狠烟升了空。可是，沙雲風的七芒環却也是不容輕視啊，她這兒才將身形彈起，而七芒環所化之精虹，竟然會受了少女勁風所引，斜飛而上！

沙雲風經已看出了便宜，打落水狗，乘機又再打出一套七芒環，這可算是陰狠之極的打法，非但先是打一個措手不及，現在，更可算是順勢再打她落水狗了！一個年才廿左右的少女啊，她又有什麼神通來閃避這樣陰狠毒辣的殺手的？

但是，江湖上人才輩出，更且是這位少女，本來就是個刁鑽古怪的惡人門戶的座下高弟，從其一再的戲弄沙雲風就可看出其個性之一斑。現在，當其看到沙雲風竟然出到如此卑險無恥之手法時，她是氣憤之中，立即想就了如何來擺佈對頭的惡計，本來，她全身已爲其獨門所煉之玄功陰罡所護，即使七芒環具有破横練之功，但是，這也得你猝不及防之情形下，爲其擊中而毁了功穴而已，現在她是有備而來，更且，爲其勁力所吸而上的七芒環，本來已成爲强弩之末，現在，第三串七芒環打來，好個少女，一個鑽天翻，一折身，人在半空變成了頭下脚上，雙手一合掌。好奇怪，先打出的兩串七芒環錚錚錚，一連串的繁响中，又見少女一抖雙掌，來得好，爲其合掌時所攝之七芒環宛如繁星的，直擊第三股七芒環，這一來可好了，一連串的銀星繁點，向沙雲風環身打到！

沙雲風這一來可算是嚇了個面無神色。頭面四週，時有急嘯掠過，他那裏還敢亂動，一怔一呆之下，眼前倏的一暗，叫聲不好，而一股似山崩海嘯之壓力，迎面壓來，一個頭暈，他算是昏死了過去——

鏢頭遭難　鄉佬露面

爲一陣涼風吹醒，沙雲風是睜開眼睛一看，黑沉沉，烏酣酣，這還不算，要命的是一陣又一陣的隱痛，宛如毒蛇噬咬着他的全身一般。還有，人，爲什麼不自在？不對，這雙手……一想到手，本能的想放在自己眼前看看，對不住，你一想到手，一陣更激烈的苦痛令他清楚了，自己不知什麼一來，讓人吊了起來。啊！沙雲風剛想開口！耳邊已响起了少女的怪音——

「怎麼樣，舒服不舒服!?」聽得出，這少女的語意是萬分的厭惡，還加添了幾分陰森之感：「本來，我只不過是請你回去，別出門，如此而已，想不到你倒也眞有兩下子，幾乎我讓你的暗青子毁了雙手。總算，你這個傻蛋是未發現，才算將我輕輕放過，反讓我將你擊昏，憑此一點，我才算沒要了你的命。因爲，你揀的地點很好，到現在，還不曾見過第三個人出現。更幸得你身藏解藥，沒有毁了你姑太太的功夫。但是，你這個壞包可不是安什麼好心來的，所以，我把你吊了起來，吊在這個我代你立下的木架上。現在，我問你，聽住了，我問一句，你答一句，半點也不准你支吾、謊報。如果，你不怕死，試試……」語聲才畢，沙雲風只覺一陣劇痛，痛得他兩眼發黑。原來，是這個小姑娘抽了他一柳條！打得可正是人身的血穴。

一個大旋轉，唉！這個小姑娘跟誰學來的這種殘忍手法？現在，憑這個大旋轉，沙雲風算是清楚了，自己是讓人、不知用什麼繩索，縛緊了不是一只手，而是一只大拇指，並且，時間一長，唉！沙雲風幾乎哭了出來。爲什麼，這一對大拇指算是毀了，試想想人生雙手，所憑仗者就是大拇指，拇指一廢，雙手等如聾子的耳朵了！雙手一毀，習武人尚憑什麼來與人爭勝奪先……

「姑娘！我求你一件事！」

「你求我？很好，講。」

「放我下來！」

「喔，你怕這雙手毀了！」

「正是！」

「你怕一身武功就此廢了！」

「正是……」越說，沙雲風的苦痛越劇，現在，在心理的作祟下，可憐，他眞以爲拇指將不克制住，而斷了……

「你對你的武功可自恃得緊啊！」

「唉，我也總算是化了廿來年的苦功啊！」

「哈哈哈……」少女一連串銀鈴般的笑聲中，突的手一揚，暮靄微光中，依稀見到有兩絲極細的白光抖出，沙雲風却是摔了一個屁股墊子。這一鬆雙手，百節百絡之痛，立即襲上了沙雲風心頭，可憐，堂堂一個大鏢頭，今天，却是受人如此作弄……

「我問你，聽見了沒有！」

「姑娘，我在聽！」可憐語聲是又喘又濁！又苦痛，還有些抖戰之象！

「是誰教了你這個惡計來陷害袁夫人啊？」

「這——個——」

「不准支吾……」

「唉！是我！」氣總算是較爲通順了。「姑娘，你要殺就殺，何必將沙某人如此作踐！事實俱在，同行相妬，又道是，武無第二，袁得這多年來，可以說是壓得我們，連氣也喘不過來。今日，天幸這老兒爲人所毀，更且失鏢，落台……姓沙的要報平時相待之仇，要他後人多出幾文：：也不算爲過。又何況，我……並不斬盡殺絕，我更不想令他後人，一無養老謀生之資……姑娘，你該明白，袁得所賺之錢，再加近幾年來的日益增進，依他的家底來說，黃金十五六萬是少不了……」

「是他們請你經理的？你能如此的清楚……」

「這，我……」

「好！沙雲風，聽你講得如此徹底坦誠，也罷，姑奶奶也不想多費唇舌，現在，我老實告訴你，雙魚鏢局中的人，一個也不准離開太原城，至於閻老財處，你，打的保票，你自己去辦妥，至於三元鏢局中，記住，那怕是一草一木，哼哼，也不准你們有所覬覦！去吧……」

「這個……」沙雲風可怔住了！

「還不快走！」

「姑娘，我不是不走，而是無法可走，請教！雙魚鏢局沒人可出得了城門，我那開封總局，又怎能代我辦妥此事？他們又怎能代割五萬黃金啊？……」

「問得好，沙雲風，你總該有書信，文據以作憑證的吧……好，交給我，由我們代你辦妥！而你們就在此坐等消息，一聲辦妥，還你們的自由……」

「啊呀，姑娘啊！我們！這一來我們雙魚鏢局，可能死無噍類矣……」

「你說什麼？誰敢來對付你……」

「自然有人啊，姑娘，爲什麼這一次由我這個不成材的總鏢頭親自出門？唉，我們非但這五萬黃金是蝕定了，並且，還得取壹萬五千兩黃金作贖身費呢……」

嗨嗨，這一來可將個姑娘也鬧了個莫名其妙，由於其年輕歷淺，實在想不明白，江湖上許多詭譎、機詐、古靈，精怪的變化，她算是讓沙雲風困住了，弄得手脚無措，無可適從了。

「不理你如何！我命令，你要立即歸去！」

「只怕，我們雙魚鏢局的人——全讓你一個人害了！」

「如有對頭，就請轉告，三元鏢局舊址，找我『兩極門』來索取新帳舊欠便了！」是一聲極嘹亮的婦人聲音，分明在很遠之處傳來，却是字字清晰萬分的傳入了沙雲風之耳中。尤其是兩極門三個字，竟然令沙雲風心臟連跳了三跳，沙雲風整一整神，還想有所解說，那少女冷冷的道：

「還不快走，眞想死了個乾乾淨淨……」

沙雲風氣一窒，心一瘆，不自禁的想起了，唉！這江湖，就該是有本領的人走東闖西。自己，稱什麼撓種、狗熊？自以爲了不起，其實，一個任人打罵、嬉弄的無用胚子，如此而已。到如今，更好了，連走一步，行一脚，全得由人吩咐，受人支配了，自己稱什麼東西？鏢頭！別現世了。不過，該怎辦！突然一個新的念頭升起，死！對！他娘的，老子一死，眼不見爲淨，站起身，再看一看天，雖然越來越黑，終有些星星在向他眨眼，摸一摸肚子，眞洩氣，餓了，混身又是酸痛，又是：：再想到自己一死，依然得連累雙魚鏢局中人，他只能長長的吁了一口氣，脚步踉蹌的，走向太原……

第二天的清晨，有一對少年英俊的武生，騎了馬，出太原城……分明，他倆是等開了城門。

因此，在城郊外，天色雖已大明，可是，時間還是卯末之時……看來，他倆有急事，所以策馬飛馳，在這驛道上，捲起了兩道沙龍……

也不知什麼一來，而騎馬中，突然有一騎馬，打了個前跌。一聲長嘶，在這灰影紛飛中，依稀可以看到一條人影，身法美妙的，由馬背上，一個「燕子抄水」式，掠出老遠。如果此人不是具有好身手，眞可能讓馬壓在底下，輕則傷腿，損手，重則送了命也說不定。

兩騎馬本來是略分前後，而前騎一個挫跌，後騎馬上的少年却是好騎術，更是好手勁，又是一聲嘶哩哩的一聲馬嘶，這四馬竟然四脚拄地，宛如爲強力所定住那樣，除了鼻孔中，呼嚕呼嚕的冒白氣外，一動也不動看着自己同伴，臥倒在地上。

「瑛姊，出了什麼事啊？」馬上人一邊問，一邊已彈腿下馬，迎上剛回身的同伴。

「奇怪，走得好好的，那會突的馬失前蹄！」

「瑛姊，去看看……」邊說邊來到了那巨馬前，可憐，這巨馬是爬不起身來，馬眼中分明有清瑩的淚珠，那個瑛姊俯身細視。突然，她嘆了口氣道：「那會這樣的！走得好好兒的，突然間折了腿……」

「是折了而已，不是斷了，還能醫治吧……」

「唉，即使能醫！又交給了誰去醫治？即使有人，可是，時間呢！」

「啊！」這少年漢子不由得面露愁色。可憐兮兮的看住了那匹馬，「瑛姊，綹不成，撇下了牠不理啊！」

其實，那個所謂瑛姊，何嘗不在四處瞭望。時間不算太早，可也不算太遲，驛道上還未有人馬車輛往來，這匹馬……嗨，巧了，來了個鄉下人，担了一担山柴，正在氣吁喘喘的，由低窪田爬上了驛道。那個看來是男裝，却爲人稱作瑛姊的少年，高興得叫了起來：「大叔，大叔！」

鄉下人算是看見了二人二騎，但是顫巍巍的担了山柴走了過來：「啊呀呀，兩位好早啊！」

「大叔，請問，你挑了柴枝，到那裏去？」

「進城啊！進城去賣，賣了柴，換些油鹽醬醋……」

「這一担柴市值幾文！」

「值得二百四十文！」

「好！我給你一貫錢作酒資，託你將我這匹馬，帶入城中，找到西三條街，以前三元鏢局之舊址，將這匹馬交給了袁夫人，你可做得到！」

「什麼？給我一貫現錢作酒資，你不騙我！」

那個瑛姊已由身邊取出錢鈔一紙道：「你請先收下。」

「好！哈哈哈……今日可眞算得是，出門見喜，看來，以後，我眞可得財神之照顧，發個十萬廿萬黃金的大財。哈哈：：好，我代你辦，代你辦……」一邊說，一邊放下柴担，取過錢鈔放好。

然後，牽起那匹蹩了脚的馬，一邊走，一邊叫道：「再見，再見，放心，放心……」一人一騎，就這樣的面向城門，慢慢的走了……

「瑛姊，你做什麼，捨不得這匹馬兒麼！」

「不！我依稀感覺有些不對來！」

「有什麼不對？」

「一時間，我也說不明白，還有，淑妹，一路之上，你務必小心……」

「瑛姊，你做什麼啊！難道，這個鄉下人，是對頭，好，趁他尚未走遠，我們何不追上前去！」

「不必了，但願我所料不準，如果，他眞是對頭，淑妹，你以爲他會放過我們了？」

這個淑妹是想了好一會，然後道：「如此說來，我們依然趕路，不理會這個鄉下人……」

那個瑛姊應了一聲「是」，身形一動，向田隴間躍下，然後說：「你我分路而行，到盧家莊會合，一路上，要小心在意，什麼閒事也先別管，待我到齊後，再作打算！」

現在，那個淑妹是向鐙上鞍，一抖韁繩，當其聽清了同伴的說話，一催馬，飛也似向前直飛而去。

她坐下的是匹千中揀一的良駒，因此，在傍晚時分，已到了什貼附近的許家集，到了第二天又吃了些乾糧，算是到了盧家莊。

突然，一股勁風，由斜刺裏掠過，看一看清，正是自己的同伴，她已早一步到了此地，看來，她比自己勤力，放了個夜站。只見同伴時神色緊張地道：「淑妹，你我快走！」

語聲才畢，她已飛身上了馬，正準備一馬雙馱，離開此地，不想馬力不支，一聲令人心惻的長嘶，令這一對女扮男裝的行人，爲了難了。

「瑛姊，馬力不支啊，其實，我一路飛馳，根本沒代牠留力，因此，是該讓牠有個添料，餵水，溜馬，休息！」

「唉！」這位瑛姊是嘆了一口氣，然後正色地道：「淑妹，你可得記住我的話，無論如何，不論有什麼變化，你我只有兩個字：『裝傻』，隨便怎樣，決不可露身手，招惹是非。因爲，你我之最緊急之事，是赴開封，辦妥這三元、雙魚鏢局之公案，其他，均在其次，切記切記！」

這個淑妹可讓她的同伴，鬧了個神智恍惚。

本來，自己這位同門是個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物，爲什麼一出了太原城門，一直担心怕事的到如今？莫非她變得胆怯了，還是，眞的有大禍臨了頭？

雖然如此，兩人一騎，依然來到了莊集中，這不是個大市鎮，所以，冲像樣的可以招呼馬匹的飯莊客棧，只有一家晉羊樓。

無可奈何，吩咐了小二，叫來了馬倌，再三叮囑，好料好水服伺。然後，兩個人揀了一張頂陰僻的座頭坐下，胡亂叫了些麵餅酒菜……就在此時，又來了一枱客人，一共四人，其中一個是女的，生得面黃飢瘦，白布纏頭，一對白鞋，分明在服孝，可是這年齡才卅來歲，不知她服的是誰的孝？

另三個，兩個白衣老者，一個黃髮壯漢，三個全帶有個青布包袱。一到，各人將各人的包袱放在左手邊，看來是隨隨便便。

其實明眼人一看便知，這個地方正是他們最容易照顧的地方。

是那個女人作主，她叫了不少酒菜，當菜未上，酒才到，他是代每人斟了一盃酒，手法平穩，而且神定氣閑，不過，當她雙手捧酒起身時，眼中已滿是淚珠：「小婦人只能借此一盃水酒，代死鬼多謝三位之仗義了……」

（下期續完）

俠義中篇連續故事

玉笛雙英

（六）

諸葛青雲·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汪澄、侯震等人在陵城磯將郁天雄，柳青擊斃，石中英又將雲涵打跑，打門結束後，衆人便返回江邊上船，直駛君山，一帆風順，不久便航抵洞庭水域，衆人憑欄眺望湖光山色，只見湖岸之上，有一青年與一大漢正打得難分難解，衆人好奇心動，便靠岸一探究竟，豈知那青年就是雲涵，敗走經過此地，與該大漢發生衝突，雙方就打起上來，一見石中英，立即逃遁，雲涵逃後，大漢便自報姓名，原來複姓歐陽單名一個實字，父母雙亡，略通武功，因不治生產，而且食量奇大，終年難得一飽，由於得高人指點，着他在此等候石中英，索英珠……

片刻雪親仇　墨劍揚威誅一惡
微言申大義　神功禦敵鬥雙凶

衆人棄舟登岸，見這白骨教君山分壇大寨，建築得甚是雄偉，氣勢不凡，一面兩根白骨交叉的黑色大旗，在寨門之上，迎風招展，獵獵有聲。行至寨前，兩個臂佩白骨標誌的壯漢，迎上前來，恭身問道：「貴客可係赴會之人，請賜名帖，以便轉報我家舵主親自迎接。」

侯震含笑答道：「老夫等特來觀光，無須驚動貴上，即煩引往賓館如何？」

那兩壯漢見五人雖然不肯通名，但氣宇神情，均非俗手，未敢怠慢，遂分出一人，引往赴會羣俠休息之處。

侯震等來到賓館，見濟濟羣雄，不下二三十位，其中一個白髮紅顏的頎長老者，正是此次怒傳俠義柬的湘江漁隱周洪。

周洪一見侯震，急忙趨前迎接，拱手呵呵大笑道：「侯二哥行俠江湖，宛如天際神龍蜀水燕雲，行踪無定，小弟無處相邀，祇得投柬貴帮主壇，不想果然得訊趕來，義薄雲天，心銘不已，丐仙爲何不見？貴友恕我眼生，請先入座，再爲這些舊雨新知，一一引見吧！」

侯震笑道：「小弟正遊三峽，偶然得悉周兄與白骨羣凶，中秋在此訂約之事，特地趕來，家師兄則因君山這些穴內螻蟻，何當諸位賢豪一擊，況另有急事，乃親率三四兩師弟，遠下苗疆，命我率同武林後起之秀，世侄石中英，索英珠二人，來此略效微勞，聽侯差遣，這位兩淮隱俠鐵簫漁子汪澄，與這位歐陽實壯士，却係途中相遇，聯袂而來，觀光盛會。」

周洪忙與汪澄，歐陽實二人，互道欽仰，引導入座。

侯震打量座上羣雄，泰半當年舊識，知名之士計有武當名宿一鷗子，嵩山少林寺慈惠禪師，華山怪俠卓軼凡，洛陽四傑安氏兄弟等人，其中慈惠禪師，曾主持少林羅漢堂，一鷗子則比現任武當掌門滌塵道長，還長一輩，心知各派雖因此次君山較技，是白骨教分壇所定，掌門人不屑親臨，但亦絲毫未敢輕視，各派本門中隱名能手，來此助陣，並暗窺白骨教虛實，自已知道中英等人，不喜以師門名望驕人，遂未向衆人說明雙英來歷，略爲引見。座中各人，均有多年未晤，相與執手寒暄，互傾積緒。

時到午牌，用罷酒飯，略進香茗之後，白骨教君山分壇舵主黑虎錢剛來到賓館，向湘江漁隱周洪，抱拳笑道：「周大俠，貴友如已到齊，請往後寨一會。」

周洪笑諾，羣俠紛紛起身，由黑虎錢剛前導，行往後寨。

轉過幾幢房舍，即是一片廣場，場上東西搭有兩座看台，距約數丈，東看台上，白骨教中衆人，已先相候，周洪揖客登台，各自就座，再看南面搭的那座擂台，高約丈許，兩旁設有扶梯，正面台柱之上，懸着一副泥金對聯：「白骨本無雙，願舉世英雄，入吾教下；哀牢眞樂土，集武林絕學，在此山中！」中英看罷，與英珠相顧一笑，那位武當名宿一鷗子，却從鼻孔裏冷笑一聲道：「好狂妄的口氣！少時我這山野散人，倒眞要瞻仰瞻仰你這舉世無雙的哀牢絕學！」

湘江漁隱周洪，見敵我雙方，人均到齊，遂走到台口，向東面主台諸人，略一抱拳說道：「白骨教中諸位高朋貴友，在下周洪，多年隱跡湘江，釣竿漁舟，不聞世事。春初，我師侄謝萬川所主持的長安振興鏢局，護運紅貨一批，路過岳陽，爲貴教門下所刦，保鏢之人，雨雪風霜，刀頭劍底，博些蠅頭微利，以贍妻子，那裏禁得起偌大賠累，謝師姪得訊後，即親到貴教君山分壇，以江湖道義，懇請貴教賜還鏢銀，貴教君山分壇錢舵主言道：『振興這點鏢銀，根本看不在眼內，不過是哀牢白骨教門下，要想藉此瞻仰瞻仰中原武學而已。』一言不合，彼此動手，謝師侄敗在鐵舵主的掌下，這才到在下所居綠竹村中求助，在下久厭江湖風波，歸壑之雲，本不再作出岫之想，然因謝師侄一再相求，又久仰貴教主戚神君，哀牢絕學，震壓武林，這才柬邀昔日良朋，約定今日來此拜會，風聞貴教哀牢主壇之中，寶藏無限，對我謝師侄所保那點鏢銀，視同草芥一般，可否看在江湖道義賜還，以全他身家性命，然後再彼此互相印證所學，不論勝負，盡歡而散，爲這血雨腥風的武林之中，永留一段佳話呢？」

白骨教君山分壇舵主黑虎錢剛，聞言亦自東面主台上起立，走到台前，向周洪微一拱手，發言道：「周大俠所云，若提前數日，句句可稱金玉良言，但此刻說來，却已有變，本教龍頭教主戚神君，廿載哀牢，深研武術秘奧，亟願以所得精粹，公諸武林同好，以期萬派合流，放一異彩！故聞得周大俠與錢某中秋之約，欣喜異常，特傳龍頭朱論，派本教護法降龍羅漢法塵，千臂神魔柳青，及內三堂九幽堂獨角鬼王尹香主慶，白骨堂毒心陰掌雲香主涵，青燐堂奪命神刀鄧香主仲達等位，同下三湘，聯絡赴會羣雄，共歸本教，同研『白骨玄經』，武林絕學，至於鏢銀一節，誠如周大俠所言，本會哀牢主壇，寶藏堆積如山，這戔戔之數，原是錢某想藉此機會，與各位赴會羣雄，切磋武學，才戲加刦留，各位大駕一到，本應即時奉還，詎料本教柳護法四日之前，突被小人暗害，而此人現在周大俠的貴友之中，這一來，彼此仇怨，便非一言可解，但適才本教九幽堂香主命錢某傳言，周大俠與赴會貴友，如肯同入本教，共昌武學，則尹香主等，回覆龍頭教主之時，必將暗害柳護法之事，負責担待。否則，即請往南面所設擂台之上，各憑所學，以十陣定輸贏，周大俠貴方若勝，振興鏢銀，自當奉還，白骨教君山分壇，並從此解散。倘若本教得勝，則請各位齊入本教教下，同受教主慈悲，否則，便須暫留此間，聽候主壇發落了！」

湘江漁隱周洪聞言，兩道壽眉，往上一聳，正要答話，侯震已然離座，走到他身後，輕拍周洪右肩道：「周兄！小弟代你一言。」

周洪見是侯震，知他江湖經驗老到，素來作事沉穩，必有話說，笑諾後讓，侯震向錢剛含笑言道：「錢舵主！你說的是那裏話來？你看擂台上的那副對聯，分明武林絕學，以哀牢爲主，江湖各派，數白骨稱尊！我們這些草莽武夫，那裏當的起什麼『大俠』『羣雄』稱號！老夫所要請教的是，既然貴教主壇寶藏如山，將『振興』百萬鏢銀，視同草芥，却又爲何在這三湘地面打家刦舍，掠凌良善，弄得這八百里洞庭，烟水含羞，君山左近，更是烏烟瘴氣，遊人裹足，所爲何來？適才錢舵主言道，貴教護法柳青，被人暗害，老夫坦然相承，千臂神魔確係在四日之前，城陵磯上，喪命在我世侄，江湖末學無名小輩的石中英之手，但絕非如錢舵主所言暗害，乃係對面互相動手過招，千臂神魔藝業不敵，我石世侄得報父母之仇而已。貴教雲香主當時亦在場觀戰，不過他見機先逃，但已足可證明老夫所言，絕非虛話。彼此既已成仇，空言何益？我等既然敢闖虎穴龍潭，則劍樹刀山，亦無所懼？倒是錢舵主所云十陣賭輸贏，還有幾分英雄本色！話完就請派人上擂，我方若敗，休說暫留此間，便項上人頭，任憑摘取，倘若竟在貴教主所傳『絕學』之下僥倖，則請錢舵主不要自食其言，於願已足！至於要我等全歸白骨教下，錢舵主你順着老夫手

指細看，不要說是武當名宿，少林高僧，華山怪俠等要嗤之以鼻，就是我這沿門托砵的窮家帮徒，也不敢欺師滅祖，夤緣高攀，再說你那『哀牢樂士』之中，又豈眞容得下我們這些三山五嶽的魑魅魍魎！再若多言，你是自取其辱！」

巧手魯班侯震，這一番話，尖酸刻薄，不但頂得個黑虎錢剛，張牙結舌，就連西客台羣俠，亦均暗暗稱讚！一鷗子首先一挑大拇指道：「侯老二！眞有你的，我看你這『巧手魯班』，要改成『巧口蘇秦』才對，石索兩位小友，一見面我就覺得，明珠仙露，迥異凡流！倒還料不到那千臂神魔柳青，竟喪在石老弟之手，又說是報的父母大仇，難道是我昔日故人，瀟湘三俠聖手崑崙小諸葛之子麼？」

侯震這才向衆人介紹雙英來歷，羣俠一聽竟是武林雙奇的衣鉢傳人，莫不另眼相看。

這時黑虎錢剛，被侯震一番話，說得滿面羞慚，心頭火發，回身向降龍羅漢法塵及獨角鬼王尹慶請准，手執得意重兵刃，典韋雙戟，縱身南面擂台之上，指名侯震索戰。

侯震莞爾一笑，正待上台對敵，英珠却一把將他拉住道：「殺鷄豈用牛刀，這等毛賊，世伯何必動手？」

侯震不知英珠又要出什麼花樣，只得站定。英珠一推歐陽實道：「大個子！拿你的銅娃娃，上台去替你侯大爺把黑小子打跑，可不准打死，回來晚飯給你加五斤牛肉！」

歐陽實一聽這頭一架就讓他打，晚上還加牛肉。連忙抓起他那一百零八斤的獨脚銅人，衛着英珠憨然一樂！走往擂台。

那君山分壇舵主黑虎錢剛，在擂台之上，手執一對鑌鐵典韋戟，正在耀武揚威，等待侯震厮殺。却見西客台上，走下這麼一位巍然如半截黑塔似的巨人，也不施展輕功，慢慢由台側扶梯走上，懷抱一枝看來極爲沉重的獨脚銅人，往自己下方一站，傻笑嘻嘻，一言不發。

錢剛不由心中氣往上撞，暗想侯震老賊，太已欺人，我黑虎錢剛，十餘年來鍜鍊的鐵沙掌力，擊石如粉，掌中這對典韋雙戟，也不知會過多少成名英雄，振興鏢局總鏢頭金刀無敵謝萬川，藝業不俗，照樣敗在自己手上，這頭一陣便派出這麼一個猛漢，傻大黑粗，除了看來頗有幾斤笨力之外，一無奇處，分明消遣自己。但人已上台，說不上不算。只得把掌中雙戟，左右一分，沉聲喝道：「傻漢不知天高地厚也來送死，趕快進招。」

歐陽實衝他嘻嘻一笑道：「黑小子！我一動手，你就完了，你先來吧！」獨脚銅人仍然斜抱懷中，也不開招立勢，巍然不動。

這時東西兩邊台上，各爲己方担心，湘江漁隱周洪，知道黑虎錢剛，武功不弱，生怕頭一場便挫了銳氣，本待自己上前，聽錢剛指名侯震，暗想侯震武功與己彷彿，當可無慮，誰知英珠却把歐陽實支去應戰，他不知底細，心方忐忑，忽聽慈惠禪師向一鷗子笑道：「畢竟英雄讓少年，道兄你看這歐陽壯士，外濁內秀，站在台上，巍如山嶽，看來已得以靜制動的內家眞訣，這黑虎錢剛，却驕氣已現，恐怕要吃大虧呢！」

周洪聞言，再留心細看台上，他功力本來甚高，果然看出歐陽實蘊勁藏鋒，黑虎錢剛却心浮氣盛，滿未把對方看在眼內，穩燥相形，心才略放。

東面主台之上，別人認爲黑虎錢剛，穩操必勝，但雲涵心中雪亮，這黑大個子一身出奇的橫練功夫，那日凌晨，連中自己的白骨陰風掌力，竟絲毫未受傷損，錢剛恐怕難逃一敗。

這時擂台之上，黑虎錢剛見歐陽實不肯先行動手，越發有氣，暗想自己鑌鐵典韋戟，每隻四十斤，也是極重兵刃，這大漢無非想一力降十會，倒與他先鬥鬥膂力如何！暴喊一聲：「傻漢接招！」左右雙戟，一齊掄圓，帶着呼的一片極勁風聲，「泰山壓頂」，猛往歐陽實當頭下砸。

歐陽實見他雙戟下砸，威勢不凡，也一聲大叫道：「黑小子！咱倆幹幹。」右手攢住銅人獨脚，左手托住銅人後頸，「嘿」的一聲，「架海金樑」往上硬接。

錢剛見對方果然硬打硬架，雙戟臨頭，猛加眞力，那知歐陽實這一招「架海金樑」，竟是虛招，銅人方起即收，身形微閃，竟是快極，已到錢剛身後，左手一鬆，右臂前伸，銅人雙手合成的尖錐，已然點到錢剛後腰的「精促」要穴！

錢剛雙戟砸空，便知不妙！遂就雙戟下砸之勢，一個凌空觔斗，翻到台角落地。歐陽實銅人指尖，稍差毫厘，便吃點中，端的奇險已極，不由驚出一身冷汗。這才知道自己口中的「傻漢」，一點也不傻，並且竟能用這麼重的兵刃點穴，委實不可小視，凝神納氣，目注歐陽實，欲言又止！

歐陽實見錢剛這般神色，又衝他嘻嘻一笑道：「黑小子別慌！咱們慢慢來。」

錢剛面容沉肅，揉身再進，一雙鑌鐵典韋戟，施展開來，宛如一片玄雲，歐陽實銅人舞處，萬道金光，不亞於生龍活虎，兩人狠鬥了七八十個回合，用的全是極重兵刃，滿台虎虎生風，一不留神，就得斷筋折骨。就在鬥到極酣之處，金光黑影，猛然一合，一陣震耳欲聾的金鐵交鳴，光華斂處，歐陽實單手倒拖獨脚銅人，含笑而立，黑虎錢剛的一對鑌鐵典韋戟，却已脫手飛出，深深插入擂台頂上，顫晃不已，雙手虎口，鮮血迸流。

勝負顯已分明，黑虎錢剛，竟然惱羞成怒，一聲不響，潛運鐵沙掌力，乘歐陽實不備之時，當胸就是一掌！

歐陽實把他雙戟震飛，成竹已然在胸，見錢剛掌到，連閃都不閃，只隨口說道：「黑小子！你心太壞，要遭報啦！」

錢剛掌到敵胸，猛覺敵人肌肉，微微一軟一滑，柔若無骨，把自己掌力卸於無形，然後突化精鋼，帶着極大的反震之力，往外一彈，一隻右掌，硬生生的齊腕撞折，一聲慘哼，疼暈在地！

這時擂台兩側，各有疾風飄墜，東面的毒心陰掌雲涵，身形先到半步，凌空吐掌，一股寒風，劈空擊到，歐陽實一見是他，知道厲害，不敢硬接，又是那手借力化力的「飛絮迎風」，輕飄飄的，飄出二

三丈外，回轉西台。

那後到之人，却是華山怪俠卓軼凡，見雲涵不按武林規矩，出手暗算，面容一沉，正要發話，東台中白骨敎內三堂首座九幽堂香主，獨角鬼王尹慶，已先說道：「雲師弟且將錢舵主抱回醫治，待我會會俠義道中高人！」

人隨聲至，東西兩座看台，距離擂台，均有五丈以外，但見一條人影，自東台座中，凌空飛渡，落在擂台之上，聲息全無，點塵不起，這手輕功，確實罕見，不但東台諸人鼓掌叫好，即使西台羣俠，亦均點首暗讚！

這時雲涵已抱起錢剛，縱往台下，華山怪俠卓軼凡，打量來人，身材不高，一頭紅髮，獅鼻海口，額上長有一個寸許肉瘤，一對怪眼，神光懾人，知道這獨角鬼王尹慶，實是勁敵，自己闖蕩江湖多年，全身歸隱，此番爲昔年過命知交周洪助陣，再度出山，不要把一世英名，斷送此地，却不值得，遂靜攝心神向尹慶笑道：「尹香主賜招，再好不過，我們是過拳脚？還是動兵刃？老夫均當奉陪！」

獨角鬼王尹慶，倒不像雲涵那樣盛氣凌人，向卓軼凡拱手笑道：「卓大俠六十四式『金龍掌法』，早年譽滿江湖，尹慶不才，討敎幾合。」

卓軼凡外號人稱華山怪俠，脾氣原來怪極，此刻見這獨角鬼王尹慶，一見面就叫出自己的成名掌法，倒頗愕然，但再聽話裏有話，這「早年」二字，甚是刺耳，心想我這「金龍掌法」，「早年」譽滿江湖，難道現在就對付不了你們的哀牢秘學？卓軼凡畢竟是成名老俠，氣在心頭，面上却絲毫不帶，仍向獨角鬼王尹慶含笑說道：「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卓軼凡行年七十，老不以筋骨爲能，早年所得微名，半因倖致，這多時業已丟了個乾乾淨淨，尹香主方在盛年，得武林怪傑白骨神君秘傳絕學，掌白骨敎內三堂首座，老夫鷄肋，恐不足以當尊拳呢！」

這獨角鬼王尹慶，之所以與雲涵並稱白骨雙凶，半因貌相兇惡，若論心術，則較雲涵良善，即以功力而言，他平素藏鋒歛銳，看似不及雲涵凌厲，其實要比雲涵高出半籌，此刻見華山怪俠卓軼凡，語態如此沉穩從容，心知必極難鬥，含笑答道：「卓大俠如此謙冲，前輩風儀，委實令人景仰，尹慶資質愚魯，戚恩師雖懷不世絕學，耳提面命，尹慶未得二三，今日此會，高人雲集，正爲彼此切磋武技良機，我們不要躭誤旁人，卓大俠請！」

華山怪俠卓軼凡，微微一笑，盤算繞走，他這金龍六十四式，騰挪天矯，動作全仿龍形。

尹慶也是一掌護胸，一掌應敵，目光注定卓軼凡盤旋游走的身形，未敢絲毫怠忽！

卓軼凡轉到分際，足踏中宮，一招「龍項探驪」，右掌五指成鈎，抓向尹慶。

獨角鬼王身形微閃，讓過來招，駢左掌斜切卓軼凡右臂，右掌「猛打山門」，直撞卓軼凡左乳下的「期門」重穴。

華山怪俠何等身分，一抓走空，未等招術用老，倏地回收，左掌「神龍護穴」擋住尹慶來招，右掌疾若電閃，反而轉到獨角鬼王切出的左掌內側，「毒龍尋穴」，掌心微吐，竟把內家劈空掌力，夾在金龍六十四式之中施展，一股掌力，當空一撞而開，八兩半斤，勢均力敵。

此時兩人各因對方招勢精奇，功力深厚，彼此心驚，動手再戰，都是一沾即退，乍合又分，看關定式，異常謹慎。

瞬眼之間，已過百合，勝負兀自未分，二人久戰興濃，獨角鬼王撮唇鬼嘯，華山怪俠仰面龍吟，身形再合，打法已變，彼此全是以快打快，以硬碰硬，滿台只見人影飄忽，疾風颯然，東西兩台羣雄，也均屏息以觀這場龍爭虎鬥！

猛可地，華山怪俠卓軼凡「金龍御風」，身形平拔半空，雙掌齊伸，「雲龍現爪」，凌空擊下，這是他金龍六十四式中的精粹所聚，威勢過猛。獨角鬼王也不肯硬接，施展白骨神君秘傳「鄷都掌」法中的救急絕招，「離魂散魄」，身形一晃，便自脫出卓軼凡的掌風籠罩之外！

卓軼凡人落招空，獨角鬼王身形已杳，竟未看淸是如何閃出，好個華山怪俠，連想都不想，霍地翻身，疾甩右掌，發出一招「神龍掉尾」！果然獨角鬼王正好撲到身後，他想不到華山怪俠變招這快，驟出不意，只得猛揮左掌「海底翻瀾」，又是一招硬接，二人各自震退數步。

但華山怪俠卓軼凡，心頭雪亮，自己這招「神龍掉尾」是連着身軀翻轉之勢，甩掌下擊，佔了便宜，獨角鬼王尹慶却是驟出不意，翻掌上迎，而且用的又是左手，雖然勝負未分，但無形之中，自己已然輸了半着，何況再打下去毫無把握，不如就此全身而退，免得萬一失招，灰頭土臉，把一世英名，毀在此處，念定氣平，和顏含笑，向尹慶道：「尹香主掌法精絕，功力沉雄，再打下去，老夫必非敵手，領敎高明，卓軼凡就此告退！」

說罷，把手一拱，飄然縱落台下。

獨角鬼王尹慶，却眞想不到這華山怪俠卓軼凡，勝負未分，說走就走，又不好相攔，倒被怔在台上。

這時西台方面，已有四人，縱上擂台，一色的玄色密扣緊身衣褲，足登抓地快靴，年齡均在四十上下，面貌相若，一望而知是兄弟四人。每人手上提着一根九連鋼環，當先一人，年齡略長，向尹慶抱拳笑道：「在下安東，世居洛陽，因素嗜武術，並得湘江漁隱周大俠，傳柬示知，君山盛會，特率三個舍弟，前來觀光。適才見尹香主掌法精奇，有意在名家手下，討敎討敎，祇是愚兄弟四人，向來對敵，不管對方人數多少，全是聯手齊上，尹香主如覺勢孤，請傳語貴敎中人，上台助陣，愚兄弟稍候便了。」

獨角鬼王尹慶，目射神光，電掃四人，傲然笑道：「洛陽安氏昆仲，四象九宮環，雖然不同凡響，但尹慶還不屑邀人助陣，就仗腰間這一柄白骨喪門劍，會會賢昆仲的成名絕技！」

說罷，伸手腰間，一探一抖，一柄色如爛銀的軟鐵長劍，立時堅挺，橫劍當胸，傲然卓立。

洛陽四傑的老大安東，見尹慶這柄白骨喪門劍，盤在腰間之時，其軟如綿，到手略運氣勁，便成筆直，劍身寬才兩指，

卻長過四尺，形甚奇特，知是緬鐵精英所鑄，人家既敢以一敵四，必有所恃，絲毫未敢輕敵，把手一揮，四兄弟移動身形，圍住尹慶，分四方站定。

這安家兄弟，本按東南西北排名，但此刻安東佔了西方，安西反佔東方，安北安南，分佔南北。

尹慶此時面北而立，跟前正是安南，安南右臂微抖，嘩啦一聲，把九連鋼環的另一頭，接在左手，向尹慶道：「尹香主請賜招！」

尹慶敵勢未明，不肯先動，答道：「安朋友請！」

安南軒眉一笑道：「恭敬不如從命！」左手一鬆，九連鋼環嘩啦一聲，「撒花蓋頂」，猛打尹慶上盤。

就在安南發招的同時，東面的安西，和西面的安東，兩條鋼環，一條「怪蟒纏身」，打向尹慶腰脅，一條「旋風掃葉」，掃向尹慶雙足，安北則蓄勢凝神，留招不發。

獨角鬼王尹慶，一看這種招術，用的實在夠絕，從三個方向，同時分襲上中下三盤，眞叫人難于躲閃，但他畢竟會者不忙，倚仗白骨喪門劍，削鐵如泥，「丹鳳掠羽」，硬接上中兩路敵環，足下微點，避過安東攻勢。

果然安南安西的兩條鋼環，不敢與他寶劍硬碰，雙雙帶回，但身後又起暴叱，安北蓄勢已久的一條九連鋼環，斜肩帶背，凌空下砸！

尹慶單足點地，身軀微轉，避開敵勢，剛欲還招，東西北三方的安氏三傑，三條鋼環，又已遞到，這回卻是三環一式，「寃魂纏足」，一片疾風，尹慶不得不拔空暫避，跟着來的，又是安北看準了的一招，「玉女投梭」，當胸點到，獨角鬼王身在半空，本難躲避，但他輕功絕妙，白骨喪門劍平着劍身，在點到的鋼環之上一按，就借這一按之力，身軀斜飛數尺，渡過險境！

就這樣安氏三傑的三條鋼環，俄而三環合一，俄而三環分攻，空出個武功最好的安北，卻虎視眈眈的，乘機來上一招威力無比的突然襲擊，尤其是四條鋼環擺動，噹啷連聲，那種相互撞擊之音，益增威勢，令人心神爲之震懾！

獨角鬼王何等功力？此刻竟被安氏四傑的四象九宮環，趕打得僅可憑藉一身輕功，滿台游走，無法還招，一套精絕的哀牢秘傳，喪門十三劍，兀自一手施展不出。東台上的毒心陰掌雲涵，與白骨敎青燐堂主奪命神刀鄧仲達，都緊張得站起身形，爲獨角鬼王暗躭憂慮！

尹慶被安氏四傑，追逐多時，已然看出這四象九宮環的訣竅，乃是「三動一靜，動靜相生」，而其中主體卻是那位靜伺待敵以可乘之機的安北，若不先敗此人，四象九宮環無法可破，驪珠既得，立意甘冒奇險。

這時他正好面對台口，東北西三條鋼環，驚濤駭浪般齊打中盤，安北在後相伺，本應凌空躍避，但尹慶偏偏身軀塌地，「臥看巧雲」，讓那三縷驚風，擦面掃過，安北見勝機在望，縱身近前，九連鋼環呼的一聲，掄圓下砸。

尹慶一見果中所料，腳跟用力，「金鯉穿波」，白骨喪門劍在胸前捧定，連人帶劍，飛刺安東。

安東一招方出，未及回收，敵劍已到，祇得縱身右避，九連鋼環，也自帶回，方待還擊，那知尹慶此着，故意聲東擊西，雙足點地即回，宛如疾電飄風，直撲安北，捨劍用掌，左掌劈空打出白骨陰風掌力。

安北滿以爲一擊成功，掄環下砸之勢過猛，九連鋼環，擦着獨角鬼王鞋底，打得台板木屑四飛，不料尹慶身形回得這快，念未及轉，徹骨寒風，已到胸前，生死呼吸，那敢硬抗！只得避重就輕，撤手丟環，雙掌護住胸前要害，順着尹慶掌風，竭力後縱，就這樣也被震出丈許遠近，跌暈台下。

尹慶後顧之憂一去，精神陡長，白骨喪門劍，光搖銀蛇打閃，點刺劈挑，猛攻三傑，安氏三傑見四弟受傷，鬥志已無，安東手中略慢，九連鋼環，嗆啷一聲，被白骨喪門劍削成兩段！安東身形圈外一跳，喝止二弟，一抱雙拳道：「尹香主功力超羣，我弟兄甘拜下風，羞慚無地！」

武當名宿一鷗子，這時正與湘江漁隱周洪，雙雙趕到台下，救治安北，聞言取出一粒靈丹，塞向安北口內，叫周洪抱回西台，再行細察傷勢，自己則縱身上擂，接口道：「四象九宮環雖敗猶榮，何言慚愧？賢昆仲請回休息。這位尹香主連番苦戰，想亦力乏，貧道不欲乘人於危，請教一位指點貧道幾手無雙絕學！」

獨角鬼王尹慶，聽一鷗子這句「連番苦戰」，分明譏刺自己兩陣之勝，均屬勉强。不由濃眉一剔，冷笑答道：「何必換人，尹某雖然連戰之下，自忖還能接得住道長幾招武當內家的神功妙訣！」

一鷗子方待答言，白骨敎青燐堂香主奪命神刀鄧仲達，已自東台趕過，向尹慶笑道：「尹香主連番獲勝，藝厭羣雄，少時還須爲柳護法報仇雪恨。這場光采，讓我如何？」

獨角鬼王連番劇鬥，委實神疲，遂對鄧仲達說了聲：「鄧香主！一鷗道長乃武當名宿，千萬小心。」下台而去。

一鷗子知道這奪命神刀鄧仲達，本是滇黔巨盜，自投入白骨敎後，因心辣手狠，與雲涵氣味相投，武功亦頗不弱，才躋身內三堂香主之列，此刻見他上台，語氣異常狂傲，立意懲戒，遂笑向鄧仲達道：「先前登台較技各位，兵刃拳腳，均盡其妙！貧道山野蕭閑，對武技一途，荒疏已久，鄧香主脅下神刀，追魂奪命，久震滇黔！貧道想以囊中一十二粒玄門智珠，領敎鄧香主意下如何？」

奪命神刀鄧仲達，一聽一鷗子竟要較量暗器，不由心中得意，暗道這老牛鼻子，簡直自找倒霉，武當派原以劍術內功得譽，自己的「五虎斷門刀」法，雖極自負，尚未必定操必勝之權，但脅下這十二柄奪命神刀，乃成名絕技，有特殊精妙打法，區區玄門智珠，何足在懷？遂一聲冷笑道：「鄧某遵命，道長留神！」身形微退，便到東邊台口。

這座擂台廣約三丈有餘，二人身形雖往後撤，中間距離仍僅三丈不到，一鷗子

方把玄門智珠，扣了三粒在手，奪命神刀鄧仲達已自搶先發難，左手連甩，三柄寬如桂葉，薄似輕羅的奪命神刀，歪歪斜斜的分上中下三路飛到。

一鷗子算定他這三刀之內，必弄玄虛。上下兩刀，雖然先發，必較中間這把後至，遂把全神貫注中間這把飛刀，並待機以玄門智珠回敬！

果然刀到中途，當中那把已然超前，一鷗子微微一笑，突又變色，中指一彈，一粒玄門智珠，電射而出，同時偏頭左竄，右掌下揮，掌中的另兩粒玄門智珠，也趁勢打向那白骨敎的青燐堂香主奪命神刀鄧仲達！

原來這鄧仲達的奪命神刀，委實名不虛傳！中間那刀，明明已然超前，但忽又微慢，依然是上下兩刀，先發先至，這一來頓出一鷗子意料，距離又近，這起手三刀，就幾爲所乘，尚幸應變迅速，中間一把奪命神刀，被玄門智珠擊落，下面這把，也被劈空掌力震飛，上面這把卻險殺人的，擦着一鷗子髮髻飛過！

一鷗子功力本來甚高，但他自登西台，一見白骨敎擂台上的那副狂妄對聯，不知怎的虛火頓浮，智珠不瑩，此刻更是輕意失算，先機爲敵所制，讓過三刀，身還未穩，奪命神刀鄧仲達已自避過兩粒玄門智珠，右手疾探連揮，上中下左右銀光連閃，五刀齊至！

這一來，一鷗子知道非糟不可，高手過招，先機一失，滿盤皆輸，這五刀縱然躲過，但他十二刀中，還餘四刀未發，連番再至，必傷無疑！事已至此，壽眉雙揚，鋼牙微咬，施展鐵板橋功，單足拄地，倒身平臥，九粒玄門智珠，以反掌陰打，「倒散滿天星」，除以一粒擊飛了鄧仲達所發奔向自己下盤的一把奪命神刀之外，其餘八粒，則如銀雨星發，也將鄧仲達身形罩住！

果然鄧仲達在五刀之後，跟手又是兩刀。這兩刀用得詭異毒辣之至，竟不打人，就在一鷗子平臥的身形之上，噹啷一聲，雙刀互擊，那刀本來薄似輕羅，經這猛力一擊，頓然化成一蓬刀雨，四散飛揚。

但鄧仲達又那裏想得到，一鷗子在施展鐵板橋功，躲避飛刀之時，竟然還能使出暗器中的最高手法，「倒散滿天星」，這一來二人同陷窘境。一鷗子見刀雨臨頭，只得護住面前，翻身疾滾，但股背之間，已然中了不少刀芒，奪命神刀鄧仲達，則左臂骨被一粒玄門智珠，生生擊碎，跌倒台下！

這一場不到片刻，一個玄門大俠，一個滇黔巨寇，竟然兩敗俱傷，各由雙方派人抬回本陣。

侯震見白骨敎中諸人，個個身懷絕技，自己這邊連華山怪俠卓軼凡，及一鷗子上台，均未佔了便宜，已然不能再敗，遂欲示意雙英出戰，剛一回頭，英珠已向中英笑道：「英哥，雙方已然打了多場，對台那個胖大僧人，聽說就是降龍賊禿，當年六盤之事，有他在內，我自下山以來，除在黃鶴樓後，曾以般若神功，對那雲涵，略予薄懲之外，連手都未曾動過，拿他試試墨劍鋒芒如何？」

中英答道：「我昔年曾聞先父母及上官叔父說過，降龍賊禿內外功力，俱臻上乘，這多年來，想必又有進境，此賊凶殘已極，武林中人，受其害者甚多，何況又是父母之仇，珠妹既欲會他，便須除去！但他手中方便鏟，看來份量極重，珠妹『青索』墨劍，雖是前古仙兵，亦須小心謹愼，我自黃鶴樓，城陵磯兩番遇險，警惕已深！遇上這種極惡兇徒，實不能絲毫大意，珠妹最好上去就用心如恩師的秘傳心法，伏魔慧劍！」

英珠白了中英一眼，佯作嬌嗔道：「瞧你嘮嘮叨叨，這一大套，眼前幾個毛賊，都看得猶如兇神惡煞！那還想什麼到哀牢魔宮，去鬥什麼白骨神君，和羅浮三煞呀！」

中英見她這等傲氣，不由劍眉一蹙，方待勸說。英珠已自嫣然笑道：「英哥別急，我逗你玩的！」

語音才落，人已凌空飛起，縞袂臨風，人又手神絕代，兩台相距五六丈，飄然即至，宛如天仙飛渡，美妙絕倫，比剛才獨角鬼王蓄勢飛縱的那種劍拔弩張之氣，更顯得儀態萬方，清奇絕俗！

英珠卓立台口，面向東台，曼聲發言道：「在下索英珠，專請貴敎護法，法塵和尚，上台一會，了卻雙方多年血債！」

降龍羅漢法塵，性如烈火，早想上台，因目前形勢，白骨敎方面，一和兩勝一敗，佔着上風。衆人之中，又以他功力最高，故壓陣未動。此時見英珠指名索戰，雖覺此女眼生，何從結有寃仇？但已按捺不住，僧袍展處，胖大的身軀，帶着那枝重達百二十斤的佛門方便鏟，勁風呼呼，宛如巨鳥掠空，疾飛擂台，比起英珠的飄逸，尹慶的矯捷，別具一種剛猛威勢！

降龍羅漢法塵，落身之時，故使「大力千斤墜」法，把座用松杉巨木，搭成的擂台，震得簌簌作響，落腳之處，足痕深印入木，將達兩寸，硬功勁力，委實驚人！方便鏟當胸一橫，左手一指英珠獰聲笑道：「你這女娃，與佛爺何處結仇？乳臭未乾，竟找佛爺對手，豈非找死？」

英珠答道：「法塵賊禿，休要猖狂！叫你死的明白，當年瀟湘三俠鐵掌金梭索玉峯，乃是先父，五年前，羅浮三煞糾衆六盤尋仇，有你這賊禿在內，今日天道好還，你這賊禿竟自哀牢趕來送死，還不與姑娘納命！」

降龍羅漢法塵，縱聲狂笑道：「女娃兒不知輕重，口出狂言，既然欲報六盤之仇，可叫那石鈺之子上台，聯手齊攻，佛爺看你兩個娃娃年幼，先讓十招，然後一同打發，去和你們父母相會！」

英珠懶得再與這種狂徒門口，玉手輕揚，「青索」墨劍，帶着一陣淸淸脆脆而極悠揚的龍吟之聲，橫在右手！

東看台上的毒心陰掌雲涵，不由怪叫一聲道：「哎呀！怎的又是一柄墨劍！」

轉頭對獨角鬼王尹慶道：「大師兄此事太怪，我那白骨喪門劍，便斷在對台石中英小賊腰中所懸墨劍之下，怎的此女手中，又有一柄，難道這種天材地寶，竟會對對成雙不成？可恨井師妹這時不到，倘降龍護法一敗，這石索兩人，一雙墨劍，着實難於抵禦呢！」

獨角鬼王尹慶，未曾嚐過墨劍滋味，

那知厲害！心總不信師傅用緬鐵精英所鑄白骨喪門劍，竟會被這墨劍削斷，隨口答道：「師弟過於多慮，降龍護法的佛門方便鏟，重達百二十斤，再好的寶刀寶劍，碰上便飛，那裏敢削，軟、硬、輕功，俱臻絕頂，何得便敗？倒是井師妹不應此刻猶未到來，不要出了什麼差錯？回轉哀牢，師傅怪責下來，却眞担待不起！」

雲涵冷笑一聲，方待答話，目光一瞬，面容倏變，尹慶方對雲涵說話，見他這般神色，隨着他目光望去，不由也大吃一驚，師兄弟雙雙離座站起。

原來就這片刻工夫，擂台之上那白骨教倚若長城，主持君山會戰的中心人物降龍護法，一柄佛門方便鏟，舞得飛花滾雪，護住全身，身外却裹着颷輪電轉的一團墨色精光，和索英珠翻若遊龍俏生生的身影！

英珠七歲從師，十歲時隨心如神尼六盤探親之後，父母音容，便成永訣，每憶嚴慈，把羅浮三煞這干妖孽，恨入骨髓！便中英不囑，下手亦不留情，聽降龍羅漢大言不慚，不由嗤之以鼻道：「井底蝦蟆，寧知天大；池中魚鼈，不識淵深，你休談讓我十招，索英珠今日賣句狂言，你能逃出我伏魔慧劍十招之外，血海深仇，一筆勾却！」

降龍羅漢一聽「伏魔慧劍」四字，耳內雷鳴，心頭微悸。英珠話到、身到、手到、劍到！一聲「賊禿看劍」，伏魔慧劍起手式「楊枝度厄」，已到喉前，未等騰挪，三四招迴環併發，招外套招，式中藏式，沉雄穩重，如江海凝光，轉速輕靈，如飛雲掣電，刹那間風雷併作，劍氣瀰漫，把個降龍羅漢，殺得手忙脚亂，四圍猶如築起一道墨色晶牆，把自己團團圍住！

就在這降龍羅漢，險象巳呈，白骨雙凶，起身待救之際，英珠巳下殺手，「伏魔慧劍」用到第八招，「慈航普渡」。而這第八手「普渡慈航」，與第十九手「亂酒天花」更爲「伏魔慧劍」一十九手的精中之精，威力之大，不可思議！

英珠又是誅仇心切，盡力施爲，降龍羅漢法塵，祇覺眼前墨芒電旋，劍慧如山，似有數十百柄墨劍，當頭罩下！莫知所來，萬般無奈，「嘿」的一聲，猛由丹田提起一口混元眞氣，瀰漫周身，百二十斤的方便鏟，盡力上開，心想你寶劍縱爲神物，份量總是太輕，祇一撩上，不能不飛何待？縱或不然，自己眞氣巳然佈滿周身，堅逾精鋼，縱受微傷，亦無大碍，祇要稍微得隙，讓自己「青龍鏟」法使開，饒你「伏魔慧劍」再妙，攻守之間，總能走上十合八合，那時還說什麼江湖道義，招呼白骨雙凶，集合君山分壇所有之人，來他個羣打羣毆，何愁赴會羣雄不滅？

算盤打好，墨劍臨頭，方便鏟盡力上開，祇聽嗆啷微響，粗如杯口的精鋼鏟桿，和一顆斗大光頭，應劍中分爲二，英珠銀牙一咬，玉腿飛抬，半截鏟桿，和一具胖大屍身，帶着兩片頭顱，飛起半空，洒了一天腦漿血雨！

這時白骨雙凶，獨角鬼王尹慶，與毒心陰掌雲涵，適自東台撲到，幾乎就與降龍羅漢的屍身相撞，雙凶見狀，怒發如狂，厲嘯連聲，在半空中雙雙出手，四股白骨陰風掌力，如朔風狂嘯，襲向英珠！

就在此時，空中又是一聲清叱道：「貴教中所會的全是這種卑鄙無恥的行徑，還妄想領袖武林，石中英爲之齒冷。」

一陣劈空勁氣隨話而至，如排山倒海一般，從橫裏硬截雙凶的白骨陰風掌力！

中英此時更是爲了護衛英珠，含忿出手，威力豈同小可，白骨雙凶雖是以二對一，依然遜色，不但掌風硬給撞歪，連下落身形，全被那股劈空勁氣帶得偏斜，雙雙墜向擂台東側數尺以外。

中英落身台上，向英珠笑道：「珠妹劍劈降龍，親仇又去其一，請回西台掠陣，這白骨雙凶，由我一人打發！」

說罷，轉身對白骨雙凶抱拳說道：「石中英與貴教素無恩怨，即赴會羣俠也僅爲索還振興鏢局被貴教君山分壇所刦銀銀。柳青、法塵二人伏誅，則因與石某師妹索英珠，有不共戴天之仇，另當別論！但天下事，天下人管，貴教在三湘一帶，所作所爲，强梁霸道，庶黎含愁，溯山抱怨，這才引起今日之戰，盤根詰底，溯本追源，還不是爲了貴教以武術自炫，冀圖一戰立威，使中原羣雄，低頭拜手所致，我想武術之道，內在强身，外在禦侮，若仗之爲濟惡之貝，欺凌艮善，妄逞兇謀，豈不與强身禦侮之武家主旨，大相逕庭？武林中萬派同源，正應彼此分途合進，精研健體葆元，延年益壽之道，何苦爲了一些虛名意氣，自相殘殺！即以台口這副對聯而言，就極其狂妄不當！

「須知聖賢仙佛，人人難說無雙，謙愛和平，處處無非樂土，但求進己，何必勝人？石中英明知空言無益，但仍不得不先禮後兵，盡此婆心苦口，望於此會了後，心平氣和之時，細味斯言，至於今日之事，適才雙方會戰五陣，互有傷亡，算來均爲兩勝一和，平分秋色，石中英斗胆代爲赴會主人，湘江漁隱周大俠作主，不必十陣，就以此一戰，作爲了斷，石某願以雙拳，迎敵尹雲兩位香主，若石某失招落敗，一身骨肉，任憑處置，倘僥倖佔先，則請勿食前言，退還振興鏢銀，關閉君山分壇，石中英偕師妹，亦必當於三月之內，西下哀牢，拜謁貴教教主白骨神君，求領教益，並向羅浮三煞吳氏兄弟，清算當年舊債，石某話盡於此，但聽一言！」

那毒心陰掌雲涵本就心怵中英，適才見英珠十招之內，把個綠林十怪之一，降龍羅漢法塵，立劈劍下的那種威勢，更覺胆怯！但一聽中英竟棄置墨劍不用，願以雙拳對敵四手，並以此一戰，定君山之會勝負，不禁雄心又起，獨角鬼王尹慶，却未會過中英，雖見他凌空飛掌，功力深厚，終覺以白骨雙凶，合力以赴，那有敗理？他平日無敵，傲氣養成，總覺得剛才凌空對掌，中英是從側面橫擊，佔了便宜，難道恩師白骨神君的哀牢秘傳，就眞不如這不見經傳的少年掌法？這種想法，恰與雲涵相合，師兄弟不約而同，齊聲斷喝，各用九成以上眞力，白骨陰掌風，二度出手，寒颷狂捲，疾厲無儔。中英誠心折服白骨雙凶，面含微笑，目注尹慶涵雲，手不抬，身不動，白骨陰掌風力，已然將到胸前，依然渾如不覺，這一來東西台羣雄，連侯震在內，均覺出於意料。（未完）

留香帖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高皐·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盧若蘭長途跋涉尋找師兄荊一非，但一直却找不到，當她來到蘭州時，又遇上不少强敵，她一一戰勝了，但最後遇上黑煞，正危急之時，八手羅煞出手把黑刹殺了，使盧若蘭避過災難，八手羅刹竟是「驚鴻一瞥」的妻子，也即是「白玉鷄心」的主人，八手羅刹認盧若蘭爲義女，並送給她一柄「碧眼寒鐵鳳頭劍」，還在半年之內將本身絕藝傳授給盧若蘭，藝成之後兩母女又重出江湖，找尋荊一非，這天，來到洛陽金谷園遊玩，突然一位公子模樣的人前來對盧若蘭施展祿山之爪，盧若蘭當即出手打他倒地，却也因此惹來麻煩。

無辜被栽贓

盧若蘭先洗淨了茶杯，再斟了一杯茶水，轉身送給八手羅刹。

微微一笑，八手羅刹道：「以後再遇到這種嬛薄子弟，出手不妨重一點。」

盧若蘭道：「是，娘。」

她語音甫落，一聲冷哼忽然傳了過來，道：「就這樣妳們已經闖下大禍了，還能再重一點？」

這話是衝着八手羅刹說的，雖是好心警告，却有一點輕視的意味。

八手羅刹向發音之處一瞥，見是一個身着儒衫，年約四旬的文士。

他是讀書人，對文士，八手羅刹大多存有幾分好感，因而淡淡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誰要招惹咱們母女，怎麼來就叫他怎麼回去。」

儒衫文士沒有再說甚麼，八手羅刹母女也再繼續她們的觀賞。

不過適才園中摩肩接踵的遊人，忽然驚惶失措的向園外奔去，瞧他們那等景象，好像大禍臨頭一般。

有理說不清

的確，如果他們不走，說不定就會大禍臨頭。

因爲園外來了一羣打手，他們像兇神惡煞一般，一逕向園裏衝了進來。

這一下可就糟了，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他們一旦發生打鬥，這座名園豈不遭殃！

領着這羣打手的，正是那位衣着豪華，滿身邪氣的公子，他氣虎虎的衝到茶亭之下，指着八手羅刹母女道：「就是她們兩個，老的給我砍掉，小的帶回去，我要收她做四姨太。」

八手羅刹母女面色一變，一片殺機由她們的身上放射出來。

盧若蘭嬌叱一帶，拔出短槍就待出手，但被八手羅刹喚住。

「別忙，孩子，讓娘問他幾句。」

她緩步走下凉亭，但沒有理會那位公子，眉兒一揚，向打手中前立的三名老者道：「三位敟咱們是外鄉人？」

這三人長相相同，可能是一母所生，

他們年歲相差不多，約莫在五十至六十之間。

他們還有一個明顯的相同之點，就是每人都是一個塌鼻子。

這是他們的字號，塌鼻三義是中州一帶响噹噹的人物。

老大匡至坦，老二匡至誠，老三匡至義，他們行俠江湖，善行極多，是三個人人敬重的俠士。

他們功力極高，尤以三人聯手當得是無往不利，能夠在他們手下走個三招兩式的並不多見。

八手羅剎顧慮的不是這個，她只是奇怪憑塌鼻三義怎麼會跟隨一個下流子弟作打手？

塌鼻三義似乎有着難言之隱，老大匡至坦面色沉重的道：「老婆子！如果妳願跟咱們公子賠個不是，老夫可以替妳討個人情。」

八手羅剎冷哼一聲道：「匡老大！你要明白，老婆子並不是怕你，只是念你養名滿江湖，是一個令人敬佩的漢子而已，想不到你竟然晚節不保，跟一個下流東西當起保鏢來了。」

那位錦衣公子大聲叱喝道：「匡大！快動手，快給我砍了她。」

匡至坦沒有理會錦衣公子，却嘆息一聲道：「八手羅剎，人各有志，我們兄弟的事妳就不必管了，如果妳再不給公子賠個不是，匡某只好得罪了。」

八手羅剎道：「很好，你們三兄弟一起上吧。」

匡至坦道：「不必，在下如果不行，他們自然會向妳討教，請。」

匡氏兄弟的習慣多半是三人聯手，今天對像八手羅剎這等高人，他却一反往例，莫非他們功力精進，不願落個以多勝少之名？

及雙方一交上手，全不是那麼回事，匡至坦的功力不只是沒有進步，而且有不如當年之感。

八手羅剎是何等人物，匡氏兄弟縱使以三敵一，不一定會是八手羅剎的對手，現在匡至坦單獨應戰，莫非他不想活了？

他八成是不想活了，雙方鬥到第十招，八手羅剎一記「震山手」劈向他的前胸，按說他是可以避讓的，誰知他的撤身遲了一點，這一掌正好劈中他的胸膛。

八手羅剎何等功力，震山手又是一記極端霸道的掌力，一掌擊實，匡至坦的身體就被掌力兜了起來，在空中就已噴出一陣血雨，落地之時已然一瞑不視了。

匡家兩位兄弟一聲悲呼，同時撲上來拚命，其餘十幾名打手也衝上來羣毆。

盧若蘭原想帮助八手羅剎對付匡氏兄弟的，但却被那般打手圍住，在無可奈何之中，只好先打發了這般人再說。

她揮動短槍迎戰，以摧朽拉枯之勢，去放倒那般打手，由於雙方的功力太過懸殊，不足盞茶時分，除了那位見機逃走的公子，全都在地上躺着。

不過她沒有要他們的命，只是讓他們失去戰鬥之力而已。

及扭頭瞧着八手羅剎，她不由心頭一懍。

敢情匡家兄弟心切兄仇，竟然全是不顧生命的打法，兩柄長劍招招狠毒，對自己却絲毫不作防範。

八手羅剎並不在乎他們拚命，只是認爲塌鼻三義不是壞人，既已殺了他們的老大，不忍心再傷兩個小的。

只不過人無害虎心，虎有傷人意，如此一來，她就等於自縛手脚，形成十分不利的局面了。

旁觀者清，盧若蘭自然瞧得出八手羅剎的心境，因而出聲呼叫道：「這兩人不知好歹，娘不要自縛手脚。」

八手羅剎嘆息一聲道：「兩位的確有點不知好歹，老婆子只好得罪了。」

大袖一揮，彈身暴退，不再瞧看匡氏兄弟一眼，逕向盧若蘭招呼道：「女兒！咱們回去吧。」

八手羅剎的暗器，當得是武林絕响，不要說匡氏兄弟，縱然再多幾個，她也不會放在心上。

匡氏兄弟果然應手倒了下去，她們母女也意興闌珊，不想再逛下去了。

但，她們還沒有走出幾步，就被一名青衫少女攔住去路。

「兩位，敝公子有請。」

盧若蘭向青衣少女投下一瞥，暗忖：「這位姑娘生的倒是蠻清秀的，讓她隨着那位混賬公子，豈不是暴殄天物？」

她對這位姑娘心存好感，因而以柔和的語氣道：「怎麼，硬的不行來軟的，可惜咱們軟硬不吃，妳請吧。」

青衣少女一笑道：「姑娘誤會了，咱們公子是本園的主人，金谷公子之名姑娘應該有個耳聞。」

盧若蘭啊了一聲道：「這的確是我的誤會，不過……」

八手羅剎道：「姑娘，請妳上覆貴公子，適才之事老婆子十分抱歉，所有損失，老婆子願意照價賠償。」

青衣少女道：「金谷園中木石皆奇，任何一草一木，都是舉世難覓的珍品，它的價值不是金錢能夠衡量的，前輩要賠只怕賠它不起。」

八手羅剎道：「如此說來，貴公子是要扣留咱們母女了。」

青衣少女道：「前輩言重了，敝公子只是仰慕前輩的盛名，想盡一點地主之誼而已。」

這位青衣姑娘不只是生得十分可愛，而且口齒伶俐，言語得體，强將手下無弱兵，由僕知主，這位金谷公子必非等閒之人。

八手羅剎動了好奇之心，遂點頭答允道：「姑娘眞會說話，好吧，請帶路。」

青衣姑娘道：「姑娘的稱呼不敢當，前輩以後叫我青兒就是。」

語音一落，轉身向一條白石的小徑走去。

她們經過不少重樓畫欄，然後登上兩重樓閣，最後才在一間珠簾深垂的暖閣之前停了下來。

這座樓閣全是以紫檀木所築，陣陣檀香之味吸了鼻際，令人有着身心皆暢的感覺。

青兒在珠簾前向暖閣禀報道：「禀公子，貴客到。」

暖閣傳出一聲清越的聲音道：「快請

進。」

青兒挑起珠簾，八手羅剎與盧若蘭先後走了進去，她們母女兩人只覺得目光一亮。

室內的陳設華麗無比，是她們目光一亮的原因之一，另一個目光發亮的原因，是由本室的主人。

他是一位年輕的公子，約莫二十五六歲的年紀，衣著的華麗自然不必說了，最使她們訝異的，是他的俊美與翩翩丰神。

盧若蘭只是瞧了一眼就將螓首垂了下來，芳心像小鹿亂撞，一直跳過不停。

中國的美男子是傳說中的潘安宋玉，這兩人她沒有瞧到過，不過她相信縱使潘安宋玉重生，也不見得比金谷公子還要俊美。

此時金谷公子發出一陣琅琅笑聲，同時抱拳一禮道：「晚輩金谷參見前輩。」

八手羅剎道：「不敢當，咱們母女毁掉貴園不少珍品，老婆子十分抱歉。」

金谷公子道：「別這麼說，前輩，錯不在妳們，前輩不必放在心上。」

語音一頓，接道：「這位想必是前輩的掌珠吧？好一身令人羨慕的功力。」

八手羅剎道：「不錯，她是小女蘭兒，莊家把式難登上大雅之堂，倒叫公子見笑了。」

金谷公子身形一轉，衝着盧若蘭一禮道：「金谷見過姑娘。」

盧若蘭道：「公子太客套了，娘，咱們走吧。」

金谷公子道：「不，蘭姑娘，賢母女高軒滋止，在下理應盡點地主之誼，青兒，快擺酒。」

八手羅剎道：「承公子不加責備，老婆子已經喜出望外，打擾實在不敢當，公子千萬不要客氣。」

金谷公子道：「前輩，這是金谷的一點誠意，再說，晚輩如若不盡一點地主之誼，江湖朋友會怪責晚輩不知禮數的，前輩不會讓金谷留下這一個汚點吧。」

八手羅剎哈哈一笑道：「公子這麼一說，老婆子再也不便推辭了，蘭兒，看樣子咱們母女只好叨擾金谷公子了。」

此時青兒已經領着八名紅衣女婢捧着菜餚進來，她們每人捧着一道菜，才進暖閣，香味已然撲向鼻際。

菜餚精美，盛菜餚的器皿更是名貴，它們不只古色古香，每一件幾乎都是千年以上的國寶，當得是價值連城。

在一旁侍候的，除了青兒，還有三名少女，經金谷公子介紹，才知道她們叫香兒、怡兒、倩兒。

這四名少女是一色青衣，一般的美麗，像這等秀美的貼身美女，不知道金谷公子是怎麼找來的。

青兒等以白色玉杯替主客三人斟上碧綠色的美酒，金谷公子舉着酒杯道：「前輩，蘭姑娘，這碧蘿春是喝不醉的，而且可以美容養顏，青春永駐，兩位可以多喝一點。」

「聽他這麼一說，碧蘿春豈不成爲仙品妙藥了。」這是盧若蘭的心裏話，並沒有說它出來。

金谷公子忽然向盧若蘭一笑，道：「如果說碧蘿春當眞能够使人青春永駐，是有點言過其實，不過它都是搜集天下名藥調製，的確有美容養顏的功效。」

盧若蘭微微一笑道：「多承公子指點，娘，咱們也該走了。」

金谷公子搶着說道：「前輩，金谷有一點愚見，不知道前輩是否同意？」

八手羅剎道：「公子請說。」

金谷公子道：「洛陽文化古跡，簡直美不勝收，前輩跟蘭姑娘必然還有一段時間的躭擱，晚輩愚見住客棧諸多不便，不如搬來敝處，讓晚輩也好多點教益。」

八手羅剎道：「公子好意老婆子心領了，咱們母女還有要事待辦，不便在此地久留。」

金谷公子道：「這也難怪，遇到這等江湖大事，前輩自然不願久留，其實晚輩也想去湊湊熱鬧，咱們不妨結伴而行，途中也有個照顧。」

八手羅剎一怔道：「公子是說江湖上發生了一件大事？怎麼老婆子却沒有聽到傳說？」

金谷公子道：「晚輩是由友人飛鴿傳書告知的，這個消息保證正確。」

八手羅剎問道：「到底是什麼江湖大事？」

金谷公子道：「白玉鷄心的傳說，前輩有過耳聞吧？」

八手羅剎道：「這個老婆子聽過，難道就是這件大事？」

金谷公子道：「白玉鷄心已經不是新的消息了，這件江湖大事，是說白玉鷄心的得主，盧駿前輩的女兒。」

八手羅剎母女同時一怔，她們决未想到金谷公子提出來的，竟然是這麼一個消息。

金谷公子以爲他的消息驚人，因而又得意的說道：「那位盧姑娘不太簡單，當得是强爺勝祖，自從她在西北出現又忽然失踪之後，不知多少道上朋友在焦急，誰知她竟然又在武漢出現。」

八手羅剎淡淡一笑道：「這果然是一個有趣的消息，老婆子母子倒不能不去武漢瞧瞧。」

金谷公子道：「那好，請前輩定個啓程的日子，晚輩好做一點準備。」

八手羅剎道：「老婆子母女不慣與人同行，請公子多多鑒諒，咱們不再打擾了，告辭。」

金谷公子見八手羅剎不願同行，雖是有些失望，態度上仍是一片謙恭。

辭出金谷園，八手羅剎母女一逕回到客棧，但神情上却有一副沉重的感覺。

盧若蘭道：「娘，江湖上爲甚麼這麼難走，令人不解的事爲甚麼這麼多？」

八手羅剎道：「妳指的是武漢的那項消息？」

盧若蘭道：「是啊，是甚麼人在造謠，他又是爲了甚麼？」

八手羅剎道：「娘也不明白，不過這是一個陷阱絕對不會有錯。」

盧若蘭道：「娘說這個陷阱是要對付誰？」

八手羅剎道：「娘不敢肯定，不過妳跟妳師哥必然是他們的目標之一。」

盧若蘭大爲焦急道：「那就糟了，娘，咱們快去武漢。」

八手羅剎道：「究竟甚麼糟了，瞧妳急得這樣子。」

盧若蘭說道：「我師哥既不會易容改扮，武功又不太高，他的處境豈不是很糟嗎？」

八手羅剎道：「照妳這麼一說，他應該早就糟了，白玉鷄心這段公案又不是現在才發生的。」

盧若蘭道：「娘說的也是，不過女兒還是想早點前往武漢。」

八手羅剎道：「好，好，咱們明天一早就走，總該可以吧？」

她語音未落，忽然將房門往後一拉，一個在後竊聽的人收勢不住，竟一頭闖了進來。

八手羅剎一手抓着那人的衣領，原想給他兩記耳光的，他還沒有出手，那人已經哇哇的叫了起來。

「啊，快放手，客倌，我是小二，是給客倌報消息來的。」

八手羅剎放開手道：「報消息爲什麼在外面偷聽？」

店小二道：「客倌不要誤會，小的是怕妳們睡了，所以才聽聽看。」

八手羅剎說道：「你跑來要報什麼消息？」

店小二道：「客倌在金谷園惹了禍，難道妳就毫不在乎？」

八手羅剎道：「老婆子是自衞殺人，怕甚麼？」

店小二道：「這個小的知道，只是洛陽將軍恐怕不會聽妳解釋。」

八手羅剎道：「這跟洛陽將軍有什麼關係？」

店小二道：「怎麼沒有？那位惹事的少年就是洛陽將軍的公子。」

這回八手羅剎遲疑了，她並不怕事，但洛陽將軍手綰虎符，擁兵數萬，跟這樣的人鬥是划不來的。

於是詢問小二道：「這就是你的消息嗎？」

店小二道：「聽說將軍要會同府衙捕快，調兵前來圍捕，依小二的相勸，乘大軍還沒有來，客倌最好避一避。」

盧若蘭道：「小二說的是，咱們母女雖是不怕，事情弄大了總是不好。」

八手羅剎贊同這個意見，立即取出銀子結算店錢，另外賞了店小二，母女雙雙連夜離開了洛陽。

她們經伊川南下，東走襄城，到達臨潁，這一路倒是頗爲順利，及住進西平縣城，形勢就有變化。

並不是洛陽將軍的手下追來了，是江湖黑白兩道造成的緊張局面。

這天西平縣城的客棧，住得滿坑滿谷，投宿的客人多半都是江湖豪客。

爲甚麼武林人物來得這麼多？自然是爲了盧若蘭在武漢出現的傳說。

武林人物大都是粗野的，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是常事，如果再有人從中搧火，往往會弄得兇終末隙。

現在的情形就是這樣，西平城裏打架鬧事的幾乎是此起彼落鬧得亂哄哄的。

八手羅剎不想生事，她本來就不是一個喜歡生事的女人。

不過她絕不怕事。

其實她何只絕不怕事，誰要是惹上了她，一記耳光必然會換來一條活生生的性命。

出手狠毒，絕不留情，要不然她那羅剎的名號豈不是白叫了。

像她這麼一個名震江湖的高人，敢向他找碴的實在不多，所以她雖然是出手狠毒，傷在她手下的寃魂算起來倒也沒有幾個。

今天有點邪門，居然有不長眼睛的找上了八手羅剎。

他的確不長眼睛，因爲根本就沒有眼睛。

韓瞎子原是一個沒有眼睛的。

只不過韓瞎子眼瞎心不瞎，也是江湖道上的一個名人。

× × ×

十年之前，江湖上出現一個飛鼠帮，飛鼠就是蝙蝠，所以也有人稱他們爲蝙蝠帮。

這一帮派的人數不多，連上帶下只有五十八個。

這五十八個有男有女，年齡也有很大的差異，如果要指出他們相同之處非常簡單，因爲他們都是瞎子。

韓瞎子就是飛鼠帮的教頭之一。

飛鼠帮的組織頗爲怪異，他們沒有帮主，只有教頭，教頭不只一個，五十八名帮衆就有六個教頭。

除了教頭，男的稱兄弟，女的稱姊妹，由一個大教頭所統轄。

這個帮派很少在江湖上走動，所以知道的人並不太多，韓瞎子居然會在西平縣城出現，莫非飛鼠帮也要湊這份熱鬧？

湊熱鬧不要緊，偏偏他惹上了八手羅剎。

× × ×

「小二，我喜歡清靜，後院這個房間不錯，我就住這裏吧。」

「客倌，這間不行……」

「爲甚麼不行，是太貴，怕老夫住不起？」

「客倌可誤會了，小的並不是這個意思。」

「那是個甚麼意思？」

「這間客房巳經有人定了。」

「人呢？」

「她們上街買東西去了，馬上就回來的。」

「她們是兩個女人？」

「是的。」

「還沒有住進去？」

「沒有。」

「那好，你替她們換一間。」

「不行，客倌，要換也得先要她們同意，否則小店就麻煩了。」

「沒有甚麼麻煩，她們要是不同意，叫她們來找我就是。」

韓瞎子不講理，店小二又攔他不住，正在爭吵之際，八手羅剎母女回來了。

「小二，怎麼回事？」

小二囁嚅地道：「啊，客倌回來了，事情是這樣，他……」

韓瞎子一轉身，翻起兩隻灰朦朦的眼珠子，冷冷道：「我喜歡這裏清靜，妳們換一個房間吧。」

八手羅剎先是一呆，接着哈哈大笑起來。

「老瞎子，就因爲你喜歡這裏，就要趕走咱們母女？」

「妳要這麼說可以，反正這個房間我要定了。」

「唔，看來閣下似乎來頭不小，說說看。」

「飛鼠帮的教頭韓宣，有沒有聽人說過？」

「哦，久仰，老婆子曾經聽過飛鼠帮，却不知道飛鼠帮是强橫霸道，蠻不講理的。」

「現在妳知道了，希望妳別惹我，要不然不講理的事還多呢！」

「當眞麼？老婆子倒是有點不信。」

「嘿，有意思，妳說，要怎樣妳才相信？」

「很簡單，閣下露幾手讓老婆子瞧一瞧。」

「妳是誰？」

「江湖上叫老婆子八手羅剎，你可別怕，老婆子其實只有兩隻手。」

人的名，樹的影，韓瞎子絕未想到會這麼巧的遇上八手羅剎，因而神情不由一呆。

只是適才的話說得太滿，這個台階如何下法？

再說，韓瞎子一向不拿眼睛瞧人，八手羅剎雖是名滿江湖，他不相信就鬥不過她。

於是嘿嘿一陣冷笑，韓瞎子的鐵杖遞了出來，杖頭指向八手羅剎的左胸，部位拿得十分準確。

韓瞎子果然是眼瞎心不瞎，這出手一招，威力是如此的驚人。

八手羅剎點足彈身，後退八尺。

「韓瞎子，屋裏太狹，到外面來。」

「好。」

韓瞎子騰身躍起，身形還在空際，鐵杖巳經砸了下來。

這一杖更見威力，杖風虎虎，如同泰山壓頂一般。

八手羅剎不敢硬接，身形旁移，避過這當頭一杖，但她在身形旁移之際，却彈出了兩點清光。

瞎子的聽覺異於常人，八手羅剎雖是長於暗器，不見得就能逃過鐵杖的攔擊。

韓瞎子杖持的就是這一點，八手羅剎自然也十分明白。

果然，八手羅剎彈出的兩點青光，被鐵杖擊個正着，韓瞎子自然心頭一喜。

只不過他剛剛現出笑容，像忽然遇到奇寒一般，不只是身體連打了幾個寒顫，面上的笑容也僵在那兒。

「喂喂——八手羅剎，你在玩甚麼花樣？」

「這我怎能告訴你，你瞧不見可以聽，聽不見可以聞囉。」

敢情韓瞎子雖是砸中了八手羅剎擲來的暗器，却沒有將它砸飛，它竟像附骨之蛆，釘在鐵杖上不停的旋轉。

此種暗器天下罕見，韓瞎子如何能够不怕！

他拚命的舞着鐵杖，希望把暗器甩掉，但暗器只是隨着鐵杖旋轉，怎樣也甩它不掉。

汗水開始在韓瞎子的額頭出現，漫漫浸透全身，他簡直像從河裏爬出來的。

此時院中聚集了不少瞧熱鬧的，這般人每一個都是一副幸災樂禍的神色，只差一點沒有笑出聲來。

因爲他們瞧出韓瞎子不好惹，更不敢開罪八手羅剎這位煞星。

最後韓瞎子筋疲力盡，實在支持不住了，只好停下鐵杖，喘着氣道：「老夫認栽，啊，妳……」

他停下鐵杖，如果是杖頭向下，他一定不會發現那是甚麼玩藝，偏偏他將杖頭向上一擧，附在杖上的暗器自然就滑到他的手中去了。

他承認落敗，也抓着了暗器，只不過這一抓，他幾乎氣得暈了過去。

這那是什麼暗器，只不過是兩根青草而巳。

以韓瞎子那身不同凡响的武功，狂傲偏激的性格，竟被兩根青草嚇得認敗服輸，他如何還能活得下去？

不過話得說回來，八手羅剎雖是欺他看不見，取了一點巧，只是她投擲青草那個巧勁，決不是等閒人能够辦到的。

而且就憑這份巧勁，韓瞎子也自愧不如，他栽得不寃，輸也輸得心安理得。

因此，他在一呆之後，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

他這一笑，瞧熱鬧的再也忍不住了，這座擠滿江湖豪客的客棧，竟掀起一片笑鬧之聲。

良久，韓瞎子揚了一下頭道：「讓給妳！」一轉身逕自向外走去。

「等一等，韓兄。」

「妳還有甚麼事？」

「老婆子還沒有吃飯，想跟韓兄喝兩杯。」

「好啊，瞎子作東，小二……」

江湖人物就是這副德性，一言不合是寃家，言語投機要腦袋都可以。

尤以韓瞎子跟盧若蘭格外投緣，一聲伯伯，叫得他手足無措。

「這該怎麼辦，瞎伯伯兩手空空，給侄女兒一點見面禮都沒有。」

八手羅剎道：「不要那麼俗氣，韓兄，你侄女兒還要在江湖上走動，以後只要你照顧一點不就行了。」

韓瞎子道：「就這麼辦，賢侄女，往後妳在江湖上不管發生任何困難，瞎伯伯都要一肩担待。」

盧若蘭道：「多謝伯伯。」

八手羅剎道：「韓兄是去武漢？」

韓瞎子道：「是的，不過老朽不是爲了白玉鷄心。」

八手羅剎道：「那你爲甚麼去湊這份熱鬧？」

韓瞎子道：「爲了天門水——」

八手羅剎道：「天門水是甚麼？」

韓瞎子說道：「是一種最寒的寒泉，這種寒泉必須出在煤山之內，它形如水銀，數量極少，盛着它的煤炭，就是地獄之花。」

盧若蘭啊了一聲，說道：「這到那裏去找？」

韓瞎子道：「自然有人找到過，否則

江湖上怎麼會知道這兩樣東西？」

八手羅剎說道：「聽說用這兩樣東西，可以使白玉鷄心上的絕代武學乾坤一擲出現，你既然沒有白玉鷄心，要它來做甚麼？」

韓瞎子微微一笑，說道：「我想看看這個世界，用天門水洗眼，就可恢復我的視力。」

八手羅剎問道：「你知道誰有天門水嗎？」

韓瞎子道：「不知道。」

八手羅剎道：「那不是像大海撈針一樣，怎麼個找法？」

韓瞎子道：「我是想擁有天門水的人，必然不會放棄武漢之會，我只是去碰碰運氣，順便到各處走走。」

八手羅剎道：「好，咱們母女帮你留心，不過一旦找到了，你得分點給我。」

韓瞎子道：「沒有問題，我只要塗一點在眼珠子上就可以了，多了也沒有什麼用處。」

於是，他們結伴而行，由西平南下，逕向武漢奔去。

× × ×

這天傍晚時分，荊一非運功醒來，他還沒有起身，先向在一旁護法的三師兄法華報以感激的一笑。

他這四位師兄自從昨晚出事之後，更加强了對這位小師弟的保護，眞箇是形影不離，一步都不肯分開。

他們應該今天上路的，荊一非因為四位師兄中過靈猴安雲的悶香，堅持在此地多留一日，以便他們排除餘毒，恢復正常的體力。此時他在調息之後，舉步跨出房門，忽然猛一抬頭，神色為之一怔。

法華見狀詢問道：「小師弟，有甚麼不對？」

荊一非指指牆壁上用黃土繪的一片竹葉，道：「三師兄，咱們出去瞧瞧。」

走出店門，果然又發現竹葉記號，葉尖指向鎭東，他順着記號所指方向奔去。

他這一走，四大韋陀立即跟了上來，待奔出二十餘里，才在一顆大樹的枝椏之上找到一張字條。

字條上是這樣寫着的：「傳說盧若蘭已在武漢出現，可能是一個陷阱，少俠如欲前去，先要注意你自己的安全，知名不具。」

字跡是窮書生的，內容只是關懷，但四大韋陀却緊張起來了。

法雨道：「小師弟，咱們最好不要去武漢。」

荊一非道：「為甚麼？大師兄。」

法雨道：「這分明是一個陷阱，咱們為甚麼要往裏面跳？」

荊一非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說不定咱們會找出江湖亂源，豈不勝於建立十萬善功。」

法輪道：「小師弟說的雖是有理，不過這個陷阱如是專為你設的，敵人必然已有萬全的準備，咱們人單勢孤，何必自趨險地。」

荊一非道：「放眼天下，能够奈何咱們師兄弟五個的只怕不多，師兄不必担憂，咱們小心一點就是。」

少林四韋陀何嘗怕事，只是為了小師弟的安全担憂，荊一非如此一說，也就不再堅持了。

他們回到客棧，荊一非感到有點詫異，小蕙那丫頭幾乎時時都要圍着他打轉，現在人到那裏去了？

及走到齊琴韻的門外，也沒有一點聲息，不由暗道一聲不好，一掌推開房門，舉步跨了進去。

這雙主婢果然不在。

不只她們主婢不在，連包裹兵刃也不見了，莫非她們不辭而別？

這似乎不太可能，他與這雙主婢已有婚約，當得是情非泛泛，怎麼可能不辭而別呢？

最後他終於明白了，因為他在地上發現一些字跡。

「公子，王大娘迫咱們去見老爺，快來……」

見到這些字跡，荊一非明白了，也有手足無措的感覺。

齊琴韻主婢是迫於父命，他去又能怎樣？

再說，小蕙連地址去向都沒有留下，教他到那裏去找？

不找麼，又實在有點放心不下，也顯得他太過無情。這是一個不易解決的難題，他瞧着地上的字跡，不知道如何是好。

此時身後傳來一聲咳嗽，是大師兄法雨跟進來了。

「不必担心，小師弟，七巧火蓮燈一定是去武漢，咱們會見到她們的。」

「不錯，她們必然到武漢去了。」

一言提醒夢中人，荊一非不再徬徨了，雖然到武漢不一定就能找到她們，總算有了一綫希望。

翌晨他們由楊家寨南下，沿途遇到不少武林同道，其中聲勢浩大，氣焰迫人的有兩起，一是芙蓉山，一是鐵盾門。

芙蓉山是一個頗為神秘的組合，他們有時會在江湖出現，但都蒙着頭部，使人無法認清他們的廬山眞面目。

只要是芙蓉山的部屬，必然都具有一身高不可測的絕藝，惹上他們的，沒有一個還會活在世上。

因而人們大都採取敬鬼神而遠之的態度，輕易不敢招惹這般兇煞惡神。

曾經有人摸過他們的底，希望摸出他們的底細。

我國山川以「芙蓉山」為名的不少，山東臨沂，福建閩侯，湖南桂陽，寧鄉，廣東曲江都有一座芙蓉山，但這些芙蓉山上找不出一點蛛絲馬跡。

現在他們公然出現，而且不再蒙着面孔，聲勢之盛，在前往武漢的江湖同道之中，應該首屈一指。

一頂鵝黃鑲金軟轎，由四名勁裝彪形大漢抬着，轎前開道的五名黑衣大漢，是名震江湖的五煞神。

五煞神之後，是十二名年輕美貌的彩衣少女，接着才是那頂鵝黃軟轎，最後是八名面色木訥的赤衣大漢，江湖上稱他們為芙蓉八金剛。

這般人有一個共同的標誌，每人衣襟上綉着一朶金色的芙蓉。

一個以神秘著稱的組合，忽然大擧公然露面，在江湖黑白兩道之中，自然要掀起各種不同的猜測了。

另一起是鐵盾門，這一個門派似乎沒落了，但實力之强，仍使人不敢忽視。

此次前來武漢，是由門主黃天爵親自率領，他們的人數竟達四十六名之多。

黃天爵名滿武林，鐵盾神槍在江湖上罕有對手，此次他親自出馬，人們怎能不另眼看待。除了這兩起目標顯著的門派，其他的一方之雄，以及深藏不露的高人也不在少數，看來這武漢之會，當得是羣英畢集了。

這天到達孝感縣以北的陸家山，荊一非與四位師兄原想打一個尖就走，誰知飯還沒有吃完，竟然發生了意外。

一個小孩在前面逃，兩名大漢在後面追。這是別人的事，荊一非如果抱着各人自掃門前雪的態度硬是不管，這樁麻煩就可能不會落到他的頭上。

只是那個小孩偏偏逃進他進食的飯館，而且被追趕的大漢一掌擊倒，一直滾到荊一非的脚前。

莫非這是天意，非讓他去招惹麻煩不可？

其實只要追來的大漢就此罷手，荊一非還是不會管這樁子閒事，因為他久走江湖，知道管閒事絕對沒有甚麼好處。

問題是追來的大漢實在太狠了，小孩分明已經災情慘重，他竟然一脚向他的頭部踢去。

這回荊一非不能不管了，身為俠義道怎能見死不救。

他的手裏拿着筷子，自然用筷子向那大漢的腿部敲去。

他沒有用力，只是隨手敲了一下，那名大漢竟然一聲慘呼，雙手抱着大腿，滾在地上哀嚎。

另一名大漢來慢了一步，但荊一非出手傷人的情形他瞧得十分明白。

不過他很聰明，知道自己如果出手，只有自討苦吃，於是一面扶起同伴，一面向荊一非說下幾句狠的。

「這小賊偸了咱們夫人的東西，必然是你主使他的，好得很，有種的你就不要逃。」

狠話說完了，人也在門外消失，荊一非却憑空變做小偸的頭兒，不由得啞然一笑。

法雨也知道免不了一次麻煩，但先要弄清楚是怎麼回事，於是扶起倒在地上的小孩，瞧瞧他的傷勢。

這小傢伙衣衫破爛，鼻青臉腫，情形頗為狼狽，好在他受傷不重，只是一點外傷。

「小施主，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小飯桶。」

「小飯桶？」

「是的，我姓范，單名一個通字，所以人家就叫我小飯桶。」

「哦，原來是這樣的，你為什麼要偸別人的東西，難道你不知道偸東西是可恥的麼？」

「我肚子餓嘛。」

法雨還待問他偸了甚麼東西，適才的一名大漢已經領着一名文士裝扮的老者走了進來。

儒衫老者環目打量一眼，立即向荊一非走了過來，不過他並沒有向荊一非打招呼，只是對法雨抱拳一禮。

這也難怪，荊一非名不見經傳，少林四大韋陀却是湖海聞人。

「老朽趙仁見過小師父。」

「不敢當，施主有什麼指教。」

「敝主人請這兩位說話，他們既然跟小師父走在一道，所以先向小師父打個招呼。」

「施主不要誤會，這件事貧僧另有解釋。」

「小師父要解釋請跟敝主人去說，老朽作不了主。」

「好，請施主帶路。」

他們師兄弟五人帶着小飯桶跟着趙仁走，一直到鎭外一片樹蔭之下，才停了下來。

樹蔭下共有九個人，包括趙仁及追趕小飯桶的兩名大漢是六男三女。

這般人是以一名雲髻高挽，年約二十五六的紫衣少婦為中心，其餘八名男女好像都是他們的部屬。

趙仁抱拳一揖，向紫衣少婦行了一禮，道：「稟夫人，人已帶到。」

紫衣少婦目光流轉，向當面五人打量一陣，然後冷冷一哼道：「怎麼，少林四韋陀幾時學起妙手空空來的？」

法雨喧了聲佛號道：「女施主誤會了，偸東西的這位小施主貧僧並不相識。」

紫衣少婦面色一霽道：「對不起，小師父，這的確是我誤會你們了，那麼四位小師父請吧。」

法雨指着荊一非道：「他是少林俗家弟子，也是貧僧的小師弟……」

紫衣少婦面色忽然一沉，道：「小師父不要得寸進尺，少林寺嚇唬不了人。」

法輪冷冷道：「咱們無意唬人，只是不願被別人栽贜。」

紫衣少婦怒叱道：「你說我栽贜？很好，我不只是栽贜，還要將你們少林四韋陀留在這裏，你信是不信？」

法輪道：「那妳就留留看！」

話一說僵就沒有是非可言了，此時除了訴諸武功已別無選擇。

第一個出場的是紫衣少婦身後的一名灰袍老者，他摘下一對五行輪，首先向法輪挑戰。

「老朽商憶，請小師父賜教。」

荊一非道：「二師兄且慢，小弟還有話說。」

他攔住了法輪，再對小飯桶道：「你偸了這位夫人的甚麼東西？快拿出來。」

小飯桶由懷裏掏出一只小錦袋道：「就是這個。」

小錦袋不大，也不重，裏面像有一顆珠子。

荊一非向紫衣少婦抱拳一拱，說道：「請夫人先收回失物，以後的事咱們再作研究。」

紫衣少婦擺擺手，她身側的一名綠衣少女立即奔了過來，她接過錦袋，交還紫衣少婦，經過一番檢查，證明已經物歸原主。

（未完）

小啓：「武林大奇案」作者因事，續稿未到，暫停一期。



七龍傳

俠義中篇故事

龍乘風·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衞七龍從車廂退出來時，忽然聽到怒龍上人以三萬兩銀子作代價，問楚多情肯不肯爲他殺掉衞七龍。楚多情不肯，氣得怒龍上人暴跳如雷。後來他從金松鼠的口中獲知衞七龍就在眼前，原來他誤信傳言，以爲花傲雨是被衞七龍殺死的，於是便向衞七龍出手，但經金松鼠證實花傲雨並未被害，現在躺在車廂裏昏迷不醒而已，而暗算花傲雨的人則是尹青霖而非衞七龍。怒龍上人聽金松鼠這麼一說，便往車廂一看，果見花傲雨躺在裏面，旁邊還有丁獵在照顧，於是爭端才告平息。這時，金松鼠才知道丁獵是衞七龍的師兄……

雙魔綫索斷　難尋蛇頭草

醉公子

（一）

楚多情走了。

十一飛狐帮的人也已走得一個不剩。

怒龍上人和車廂裏的丁獵談了幾句，忽然走過來對衞七龍說：「原來你是丁公子的師弟？」

衞七龍道：「不錯，他一向待我如同親骨肉。」

怒龍上人嘆息一聲，道：「爲甚麼不早說嘛，正是大水冲倒龍王廟，打着自己人了！」

衞七龍道：「花公子的確不是我暗算他的……」

「別提了，」怒龍上人連連揮手，「是洒家一時糊塗，誤信謠傳，想來洒家還要謝你把他送到藏龍坳。」

衞七龍嘆了口氣，道：「花公子身上的傷毒，非比尋常，必定要找到蛇頭草才可治癒。」

「蛇頭草？」怒龍上人眉頭打了個結，「這種藥不易找。」

衞七龍忙道：「前輩可以放心，晚輩已知道該怎樣去找蛇頭草。」

怒龍上人道：「你有把握？」

衞七龍目中露出了充滿信心的神色：「無論怎樣，晚輩一定會找到蛇頭草。」

怒龍上人忽然問丁獵：「丁公子，你是否也和七龍一起去找蛇頭草？」

丁獵從車廂裏走出來，搖搖頭，道：「我不去，我要留在藏龍坳。」

怒龍上人旋即大笑：「你未免是太小覷洒家了，難道你以爲我連自己的老巢都保不住？」

丁獵嘆了口氣，道：「目下江湖，羣魔當道，形勢紛亂巳極，我們還是小心一點的好。」

怒龍上人想了想，點點頭道：「丁公子之言不無道理，洒家就接受了你這份好意。」

丁獵道：「我們不但要力守藏龍坳，還要保護花公子。」

怒龍上人沉吟半晌，又對衞七龍道：「找蛇頭草，事不宜遲，速去！速去！」

金松鼠道：「我也去。」

潘若侯微微一笑，道：「你當然去，你不去就得獃在藏龍坳裏。」

金松鼠舌頭一伸，道：「藏龍坳是藏龍臥虎的地方，而我却只不過是一隻微不足道的松鼠。」

衞七龍也笑了。

「松鼠雖然身材細小，但咬人的時候，却比老虎還兇。」

金松鼠哈哈一笑：「師父雖然沒有教過我咬人的功夫，但有時候面對強敵，狠狠咬他一口也是上上之策。」

他只是笑了一笑，就笑不出來。

因爲他想起了自己的師父，還有魚帝之。他們仍然凶吉未卜，身爲弟子的金松鼠又怎能眞正愉快地笑起來呢？

（二）

夜色蒼茫，無月也無星，只有孃孃濃霧。

衞七龍騎着一匹白馬，一身黑衣。

衞七龍的黑衣裳，幾乎已成爲了他的一種標誌。

幸好江湖中喜歡穿黑衣的人本來就不少，而黑衣裳也並不特別惹人注目。

金松鼠也是一身黑衣，但脚上却穿着一雙奪目的金靴子。

這雙金靴子是衞七龍送給他的，而且還是今天中午送的。

他們在途經一個荒僻村落的時候，遇上了一個賣鞋的婦人。

這婦人滿面病容，對他們說，倘若她的鞋子賣不出去，她的丈夫和幾個孩子都要餓死。

衞七龍立刻給她十両金子，把這對金靴子買下。

金松鼠的脚較細小，很適合。

他也很喜歡這對靴子，覺得穿起來不但很舒服，而且式樣也很好看。

×　×　×

白牆下有幾朶小黃花，黃花旁有一個不大不小的石碑。

石碑上的字跡巳很模糊，但衞七龍和金松鼠都看見，上面刻着的兩個字是「黑集」。

這個地方的名字就叫黑集。

他們從來都沒有到過這地方，但却知道這是唯一能找到遼東雙魔的地方。

遼東雙魔並不是住在這裏，但他們的行踪，却有個人一定知道得很清楚。

這人是黑集裏最有錢的一個人，他叫李富。

李富這個名字很普通，天下間姓李名富的人，恐怕多得不可勝數。

但這個李富却有一個特徵。

他的臉龐很白淨，但是鼻子却是灰色的。

所以，他的外號也就被人稱爲「灰鼻子」。

也有人索性叫他「一鼻子灰」。

這種稱呼當然不大好聽，而且也帶着戲謔的成份，但李富並不在乎。

別人叫他灰鼻子也好，一鼻子灰也好，只要你是在叫他，他一定會回應，絕不

會一個不瞅不睬，甚至是反顏相向。

他的修養看來的確好極了。

他的生活也過得很寫意，每天晚上都泡在酒家裏，醇酒、佳餚、美人，樣樣不缺。

灰鼻子李富的錢是怎樣賺回來的？

答案只有一個：他可以為任何人聘請殺手去殺任何人！

只要你付得起錢，他就可以為你找尋一個適當的殺手，把你心目中要除掉的人除去！

（三）

黑集裏唯一的酒家，就在這白牆的背後。

這酒家雖然不算很華麗，但地方却很寬敞。

現在，在這寬敞的酒家內，氣氛很熱鬧。

裏面傳出了划拳時的吆喝聲、琴弦聲、嬌婉動人的歌聲，還有豪客們的笑聲。

裏面並不寂寞。

黑集本來就是一個龍蛇混集，三教九流人物薈聚之地。

人，總是不甘寂寞。

那些草莽英雄，綠林豪傑，更是不願意眼睜睜的看着黑夜從自己的眼前緩慢地渡過。

但願長醉不願醒，溫柔不住住何鄉？

所以，他們不是已經醉得一塌糊塗，就是在脂粉叢中，「醉」得連自己的姓名都快要忘掉。

灰鼻李富又如何？

他是不是也已經醉了？

（四）

衛七龍和金松鼠的腳步都很輕，絕不會比葉子落在地上時的聲音更大。

他們不是來買醉，而是來找一個可能已經醉生夢死的殺人掮客。

但他們還沒有走進這熱鬧非凡的酒家，就已給四個人攔住去路。

這四個人的衣裳，都是青色的。

但他們的臉却如寒冰，手裏的刀也如寒冰。

臉龐充滿殺機，鋒刀已盡出鞘。

其中一人忽然拿出了一對靴子，金靴子。

金松鼠看的一呆。

因為這對金靴子，竟然和自己腳上穿着的完全一模一樣。

那手持鋒刀的青衣人，忽然拿出這對金靴子，是甚麼用意？

只聽衛七龍道：「我們是來找……」

「李富」二字還沒說出來，那青衣人已冷笑道：「我知道你們是來找死的。」

他開始說這句話的時候，手裏的金靴子被拋上半天，直到他這句話說完的時候，只見一陣刀光亂閃，這對金靴子竟已被鋒刀削開十八塊。

衛七龍臉上的表情還是和剛才一樣，絲毫不變。

那青衣人冷冷的問道：「這一刀快不快？」

衛七龍說道：「那要看是甚麼人的看法！」

青衣人道：「依你看呢？」

衛七龍道：「不快。」

「不快？」青衣人冷冷一笑：「難道你能使出比我更快的刀法？」

衛七龍聳聳肩，搖搖頭說道：「我不能。」

他又接着說：「我雖然不能，但我的兄弟能。」

青衣人指着金松鼠，冷冷說道：「你能？」

金松鼠望了衛七龍一眼，才道：「當然能！」

青衣人道：「你的刀呢？」

金松鼠道：「你拿着的刀，也就是我的刀！」

青衣人大笑：「你若能從我的手裏，把這把刀搶過去，我就服了你，還向你叩頭賠罪。」

金松鼠道：「你服了我又怎樣？對我有甚麼好處？」

青衣人嘿嘿一笑：「我若服了你，就不會再動手殺你，那麼你這條人命就可以保留下來。」

衛七龍道：「尊駕的說話好像很有道理，但其實却儘是廢話。」

青衣人忽然一刀向他的頸子削去。

這一刀，比剛才削開金靴子的一刀更快。

只不過其中却有一點很大的分別。

剛才他劈出一刀之後，金靴子就不見了。

但這次他劈出一刀之後，却連刀子也不見了。

他的右腕骨也已爆裂，額上淌出了黃豆般的汗珠。

刀已不在他的手上，而是在金松鼠的手裏。

其餘三人臉色俱是一變，接着，又是一陣刀光亂閃，向衛七龍和金松鼠狂攻過來。

他們的刀也很快。

但更快的却還是衛七龍的手。

他們的遭遇也是一模一樣，刀子不見了，右腕骨全都爆裂。

捏斷他們腕骨的是衛七龍，奪去他們武器的人是金松鼠。

他們的手法配合得天衣無縫，簡直就像是經過無數次的苦練一樣。

四個青衣人的臉色，都已變得和身上衣裳的顏色相差無幾。

他們實在是未曾料到，這個黑衣青年的身手竟然是如此厲害。

「你……是誰？」最先出手那人忍不住問。

「你連我是誰都不知道，就妄動刀子，難道不怕殺錯好人？」

另外一人怒道：「木衣門下，還有誰是好人？」

衛七龍一怔，問道：「誰是木衣門下的人？」

那人道：「你雖然不是木衣門的人，但和木衣門的人走在一起，也絕不是甚麼正人君子！」

衛七龍瞧了金松鼠一眼，忽然笑道：「你們以為他是木衣門的人？」

「他若不是木衣門的人，怎會穿着木頭靴？」

「木頭靴？」金松鼠望着腳上的金靴

子，「這是金靴，不是木頭靴，你們別弄錯了！」

「還在裝蒜！士可殺不可辱，青鵬堡的人，可不是貪生怕死之輩，你們要剮要殺，盡悉尊便！」那人倒是蠻有骨氣，擺出一副寧死不屈的樣子。

但衛七龍却吃了一驚：「甚麼？你們是青鵬堡中人？」

「大丈夫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俺是青鵬堡東翼第二組的柳雙青，這三位都是我的兄弟！」

「唉！怎麼不早點說。」

「青鵬、木衣勢成水火，還有甚麼好說？」

「各位誤會了！」衛七龍連連搖頭不迭。

「甚麼誤會，難道他不是木衣門的人？」柳雙青冷冷的說。

金松鼠一跺脚，說道：「誰說我是木衣門的人？我連木衣門的人都不認識一個呢！」

柳雙青道：「只有木衣門下的男人，才會有這種木頭靴，豈容狡辯？」

金松鼠氣極了。

他忽然坐在地上，把脚上的一雙靴子脫下來，怒道：「這是金靴也好，木頭靴也好，我不要了！」

說着，把靴子向半天一拋，然後反手出刀，把靴子擊成粉碎。

柳雙青看得為之一呆。「你真的不是木衣門的人？」

金松鼠冷冷道：「木衣門的人會不會把自己的……木頭靴毀掉？」

柳雙青道：「當然不會，他們就算砍掉自己的脚，也絕不敢毀掉脚上的一雙靴子。」

衛七龍嘆了口氣，道：「他這雙靴子，是在路上買的，想不到却會惹來這場誤會。」

柳雙青奇道：「他怎會買到這對靴子呢？」

衛七龍眉頭一皺，終於把買靴子的經過說了出來。

柳雙青咬了咬牙，道：「這一定是楚依人幹的好事！」

「楚依人？」衛七龍目光一閃，「這是個怎樣的人？」

「她是個艷如桃李，心腸却比蛇蝎還惡毒的女人！」柳雙青冷冷一笑，道：「她恨不得青鵬堡的人都死得乾乾淨淨，所以故意把木頭靴賣給你們，好讓咱們發生誤會而衝突起來。」

「這是『借刀殺人』之計。」金松鼠怒道。

「不錯。」

「你剛才說楚依人艷如桃李，但我們遇見的那個婦人，絕非貌美如花，而是一個滿臉病容的中年婦人……」金松鼠說到這裏，又若有所思的說道：「她準是曾經易容！」

「這個自然，」衛七龍皺了皺眉，道：「她若不扮成楚楚可憐的樣子，我們未必會把這對靴子買下來。」

柳雙青道：「木衣門的男人本來就不多，江湖上也很少人知道，木衣門下的每一個男人，都有一對這樣子的木頭靴。」

衛七龍忽然道：「你剛才也豈不是有一對？」

柳雙青道：「這對靴子本來是屬於諸葛游的。」

衛七龍一楞，道：「是不是江湖上人稱千手毒郎君的諸葛游？」

柳雙青點點頭，道：「正是他。」

衛七龍接着問道：「他也是木衣門下的人？」

柳雙青道：「以前不是，不久之前却加盟在木衣門下。」

衛七龍道：「現在呢？」

柳雙青沒有回答，却忽然神態尷尬地退下。

一個衣飾華麗，風度翩翩的年青公子，帶着幾分酒意，從酒家裏搖搖擺擺的走了出來。

他的手裏還有一瓶酒。

他看來已快要醉了。

「柳二。」他向柳雙青走過來，問：「你的刀呢？」

柳雙青臉上的神色不但很尷尬，而且還變得有點恐懼。

他呆了半晌，終於才說出兩個字：「丟了。」

年青公子淡淡一笑，向其餘三人橫掃一眼，然後又問：「你們的刀呢？」

「也丟了。」一人回答。

年青公子哈哈一笑，忽然把酒瓶向柳雙青的額上擲去。

「噗！」

酒瓶沒有破，但柳雙青的額頭却已開了花。

年青公子又是一笑：「真巧，我的酒瓶也丟了，世間上的事怎麼如此巧合？」

柳雙青雖然血流披面，但却還是像木偶般站在哪裏，連動都不敢動。

衛七龍忍不住說道：「這位兄台，你醉了。」

年青公子瞪了他一眼，冷笑道：「我承認自己的確已經醉了，但沒關係，只要我喜歡，只要我願意，就算醉死在這裏，也和任何人沒相干。」

金松鼠道：「只怕你還沒有醉死，別人的腦袋已給你弄得血漿塗地。」

年青公子笑道：「血漿塗地有甚麼不好？古往今來，幾許英雄豪傑，幾許不世梟雄，還不是落得這種下場？」

衛七龍道：「兄台貴姓？」

年青公子道：「我姓甚名誰，你不必問，也不配問。」

衛七龍道：「如此倒不知如何稱呼閣下？」

年青公子冷冷道：「你可以叫我醉公子。」

「醉公子？」

「很多人都稱呼我為醉公子，這種稱呼很不錯，很不錯。」

衛七龍道：「在下姓衛……」

「不必說，本公子也不想聽。」醉公子搖手不迭，道：「你叫甚麼名字，和我完全沒有半點關係，說了也是白說，又何必說呢？」

衛七龍苦笑一聲，道：「相逢何必曾相識，的確是不說也無妨。」

「甚麼相逢何必曾相識？簡直一派胡

言，」醉公子冷冷一笑，「咱們雖然是萍水相逢，却不是同是天涯淪落人，你休想與本公子相提並論。」

衛七龍嘆了口氣，只好說道：「既然話不投機，在下告辭了。」

說着，和金松鼠向酒家裏走去。

他們要找的人是灰鼻子李富，並不是這個醉公子。

但醉公子却纏着他們，伸手攔截說道：「走不得！」

金松鼠怒道：「爲甚麼走不得？難道你想把我們像是酒一般喝進肚子裏？」

醉公子冷冷一笑：「奪人兵刃，傷人腕骨，就想一走了之？未免是太目中無人罷？」

衛七龍忙道：「適才那是一場誤會，區區願賠罪……」

「賠罪又如何？對他們四人又於事何補？」

「然則公子之意，怎樣才可罷休？」

「把你的劍丟進糞池，然後讓他們每人在你的頭頂上撒一泡尿。」

衛七龍的神情居然沒有絲毫變化。

他反而笑了笑，淡淡道：「公子的條件不算苛刻，只是在下還有許多緊急的事情，非要辦妥不可……」

「你想賴賬？」醉公子冷冷一笑，「本公子雖然已經醉了，却也不能任由你這種市井無賴，隨便欺負我的兄弟。」

金松鼠「呸」的一聲，叱喝道：「醉貓子，你再纏夾不清，阻攔去路，我決不客……」

「氣」字還未出口，一把銀光閃爍的摺扇，已重重打在他的左頰上。

啪！

清脆玲瓏的聲音响起，金松鼠的半邊邊臉頰登時高高腫起。

金松鼠大怒，揮刀欲拚。

衛七龍却把他勸阻。「算了，這是一場誤會，再鬧下去，可不有趣。」

醉公子又是一聲冷笑，盯着衛七龍說道：「你這人眞夠朋友，他吃了虧，倒勸他算了，倘若這一扇打着的是你，倒不知是不是也可以『算了』？」

衛七龍毫不猶豫，道：「只要公子不再咄咄逼人，當然也可以算了。」

醉公子雙目一睜，忽然大笑。

大笑聲中，他手中的銀摺扇，又已飛起！

醉殺灰鼻子

（一）

夜色中，銀扇劃出了一道令人刺目的光芒。

這一扇很快，居然一下子就抽在衛七龍的臉上。

衛七龍的臉龐，也立刻和金松鼠一樣，高高的腫起。

醉公子似是一怔。

金松鼠已忍不住叫了起來：「你爲甚麼不閃避？也不還手？」

衛七龍雖然挨了一扇，還是悠悠地一笑，道：「算了，算了，這只不過是一場誤會。」

醉公子冷冷一笑：「你很聰明，明知萬萬躲不開這一扇，居然索性不閃不避，擺出一副充好漢，裝作不怕吃虧，也不怕挨疼的樣子。」

衛七龍淡淡道：「無論你說甚麼都不妨，反正事情已過去，再見。」

他說完這一句話之後，就頭也不回的向酒家內走去。

「且慢！」醉公子忽然把他喝止：「你要找的人，是不是灰鼻李富？」

衛七龍倏地一呆。

「閣下知道我要找李富？」

「猜想而已，」醉公子淡淡一笑，道：「來這裏的人，多半是找灰鼻李富，原來你也不例外。」

「你認爲我找李富的目的是甚麼？」

「照我的看法，你找李富，只有兩個可能性。」

「第一個可能性是甚麼？」

「有事求他。」醉公子瞧了他一眼，道：「但像你這種人，似乎不該去找李富聘請殺手。」

「何以不該？」

「原因很簡單，李富旗下的職業殺手，雖然不乏一流好手，但比起閣下，似乎還有不如。」

「難道你以爲我的武功很好？」衛七龍冷冷一笑，「別忘了我連你那一扇都無法避開。」

「錯了，剛才的只是醉話，你若要閃避，還不是易如反掌？」

「還有第二個可能性呢？」

「你找李富，是要殺了他！」

「我爲甚麼要殺他？」

「這倒很難說，」醉公子抿着嘴巴，慢慢的說道：「只不過我知道這人很討厭，很俗氣，是個不折不扣的武林敗類。」

「既是武林敗類，還要不折不扣？」

「難道你認爲他是個英雄、豪傑不成麼？」

「當然不。」

「那好極了，最少剛才我幹了一件事，你絕對不會反對。」

「你幹了甚麼事？」

「殺了一個人，一個人人得而誅之的殺人掮客灰鼻李富！」

（二）

醉公子說的不是醉話，也不是謊話。

他眞的已殺了灰鼻李富。

在李富的身上，只有一個傷口。

咽喉。

他的咽喉，也只有一個很小很小的破孔。

他流的血也只是很少量。

但這已足夠。

他臉上的表情，是充滿了懷疑和不相信。

他不相信自己也會給人殺死，而且還來得這麼突然。

×　×　×

李富是在這間酒家的帳房被殺的。

看他臨死前的姿勢，似乎是想爬出這帳房之外。

但他還沒有爬出去，就已經嚥氣。

若不是醉公子把他帶到這帳房裏，他實在很難相信，自己要找尋的灰鼻李富，竟然在不久之前死在醉公子的手下。

「金針鎖喉，一招奪命！」醉公子的說話似乎變得很清醒，「這種殺人的功夫，你就算沒有學過，也該知道是不容易練的。」

衛七龍道：「這是你最擅長的一種殺人方法？」

醉公子搖頭道：「我擅長的功夫還有很多，絕不止這一種，但這却是李富最拿手的殺人絕技。」

衛七龍點點頭：「這一點我也曾聽說過。」

醉公子道：「所以，我現在只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而且所用的金針，也是從李富身上偷取過來的。」

「他居然懵然不知？」

「他若能知道，我的本事就不值一提了。」

衛七龍皺着眉頭，道：「你爲甚麼要殺了他？」

醉公子又笑了笑，悠然道：「因爲當時我喝醉了。」

（三）

「我喝醉了！」這就是醉公子爲甚麼要殺灰鼻子的理由。

這理由當然絕不充份，但却是醉公子所說唯一的理由。

灰鼻李富死不足惜，但衛七龍的綫索却已斷了。

他本來希望從李富那裏，知道遼東雙魔的下落，但李富却已死在醉公子的手下了。

他當然很失望。

不但失望，還很焦急。

若找不到曾非禪，花雨傲的性命就危在旦夕。

醉公子又找到了一瓶很香醇的酒，一口一口不停的猛喝。

「這酒雖然不錯，但却無人奉陪，未免是太沒趣了。」他喃喃自語，忽然又喝道：「滾進來！」

帳房外仍然一片沉寂。

醉公子冷冷一笑：「你不滾進來也沒關係，待會兒我可要放一把火，把這鳥酒家燒得乾乾淨淨！」

他這句話還沒有說完，一個老蒼頭已匆匆走了進來。

「大爺，有甚麼事情不妨慢慢商量，別放火，別放火，千萬別放火……」

醉公子道：「你就是這間酒家的老闆麼？」

「不敢！不敢！」

「是老闆就是老闆，不是老闆就不是老闆，甚麼敢與不敢的？」

「實不相瞞，老漢雖然名爲老闆，但眞正的老闆却是李老爺子。」

醉公子向地上的李富一指：「就是他麼？」

「不錯，他才是眞正的老闆。」

「換言而之，你是李富的手下。」

「也不算是甚麼手下，」老蒼頭陪笑道：「老漢是他的岳丈。」

「噢！原來如此，」醉公子悠悠一笑，道：「我剛才把他殺了。」

老蒼頭道：「老漢知道。」

醉公子道：「你是怎樣知道的？」

老蒼頭道：「是小二徐福說給老漢知道的。」

醉公子道：「我殺了你的女婿，你必然是恨我入骨。」

「不！老漢絕對沒有這種意思。」

「如此說來，你也認爲自己的女婿是該死有餘了？」

「這個……老漢不知道。」

「爲甚麼不知道？」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金松鼠冷冷的插口說道：「你莫太咄咄逼人。」

醉公子嘿嘿一笑：「我正幫你們一個大忙，想不到竟然狗咬呂洞賓。」

金松鼠道：「你幫甚麼忙？」

醉公子道：「李富死了，你們想從他身上得到的綫索，都已斷了，對不？」

金松鼠一怔：「你怎知道我們要從他身上知道些甚麼？」

醉公子冷冷一笑：「你以爲我對江湖上的事全不知情？難道你們以爲我眞的不知道你們是誰？」

衛七龍道：「我雖然說過自己姓衛，却沒有說出名字。」

醉公子道：「就算你不說自己姓衛，本公子也已知道你就是衛七龍。」

目光一轉，盯在金松鼠的身上，慢慢的接着說道：「令師身在險境，你倒風流快活得很。」

金松鼠道：「你是誰？」

醉公子道：「我是醉公子，無憂無慮，一醉解千愁的醉公子。」

他的目光又轉移到衛七龍的臉上，道：「你們找李富，是想查出遼東雙魔的下落！」

衛七龍、金松鼠互望一眼，臉色却是微微一變。

（未完）



兩月完俠情小說

雲劍飛・文
盧令・圖

雪中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獨孤行和熊大小姐別過熊大爺、雷莽、古誠之後，兩人同去十里香酒舖食飯，飯後獨孤行和熊大小姐正想離開，却因中了毒而伏在桌上，老狗頭見狀，立即現出他獰惡的面目，揮刀欲砍向獨孤行，誰知獨孤行倏地出手還擊，而熊大小姐也霍地站起，原來獨孤行早已對老狗頭生疑，暗中已服下解毒藥，而此時也揭發老狗頭正是十年前失踪的勾九魂，獨孤行這次塞外之行正是要尋他並要將他擊殺，勾九魂敵不過獨孤行、熊大小姐的襲擊，拚命奔逃……熊大爺三人中途遭一羣白衣人襲擊，最後古誠却死在雷莽手中，此時古誠才知雷莽是奸細，但已來不及向熊大爺示警而死去……

雪地龍虎鬥 勾千毒亡魂

熊鎮驚變

這一邊熊北周早就想一爪將長劍向白衣人斃在熊爪之下，偏是這長劍白衣人身法溜滑迅速，雖是處於下風，熊大爺硬是被他纏着，脫身不得。

熊大爺在纏鬥中不時瞥眼窺望古誠和雷莽兩人，最後一次是見到古、雷兩人由分而合，會合在一起，被一羣白衣人圍着，看不清兩人的情形。

他殺招連出，始終傷不了白衣人，就在他心頭倏然閃過一絲不安之際，猛然聽到雷莽發出一聲受傷的呼叫，不由心內大急，雙爪一緊，硬是將白衣人迫退一步，身形騰射而起，白衣人騰撲的身形剛起，欲想阻攔他，熊大爺已然腰身轉折，人如經天長虹般疾射向雷莽處，人未到，雙爪臨空擊落，將首當其衝的三名白衣人斃在雙爪之下，手一翻，雙爪掃抓而過，硬將劈刺向雷莽身上的刀槍蕩開，但有一刀還是在雷莽腿上，雷莽大叫一聲，坐地不住，昏倒在地。

熊大爺已然落地，一眼看到瞪目張口的古誠，血染白雪，寂然不動，喉頭血洞有血沁出，不覺心胆俱裂，大叫一聲，人如瘋虎般，雙爪飛舞猛撲圍着的白衣人。

白衣人似是被他的神態所懾，紛紛閃退，不敢和他接觸。

這時長劍白衣人已然跟踪撲到，長劍一横，悶聲悶氣道：「熊北周，你已不能發威了，你右臂已斷，左臂亦折。還能怎樣，速速受死吧。」

熊大爺被他悶聲悶氣一說，人反而清醒過來，望一眼昏倒在地的雷莽，全身是血，再掃一眼躺在雷莽身邊不遠，死去的古誠，一步躍到雷莽身邊，伸手將雷莽抄起，扶在脅下，上前一步，低頭凝望着古誠死不瞑目的容貌，心頭一熱，單腿跪下，伸手將古誠暴睜的雙眼抹上，心內暗道：「二弟，只要大哥死不了，一定爲你報仇！」

霍然挺站起來，面對長劍白衣人，憤聲道：「怎麼還不動手。」

豎眉瞪目，一爪横胸，神態威猛已極，包圍着他的白衣人和長劍白衣人，皆不由被他的神態所懾，嚇得倒退了一步。

熊大爺仰天一嘯，聲震長空，風雪爲之停歇——風仍在吹，雪已不知何時停了，右臂一伸，熊爪指向長劍白衣人，冷聲道：「今晚不是你殺了老夫兩人，老夫定必殺你！」

語聲如冰刀雪箭一樣劈刺在長劍白衣人身上心內，長劍白衣人不由機伶一顫！

語落身進，兒臂粗的熊爪，疾向長劍白衣人當胸扎抓！

長劍白衣人不敢擋其鋒銳，身形横移五尺，悶喝：「上！」

十幾名白衣人身形閃動，刀砍槍刺，堵截住熊大爺。熊大爺霹靂般暴喝一聲，震得十幾名白衣人身抖手窒，熊大爺乘這機會，熊爪掄掃，硬是衝開一個缺口，身形縱躍而起，衝出白衣人的堵截，落在二丈外，身形再起，幾個縱躍，已然身在十多丈過外，白衣人欲追已是無及，看着熊大爺脅下挾着雷莽，如飛而去，剎那消失在夜空中。

長劍白衣人沒有下令追趕，直到看不到熊大爺的身形方才悶笑一聲，對呆站着的白衣人悶喝一聲：「將古誠的屍體帶走，其餘的用雪埋了。」

十幾名白衣人立時動手，兩人抬起了古誠的屍體，其餘的快手快脚，將死去的白衣人埋掉，眨眼間，屍體狼藉，血染白雪的鬥場，立時變得白雪無瑕，任誰經過，也不會相信這裏曾經發生過一場激烈慘酷的搏殺，一切血腥與罪惡，皆被皚皚白雪掩蓋了。

長劍白衣人一揮手，帶頭飛躍而去。

留下了白雪覆蓋下的血腥與屍體。

× × ×

勾九魂亡命飛逃，但他的輕功不如他的易容術和用毒那樣精通和出名，漸漸被熊大小姐和獨孤行追上了。

這時他眞恨爹娘少生了兩條腿，更恨當初不在輕功上下苦功——他發夢也估不到會有今日！

「忽啦啦」一陣衣袂聲響，獨孤行已然淩空躍過他頭頂，落在他身前，站着不動，背對着他。

勾九魂前奔的身形猛一刹，見獨孤行背對着他，認爲是千載一時的好機會，只要殺了獨孤行，就不怕熊大小姐了。

念轉手已動，一掌疾向獨孤行背心拍去。

他這時眞可說昏了頭，破了胆，以他這樣成名多年，心狠手辣，奸險狡毒的人，竟然會相信獨孤行傻到將整個背後讓出，等他一掌拍上，就在他手掌才沾上獨孤行背後，心中大喜，「噗」聲輕響，一把尖刀已然從他背後插入，胸前冒出，獨孤行也在這刹那，身體猝然向前撲伏，勾九魂也在這刹那，一切的動作皆凝住——已然身不由己，雙目暴睜，垂視着胸前冒出的刀尖，一臉不相信的神情，口一張，已然說不出聲，一股鮮血從他口中噴出。

他只顧傷敵，忘了背後還有個熊大小姐，被熊大小姐趁機在他背後刺了一刀。

這一切皆是獨孤行和熊大小姐早在追

趕勾九魂時匆匆商量好的，目的就是引勾九魂上當，好一擊得手，獨孤行對勾九魂身上的毒藥暗器，始終忌憚幾份。

果然勾九魂在情急意亂之下，上了一個正常人不該上的當，死在熊大小姐彎刀之下。

熊大小姐彎刀從勾九魂身上抽出，勾九魂立時胸前背後血湧，頭一歪，撲倒在地，動也不動。

熊大小姐望着倒地死去的勾九魂，呆住了，這是她第一次殺人，自然心驚。

獨孤行看出她的心情，上前蹲下來，三抓兩撥，用雪將勾九魂的屍體掩埋了，拍拍手，站起身，對熊大小姐道：「君妹，咱們立即趕回熊鎮，你爹和古、雷兩位前輩只怕有危險！」

熊大小姐聞言一驚，從呆怔中清醒過來，急聲問：「要是勾千毒剛才所說是眞，只怕爹和兩位叔叔，已然……」

往下的她不敢想也不敢說下去，獨孤行上前握住她一只手，安慰道：「勾九魂所說未必可信，也不可不信，但以你爹和古、雷兩位前輩的身手，他們在半途截擊，只怕未必一定得手。」

熊大小姐聞言稍安，說道：「咱們連夜趕回去？」

「事不宜遲，越快越好，最好能找到兩匹馬！」獨孤行說。

「小妹在鎮上一戶人家寄養了一匹馬，向他們買一匹，不就行了嗎？」熊大小姐記起她跟踪獨孤行，來到鎮上，爲了掩飾身份，將馬寄養在鎮上一戶人家中，並記得那戶人家也有一匹馬。

「既如此，咱們馬上去。」獨孤行拉着她就走。

兩人縱躍着奔向鎮上。

獨孤行和熊大小姐兩騎奔向熊鎮，立時被鎮上的情景驚呆了。

鎮上行人稀少，人人臉有驚色，街道兩旁的店舖十有八九關門，而且關門的大多是屬於她家的店舖，往日鎮上不論男女老少，見到她都會對她微笑招呼，更有不少人跟在她身後左右，今天的人見了她，只是一瞥，就低頭走過，整個熊鎮已籠罩在一片愁雲慘霧中。

熊大小姐眼見這種情景，已心知不妙，難道家中出了事了，這個念頭在她心中閃過，情不自禁一踢馬腹，馬驚痛奔馳，直向熊家大院走去。

熊家大院在鎮西頭，門前一對石獅子，大門緊閉，旁側橫門開着，熊家大院不愧大院之稱，牆高丈二，佔地百畝，院分三進，院中有院，大院中有又幾個小院，假山荷池，敞軒亭榭，佈置精巧，不入其中，不知其大其精。

兩人在大門前翻身落馬，橫門立有兩人從內奔出，兩人皆是勁裝打扮，佩劍帶刀，一人上前替二人拉住馬頭，另一人上前拱手道：「大小姐回來就好了，大爺也是剛回來不久，三叔是被大爺扶着帶回來的，一身是血，二爺不見回來，鎮上也發生了不少事，小姐快進去吧！」

熊大小姐大驚，急問：「大爺有受傷嗎？」

那漢子道：「大爺沒有受傷，却很疲累，三爺只怕傷得不輕！」

熊大小姐一把拉着獨孤行就往裏跑。那漢子指着獨孤行道：「小姐，這位是……」

「是我的朋友！」話聲未落，人已拉着獨孤行從橫門奔進院子。

進門是個大院子，兩旁擺着很多兵器架，顯是練武的地方，如今却擺放着更多棺材，不下三四十具，整齊地排列在兩邊牆上。

大門直入百步，是第一進房子，橫着將院子截斷，後面是第二進，第三進。

大廳在第一進正中，兩旁是廂房，耳房。

熊大小姐瞧見這樣多棺材，嚇了一跳，獨孤行也不明白院子裏何以擺了這樣多棺材，難不成死了這樣多人？兩人也不再多想，熊大小姐當先步進大廳。

大廳中分站着八名灰衣漢子，頭戴皮帽，身穿皮袍，見熊大小姐進廳，齊抱拳一拱，道：「見過大小姐！」

熊大小姐打量一眼大廳，問：「大爺呢！」

右首一人道：「大爺在二進三爺房中，正爲三爺上藥裹傷。」

熊大小姐一揚手，帶着獨孤行，如風般捲進屏風後，穿過一條通道，經過一院子，遇到幾個人，見到熊大小姐，皆站下來叫了聲：「大小姐。」又匆匆而去。

來到第二進，熊大小姐一逕朝左邊廂房走去，廂房門外分站着兩名帶刀漢子，一見熊大小姐，抱拳道：「大小姐。」

「大爺在裏面嗎？」熊大小姐邊走邊問。

「在，正爲三爺上藥裹傷。」兩人同時答。

兩人望了一眼獨孤行，見熊大小姐拉着他手，不敢問他是誰。

兩人進入廂房，房中分隔爲三，正中是小廳，左是書房，右是臥室，熊大小姐向着右邊有棉帘垂落的房間輕喚了聲：「爹。」

房中立時傳出了熊大爺的聲音：「君兒，妳回來了，可是和獨孤大俠一起回來的？」

熊大小姐上前一把掀開棉帘，拉着獨孤行行進房間：「爹，女兒是和行哥一起回來的。」

一眼見到炕上躺着，緊閉雙目、全身裹着白布的雷莽，不禁低叫道：「爹，三叔他怎樣了？」

熊大爺這時正爲雷莽包扎好最後一道傷口，搖頭道：「你三叔沒什麼大碍，只是妳二叔……」

一眼見到跟在身後的獨孤行，慘笑道：「獨孤大俠，事情辦完了？這樣快就和小女回來。」

「就在老前輩走的那天晚上辦完了，早知道前輩會在半途中遭伏，晚輩就不先辦那件事，和三位前輩一同回來，相信情況不會這樣糟，前輩，雷前輩受的傷不重吧？」

「多謝關心，傷不重，傷口却多，失血也多，相信休養幾天，就會復原，獨孤大俠，咱們到外面廳上再詳細傾談。」

一擺手，請獨孤行先行，獨孤行怎肯，結果還是熊大爺先行，獨孤行隨後，熊

大小姐跟尾，三人出了左廂房，來到二進大廳上。

分賓主坐下，下人送上熱茶，熊大爺開口道：「獨孤大俠，老夫萬想不到眞的應了那封信上所說：二弟會先死，三弟受傷，如今，老夫眞的右臂已斷，左臂也已折。」

「爹，二叔眞的死了？」熊大小姐眞不敢相信。

雙目中淚光隱現，熊大爺强抑悲痛：「君兒，你二叔眞的死了，就在昨夜回家途中，在一羣白衣人的截殺下，不幸戰死了！」

熊大小姐「哇」的一聲哭了起來。

獨孤行也很難過，想不到活生生的一個人，竟然在一日一夜不到的時間裏，死了。「前輩，事情如何發生的？」

於是，熊大爺將前後經過，說了一遍，對於古誠之被殺，他看不到，所以說不清楚，最後他道：「君兒，可憐妳二叔死後，屍首也收殮不了，爹心中難安，待諸事一了，爹一定要親自去找到妳二叔的屍體，運回來好好安葬。」

接又道：「爹拚急奔逃時，剛巧遇到走失的馬，不然，爹帶着你三叔，不知現在回不回得來。」

獨孤行沉思一會，道：「前輩，看來對方已一步步進迫了，看情況，不能坐等，要有所行動了。」

「老夫也想到了這點，多謝你提醒，只是……咱們很難有所行動，至今爲止，咱們還不知對方行踪，來歷，怎樣展開行動，何況，鎮上又……」

未等熊大爺說下去，熊大小姐急道：「鎮上發生了什麼事？爹，女兒一進鎮就看出了，只是不知發生何事！」

熊大爺切齒說道：「就在昨晚，他們將鎮上凡是屬於咱們家所有的店舖中的伙計給殺了，一夜間殺了四十二人，只有綢緞庄的老賬房，因病回了家，得以倖免，前院擺着的棺木，就是盛殮着昨夜被殺的人！」

熊大小姐悲憤道：「他們究竟是什麼人？竟然這樣殘忍，連無辜的人也殺，難道他們一定要將咱們的家毀了才甘心，究竟是何原因令到他們要這樣做？」

熊大爺道：「大概他們要佔奪爹的財產，也可能是尋仇報復，但無論爲了什麼原因，也不應該濫殺無辜，他們最大目的是老夫，那麼就衝着老夫幹吧！老夫一死何足惜！」

獨孤行道：「這羣人手段毒辣殘忍，現在是明顯的針對老前輩，且不論他們爲了什麼原因要向前輩下手，但有一點是很明白的，他們定要置前輩你於死地而後快，而且計劃周密，從他們逐步消滅前輩的力量看來，他們是先消滅前輩所擁有的一切力量，將前輩孤立起來，然後作雷霆一擊，令前輩無還手之力！」

「太可怕了，他們簡直太可怕了！」熊大爺喃喃道：「老夫就算死剩一個人，也要和他們拚到底！」

跟着又問：「獨孤大俠，你要辦的事辦完了，現在可否說給老夫聽聽？」

獨孤行點點頭道：「當然可以，前輩，您可曾記得十年前中原武林發生的一件事？」

熊大爺微一思索，說道：「是否爲了『千面七絕客』勾九魂殘殺七大門派弟子，武林中動了公憤，少林各派聯手追殺他，却始終追查不到他的下落，後來不了了之，勾九魂從此也在江湖上失了踪這一回事？」

獨孤行道：「不錯，在下正是爲了這個勾九魂來到塞外！」

熊大爺詫道：「難道勾九魂十年前在中原武林消聲匿跡，原來躲到了塞外來，怎麼老夫一點消息也聽不到？」

熊大小姐搶先道：「爹，您當然一點消息也聽不到了，有誰會相信駐馬鎮十里香酒舖的老板，人人稱做老狗頭的猥瑣老人，就是當年臭名昭著的勾九魂！」

「原來十里香酒舖的老狗頭就是勾九魂！他掩飾得實在太好了，老夫前年到過一次駐馬鎮，在他舖中喝酒吃狗肉，一點也看不出和以前有何不同。」熊大爺說。

「前輩，莫忘了他除了用毒之外，還有一樣最擅長——易容！」

熊大小姐道：「爹，他手段眞殘忍，爲了冒充頂替原本的舖主人老狗頭，十年前竟將他殺了，撕下他的面皮，製成人皮面具，戴上面具一直冒充頂替了十年，居然連一點破綻也沒有露出，眞可怕！」

熊大爺疑惑地道：「以他的身份性格，怎會在這荒野窮鎮上，沒沒無名地隱居十年？老夫實在不解！」

獨孤行道：「照在下推想，當初他是爲了逃避七大門派的追殺，所以才遁到塞外來，爲了掩飾身份，頂替原來的老狗頭做了酒舖主人，在他本意，是權宜之計，至於他爲什麼要一躭十年，據他昨晚所說，是爲了一種利益，相信是種大利益，他並且說很快就可得到，這大概就是他在塞外隱姓埋名，一躭十年的最大原因。」

一頓接道：「據在下觀察所得，他並且是和對付前輩您的那些人是同一路人，並且地位不低！」

「有這回事？」熊大爺急道：「您可從他口中探聽到一點消息綫索？」

「沒有，爹，女兒將他一刀殺了！」熊大小姐說，她想起殺了勾九魂，心有餘悸。

「他是最好的綫索，你們爲什麼不將他生擒活捉，從他身上逼問出那批人的身份來歷？」熊大爺惋惜地說。

「前輩，當時在下也想到了這點，捉他是很難的，他一身是毒，一個不留神，就會着了道兒，在下還不怕，只是怕君妹萬一有意外，在下怎樣向老前輩交待，加上在下此行是專門來殺他，也對他說了，你說他會有那樣笨，捉住後說也是殺，不說也是殺，您說他會說嗎？更兼他精通易容術，萬一被他逃了，以後再要找他就難了，所以在下才決定不理三七二十一，殺了他再算。」

「獨孤大俠說得對，換了是老夫在那樣的情況下也會這樣做，老夫老了，沒有你們年青人頭腦那樣靈敏！」熊大爺望了女兒和獨孤行一眼，「獨孤大俠，你爲什麼要殺他，不是老夫托大，以你的年紀，可說和他並無仇怨！」

「行哥是受少林一澄大師，解千毒老

前輩所托，為武林除害的！」熊大小姐甜甜地看了一眼獨孤行。

「哦！獨孤大俠原受少林掌門一澄大師，解千毒兒所托！」熊大爺欽敬地看了獨孤行一眼，「然則，您怎會知道他在塞外？」

獨孤行道：「這都是少林一澄大師告訴在下的，其實少林為了除去這個殺人不眨眼的老魔頭，十年來一直沒有放鬆追查，派了很多弟子，包括俗家弟子，四出打探他的踪跡，兩個多月前，兩名少林俗家弟子在塞外傳來消息，說發現了一些綫索，就在駐馬鎮附近，後來却沒有進一步的消息，也不見兩人回轉關外，事有可疑，所以一澄大師托在下到塞外一行，追查下去。」

「哦！原來如此。獨孤大俠，您千里迢迢，遠來塞外，冒風雪，忍嚴寒，不怕危險，就是為了替武林除害，獨孤大俠的俠行義舉，豪俠胸襟，老夫不勝欽敬。」熊大爺抱拳一拱。

獨孤行連忙還禮不迭，謙遜地說道：「前輩謬讚了，在下生成辛苦命，到處流浪，塞外在下又欲一遊，既然一澄大師和解前輩托在下來塞外追查，可說一舉兩得，再說，武林公敵，人人得而誅之，這是每一個有正義感的武林人應盡的責任！」

獨孤行看了一看坐在身邊的熊大小姐一眼，「勾九魂是君妹所殺，前輩應該誇耀她才對！」

熊大小姐臉色微紅地道：「爹，您不要聽行哥亂說，女兒不過因人成事，殺勾九魂的點子，是他想出來的！」

熊大爺聽兩人一個「君妹」，一個「行哥」地叫得那樣親熱，知道兩人的感情在他離開後，猛然增進，此後也改變不了女兒的心意，他本是個極寵愛女兒的父親，也不大固執，他認為只要女兒喜歡，他做父親的也不便太勉强，更且經過觀察和接觸，他對獨孤行的觀感也改變了，認為他是一個品行俱佳的年青人，自己無理由反對他們相愛。「君兒，妳幾時對獨孤大俠改了稱呼，爹怎麼不知道？」

熊大小姐一張臉臊得通紅，低下頭，嗔聲道：「爹……」

熊大爺呵呵一笑：「君兒，爹有說錯嗎？看來，爹對獨孤大俠也要改一改稱呼了！」

熊大小姐歡喜得抬起一張嬌媚欲滴的嬌臉，站起身走過去，偎在熊大爺的身邊，嬌羞地說道：「爹不反對了？爹，您眞好！」

熊大爺慈愛地摟着女兒：「爹只有妳一個女兒，爹不對妳好，對誰好？」

熊大小姐眼中情意綿綿地注視着獨孤行：「行哥，您就叫爹做世伯吧！」

獨孤行現在簡直尷尬到極，坐立不安，臉也臊紅了，他從來也未經歷過這種場面，不過他也被熊大爺父女倆的親情所感動，感到心頭熱熱的，更被熊大小姐的深情蜜意所溶化，看來，他逃不過這道情關了。

他本是個豪放爽朗之人，聞言叫了聲：「世伯！」重新見過禮。

熊大爺樂得呵呵大笑道：「賢姪不必多禮！」

熊大小姐歡喜得「格格」嬌笑，對熊大爺說道：「爹，行哥在咱們家，住在哪裏？」

熊大爺寵愛地看了女兒一眼：「妳喜歡行姪住在哪裏就住哪裏吧！爹一切由妳作主。」

熊大小姐愛嬌地望了兩人一眼，站起身，歡快地說：「那女兒立刻去為行哥安排住房。」

說着嬌笑着，一陣春風般出了大廳，人不見，笑聲如鈴猶在耳。

熊大爺親切地看了一眼獨孤行：「賢姪，你剛才說要採取行動，究竟要怎樣行動？」

獨孤行恭敬地道：「世伯，很簡單，他們幾次要殺小姪，皆不成功，一定不甘心，小姪想以身作餌，誘他們現身。」

熊大爺皺眉，關懷地道：「賢姪，這樣太危險了，萬一有什麼意外發生，老夫如何對小女交待？還是想另一個比較安全的辦法吧！」

「捨此別無他法，小姪與君妹一起回來，必然落入他們的綫眼中，他們唯恐小姪插手，一定會對小姪下手，與其等他們下手，不如採取主動，既可以引他們現身，又可乘機查出他們的底細，一舉兩得，就算危險，也是值得的！」

熊大爺無可奈何地道：「只怕君兒不肯！」

獨孤行故作輕鬆地說：「世伯，小姪會說服君妹，再說，雖然危險，但只要小心應付，相信不會有多大危險的。」

熊大爺道：「派幾個人和你一起去，如何？」

獨孤行搖首道：「不好，那樣反會引起他們的疑心，引不出他們。」

「你想幾時行動？」熊大爺問。

獨孤行沉思一會道：「當然是越快越好，早一點查清他們的來路，越對咱們有利，今天休息一天，明天行動！」

「這樣也好，敵暗我明，防不勝防，早些將他們抖露出來，知道他們的底細，才好想辦法對付，將劣勢扭轉。」

熊大爺從這一席交談，對獨孤行的人認識更清，更有好感，更加讚賞他，認為他不論才智人品武功，都是當今武林不可多得的傑出青年，深慶女兒有眼光，選中他，也深慶當時沒有逼着要女兒答應嫁給原白海，原白海也是才貌俱佳的年青人，熊大爺現在還這樣認為。

他們兩人相談融洽，令到替獨孤行整理好房間，喜洋洋回來的熊大小姐見了，更是滿心歡喜。

獨孤行探問：「世伯，未知您將昨晚死去的人如何處置？」

熊大爺愁悲上臉，道：「他們為老夫而死，老夫準備待事情完結之後，厚葬他們。」

「爹，就讓那些棺木擺在院子裏？」熊大小姐問。

熊大爺深長地嘆了口氣：「只好如此，咱們力量已弱，再不能分散力量去搬運棺木，好在前院够大，天氣嚴寒，十天半月不會變腐。」

獨孤行點首道：「世伯說得對，咱們不能再給他們有可乘之機，應當集中人手

，嚴密防守大院。」

熊大爺道：「賢姪說得對，老夫馬上去吩咐萬總管，要他迅速佈置一切，非必要留在外面監視探聽的人，全部集中在大院中。」

轉對熊大小姐道：「君兒，妳和行姪也辛苦了一夜，就帶你行哥到客房休息吧，爹去佈置一切。」

熊大小姐關懷地說：「爹，你也該休息休息了，您也一日一夜不曾闔眼，小心身體，不要太勞累。」

熊大爺慈愛地對女兒道：「君兒，爹自會照顧自己，爹雖然年紀已老，但身體可棒得很，諸事吩咐完，爹會去休息的，妳快帶行姪去休息吧！」

熊大小姐和獨孤行別過熊大爺，熊大小姐帶着獨孤行到她精心佈置為獨孤行準備的客房去。

熊大爺望着兩人的背影，老懷大慰，也放下了一塊心頭大石，無牽無掛地出前院去吩咐佈置一切。

毒計

熊家大院在熊大爺親自督促指揮之下，防守得如鐵桶般嚴密，一夜平安無事，敵人沒有採取行動。

吃罷午飯，獨孤行決定採取行動，準備出去，熊大小姐却堅持着要去，任熊大爺和獨孤行費盡口舌，她不答應留下，她固執地說：「要去一起去，我不能不去，行哥也不能去。」兩人拿她無辦法，只好答應她和獨孤行一起去。

熊大爺千叮萬囑要她一切小心，凡事不可任性，要聽獨孤行的話，熊大小姐只要能和獨孤行在一起，那管它危險不危險，對熊大爺的叮囑也一一點頭。

兩人準備停留，別過熊大爺正想出去，總管萬昌忽然匆匆走進來，垂手道：「大爺，大小姐，獨孤大俠，外面有人送來一副棺材，說是二爺的屍體，大爺，咱們怎麼辦？」

獨孤行在昨晚已見過萬昌，也知道和看出他和熊大小姐的關係，對他態度極恭敬。

熊大爺乍然聽到有人送來古誠的屍體，心內激動萬分，激動得手有些抖，眼前彷彿現出古誠的音容笑貌，三十年結拜之情，親如手足，怎不令他黯然神傷。

他强抑悲痛，努力令自己冷靜下來，長吸了一口氣，對萬昌道：「咱們出去看看。」

獨孤行連忙攔阻：「世伯，恐防有詐，讓小侄出去看看吧！」

熊大小姐也勸道：「爹，讓女兒和行哥去看看，您留在這裏等一等吧！」

熊大爺點點頭，黯言無語。

兩人隨着萬昌出大門外察看。

行走中，獨孤行問：「萬總管，他們有多少人來？」

萬昌側轉頭道：「獨孤大俠，他們只有四個抬棺木的仵工。」

「有沒有問清楚，他們受何人所托，將棺木抬來？」

「在下問過了，他們說受一個人所托，給了他們二十兩銀子，要他們將棺木抬來，說的話也是那人教他們說的。」

「四個仵工可是本鎮人？」獨孤行問得很詳細。

「是的，他們是鎮上福壽號僱請的仵工。」

說着他們已來到大門口，大門口兩邊整齊地站着十二名精悍的漢子，手按在腰間，注視着停放在門外階下的一副棺木和四個仵工，大概他們得到萬昌的吩咐，全神戒備着。

三人站在門外階上，階下的四個仵工，見了萬昌和熊大小姐，他們並不認識獨孤行，其中一人上前雙手一拱，說道：「大小姐，萬爺，小的們可以將棺木抬進去了吧？」

熊大小姐說道：「慢着，我有話要問你！」

那人恭敬地說道：「大小姐有話只管問。」

熊大小姐一指放在階下的棺木，問：「棺中躺着的，眞是我二叔？」

那人陪笑道：「小的們也沒有看過，僱的人對咱們說棺中是二爺的屍體，小的們就這樣說！」

萬昌厲聲喝道：「陳老大，可不要說謊！」

被稱做陳老大的人慌忙道：「小的怎敢，小的有天胆也不敢瞞騙大小姐和萬爺你！」

一直注視着四人和棺木的獨孤行忽然問：「大叔，這棺木是從那裏抬來的？」

陳老大看了獨孤行一眼，臉生得很，從未見過，但見他站在熊大小姐身旁，身份定然不低，他也不敢得罪熊家大院的人，連忙拱手道：「這位爺，棺木是在鎮口抬來的，馬車停在鎮口，棺木是放在馬車上。」

「那人多大年紀，相貌如何？」獨孤行追問。

「那人大約三十四五歲，中等身材，相貌普通，當時他戴着一頂皮帽，皮帽壓在眉眼上，小的也看不大清楚。」

「可有特徵？」獨孤行想問出一點綫索。

陳老大想了一陣，歉然道：「這位爺，很抱歉，當時匆匆忙忙，他全身裹在雪披中，小的看不出他有何特別之處。」

獨孤行失望地和熊大小姐交換了一瞥眼色，萬昌也望着兩人，等着吩咐。

獨孤行道：「棺木可有上釘？」

「沒有。」陳老大打量了棺木一眼。

「掀開棺蓋！」獨孤行吩咐，他想弄清楚棺中人是否古誠，或有何鬼詐。

陳老大和另三個仵工互看了一眼，遲疑着。

熊大小姐 出了他們的心意：「他說掀開棺蓋，你們就掀開吧，快些！」

四人聽到熊大小姐親口吩咐，齊應了聲「是！」一齊動手，解開繩索，慢慢將棺蓋掀開。

熊大小姐和獨孤行、萬昌，眼看着四個仵工將棺蓋掀開，緊張得屏住了呼吸，瞬也不瞬。

兩邊排站的十六名漢子，個個瞪大雙目，按在腰上的右手青筋暴現，出息聲可聞，顯見他們心情也很緊張。

在棺蓋將要全部掀開的刹那間，沉寂

，沉寂得有如一潭死水，沉寂得每個人皆可聽到清晰的心跳聲。

棺蓋終於掀開，放在地上，棺中人赫然正是古誠古二爺！

熊大小姐乍一見古誠屍身，不覺衝動地悲呼了聲：「二叔！」衝下台階。

獨孤行比較冷靜，雖是也渾身一顫，却及時一把將熊大小姐拉住：「君妹，千萬不要衝動！」

熊大小姐悲泣着低喚了聲：「行哥，二叔他死得眞慘！」一頭撲進獨孤行的懷中。

獨孤行摟着她，輕拍着她的背後，安慰道：「君妹，你冷靜點，二叔不會白死的！」

萬昌和十六名精悍漢子乍然一眼看到棺中的古誠，也不由齊皆激動地低叫了聲：「二爺，果然是二爺！」

萬昌已激動地衝了下去。

獨孤行大聲急呼：「萬總管，小心有詐！」

萬昌聞言，在石階上倏然一停，細細打量着棺中的古誠，說道：「是眞的，眞是二爺！」

慢慢地步下台階，走向棺木。

階上十六名漢子雖是心中驚痛，却保持着冷靜，全神戒備着。

四個掀開棺蓋的仵工，雖是見慣死人，但乍然見到古誠死相的恐怖，不禁也同時低叫了一聲，退了一步。

棺中的古誠雙目微開——是熊大爺不忍見他死不瞑目，爲他抹上的，口張開，一面痛苦之色，也夾雜了一些驚詫之色，衣服還是死時的衣服，胸前衣服上凝結了一團鮮血，酷寒的天氣下，沒有變成黑紫之色，仍然鮮紅奪目，紅得有點詫異。喉頭開了個洞，被鮮紅的血塊凝塞着，腰部差點被攔腰砍斷，鮮紅的血漬凝滿了下半身，死狀令人慘不忍睹。

萬昌這時在棺旁看清了棺中的古誠，被古誠的死狀驚震得臉色蒼白，壓抑着心中的震驚，對台階上的兩人道：「大小姐，獨孤大俠，確是二爺，沒有錯。」

獨孤行和熊大小姐聞言，才放心地走下去。

事實上一連串的遭遇，令他們不得不加倍小心。

走下石階，兩人來到棺前，熊大小姐一眼見到古誠的慘烈死狀，不由雙手掩臉，大哭起來。

獨孤行見到古誠的死狀，也不由暗驚，但他表面冷靜如常，仔細觀察棺中有何異樣，但一點也看不出。

他扶着仍在飲泣的熊大小姐，對萬昌一點頭，步上石階，走進大門。

萬昌明白他的意思，對四個仵工道：「抬進去吧！」

四個仵工應了聲：「是，萬爺！」立即動手，蓋上棺蓋，綁好繩索，抬起棺材，跟在萬昌身後，抬進大門。

大門立時關上，十六名精悍漢子守在門外。

穿過停滿了棺木的前院，古誠的棺木就停在第一進大廳上，熊大爺和熊大小姐，獨孤行三人早就等在廳上。

躺在二進廂房中的雷莽，聽到古誠的屍體被送回來，悲痛得淚流滿臉，咽聲道：「是小弟不好，二哥若不是爲了救小弟，也不會死，小弟害了二哥，小弟對不起他！」掙扎着想起身，嚷着要見古誠的屍體。

好不容易，熊大爺和獨孤行，熊大小姐三人將悲痛莫名，痛不欲生的雷莽勸止了，答應他古誠出殯之日，一定讓他參加，他才勉强躺在炕上，不再堅持着帶傷出去。

棺材抬進前廳，停放在廳正中預先擺放好的兩條長櫈上。

四個仵工解開繩索，將棺蓋再次掀開，放在棺旁。

依獨孤行的意思，是等仵工將古誠的屍身清潔干淨，重新穿上壽衣才讓熊大爺看，但熊大爺堅持不肯，他要看着古誠換衣淨身，才能心安，對得起死去的盟弟。

獨孤行無奈，只好讓他看着，他是担心熊大爺看到了古誠慘烈的死狀後，會受不了刺激。

熊大小姐由於不便，心情悲傷，回房休息了。

熊大爺激動得身軀微顫，眼定定看着四個仵工將棺蓋掀開放下。

一眼見到棺中古誠的慘烈死狀，熊大爺再也控制不住，身軀猛一抖，衝前扳住棺邊，低頭凝注着死狀慘烈的古誠，淚流滿臉，悲喚道：「二弟，你死得好慘，二弟，大哥只要不死，拚着老命也要爲你報仇！」

旁邊看着的萬昌從未見過熊大爺如此悲痛激憤，就連熊大奶奶死時，也沒有如此悲痛——淚流滿臉，萬昌也不覺低頭垂淚。

旁邊的獨孤行，心裏也不好受，眼睛濕濕的，他也受了熊大爺和廳中氣氛的感染。

四個仵工更是退在一隅，垂首不敢出聲。

熊大爺雖是昨晚見過古誠屍體，但當時天黑，加上强敵環伺，匆匆一眼，爲他抹上張開的眼睛，看不大眞切，如今在大白天，身上的傷，臉上的表情，清楚地呈現在眼前，怎不令熊大爺不悲痛莫名。

獨孤行上前扶起熊大爺，扶他坐在一張椅上，安慰道：「世伯，死者已矣，還是爲他辦理後事爲要，再說，你老人家也不宜太傷心，免得傷了身體，到時對方有所行動時有所不便！」

萬昌也收淚上前勸說道：「大爺，獨孤大俠說得對，大敵環伺，不宜過份悲傷，免得失了銳氣，影响人心，二爺的身後事立即辦，首先是將二爺的屍身重新洗殮，換上壽衣，再換殮在另一副上好的棺木中。」

熊大爺點頭道：「賢侄，萬昌，你兩人說得對，老夫只是睹人思情，想起了三十年來患難與共之情，一時控制不住，萬昌，一切你看着辦吧，立刻去買一副上好的壽材回來。」

萬昌垂首道：「大爺，屬下省得，屬下立即去辦。」

說完轉身吩咐四個仵工道：「陳老大，你們待一會吧，等會我買辦了壽衣壽材回來，麻煩你們將二爺重新盛殮！」

陳老大和三個仵工應了聲，退站在前廳外。

獨孤行勸熊大爺：「世伯，您老人家進去歇一會吧，小侄在這裏看着就成了，等會盛殮時，再告訴您老人家出來看看，可好？」

熊大爺搖首道：「賢侄不必說了，老夫已能控制自己，不用担心，老夫會撐得住的。」

熊大爺固執地不肯進去歇息，他一定要坐等萬昌回來看着古誠重新盛殮。

獨孤行不便勉强，只好陪着他。自然，今天的行動要取消了。

× × ×

熊家大院上下人等都知道二爺古誠的屍身被人送回，本來爲了昨夜被殺的四十二人弄得人心惶惶、愁雲慘霧的熊家大院，現在更是陰霾滿佈，悲慘的氣氛將熊家大院籠罩着，人人心情沉重。

每個人雖然都知道古二爺的屍身就在前廳上，但都不敢私自到廳上，熊家大院的規矩極嚴，人雖多，但各有職守，不得擅離，所以雖然發生了一連串不幸的事件，熊家大院沒有亂了陣脚。

萬昌很快就帶着四個仵工，抬着一副上好的楠木壽材回來，手裏提着一大包東西，是壽衣壽鞋一類必需的物品。

兩棺併停在廳中長櫈上，八個仵工，分工合作，脫衣的脫衣，凈身的凈身，爲古二爺整理着。

突然正在爲古二爺屍體脫下血衣的陳老大，從棺中拿起一封厚厚的信，轉對萬昌道：「萬爺，二爺衣服中有封信，眞奇怪！」

萬昌一臉詫色，上前伸手接過。

在一旁看着的熊大爺和獨孤行也看到了，熊大爺霍然站起身，脫口說道：「又是和駐馬鎭上李鍔屍體上發現的信封！難道……」

獨孤行連忙截住道：「這是他們的攻心手法，不用理它！」

熊大爺道：「上次那封信不是說輪到古二爺嗎？果然他在昨晚被殺死了，賢侄，你不必多說，老夫倒要看看這封信寫的是誰人要死！」

朝萬昌喝道：「萬昌，拿來給老夫看看！」

萬昌連忙將厚厚的信封，交給熊大爺察看。

熊大爺伸手接過，朝信封看了一眼，見信封和上次在李鍔屍體發現的信封一樣，封面也沒有寫字。

熊大爺略一打量，翻過背面，赫然發現信封背面有字，凝目細看，寫着：「熊北周，右臂斷，左臂折，無能爲，輪到你！」十五個字。

這時獨孤行已趨近，一眼見到背面的字，不由冷笑道：「看來他們也技劣了，又是同一花樣！」

熊大爺鄙夷說道：「有本事的就來取老夫的命！老夫倒要看看信裏面寫的是什麼？」一面說一面動手撕開信封口。

獨孤行鼻子用力嗅了嗅，臉色大變，猝然伸手搶過已被熊大爺撕開封口一半的信封，急喝一聲：「伏下！」同時手猛一揚，將封信猛力擲出廳外前院中，但聞「轟」聲巨响，如天崩地塌，刹時間風雲變色，大廳震動，塵土樹木碎石飛揚激射，漫空蔽天，聲勢驚人已極。

熊大爺一手被獨孤行猝然搶去信封，已知不妙，猛聽他急喝：「伏下！」腰一折，已然伏在地上，同時間萬昌和八個忙碌的仵工也聽到了獨孤行的急喝，本能地以第一時間反應伏在地上，身才倒地，廳外已傳來一聲地皮震動的巨响，碎石斷枝也有不少激射進廳，好在他們伏在地上，沒有被碎石殘枝所射傷。

驚天動地的爆炸聲也驚動了熊家大院所有的人，人人雖然驚慌，但職責所在，不敢擅離，就連離炸聲最近，站在門外的十六名精悍漢子，也沒有推門探看，仍然挺立在大門外，加强了戒備。

獨孤行在信封脫手擲出後，也立時滾身倒地，巨响過後，也不顧那些碎石斷枝的激射，身形一起，箭一般衝出廳外，衝向後進房子。

他是關心熊大小姐和雷奔的安全，恐怕敵人乘這爆炸之際，突襲後院，那麼留在後院的人就危險了。

他剛衝出廳，就和一條人影差點撞個滿懷，幸好他閃避得快，身軀一側閃，和人影擦身而過，塵霧瀰漫中，他也看不清人影是誰，本能的伸手一抓，一把抓住那人的手臂，喝問：「誰？」

「行哥！發生什麼事？」人影原來是熊大小姐，她已聽出抓着他手臂的人正是她的心上人。

（本文轉入第97頁）

奇人其事

鬼影龍刀

麥海雲·文

我國古代有很多武林高手隱居寺觀之內，有甚麼一種轟轟烈烈的戰蹟，然後顯出威風來，如果沒有高手過招，就算他身懷絕技，亦無人知曉，道光二年，廣州的海幢寺就發生過一宗俗家高手以及方外的武林高手大決鬥，這件事情既然發生在海幢寺，應該從那一座叢林說起。

當時海幢寺在河南那邊臨江建築，縱橫六哩，殿閣有五十多座，禪房亦有五百間，寺僧共有五百人，還沒有把掛單和尚計算在內，可以說是當日廣州最有名的一座大廟，廟內的主持叫做慧靈大師，只有五十五歲，由於他是少林門下的高手，渾身武藝，且又擅長單刀碟，一人能敵百人，故此，由他在海幢寺做方丈，附近的匪帮沒有人敢捋虎鬚。慧靈大師一向喜歡吸食鴉片烟，經常在方丈的禪房之內擺設烟局，入黑之後，慧靈大師必然臥在烟床，一燈相對，往往搓撚烟膏，有時醒有時睡，直到天亮，數十年如一日，故此，夜間有甚麼動靜，無法瞞過他的一雙眼。

當時不但是方丈以及知客僧，一定要係武林高手，就算看門人，稱為司閣，也要武功深厚，那時司閣僅有一個僧人叫做悟性和尚看守兼且依時打更，寺門係厚木所製，一扇門高二丈，闊七尺，重二三百斤，每次開門關門，都是悟性和尚一人担任，可見他的臂力沉雄，由於他的武功相當精湛，打更的時候有內勁透出，更聲震耳，打遍了全寺就是二更，習以為常。有一晚，慧靈大師在方丈室內抽烟，吞雲吐霧之際，忽然聽到那晚的更鼓聲響有些奇怪，初更剛在寺前靠近頭門打完，轉瞬之間，又聽到鼓聲在大雄寶殿出現，跟着又到寺觀中央藏經閣，轉瞬已到寺後。如此推想，一輪更鼓，只係半個時辰已經打完，照計悟性和尚打更起碼要有一個時辰，然後走遍全寺，故此，慧靈大師的好奇心，油然而生，立刻潛出方丈室外，走向花園看看。

月色如銀，萬籟俱寂，只聞更鼓之聲，慧靈大師覺得鼓聲將至花園大門，定眼瞧望，未見大門開啓，突覺打更聲響在頭上響起來，抬頭仰望，只見兩丈多高的花園圍牆上面站着一個人，身型高大，手執更鼓，慧靈大師更覺驚奇，此人必然不是悟性和尚，至於這個身型高大的和尚何以忽然爬上牆頭打更呢？慧靈大師想知道這個人的行徑，暫時沒有做聲，冷眼看看，忽見高大和尚在牆頭一躍，跳下花園，身輕如燕，向園中小徑直行，跟着沿路打更，心裏暗想，此人雖然身型高大，輕功極好，何以由他打更，不見悟性和尚呢？把這個疑問放在心上，回到方丈室內，繼續抽烟，翌日慧靈大師召喚監寺僧人大法和尚到方丈室內盤問，說：「司閣僧悟性和尚大概昨晚不在寺內，改由一和尚打更，是否如此呢？」

大法和尚說：「是的，悟性和尚已任職司閣三年，按照本寺規矩，已經升為厨務總管，故此另由新任的司閣僧人担任打更。」

慧靈大師問道：「新任司閣僧人是誰呢？」

大法和尚說：「他是四川人，在海幢寺內掛單，因為他性情忠厚，沉默寡言，且又身上有些斤兩，能夠單獨開門關門，故此由他接替悟性和尚職位。」

慧靈大師再問：「這個僧人的法號是如何稱呼呢？」

大法和尚說：「他沒有遁跡空門之前姓龍，由於頭上天生是個禿子，故此他稱做禿龍，各人亦係如此稱呼他。」

由於打更此種事情非常細小，慧靈方丈沒有繼續查問，不過，他的心裏却是對禿龍和尚有些印象。

不久之後，忽有另外一件事情發生，海幢寺的前面對着珠江，一片空地，夜間涼風習習，當時漱珠橋下有一間武館叫做合勝堂，教頭孔南，乃係武當派的門徒，已經五十，仍然有一副牛精脾氣，恃着技擊高強，師兄弟密佈廣州城內，更加胆壯，恃技淩人，街坊把他稱做牛精南，漱珠橋下的小販，賣魚，賣豬肉等人特別多，其中有豬肉均賣魚炳瓜菜秋三人技擊最高，而且係牛精南的首徒，他們晚上必到海幢寺前的石墩納涼，海幢寺兩扇大門非常涼爽，三人合力把兩隻大門托下，放在寺前的靠近海邊之處，或睡或坐，談天說地，直至夜深，然後離去，舊日悟性和尚任職司閣，因為知道賣魚炳等人係非常牛精的小販，人多勢大，不敢反抗，只得忍氣吞聲，等他們各人走了之後，由他召喚寺僧十個八個人，合力把兩扇大門托回原處，晚晚如此，到了禿龍和尚接任司閣職位，他晚上想把大門關上，怎料大門不翼而飛，到處查看，才知道寺前外邊的一塊空地上面，有幾十人或坐或臥的聚在一起談天，有說有笑，他們所盤踞之地，正是寺觀失去的兩扇大門，禿龍引以為奇，巡視一會，便即返寺。

午夜過後，乘涼的人散去，禿龍把木門托回原處放好，然後打更，連續兩晚，都是如此，禿龍和尚忍無可忍，各人正在納涼，他緩步走近，說：「各位街坊，這兩扇門乃係海幢寺的聖物，焉能當做床板，或睡或臥呢？請各位暫時起身，讓貧僧托回原處。」

各人聽了，抬頭一望，只見他是個外江佬，已經輕視幾分，又看見他僅有一人，更加不看在眼裏，賣魚炳正是一隻武牛，脾氣極壞，聽了勃然大怒，說：「我喜歡瞓木門，三年以來，無人干涉，如果你不快些滾開，提防我倆替你拆骨。」

禿龍給那些人弄到臉紅耳熱，大喝一聲道：「各位如不起來，莫怪貧僧拳脚無情。」

瓜菜秋賣魚炳學過武功，欺他僅有一

人，聽了故意臉露微笑，賴着不肯站起來，禿龍和尚勃然大怒，伸出右脚來，往木門上面使勁一掃，躺在門板上十多個人紛紛倒地，滿身泥塵，跟住禿龍和尚雙手把一扇大門扶正，就此抽起，托回原處，托完一扇再托另外一扇，然後走開，一聲不响。

賣魚炳等人看在眼裏，暗吃一驚，由於兩扇大門合重四五百斤，他居然逐隻托回寺內放置，可見精於技擊，如果聯手進攻，必然互有死傷，只好暫時忍受，默然離去。此後他們雖然仍在海幢寺前乘涼，不敢再把寺門看做床板了，不過，他們始終對這個高大和尚有所不滿，如果有機會報仇，一定合力進攻，把這個和尚擊倒，顯出武當派的威風來！

當年廣州城內武風極盛，各派的武館林立，上下西關一帶乃係武當派勢力，各行會館俱設武術研究所，聘請有名氣的拳師担任教授，上西關機紡行係錦倫堂會館，下西關絨綫街會館，另外有大北小北，打石街會館等，各擁門徒數百，全係武當派人馬。

有一日，上下九舖其中有一間叫做錦倫絨綫店，規模甚大，店中的絨綫工人有三十九名，俱係絨綫行會館教頭楊雄彪的門徒，非常蠻橫，楊雄彪僅有四十歲，濃眉大眼，胸無點墨，一言不合，立刻揮拳，武當派弟子當中最有名氣的兩名大漢叫做呂威、雷二鵬，俱是在他門下習技十年過外，硬橋硬馬，氣力沉雄，由於雷二鵬的父親雷洪，母親李小環，長兄雷大鵬，先行喪命於少林派之手，他揚言此仇必報，至於楊雄彪，亦有此念，因此之故，海幢寺少林僧人屬於少林派，無形中兩派勢力對立，稍為有甚麼風吹草動，便有一場惡鬥展開。那一年的秋季，靠近子夜，海幢寺僧前往西關寶華坊姓黃的住家做法事，路經上九舖錦綸店的門前，其中有一名高大和尚就是禿龍，由於絨綫行工人收工，幾十人一擁而出，在店外洗手，有些人故意在洗手之際，把一盆水亂潑，禿龍率領各僧行過，給洗手水潑在他的僧袍之上，渾身濕透，有如落湯鷄，他勃然大怒，但却不想鬧事，他抱着息事寧人的心理去處理這種意外變化，可是，沙塵海却繼續潑水，他無法忍受，盛怒之下，走前幾步，跟這班人理論，沙塵海不但沒有認罪，還大聲喝打，說：「誰叫你行這一條街呢？這個地方就是我們的地頭，如果你不走開，我一定繼續潑水。」

禿龍忍無可忍，便即擺出作戰姿態，對方恃着人多勢衆，且又有牛精洪，沙塵海等人，以為自己的武功厲害，一聲喝打，便即搶攻，不過，禿龍的技擊高強，對手一拳向他的口鼻打來，他只是右手一抬抓住此人的手腕，跟住托起，就把牛精洪抛到一丈過外，各人合力圍攻，而且走入店內拿出刀槍棍棒來，殊不料禿龍一手奪得一枝雙頭棍，上下翻飛，亂打一頓，工人當中有大部份給他打到頭崩額裂，紛紛散去，禿龍率領各僧殺出一條路，向打銅街那邊飛奔，走到岸邊，隨即搭艇回到海幢寺。方丈慧靈聽到這個消息，大吃一驚，一方面叫各人切勿繼續跟南派的教頭打門，另一方面吩咐全寺的五百多名僧人準備兵器，輪流看守海幢寺四周，預防武當派的門徒前來報仇，跟着召喚禿龍單獨到禪房之內細談。

慧靈大師說：「禿龍和尚，你的武藝高强，雙臂能够托起寺前的大門，而且輕功犀利，能够躍登牆頂，顯然是武功極高，身手敏捷，你有這種本領，實在不必遁跡空門，你會得這樣做，顯然是有些問題，希望你坦誠相告。」

局勢嚴重，禿龍和尚知道事情無法瞞得過對方，只好一切和盆托出，講述他以前的習武情形，而且說出他曾經做過太湖的大盜，後來改邪歸正，變成鏢師，但因他不斷的拘捕海盜，引起舊日賊巢裏面的弟兄對他不滿，聯起尋仇，其中最厲害的一個匪首叫做「鬼影刀」林修，那一柄單刀神出鬼沒，威震太湖，他無法抵抗，迫於遠遠的避開，這傢伙仍不肯放過他，到處搜索，他無法可想，索性遁跡空門，後來他在寺門裏面苦練內外功，兼練各種兵器，至於他會得到南方來，只係雲遊四海性質，料不到武當派的工人如此囂張，他願意替少林寺效力，在海幢寺內從速訓練一些懂得技擊的和尚，必要時集體打鬥，不會吃虧。

聽他的口吻，看來也是少林子弟，慧靈方丈喜出望外，說：「以前胡惠乾三打機房，殺傷了許多武當派的工人，他們懷恨在心，武當派幾個教頭的子侄，現已長成，相信他們一定是苦練武功的，又有一名教頭叫做楊雄彪，更加厲害，今晚你跟武當派工人交手之後，相信很快就有人到來搗亂，不可不防。」

禿龍和尚聽了，說聲：「遵命！」便即離去。

翌日，沙塵海牛精洪等人，率領師兄弟到絨綫行會館，聚在演武廳上，楊雄彪不顧利害，袒護門徒，執起一把五十斤重的大鐵扒，大喝一聲，率領十多個沒有受傷的門徒，由沙塵海牛精洪兩人帶路，殺奔河南。

那時只係上午，他們搭艇渡海，上岸之後，遙遙望見海幢寺，聽到鐘聲噹噹，楊雄彪說：「海幢寺的一羣和尚，現時集中在大雄寶殿之內，敲經念佛，正好一網打盡。」

各人飛奔而去，到達海幢寺門外，抬頭一望，只見山門大開，楊雄彪飛步搶入，一脚踏在寺前的石級上，忽然有一名高大和尚手執單刀，寒光閃閃，擋住去路，說道：「禿龍在此，有事慢慢講，切勿打門。」

楊雄彪剛剛窒步，沙塵海牛精洪馬上衝前，對他說知，此人正是昨晚打傷許多個師兄弟的傢伙。

楊雄彪聽了，怒火如焚，不再考慮，標馬上前，大喝一聲，把手上鐵扒揮動，向禿龍當胸直劄過去，禿龍不敢怠慢，退半步馬，閃身避過，還沒有開口，楊雄彪已經第二扒劄到，威風凜凜，禿龍勃然大怒，施展輕功，並非閃過那一扒如此簡單，就此一躍，從對方的頭上跳過，落在他的背後，伸手一抓，握住楊雄彪的頸，向下壓低，打算把他制服，然後算賬，可是，楊雄彪的技擊不弱，自行仆倒，跟着右脚向背後踢出來，這一招懶虎伸腰，又快

又急，如果禿龍給他踢中，便即身受重傷，當時禿龍和尚仍然握着楊雄彪的頸子，覺得對方起脚，他就手急眼快，隨手一拋，楊雄彪在二丈過外跌落，幸而沙塵海牛精洪兩人飛奔過去，把他扶住，然後不會跌傷。

禿龍笑着說：「你們的技擊如此低劣，腰馬未穩，還想跟貧僧交手嗎？知機的人快些離去，否則，後悔莫及。」

對方有十六七人，怎會怕一個和尚呢？大喝一聲，好像風捲殘雲似的衝入海幢寺，禿龍憑着一把單刀，在門口擋住，施展少林花刀的絕技，上下飛舞，刀光閃閃，各人拚命衝殺，始終無法入內，跟着寺僧發覺有人圍攻，攀登殿瓦，取出預先收藏起來的石灰包，向下亂拋，石灰飛揚，迎頭罩下，楊雄彪沙塵海等人給石灰矇住一雙眼，痛楚不堪，無法再戰，只好掩着雙眼拔脚飛奔，禿龍和尚在後追殺，沙塵海走避不及，吃了一刀，刀鋒深入肩骨，幾乎把他的右臂斬斷，鮮血直冒，各人扶着他拚命逃上小艇，匆匆忙忙的渡海回到黃沙那邊，這一戰海幢寺僧大獲全勝，沒有一個和尚受傷。

綫絨行會館的師徒各人，竟有七人受傷，傷勢最重的就是沙塵海。楊雄彪非常憤恨，打算邀請武當派所有教頭和徒弟一齊衝到海幢寺跟寺僧決一死戰，就在那時，絨綫行的會館師爺，姓史，喚做文階，偶然到來，跟他點頭爲禮，並向他查問一切，楊雄彪把他跟海幢寺僧前後兩戰的經過情形說出來，史文階說：「楊師傅不必心急，海幢寺僧有五百多人，就算武當派各人到齊，未必贏得他們，再者，我們圍攻，實力分散，他們可以把海幢寺看做一座城樓，從屋頂拋出石灰火箭，實在難以攻入，還是另想辦法把那個惡僧剷除好些，我的意思就是殺了禿龍和尚，使他們怯戰，然後攻入，亂斬一頓。」

楊雄彪聽了，說道：「怎樣可以報仇呢？」

史文階說：「我們想報仇雪仇，一定要多找幾個認眞武功高强的人，聽說你的師兄孔南手下有許多個門徒，武功精湛，不妨跟他們合作，佈局殺禿龍。」

由史文階作主，讓楊雄彪跟孔南等人見面深談，再由孔南等人到上西關醫靈廟找尋教頭趙虎，以及幾個門徒，密密的會談，另一方面，打聽禿龍和尚行踪，務求把他殺掉。

各人費了三日的時間，知道禿龍恃着武藝高强，往往單身一人離開海幢寺，而且多數在潄珠橋上行走，不妨集合八九個武當的高手，攔途截擊，各懷武器，到時單刀鋼鞭一齊撲攻，料想禿龍身上沒有武器，必然喪命，他們認爲此計甚妙，於是依計行事。

三日後，他們有綫人飛報，知道禿龍和尚已經離開海幢寺，不知道他準備到甚麼地方去，必然經過潄珠橋，於是八九名教頭和十多名武功高强的門徒，帶備武器奔到潄珠橋上，迎面就跟禿龍和尚碰頭。

孔南，趙虎和豬肉均三人一齊散開，把守橋頭，擋住去路，僅得楊雄彪一人迎上，臉露微笑說：「禿龍和尚，你還認得我嗎？」

禿龍和尚不慌不忙，說：「你是我的手下敗將，不必前來送死。」

楊雄彪怒火如焚，說：「禿龍！你死到臨頭，還敢口出大言嗎？看鞭！」

說完這一句話，他就探懷拿出一條三節鋼鞭來，一招泰山壓頂，向禿龍和尚迎頭打落，禿龍和尚閃過，並未還擊，楊雄彪第二鞭又再打到，他突然飛躍，跳上橋欄，而且整個身體搖搖幌幌，似乎站不穩，實際上這是內功的一招，叫做風擺殘荷，非常厲害，上身搖動，下邊兩脚穩如鐵塔，楊雄彪沒有學過內功，不知死活，直撲過去，又再一鞭打落，殊不料他走得太近，剛剛把一條鋼鞭提高，並未劈下，禿龍已經由橋欄飛撲過來，迎面一脚向他踢出，快如閃電，楊雄彪的鋼鞭還沒有打落，已經當胸吃了一個穿心腿，倒退六七步，孔南趙虎等人看見他抵擋不住，趕快從橋邊殺上，禿龍和尚發覺對方人馬甚衆，索性跳落橋下，那時並非水漲，河內的水並非很深，他居然在水中移步，飛奔到岸上去，各人無法追趕，因爲楊雄彪受了傷，只好回到橋上，合力扶起他，帶回武館醫治。

楊雄彪被各人抬入孔南武館，用藥救治，始終無效，口吐鮮血，兩眼直視，一言不發，顯然是身受重傷了，當晚他就死在孔南館中，趙虎孔南等人看見，非常悲傷，只好具棺厚葬。

楊雄彪喪命之後，整個武當派的門徒震動，趙虎以及孔南等人發誓報仇，打算把全部武當派師兄弟集合，向海幢寺展開大包圍，放火焚燒。不過，絨綫行會館的師爺史文階認爲這件事情有些不妙，因爲大火焚燒海幢寺，一定焚及民居，街坊勢必怒罵武當派的人，驚動官府，到時可能令到所有武當派的教頭被捕，故此，史文階認爲最善妥的辦法就是貼起長紅，指名罵戰，向禿龍和尚挑戰，到了海幢寺門前比武的一天，九個武當派教頭以及幾十名名門徒，假扮觀衆，站在四周，如果趙虎殺了禿龍和尚，那就更好，不必動手，萬一他支持不住，一聲暗號，四面包圍，幾乎有一百人揸刀圍攻，到時禿龍和尚就插翼難飛。

他們知道禿龍和尚十分好勝，故此施展這一條妙計，再者，武當派的教頭當中，趙虎技藝最高，沒有正式比武，不知道趙虎是否比較禿龍和尚的武藝更好，或者他打贏禿龍亦未可料，萬一打輸，到時幾十個武當派門人衝出，有如斬瓜切菜，禿龍和尚在比武之際，不能帶備武器，必死無疑。

各人密密交談，由師爺史文階執筆，寫了二十張長紅，分貼河南各處繁盛街巷，其中有一張就貼在海幢寺的門前。

所謂長紅，即係長達六尺的紅紙，用墨筆書寫，那一條長紅如此寫明：「敬啓者，海幢寺僧禿龍和尚，六根未淨，品性嗜殺，武當派師兄弟楊雄彪無故受害，本拳師憤恨惡僧不講道義，且又悲師弟被殺，故此，仗義報仇，特約惡僧禿和尚在初十日中午比武，到時雙方單人作戰，在海幢寺前空地打鬥，死傷各不追究，希望各界人士明白此事的經過情形，主持公道。」下面只是簽署武當派教頭趙虎，年份就

是道光二年六月初七。

長紅貼起，全城震動，當然會傳入海幢寺慧靈大師的耳中，當晚，慧靈大師單獨召見禿龍和尚，說道：「師弟，武當門派人說你逞强慘殺教頭楊雄彪，是否屬實呢？」

禿龍和尚把當日的情形說出來，而且加上當時的解釋，因爲對方人多勢衆，迫於辣手施展穿心腿，並非有意殺他，只是他閃避不及而已，萬望方丈體諒。

慧靈大師說：「此事我亦明白，知道你並非妄開殺戒之人，不過武當派弟子，借此挑起舊恨，希望打擊少林門人，僧俗不分，看來這一場大戰無法避免，不過，你單人出戰，未必有把握打贏，如果打贏，亦會受到對方圍攻，你自己有沒有膽出戰呢？」

禿龍和尚說：「我不必帶備武器，願意單獨出戰，到時戰死，不會怨恨方丈，請你放心可也。」

既然他這樣說，慧靈大師只好任由他單獨出戰，但却吩咐各僧準備隨時一百幾十人一齊打鬥的大戰。

轉眼就是六月初十，那時夏日已臨，天氣炎熱，正午時分，烈日當空，更加熱得厲害，海幢寺前，幾乎有一千人，人山人海，都是想看那一場龍虎鬥的，一個叫禿龍，另外一個叫做趙虎，分別代表少林寺以及武當派兩人出戰，凡是對技擊發生興趣的人，當然搶先到該處圍觀，因爲人多勢衆，故此，趙虎各師兄弟等人埋伏幾十人在觀衆之內，並不覺察，到時趙虎身穿竹布，琵琶襟衫褲，束着褲管，腰間又用京青的布帶束緊，胸大腰細，頸大頭亦大，威風凜凜，殺氣騰騰，其餘師兄弟雷少鵬，陳勝，孔南等，全是彪形大漢，各懷鋼鞭單刀鐵尺，一共十多人，到了寺前，各人散開，趙虎昂然走前，撥開人羣，站在空地，等候厮殺。

那時各人已經把海幢寺門前包圍得水洩不通，但却留下丁方五十尺的空地，讓禿龍跟趙虎搏鬥，趙虎已經站着，汗如雨下，開口大罵，還說如果衆僧沒有一個人出戰，便即放火燒寺。

他罵了很久，然後看見海幢寺的兩扇大門向內打開，有一個人衝出，大喝一聲，說：「趙虎，休得逞强，我就是禿龍和尚。」

禿龍和尚剛剛出場，圍觀的人知道就快展開惡鬥，紛紛喝采，趙虎聽到掌聲雷動，更加憤恨，兩人相隔六七尺，怒火如焚，他立刻把上身衣裳脫下，露出半身紮實的肌肉，胸前有些黑毛，兩臂粗如木柱，眼大口闊，眞的是形狀如虎。

他大喝一聲，說：「禿龍和尚，你看得出來，我身上並無武器，特此到來，只用拳脚交手，取你性命，替我的師弟楊雄彪報仇。」

禿龍和尚說：「楊雄彪咄咄迫人，我只是急於解圍，無意打傷他，他的生死，與我無關，正如你現時向我挑戰，如果喪生，則又說我濫開殺戒，這是强詞奪理的，不過，你既然來到，下場玩玩亦好。」

趙虎聞言，怒不可遏，一個箭步，放馬標到盡，他連人帶馬衝到禿龍和尚臉前，一個霸王敬酒的招式，右拳曲踭向禿龍和尚下頷打上，禿龍和尚向左邊退後半步，避過這一招，趙虎再用穿拳當胸打出，禿龍和尚轉馬又再避開，但却開始反攻，一招蝴蝶掌，向趙虎左邊肋骨劈下，趙虎剛剛閃開，但却給對方連續幾個蝴蝶掌打出，有一掌打中趙虎的左臂，趙虎受到震動，登時馬步浮浮，退開五尺然後站定。

看來他是鬥不過禿龍和尚的，他在怒火攻心之下，伸手入懷，拔出一對鐵鴛鴦來，向禿龍和尚的鼻子打去，這種鐵鴛鴦乃是趙虎二十年來的一種秘密武器，一共兩隻鴛鴦，中間有鐵鍊貫穿，連環打出，任何一隻鐵鴛鴦打中對方的臉孔，交擊之人登時暈倒，如果一隻鐵鴛鴦落空，另外一隻即時飛出，普通的拳師避無可避，必死無疑，不過禿龍和尚眼明手快，看見他伸手入懷，自行閃開，避過第一隻鴛鴦，第二隻鴛鴦又向他的額角打來，如是者連環出擊，禿龍和尚發覺那種鐵鴛鴦並非特別尖銳，只是一塊鐵，不過製造成鴛鴦之形，故此他閃避五次之後，便即伸手一抓，抓着其中一隻鐵鴛鴦，向懷中一拉，由於兩人一齊發力，鐵鍊折斷，禿龍和尚順勢把他奪取的鐵鴛鴦向對方頭部拋出，一陣寒風，快如閃電，趙虎竟給鐵鴛鴦打中額角，鮮血直冒，搖搖欲倒，觀衆看了，哈哈大笑，掌聲不絕。

趙虎的師兄弟雷小鵬渴望戰勝少林寺的人，殊不料趙虎出塲就輸，知道不能夠單人匹馬跟禿龍和尚作戰，索性依照原定計劃施展出來，霎時間有十多人，向他展開大包圍，手執刀棍，向前撲攻，禿龍和尚根本上沒有帶備兵器，就算武功十分高强，碰上了這種環境，也是有些危險的，幸而他人急智生，就在腰間把十多尺長的京青布帶使勁一拉，握在手中，順勢發力，向走在最前的人拋去，捲住對方的右手所執的單刀，又發力一扯，連續拉動兩次，此人的單刀就給布帶捲住脫手出來，禿龍和尚喜出望外，拋了京青布帶，向上飛躍，剛剛接過那把單刀，還沒雙脚落地，已經在空中施展旋風掃落葉的姿勢，把刀鋒向下邊橫掃。

十多個人包圍着他，當然是有所顧忌的，他們担心殺錯自己人，只是找機會進攻，因此之故，無形中留下一個大圈，給禿龍和尚用單刀橫掃，眞的像旋風落葉，那些人的武器紛紛給單刀削落，兩手空空，大吃一驚，各自散開，禿龍和尚則施展輕功，連跳幾跳，就此進入海幢寺內，對方雖是人多勢衆，無法追殺，却又心裏不甘，聚集在海幢寺門外邊，大聲呼喊，打算撲攻，寺內早有準備，幾十個和尚從屋頂拋下石灰泥漿，那些泥漿和着石灰，碰上了它，一雙眼睛就無法睜開，故此，武當子弟圍攻了一會，無計可施，只好狼狽而逃，扶着受傷的教頭趙虎，搭艇回到廣州那邊去。

各人到達潄珠橋附近的孔南武館，先讓趙虎躺下休息，雖然趙虎只係額角給鐵鴛鴦打傷，敷藥之後，便即止血，仍是有痛楚的，再又因爲這一塲仗非常丟臉，各人大感掃興，不單是孔南趙虎那些人覺得不安心，年紀較大的林老開，以及年輕力强的陳勝，都是憤憤不平，當晚就在孔南武館裏面吃飯喝酒，一邊吃一邊談，談笑

當中，孔南忽然拍了拍掌，臉有喜色，說道：「我已想出一條毒計，試講出來，讓各位參加意見，看看是否可行，如果這條毒計行得通，禿龍和尚必死無疑。」

各人聽了，喜出望外，叫他快些講述，孔南想了想，說：「我有些門人查到禿龍和尚近來晚上必在慧靈方丈的禪房之內，一燈相對，抽吸阿芙蓉膏，已經上癮，飯後必要抽上幾口，然後安樂，漱珠橋下的街市有一間烟館叫做醉香室，一向就是以老招牌說出槍濃斗爽作為號召的，有一支崖州竹，烟槍享譽，如果我們派人設法跟禿龍和尚打交情，過了一段時間，誘他到醉香室抽烟，我們預先潛伏在烟室之內，一刀斬落，他未必發覺，那就命喪黃泉，我的計劃如此，各位認為如何呢？」

當時孔南在漱珠橋下設館，門徒甚眾，識人不少，各人同意用這個方法對付禿龍和尚，不到兩日，便即找得一名道友到來，此人叫做道友福，已經花甲過外，烟癮甚深，淪落在醉香室做挑烟打荷的工作，每日只得白銀五分，僅够食飯抽烟，由於孔南有一個門人叫做賣魚炳，跟他相熟，談及此事，道友福認為可以合作，便即透過他們的關係，前往孔南拳館謁見。

孔南先行說出他與海幢寺僧結怨，然後講述禿龍和尚多次殺傷武當派的門徒，彼此係十多年的街坊，盼望道友福協助一臂之力，打算引他到醉香室抽烟，配備人馬，衝入圍攻，如果他肯幫忙，有五十兩白銀賞賜。

道友福聽見五十兩白銀，眼睛一亮，臉露笑容，一口答應，孔南給他五十兩白銀，即日道友福就換過一套較為光鮮的衣裳，借故走到海幢寺，假意進香，順便談及一些雜事。他跟禿龍乃係道友，說話投機，對方假獻慇懃，進香後還邀請禿龍和尚到茶樓品茗，跟着介紹和尚到醉香室吸烟，禿龍和尚聽了心上一喜，姑且到那邊看看，跟隨道友福走到醉香室，果然發覺此處乃係園林景色，地方幽靜，門外有對聯寫着：「似醉非關酒，聞香不是花」，禿龍和尚認為那個地方雅潔，老實不客氣，躺下來嘆兩口，道友福獻上一支崖州竹的烟槍，抽吸起來，其聲特別响亮，而且烟味濃郁讚不絕口，只係一天的功夫，禿龍和尚已經跌進武當派的圈套之內。

禿龍和尚連續幾天飯後必到醉香室去抽烟，道友福認為對方絕不知情，飛報孔南，於是，孔南召集林老開、陳勝、雷小鵬，以及其他武當派的教頭，密謀報復之計。

那晚他們數人到醉香室，躲在內廳烟床吸烟，因為禿龍和尚每次到來，必在外廳，不會走入內廳，內進的大廳比較複雜，但却可以藏下數人，孔南挑選武功最高的五個人，身上帶備鋼鞭單刀，預算禿頭和尚吸烟之後，發烟迷之際，微微的閉上一雙眼，緩步行近烟床，手起刀落，就算一刀無法把他劈死，幾名教頭圍攻，禿龍和尚插翼難飛。

各人依照原定計劃去做，未到黃昏，孔南等人已經躲起，分別躲在幾張烟床之上，不久入黑，遙聽海幢寺的鐘聲，道友福說：「此為海幢寺吃晚飯的鐘聲，半個時辰之後，禿龍和尚必到，不必催促，各位依計行事可也。」

孔南下令展開全面攻勢，另有雷小鵬、陳勝、林老開三人躲在花園之外，到時內外夾攻，預料禿龍和尚必死無疑。

道友福所言不差，半個時辰過後，禿龍和尚果然緩步走入，依照平時習慣，就在外廳揀一張烟床躺下，道友福先向內廳各人報告之後，便從後門逃去，孔南知道禿龍和尚已到，而且躺在烟床之上，背脊向外，似乎正在抽了幾口香烟，跟着發烟迷，心裏暗喜，他單人匹馬，直撲過去，探手入懷，抽出一條三節鋼鞭來，大喝一聲，迎頭痛擊，跟着各人紛紛出刀。

禿龍和尚只是對着烟槍養神，手裏握着烟托，此種烟托乃係一條鋼針，非常鋒利，他的聽覺極為凌厲，驟然聽到背後一陣風聲，立刻在床上，向牆邊使勁一滾，連烟燈烟槍也壓碎，跟着轉身把烟托向前飛射，孔南一鞭落空，進馬再打第二鞭，那時烟托已經飛出，射中他的胸部，他窒了一窒，禿龍和尚兜胸一脚踢出，把他連人帶鞭踢開，飛出一丈過外，當時內外廳有相當多烟客，發覺有人打鬥，秩序大亂，揸刀的人雖然撲出，也難圍攻，禿龍和尚的武功厲害，不費吹灰之力，很快就從人羣中突圍而出，就算那些人有刀有槍，難以取勝，眼見禿龍和尚飛奔出去，轉瞬就不知去向，各人只得扶着孔南回到館裏救治。

這一條毒計又告失敗，那些教頭很是焦躁，數人密密計議，務求想出更加巧妙的方法，把禿頭和尚剷除。

林老開究竟是年齡較長的一個，他沉思一會，說：「各位手足，凡是想辦法對付一個人，先要查出他的來龍去脈，普通一個和尚，不會武藝如此高强，看來禿龍和尚以前必然是江湖上知名的人馬，說不定就是一名劇盜，如果我們查清楚他的來歷，準可以向官府告密，派出大隊人馬圍捕，把他送入監房，然後慢慢的收拾他，各位意下如何呢？」

既然局勢顯出不利，他們明爭暗鬥，仍是無法打贏禿頭和尚，只好暫時隱藏起來，先行調查禿龍和尚的底細，然後再行定奪。

當時武當派的門徒極衆，四出偵查，其中有一個人跟海幢寺的伙伕阿徐相熟，又由阿徐口中說出一些關於禿龍和尚的事蹟，他們知道禿龍以前確係做過江湖大盜，後來背叛太湖盜首投入鏢局，反而濫殺匪幫弟兄，因而太湖匪首鬼影刀林修發誓殺他，他自知不敵，才遁跡空門，後來他會得走到南方來，那又不知是何緣故，照情形看，既然他已脫離匪帮，就算驚動官府也難把他治罪，還是設法把他的對頭人鬼影刀林修找來，或者有機會報仇雪恨。

當時幾個教頭密密的計議，都覺得這樣做比較安全，而且有把握取勝，索性慢些收拾他，先行派人北上，千方百計打聽太湖劇盜鬼影刀行踪，主意打定了，便選出三個武功高强的門徒，負責此事，離開廣東北上，專誠尋訪太湖劇盜鬼影刀。

一個月後，三人回到漱珠橋下的孔南武館，帶來了一名又高又瘦的中年人，介紹孔南認識，孔南聽見是鬼影刀林修，喜出望外，翌日立刻設宴欵待，並邀請武當

派十多名教頭到來飲宴，準備商談此事，席間閒談之際，談及禿龍和尚欺負武當派的情形，各人都怒形於色，咬牙切齒，恨不得把惡僧禿龍吃掉跟着請求鬼影刀林修出頭找禿龍和尚算賬。鬼影龍刀林修說：「我的刀法並非特別超卓，因為我苦練夜間行走各種功夫，一雙眼能够在黑暗中見物，明如白晝，跟任何人交手，有如鬼影，故有鬼影刀之稱，既然禿龍和尚在比武的場合打擊武當派的人，即使我們用比武跟他決鬥，未必打贏，他又未必出戰，還是誘他夜戰好些。」

跟着鬼影刀林修講出夜戰的妙計，先由武當派放火燒寺，誘他出戰。到小樹林，樹林縱橫，山路崎嶇，各人散開，由他與禿龍和尚決鬥，相信禿龍和尚一定打輸。各人聽了喜形於色，決心在夜間圍攻。

三日後，十多名武當派的高手潛赴海幢寺前，分兵三路，在寺前堆了一些落葉柴草，假意縱火，他們知道寺僧早有準備，並非眞的縱火燒寺，只是誘禿龍和尚出戰，此計果然有用，火光四起之際，牆頭出現幾十個和尚，分幾處淋水，還有些和尚用三尖石向火光出現的地方拋擲，稍為走近牆脚，便有石灰凌空拋下，因此各人退守於火光較旺之處，顯然是無法再攻了，他們預料禿龍和尚認為對方的攻勢已挫，必然出擊，果然不出所料，他們剛剛退守一隅，驟然聽到一陣狂笑之聲，有一名高大和尚從牆頭飛躍下來，正是禿龍，各人大喝一聲，紛紛拔出武器，向前厮殺。禿龍和尚絕無所懼，說：「你們多次纏住我打鬥總是輸的，何必送死呢？」

說完，他就揮起長棍，向前迎戰。棍長一丈二尺，能向左右兩邊來去，化棍為槍，因為此種長棍由萬年籐所造，刀劍不能把它斬斷，又因兩邊棍尖俱係特別尖銳，形如兩枝梨花槍，分別向各人追殺，根本上對方並非有幾十人圍攻，即使眞打，也是輸的，何况他們早已存心誘敵攻入樹林之內，並非眞的打鬥呢？更輸得快。

禿龍和尚傾全力殺退他們，免得縱火毀寺，愈戰愈勇，忽然在武當子弟當中有人緊握雙刀，一躍而出，說：「呂威在此，今日替師傅楊雄彪報仇，看刀！」

說到這裏，他的雙刀一緊，向前拚殺，禿龍和尚笑了笑，大喝一聲：「來得好！」立刻施展他最擅長的梨花棍法，跟對方單對單的斷殺。

當時武當派門下刀法最好的人就是呂威，他十分自負，不信禿龍和尚眞的有本領打贏雙刀，存心硬拚，假如他落敗，才把禿龍和尚誘入小樹林，故此各人佯作打輸紛紛潰退之際，他却獨力作戰，惡狠狠的跟禿龍和尚拚個你死我活，怎料苦鬥三十多個回合，他幾次用旋風刀逼住對方的長棍，打算施展白蛇上樹這一招搶攻，削斷對方握棍的前鋒手，禿龍和尚覺得刀鋒壓在棍上，立刻收棍，一丈二尺的棍收到盡，他的刀子落空，險些仆倒，這才懂得禿龍和尚名不虛傳，不敢戀戰，雙刀逐漸疏疏落落，敗陣而逃，禿龍和尚一口氣就追入小樹林，到了林中略為空曠之處，定神一望，呂威也失去踪影，但却有一個黑衣人擋住去路，趨前喝問：「你是誰？幹甚麼走進小樹林？」

此人冷笑一聲說：「我就是鬼影刀林修！禿龍，你即使遁跡空門，仍是難逃一死！」禿龍和尚聽了說：「林修，你甚麼時候追踪到廣東來？我們遲早要決鬥的，請你把生平最擅長的鬼影刀施展出來！」

鬼影刀林修聽了，怒吼一聲，整個人倒地打滾，滾到禿龍和尚臉前三尺之遙，然後用旋風刀去削對方的腰骨，這一路刀法已多次施展過，禿龍和尚早有準備，他剛剛倒地打滾，便即把手中的長棍中央螺絲扭開，一丈二尺長的棍分為兩截，便是兩枝棍，各有六尺長，他把兩邊棍尖向下戳去，對方的旋風刀受阻，攻勢一挫，便即變為鬼影刀法，向他大包圍，隨時奪命，殊不料禿龍和尚為了擊破他的鬼影刀，苦練多年，想出一路車輪棍法來，憑着兩枝六尺長的短棍，上下左右飛舞，配上了身形步法，棍風處處，全身各處都被一團棍影罩住，有如一個車輪，林修只有一柄單刀，儘管刀法如神，仍是無法取勝，又因禿龍和尚的棍由萬年藤所造，非常堅韌，不用的時候浸在油缸，滑不留手，一刀劈落，自行滑脫，沒有絲毫破裂，林修苦戰多時，仍是不能打贏禿龍和尚，只好施展激將法，說：「禿龍和尚，你只能用車輪法護身，一直採取守勢，沒有勇氣反攻，並非江湖好漢！」

他希望禿龍和尚採取攻勢，有了絲毫破綻，便會死在刀下，怎料禿龍和尚胸有成竹，聽了哈哈大笑，說：「鬼影刀林修，你說我不敢採取攻勢嗎？看棍！」

他的棍法驟變，似乎反攻，實則乘機奔出小樹林外，他的輕功極精，仗着雙棍保護自己，凌空飛躍，三幾個起落已經奔出樹林之外，雖然，鬼影刀林修跳出截擊，刀棍相交，鎗鎗的响了兩聲，仍是沒法傷害他，林修怒不可遏，大喝一聲，啣尾窮追，首先搶出林外纏住禿龍和尚惡鬥，各人聽到怒吼三聲，乃是暗號，便即全面出擊，禿龍和尚只是跟林修一人打鬥，盡力避開各人糾纏，不單是跟林修打鬥時想盡辦法把他纏到北面的海幢寺牆脚，還擺出棍法漸亂的姿勢，誘他繼續進攻，務求把他誘到牆脚，跟住連聲大喝，讓牆頂預先埋伏的寺僧聽了，及時拋出許多包石灰，使對方受困於石灰陣內。

鬼影刀林修不知是計，到時他把禿龍和尚追到牆脚，喜形於色，因為雙棍被石牆阻擋，難以改變車輪之形，遲早死在他刀下，料不到頭上的石灰，有如濛濛細雨，他大叫一聲，閉上眼睛，持刀應戰，但已不辨去向，禿龍和尚也是被逼閉上眼睛作戰的，混戰當中，一棍擊中林修左脇，他聽到慘呼之聲，雙棍如飛殺上，連刺幾棍，林修只是退後三步就被棍尖所傷，倒地呻吟，禿龍和尚担心他詐敗，不敢怠慢，明知對方已經戰敗，仍是閉目亂棍刺下，轉瞬間，鬼影刀林修已經吃了七棍，變成血人，輾轉哀鳴而死。

武當派的教頭聽到牆脚那邊有人慘叫，不知那一個人打贏，歇了一會看見石灰陣內走出一人，竟然是禿龍和尚，大吃一驚，禿龍和尚已經施展輕功奔回寺門那邊，另外有些和尚開門把他迎入，各人在石灰略為散去之際，衝到牆脚搜索，鬼影刀林修已經氣絕。

（完）

恐怖武俠小說

妖魂

黃鷹·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在五色帆上楚輕侯挑開一幅幔幕，蕭十三雙掌同時一錯，蓄勢待發，幔幕什麼都沒有，楚輕侯一收劍，轉向對門那面屏風奔去，蕭十三也緊隨而往。那面屏風看來已年代久遠；他們發現屏風之前，放着一張形式古舊的長几，几上攤開着一張羊皮地圖，這張地圖竟然是皇城附近駐軍防地配備圖，但看來已不知是多少年前之物，而且已被虫蛀去不少。他們覺得目前皇城已改變了很多，而駐兵的地方也大都變更，何況東南方的兩條官道早已被山洪冲毀，如今另闢新路。蕭十三命令手下武士徹底搜索，但整個船艙翻轉，什麼都沒有發現……

熒熒青燈燄 森森白骨寒

蕭十三在那張長几之前團團亂轉，一面喃喃道：「那個鬼東西，沒有理由不在五色帆上。」

楚輕侯並沒有呆在那裏，搜得比那些武士更徹底。

那面屏風已被他砍倒，後面的艙壁亦被他剁了幾劍，那給他的是非常堅厚的感覺。

蕭十三目光一轉，說道：「有什麼發現？」

楚輕侯道：「只是這艙壁厚得有些反常。」

「其他三面可不是！」蕭十三目光再轉，倏的一步跨前去，一掌劈在那面艙壁上。

「轟」一聲，那面艙壁一震，並沒有倒下，蕭十三目光一閃。「的確堅實得很，我已經運上五分內力的了。」

楚輕侯懷疑的道：「這後面莫非有什麼特……」

蕭十三截道：「一定有秘密，否則沒有可能造得這麼堅厚。」

「那也許就是密室所在。」

蕭十三道：「胡四五色帆縱橫四海，刦奪得來的珍寶本該有一個安全的地方藏起來。」

「這地方應該就在他平日休憩的地方附近，好像這種人應該不會將貴重東西放得離自己太遠了。」

「那就是這裏的了。」蕭十三沉吟着道：「他是這五色帆的主人，這是五色帆的主艙，看周圍佈置，也應該就是他平日發施號令與及休憩的所在。」

楚輕侯倒轉劍柄，在艙壁上敲擊起來，蕭十三接問：「你這是幹什麼？」

「這後面若是密室，總該有一扇暗門，我是看能否找它出來。」

「這樣找太麻煩了，」語聲一落，蕭十三一個箭步欺前，雙掌一合，霹靂一聲暴響，雙掌猛一登，疾擊在艙壁之上。

這一擊他運上十成功力，足以開碑裂石。

一聲巨震，懾人心魄，那面艙壁一陣震動，蕭十三身形一旋，雙掌一合一登，又擊在艙壁上。

那面艙壁立時有如被火藥炸開，一片片碎裂，露出來的又是木壁。「軋軋」突然的一陣異響，那面木壁突然左右移開，竟然是一道暗門。

這道暗門顯然是一道機關，被蕭十三那一擊，將機括震開。

暗門後是一間小小的密室，承塵當中懸着一盞長明燈，青熒熒的也不知燃燒着的是什麼燃料。

長明燈之下，一道寬闊的梯級，上面舖着腥紅的地氈，兩旁精巧的彫欄。

密室中沒有人在，連活屍也沒有，蕭十三楚輕侯雙雙搶到那道梯級旁邊，探頭往下面望去。

那下面也是青熒熒一片。

蕭十三楚輕侯相顧一眼，幾乎同時左右一齊拾級而下。

楚輕侯劍護在胸前，蕭十三雙掌蓄勢待發，更彷彿已有默契的，配合得恰到好處。

以他們兩人的身手，又在有防備的情形下，應該可以應付任何突來的襲擊了。

那些武士亦自跟前來。

× ×

並沒有襲擊。

楚輕侯蕭十三下了梯級，就彷彿進入了另一個神秘的境界。

那絕無疑問，是胡四收藏珍寶與休憩的地方，雖然沒有上層主艙那麼高，寬闊却過之，陳設更華麗，左右放着十數口大箱子，有些打開，滿放珠寶玉石。

珠光寶氣，却是說不出的詭異。

在這座密室的當中，放着七座形式古拙的石燈，青熒熒的燈光照耀下，那些珠寶玉石散發出來的色彩雖然一樣美麗，已不是平日見到的那種美麗，但更加令人目眩心動。

蕭十三連看也懶得多看一眼，楚輕侯的目光亦只是落在那七盞石燈上。

「奇怪——」楚輕侯突然一聲嘟喃。

蕭十三應聲轉過來。「奇怪什麼？」

楚輕侯道：「這七盞石燈按北斗七星排列，不知道有什麼作用？」

「管它呢！」蕭十三說着隨即放步奔前去。

石燈後面是一重重的碧紗帳，燈光下就像是一重重霧氣也似。

碧紗幔隱約可以看見一張寬闊的床榻，在床前隱約放着三具大棺材。

看見這三具大棺材，楚輕侯一顆心，不由懸起來，身形同時向前急掠了過去。

蕭十三雙掌即時抓向那一重重的碧紗帳。

裂帛聲中，碧紗帳一重重的被撕下，接被楚輕侯的劍挑飛。

七重碧紗帳迅速被毀去，蕭十三楚輕侯總算看清楚那三具棺材。

那的確是大得出奇，而且是用整塊的青麻石刻出來，形式古拙，却沒有刻上姓名。

蕭十三脚步一頓，冷笑道：「那個老妖怪一定就藏在這三具棺材之內。」

楚輕侯輕吁了一口氣。「看情形，應該就是了。」

蕭十三雙眼一抬，沉聲道：「輕侯，你小心看着，我這就將棺材打開來。」

楚輕侯一聲：「好——」劍一掄，眼睛盯穩了當中那具石棺。

蕭十三看來便要向當中那具石棺下手，突然又改變主意，半身一轉，盯着左面那具石棺道：「我們揀易吃的先吃掉。」

語聲一落，他雙掌抓住棺蓋，一聲「起！」猛一掀，那塊棺蓋立時橫裏飛出去，「轟」的一聲撞在旁邊的艙板上，一陣搖撼。

他雙掌一揮，旋即回護胸膛，楚輕侯的劍那剎那亦已準備刺出去。

劍掌都沒有出擊，石棺中並沒有他們意料的，突然撲出什麼來。

他們目光一落，亦當場一怔，石棺中什麼也沒有，竟是空的。

「再看這個——」蕭十三身形一動，颯的從當中那具石棺上翻過，落在右面那具石棺之前。

楚輕侯身形同時掠到那具石棺旁邊。

蕭十三雙掌一落一掀，那具石棺的蓋又給他掀起來，一旁擲出去。

雖然第一具是空棺，並沒有使他因此而疏忽，在棺蓋擲出同時，雙掌又已護住了胸膛。

楚輕侯一樣小心。

那具石棺也沒有撲出什麼，却不是空棺，在石棺之內赫然臥着一具骷髏。

哪具骷髏在青熒熒的燈光下，顏色仍然是有如白堊也似，深陷的眼窩仰對承塵，兩排牙齒緊閤，給人一種難以言喻的恐怖感覺。

骷髏的身上穿着一襲古服，這襲古服楚輕侯並不陌生。

從半敞的胸襟望進去，只是一條條白骨。

蕭十三目光一落，道：「是女的。」

「是香奴——」楚輕侯接道：「太陽還未下山，所以她仍然只是一具白骨。」

「左面那具石棺不用說，就是那個什麼月奴的了。」蕭十三沉着聲音。「月奴已灰飛烟滅，所以只剩下一具空棺，那中間的一具石棺……」

「當然就是留侯的了。」楚輕侯一步橫移。

蕭十三同時快步搶到當中那具石棺之前，一面大笑道：「我們總算來得是時候，太陽未下，留侯只不過一具白骨，還能跑到那裏去？」

話未說完，他雙手已抓住棺蓋，語聲一落，立即一掀。

那塊棺蓋「呼」的立時倒飛了出去，撞在綉榻上，一個人同時從棺中彈起來。

不是骷髏，是一個人！

蕭十三的雙掌，楚輕侯的龍泉劍已幾乎拍刺出去，但却在那剎那，及時收住。

因爲那剎那，他們已看清楚，彈起來的那個人，並不是留侯，乃是——

蕭紅葉！

「紅葉——」蕭十三脫口一聲，楚輕侯更就連一個字也說不出來。

蕭紅葉仍然是那一身衣服，長髮披肩，絲毫也不亂，就像是一具沒有生命的傀儡。

她的面色更蒼白，一絲血色也沒有，明亮的眼瞳已變得黯淡。

可是她看來仍然是那麼的美麗。

她的一雙眼睜大，眼珠子彷彿已凝結，直勾勾的望着楚輕侯。

眼瞳中却沒有絲毫的感情，甚至什麼變化也沒有。

棺蓋一開，她便直挺挺的彈起來，蕭十三「紅葉」二字才出口，却又直挺挺的倒下去。

「紅葉——」楚輕侯脫口驚呼，一步搶前。

紅葉沒有回答，張大的眼睛忽然閉上，這具石棺中也就只有她一個人。

石棺中舖着錦墊，有異於左右兩具，這絕無疑問應該是留侯藏身之所。

蕭十三目光落在棺內，又是驚怒又是詫異道：「紅葉怎麼會躺在這具石棺之內，那個留侯呢？又去了什麼地方？」

楚輕侯沉吟着道：「莫非他早就想到這具石棺不怎樣安全，另有秘密的凄身之處？」

蕭十三冷笑。「這個老妖怪本就狡猾得很。」

「不管怎樣，能够找回紅葉，我們總算不枉此行。」楚輕侯伸手細探紅葉的脈搏鼻息。

蕭十三急不及待的問：「還有氣？」

楚輕侯頷首。「他是要拿紅葉要脅前輩你，有這個目的，在未到完全絕望之前，應該是絕不會傷害紅葉的。」

蕭十三悶哼。「這已經够了。」

楚輕侯接着又問道：「我們現在怎樣，搜下去，將那個留侯的骸骨搜出來，還是……」

蕭十三濃眉一皺。「這條五色帆必定還有其他密室，這樣搜下去，只怕到日落也還沒有收穫，不搜了。」

楚輕侯點頭。「那晚輩以爲，倒不如就在各處撒下火種，將這條五色帆一齊燒爲灰燼。」

「我正是這個意思。」蕭十三冷笑。「一燒之下，那個老怪物就是躲得怎樣秘密，亦難免要葬身烈火之中，與五色帆俱亡！」

楚輕侯接道：「事不宜遲，我們現在就動手。」

蕭十三沉聲道：「這些有我，你還是先將紅葉抱出去，先離開這條五色帆。」

楚輕侯沒有猶疑，俯身抱起蕭紅葉，蕭十三隨即吩咐：「兒郎們，撒火種！」

那些跟着下來的武士立即從腰掛的皮囊中取出各種火種，撒在密室四面。

周圍放着那麼多箱珠寶，他們竟然視如不見，所受訓練的嚴格，可想得知。

楚輕侯抱着紅葉當中走過，看在眼內，對蕭十三不由更佩服。

蕭十三接道：「來個人上去，吹撤退號角，吩咐各人將所有火種留下。」

一個武士應聲奔出，蕭十三旋即大笑：「這一燒，保管不到半個時辰，這條五色帆便盡化飛灰，消失在這個鬼地方。」

旁邊一個武士應聲道：「這樣的一條大船，燒了其實是有些可惜。」

「不錯——」蕭十三同意。「建造這條大船，所花的心血人力實在無可估計，亦無可否認，天下間再沒有第二條這樣的大船，燒了它實在有些可惜，但不燒又不成！」

語聲一頓，他從那個武士手中取過皮囊，一面道：「別忘了這具骷髏！」

他接將那囊火種盡倒在右面石棺中香奴那具骷髏上。

幾乎同時，那具骷髏的眼窩中突然湧出了兩股鮮血來。

蕭十三的眼睛本就射着那具骷髏，立時發覺，方自一怔，那具骷髏已然從石棺中撲出來！

那些武士亦皆脫口一聲驚呼，蕭十三的身形在驚呼中同時倒飛了出去，他雖然驚訝，反應仍保持敏銳。

骷髏一撲落空，風車一轉，立在石棺之前，兩行血淚奔流而下，流進牙縫內。

那兩排牙齒隨即磨動起來，發出一陣「格吱吱」的令人毛骨悚然的聲音。

骷髏眼窩的血淚繼續奔流，血紅骨白，觸目驚心。

所有武士都不禁由心寒出來，蕭十三雖然胆大，亦沒有例外。

他的手已握在刀柄上，一觸即發。

楚輕侯已踏步梯級上，聞聲亦停下，看見這種情形，脫口叫道：「快引火燒掉她！」

語聲甫落，骷髏的兩排牙齒陡張，一口鮮血噴出，整個身子旋即箭也似射出！

蕭十三大喝拔刀，一刀疾斬了出去。

刀光有如閃電，裂帛一聲，將骷髏的衣裙斬下了一大片，却不能阻止骷髏的射前。

骷髏直射向楚輕侯！

蕭十三一聲：「截住她！」人刀急追在骷髏之後。

楚輕侯左臂將蕭紅葉摟緊，右掌龍泉劍一聲龍吟，揮向射來的骷髏，在他與骷髏之間的兩個武士同時雙雙拔起，揮刀斬前去。

骷髏颯的一翻，讓開刀鋒，左右手一齊從袖中穿出，插向那兩個武士的咽喉！

那兩個武士還刀急擋，「錚錚」的兩聲，骷髏的白骨雙手正撞在刀身上！

兩柄刀竟一齊被撞開，骷髏的身子旋即一轉，撲向右邊那個武士！

蕭十三的刀立即斬至，連斬三刀，三刀竟然都落空！

骷髏一轉再轉，讓開三刀，已到了那個武士的身後，那個武士也砍出了兩刀，但亦落空，身形的轉動，更沒有那個骷髏的快！

楚輕侯看在眼內，龍泉劍迅速刺出！

骷髏的雙手那剎那已然從後抓向那個武士的咽喉，那個武士只覺一股冷風直撲腦，也知道危險，一閃不開，寒意已侵肌，脫口一聲驚呼。

驚呼未絕，骷髏已然握住了他的咽喉，楚輕侯蕭十三一劍一刀同時攻到，突然一齊停頓！

骷髏竟然將那個武士擋在身前。

那個武士剎那雙眼外突，舌頭暴伸，氣絕身亡！

骷髏雙手緊握不放，也竟就以那個武士的屍體作盾，欺向楚輕侯。

楚輕侯後退三步，劍護胸膛，左手摟緊了蕭紅葉。

蕭十三人刀迅速從後掩上急刺骷髏！

刀快，骷髏也不慢，雙手突然一甩，將那個武士的屍體擲向蕭十三，身子凌空，撲向楚輕侯！

蕭十三反應敏銳之極，刀一轉，隱在肘後，左手一抄，就將那個武士的屍體抄住，接一送，送往旁邊地上，他的身形同時向前欺進，刀再轉，仍刺向骷髏後背！

楚輕侯龍泉劍也就在那剎那震出漫空劍影，迎向那個骷髏。

劍光暴盛，骷髏眼看便要迎上去，突然一頓，倒翻了出去！

對於那柄龍泉劍，骷髏似乎有些避忌，這一個倒翻，也正好讓開了蕭十三從後面刺來的一刀。

蕭十三刀勢未絕，身形的變化也未盡，緊追在骷髏之後，連斬十一刀！

十一刀之中只有兩刀斬破了骷髏後背的衣衫！

嶙峋白骨從破口中露出來，那襲衣衫毫無疑問只是披在一具骷髏白骨上，給人的却不是這種感覺，就彷彿白骨外還有肌肉。

一層無形的肌肉。

骷髏一個倒翻，已經在三丈之外，頭下脚上，雙手凌空一落，又扼住了一個武士的脖子。

一下異响，那個武士的頭一旁側去，連慘叫也沒有一聲便已命喪當場。

骷髏的身子這才落下，雙手就勢將那個武士的屍體擲向蕭十三。

蕭十三悶哼一聲，身形凌空未落，左手一探，又將那具屍體接下來，他的身子同時一旋，連人帶刀向那個骷髏旋刺了過去。

骷髏雙袖一振，蝙蝠般飛起，讓過旁來三個武士的刀，落在一個武士身旁，左手一落，搭在那個武士的肩膀上，右手五指箕張，便要插下去！

蕭十三看在眼內，急忙中暴喝一聲：「住手！」

那個骷髏居然應聲住手，牙齒磨動開合，發出了一陣奇怪的聲响。

這好像在說話，可是這完全由骨頭發出來的聲音，有誰聽得懂？

蕭十三一怔。「你在說什麼，是不是要我們饒你一命？」

骷髏牙齒半開，竟好像在冷笑，右手突然插下！

蕭十三暴喝撲前，他的身形雖然迅速，却是怎也快不過骷髏的一插。

那個武士一聲慘叫，接被骷髏抖得飛了起來。

鮮血飛激中，武士的屍體飛撞向蕭十三。

蕭十三身形一矮，屍體從頭上飛過，他的刀勢飛向骷髏，與之同時，骷髏已轉向第三個武士撲去。

那三個武士雖然面露恐懼之色，却毫不退縮，三刀齊擧，暴喝聲中，一齊斬向骷髏！

蕭十三人刀同時殺至！

骷髏絕無疑問想下殺手，却見全沒有下手的餘地，刀光中飛舞，一旁飛出！

楚輕侯手擁紅葉正好欺至，堵住了這個缺口，龍泉劍寒芒暴射，迅速刺出了二十七劍！

骷髏眼看被劍網罩住，但在劍網落下的刹那，仍然能够從劍網旁邊脫出來。

楚輕侯人劍緊迫，劍勢如長江大河，滔滔不絕，而劍氣縱橫，竟逾三丈，堵住了骷髏左右的去路！

蕭十三與那些武士繼續殺上，咆哮中蕭十三刀勢暴展，有如一道牆壁壓下。

骷髏血淚奔流，如飛急退！

刀劍立時合在一起，寒光大盛，緊迫骷髏。

骷髏一退再退，已到了那七盞石燈之前，陡然一提，倒躍進去。

這一躍，正好落在那七盞石燈之中，那七盞石燈即時冒起了一條火柱，燈光暴盛。

整座密室刹那亮起來，光亮得令人爲之目眩，就是蕭十三楚輕侯亦不由眼睛一眨。

這眨眼之間，原站在石燈之中的那具骷髏竟然變成一個美麗的女人！

她的肌膚光滑得緞子也似，一雙眼睛玻璃般明亮，攝魄勾魂，透着一種難以言喻的誘惑。

那雙本是白骨的手這眨眼之間已出現了肌肉，並沒有沾染半點血跡，臉上的血跡也奇妙般消失，兩排牙齒編貝也似，雪白照人。

這張臉楚輕侯並不陌生，目光及處，脫口一聲「香奴」！

他雖然早就知道這個骷髏一定就是香奴，但是內心仍然不由自主的一陣訝異。

香奴瞟着他，銀鈴也似的一陣嬌笑，「公子不覺得心太狠，手太辣？」

楚輕侯悶哼一聲。「未及姑娘。」

香奴幽然一聲歎息。「好像我這樣的一個女人，能够狠辣到那裏去？」

楚輕侯搖頭。「無論如何，我與你一比，簡直就像是一個吃長素的老太婆。」

香奴歎息道：「好像你這樣謙虛的人不多。」

楚輕侯冷哼一聲道：「不要再拖延時間了。」

蕭十三那邊隨即將刀一揚，「颯颯」的一响，香奴瞟了他一眼，又問楚輕侯：「那公子打算將我怎樣？」

語聲神情是如此凄凉，楚輕侯不禁一陣傷感，可是他並沒有忘記香奴並不是一個活人，也沒有忘記懷中的蕭紅葉正待救活，冷應道：「送你去應該去的地方。」

香奴看似畏縮的退了半步。「公子狠得下這個辣手？」

楚輕侯一字字道：「月奴昨夜就是倒在我劍下。」

香奴又一陣畏縮，楚輕侯接道：「正邪不兩立，你也無謂再多花心思。」

「說得好！」蕭十三接一聲咆哮，揚刀欺前去。

香奴窈窕的身子同時動起來，繞着那七盞石燈飄飛，輕靈飄忽。

那七盞石燈冒起的七條火柱這時候仍然未落下，碧光流竄，晶瑩通透，香奴這一陣飄飛，身子亦碧光大盛，亦彷彿變得通透。

蕭十三從兩盞石燈中欺進，鬚髮肌膚以至衣服，立時全都被燈光映得碧綠。

所有的聲音同時消失，蕭十三突然發覺，竟像是闖進了另一個世界。

他放目望去，看見的只是一片晶瑩碧綠，沒有燈，也沒有火，更看不見楚輕侯等人。

那刹那他不由大吃一驚，回頭望去，進來的地方亦已被碧光封閉。

香奴就站在他前面不遠，櫻唇半開，露出編貝也似的牙齒，顯然在笑，蕭十三却聽不到那笑聲。

香奴帶笑揚手向蕭十三一招又一招，動作是如此嬌柔美妙。

蕭十三冷笑，暴喝，疾衝了過去。

香奴笑望着蕭十三衝前來，沒有動，蕭十三暴喝聲中一刀當頭劈下！

香奴視若無睹，蕭十三很奇怪，刀勢並沒有停下來。

閃電也似的刀光急落，香奴的身子無聲的齊中分開了兩邊。

沒有血，沒有肉，連骨也沒有，斷口齊整光潔，就像是一片被切開的豆腐、的玉石。

蕭十三心頭寒意更甚，刀一旋，「霍霍」又斬出了三刀！

香奴右半邊身子立時被斬爲六塊，與左半邊身子突然分向七個方向飛開，蕭十三還未決定追斬那一塊，那七塊斷肢殘身已然變成了七個香奴。

一樣的衣衫，一樣的笑容，七個香奴一齊向蕭十三招手。

蕭十三又是驚訝又是迷惑，一個念頭才轉過，那七個香奴已一齊向他飄近來。

刀立即劈出，蕭十三的身形迅速變換，連斬七刀，每一刀都是斬向一個月奴。

這七刀雖然沒有先後，都是在眨眼間完成。

刀未到，七個香奴已繞着蕭十三轉動，走馬燈一樣，迅速而虛幻。

蕭十三七刀落空，那七個香奴繼續轉動，一面向蕭十三迫近。

刀再出，十四刀，兩刀交叉斬向那七個香奴，就像是七柄剪子。

十四刀仍然落空，那七個香奴才被迫退，又欺了過來，蕭十三一刀環身飛舞，使得潑水不進，一面咆哮雷霆，那樣子驟看來，倒像是一個瘋子。

楚輕侯與那些武士都有這種感覺，在他們的眼裏，只有一個香奴。

那個香奴在蕭十三進入之後退到了一盞石燈旁邊，之後就沒有動，蕭十三反而在那七盞石燈當中不停的動起來，砍的並不是香奴。

以蕭十三這種高手怎麼胡亂出刀？

——難道他竟然變成瘋狂，到底是什麼原因？

楚輕侯心念一轉再轉，目光陡然亮起來，他終於發現蕭十三的刀分別攻向七個方位。

那些武士却沒有在意，相顧一眼，猛聲叱喝，向石燈那邊衝出。

楚輕侯即時一聲暴喝：「不要妄動！」他自己却動起來，却不是筆直前行，左一步右一步，竟然是急踩七星，向那七盞石燈移近去。

香奴同時向這邊望來，柳眉一皺，身形又飄出，撲向蕭十三。

刀光緊裹着蕭十三的身手，香奴一撲不入，繞着蕭十三旋轉。

楚輕侯繼續接近。

「蓬」一聲，一條碧綠色的火柱疾向楚輕侯迎面而至！

楚輕侯七星步迅速變換，火柱從身旁噴出，第二條火柱旋即從另一個方向射過來。

楚輕侯左一閃右一閃，連閃七條火柱，身形已移至一盞石燈的面前，香奴看在眼內，面露焦急之色，一聲尖嘯，噴出一口鮮血，再撲向蕭十三！

楚輕侯的劍幾乎同時斬下！

「砉」的一聲，一盞石燈齊中被斬成兩爿，楚輕侯劍急挑，將那兩爿石燈左右挑飛。

七條火柱幾乎同時消失不見。

蕭十三眼中那七個香奴同時消失，周圍的碧光亦盡散，他的刀不由一緩，也就在此際，香奴迎面疾撲了過來！

這一撲迅急非常，蕭十三看似非獨來不及揮刀，甚至連閃避也都已不及，可是那刹那，他的刀仍能够揮出去。

刀光一閃，血光崩現！

香奴發出了一聲悽厲已極的慘叫，胸膛被那一刀剖開來，一股鮮血才噴出，那晶瑩光潔的胸膛已化成白骨！

烏黑發亮的秀髮刹那間亦無蹤，嬌娘變成了骷髏，白骨一旋，又再向蕭十三撲至。

蕭十三咆哮連聲，刀勢如閃電，上下飛舞，「砉砉砉」連聲異响過處，將香奴那具骷髏白骨斬成了十多截！

鮮血從斷骨不停湧出，那些斷骨竟然繼續飛舞在半空中，繼續向蕭十三迫近！

蕭十三大駭，連退十七步，那些衝上前來的武士，亦無不爲之變色。

楚輕侯的面色亦大變，心念一轉再轉，探懷取出一個火摺子，迎風剔亮，當作暗器使用，疾向那具白骨擲去！

骷髏驚叫，閃避，一閃不開，拍的被火摺子擊中，立時燃燒起來。

她身上本就洒滿火種，一發不可收拾，迅速化成了一團火燄。

骷髏兩排牙齒同時互叩，格格的作响，令人聽來毛骨悚然。

那到底是惡毒的咒詛，還是痛楚的呼痛，當然也沒有人聽得出。

蕭十三看在眼內，振吭大喝道：「燒掉這地方！」

那些武士立即分出幾個將同伴的屍體拖到一旁，同時剔亮身上的火器，擲在那些火種上。

一團團烈火迅速燒起來，香奴那具骷髏眨眼被困在烈火當中！（未完）

練功秘訣之十三

鐵牛功

靈空子

鐵牛功有開口閉口之分，其效用與布袋功相彷彿。惟但有禦敵之功、而無制敵之妙，蓋一本陽剛之勁而爲之也。其練法先鼓氣於腹，以指環扣之，初不必甚重，日行數度，休息時則用掌心用力搓摩。如是既久，其腹部之肌膚，逐漸堅實。然後用拳周擊，日亦數行之，在初時必隱隱作微痛，漸久而痛減，則用力猛擂，亦無所楚，然後易拳以木搥，如法練習之，更易木搥以鐵鎚。在鐵鎚初擊時，其聲固橐橐如敗木響，至後功漸進，聲亦漸洪亮，終而錚錚然作金石響矣。至此則功已七八成矣。更於臨臥之時，以巨石壓腹上，及起而去之。以練其持久之勁，此法較以鐵鎚相擊爲更苦。至能以三百斤巨石，置於腹部，安然酣睡，毫無痛苦，行所無事時，則技臻絕境，若敵人拳擊則拳損，械擊則械折，長槍利刀不能傷，可以所向無敵矣，所謂開口與閉口云者，在運用功力時，能不能與人交語耳，亦練習時習慣使然。惟開口鐵牛功，人不易測，較閉口者爲優也。

鐵牛功

雪中行

・本文承自第84頁・

原來她在後院房中不耐煩，在二進廂房中探看雷莽傷勢，見雷莽在炕上睡了，不便驚醒他，退出來，往前廳走去，剛走了幾步，就聽到了一聲巨响，塵烟碎石斷枝衝天而起，脚下地面震了震，她不知發生何事，但心知絕不是好事，心念熊大爺和獨孤行的安危，足下一點，身形縱跳而起，如飛般奔躍向前廳，剛衝到前院，就被獨孤行拉住了。

獨孤行急聲道：「後院沒事吧？」

熊大小姐被飛揚起的塵霧嗆得咳了聲：「後院沒事，到底發生了何事？」

望一眼漸漸消散的塵霧，獨孤行道：「大概是炸藥爆炸吧？」

「爹沒有事嗎？」熊大小姐急切問。

「沒有，咱們剛才差點被炸死了！」

獨孤行想起剛才的情景，身子不覺顫了顫。熊大小姐從他抓着的手感覺到，於是問道：「行哥，你怎麼了？」

「沒有什麼，進廳去看看妳爹吧！」

「我沒事，行姪，你也沒事吧？」熊大爺站在廳外階上，聽到了他們的話，萬昌就站在他身旁，望着塵烟漸散的天空，一臉驚怖之色。

硝烟塵霧終於散盡，現出前院中爆炸過後的情景，衆人不覺張口瞠目驚呆了。

前院中，地上被炸開一個七八尺寬四五尺深的大坑，院中合抱粗的楡樹被炸得幹斷枝殘，連靠牆擺放的幾拾副棺木，有些也被炸破，露出棺中一些斷肢殘體，有些棺木被炸翻的泥土掩埋，有的半掩，碎石殘花斷枝與破棺木，被炸斷的一些屍體的肢體，狼藉一地，各人簡直不敢相信眼前的情景，就是那小小信封所造成的。

當機立斷，熊大爺對身旁的萬昌道：「萬昌，立刻調派人手加以清理現場！」

萬昌應了一聲，快步去了，不一會，前院中有十多人在清理一切。熊大爺對獨孤行和熊大小姐道：「咱們進去再談。」

八個仵工被那聲巨响嚇得仍然抱頭伏在地上，不敢起來，他們以爲剛才天塌了下來，嚇破了胆。

獨孤行對他們道：「各位，沒事了，起來吧。」

八個人戰戰兢兢地從地上爬起來，互相對看了一眼，陳老大驚怖地問：「這位爺，剛才發生了什麼事，可是天塌下了一角？」

獨孤行沒有怪他們無知，溫聲道：「各位，天沒有塌下來，不要怕，快動手替二爺裝殮吧！」

八個人茫然地互相看了一眼，又不敢多問，顫着雙手忙起來。

熊大爺望了棺中一眼，担心地說：「大概不會再有花樣了吧？」

獨孤行鎭靜地道：「咱們過那面坐下來談吧，不會再有花樣了，他們認爲這一炸，足可炸死世伯你和很多人，包括小姪等人，他們也相信我們肯定會中計，所以小姪敢肯定，不會再有花樣！」

熊大爺點首，三人踱到前廳的另一頭坐下來，熊大爺猶有餘悸地道：「剛才要不是你手急眼快，咱倆和萬昌，及八個仵工一定會被炸得粉身碎骨，屍骨無存。」

熊大小姐焦急地問：「爹，行哥，究竟是怎樣一回事？」

獨孤行道：「不要急，告訴妳吧，他們將一些極强烈，威力巨大的炸藥放在信封中，藥引就放在信封兩頭，然後放在二叔的衣服下，他們好毒的心計，料到咱們接回二叔的屍體後，一定會爲二叔重新盛殮，換衣時一定會發現那封信，有了上一次在李鍔屍體上發現一封信的事，他們料到咱們不會起疑心，懷疑信中作了手脚，並在信封背面寫了那十五個字，目的是讓世伯你看了一定發怒，一怒之下必定撕開封口，查看信中寫些什麼，一切果如他們所料，世伯在看了那十五個字後，果然撕開封口，而藏在封口中的引綫，根據情形推斷，一定是用一種極易燃燒，稍有磨擦就會燃燒的炸藥製成，所以封口一被撕開，引綫燃着，發生爆炸。」

熊大小姐第一回聽到如此新奇的事，不覺目瞪口呆，她如不是親眼看見，殺了她也不相信一個信封裝的少許炸藥，竟有如此巨大威力，也如此神奇，封口一開就會發生爆炸。

熊大爺聽得連連點頭，他由衷佩服獨孤行的觀察入微和推想力，對他的猜想與推斷，完全同意：「他們能想出這樣的毒計，製出這樣巧妙，威力巨大的炸藥，更加令人感到他們手段的毒辣可怕，是了，行姪，你是怎樣知道那信封中裝的是炸藥，而能及時從老夫手中搶去擲出廳外，令咱們逃過一次刦數？」

「當時小姪也不疑信封有花樣，只道又是和上次那封信一樣，目的是擾亂咱們，實行其攻心計，好讓他們在咱們慌亂之下乘機下手，所以小姪沒有阻止您老人家將封口撕開，所幸封口剛撕開，引綫燃着，會發出一陣琉璜烟味，小姪就是聞到空氣中有輕微的琉璜味，才驀然驚覺，來不及說明，一把搶過就扔了出去。」

熊大爺不由稱讚道：「行姪，虧你機敏靈捷，不然咱們都成了死人，怪不得一澄大師會委托你辦理追查勾九魂這件事，一澄大師和解兄沒有看錯人，君兒也沒有看錯人！」

獨孤行謙謝道：「世伯，你太謬讚小姪了！」

熊大小姐心中甜蜜，看了心上人一眼，向她爹嗔道：「爹，你又怎麼說到女兒身上！」

熊大爺笑道：「乖女兒，爹以後不說好了！」

轉對獨孤行道：「行姪，依你看，他們一計不成，還會施第二計嗎？」

「暫時不會，一時間他們弄不清咱們是否被炸死了，就算知道，他們也要幾天工夫來計劃準備下一步行動。」獨孤行想了一會才說。

「咱們如何辦？」熊大爺現在對獨孤行十分倚重。

「照原來的計劃做，引他們出來，明天小姪和君妹馬上行動！」

「好，捨不得香餌，釣不到金鰲，就這樣辦！」熊大爺被逼得下了決心。

（下期續完）

新派武俠奇情長篇故事

無憂公主

蕭逸・著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會書至鶴髮老人高立身懷藏寶圖來找老喇嘛蘇拉，花言巧語使蘇拉同意帮他去尋寶，兩人一起翻山越嶺，千辛萬苦來到一個山洞以避一股山風，誰知入了山洞後，才知早有一小老頭藏在洞中，高立對他心存疑問，但却不便立下殺手，三人在洞中坐着，蘇拉却被小老頭的醇酒引誘而喝了大量的酒，醉得昏睡一旁，而小老頭更看準機會向高立出手，但高立武功奇高，小老頭敵不過，挾持着蘇拉作爲護身，最後更於一招「通天紅掌」逃出洞外，至此高立才知他眞是「紅羊門」中的婁全眞……

凝音可爲柱　彼此伯仲間

「塔克拉午瑪」山之東——牛喜峯之西——

這是一片夾藏在羣峯之間細長地帶，站立在一端之首向另一端眺望過去，但只見穹空一綫，襯托在冰雪滿覆的雙峯之間，固然無盡喜悅，却亦有難以想像的壓迫感覺，彷彿那兩側高峯，隨時都將會塌下來，不要說全部倒塌了，只是滾落幾塊大石，也怕會造成可怕的「雪崩」！

「雪崩」之時，四山齊應，一片茫然，有如萬鼓齊鳴，在一定的範圍內，即使你有插翅飛天的本領，亦難逃白雪覆身之難。

「白鶴」高立與蘇拉老喇嘛站在一塊高出的石頭上，正自仰首向着萬千高峯望着。

「唔唔！」蘇拉表情似乎很激動：「……這個地方我還記得，我還記得，就是這裏，就是這裏！」

高立把手上的羊皮圖遞過去，老喇嘛接過來看了一陣，連連點頭道：「這就不會錯了！」

他手指一處道：「由這裏上去，會有三條岔路，走左邊的一條就對了。」

高立收回了羊皮圖卷，徐徐的道：「這麼說，我們走對了地方？」

老喇嘛雖然氣吁喘喘，可是看上去情緒很高，因爲經過他的確定之後，不久將要有一件天大的隱秘揭開了。

比較起來，高立却越加的顯現得沉着，他的一雙眼睛似乎更見深邃，每當他那種眼神緩緩的掠過某處時，都像是含蓄着某種神秘！

蘇拉情緒很着急的道：「走吧，再不走，晚上連落脚的地方也沒有了。」

高立微微一笑，遂即由背上取了一件物什戴好手上，蘇拉注意看時，見是一把掌狀的五股鋼鈎。

却是一件前所未見的奇怪兵刃！

五股鋼鈎，每一根鋼條都約有尺許長短，拇指般粗細，尖端鈎長狀較鷹咀尤要彎出鋒利得多，下端鋼槽可容手掌插入把持，乍看上去，就像是一把小扒子。確是武林中前所未見的稀罕物什！

高立忽然亮出了這件物什，不禁使得老喇嘛驚得一驚：「怎麼回事？——有什麼不對麼？」

高立微笑不語，腳下繼續前進！

地面上落滿了松枝，有好幾處雪跡零亂！

蘇拉雖然不明白高立此舉的用意，却由對方的神態下意識的感覺到，似乎某些事情將會要發生了。

「哼！」高立冷笑了一聲，猝然回過頭來向蘇拉道：「你說這裏飛鳥難登，竟然也會有了狐狸！」

「狐狸？」

老喇嘛滿臉現出了狐疑：「在……那裏？」

話聲方歇，即見高立身子猝然騰空而起，霍地向下一落，輕若飛猿，隨着他的身軀落處，右手鋼鈎已陡地向外探出，照着雪地上實實地鈎了下去！

這個突然的舉止，確實出乎蘇拉意料之外，不過他的狐疑只是刹時之間，即已獲得了解答！

眼看着高立的手上鋼鈎下處，雪地裏頓時起了一陣子凌亂，緊接着白雪間滲出了一片殷紅！

隨着高立手腕力振之處，一個活生生的人竟然自地面下拋了出來！

敢情高立下鈎出奇的狠，硬生生的鈎進了這個人前腹之中，這樣一鈎一掄，當場怒血横飛，肝腸散落了一地都是。

空中飄起了一陣血雨！

一片腥風血雨裏，這個人的屍身足足飛出了三丈五六，「叭嗒」一聲，撞在了雪壁上，頓時跌落在地，爛成了一灘，慘不忍睹！

死者身着黃色僧衣，頭紮黃綾，顯然是來自布達拉宮的喇嘛裝束！

蘇拉看在眼裏，禁不住大吃了一驚！

他的驚異還沒有消失之前，更驚異的事情接連着又相繼發生了——！

即見「白鶴」高立身子再次往下一落，鋼鈎探處，一如前狀般地又自由雪地裏拋起了一人！

同前者一般，一出地面已死了一半，容得重重地在石壁上一摔，落下時已是爛屍一團！

高立長笑一聲，隨着他起落的身勢，手上鋼鈎頻頻運轉，每一掄動，必然飛起一人！

剎那之間，已是前後四人！

——就在他身子再次縱落，待得探鈎時，一個人驀地由雪面之下躍身而起——

原來這些人可能早已藏身地下，身上俱都覆蓋着一片蘆蓆，然後掩以白雪，每人嘴內啗一竹管，探出雪面之外，用以呼息，各人俱配備着兩把鋒利的七首，想是用以待機暗殺，想不到暗算敵人不成，自己先倒成了敵人的鈎下之鬼！

這個最後躍起之人，想是事先發覺到了不妙，身子一經躍起，忘命也似的直向嶺陌間貼身上去！

「白鶴」高立自然放不過他——

但只見他縱出的身子，霍地就空一擰，却似一股輕烟般地拔了起來，雖是較諸前面那人起身略遲，却終倒趕在了對方之前。

這人乍見此情況，大吃一驚，起在空中的身子，霍然間向後一個倒折——！高立却是容不得他如此，右手鋼鈎探處，只聽見「噗！」的一聲，已深深貫穿了對方肚腹，緊接着鈎身一轉，一片血光裏，腸肚拋散當空，連同着這個人的身軀，高立的自空中落下——

剎時間，原本潔白的雪面上，留下了片片血跡，空氣裏更是飄散着陣陣血腥氣息！

這番情景，只把一旁的老喇嘛蘇拉看得目瞪口呆——

高立銳利的眸子，仍然在地面上緩緩搜索着，直到他認爲這附近不再有埋藏的敵人，才緩緩自手上脫下了那柄奇形的鋼鈎！

「姓婁的老小子說的不錯，果然有不少人綴着我們！不過，爲他們設想，却又是何苦？」

蘇拉這時已走向死者之一，細細觀察着，臉上神態，顯得格外吃驚！

「這人你認得麼？」

「認……得！」

蘇拉一面站起來，臉上神態越加張惶的道：「……他叫額伏加——是扎克汗巴佛祖手底下的人……噯噯……這麼一來，你可是惹了大禍，連帶着我也完了……」

高立冷笑道：「很好，我正想會一會他，想不到他居然先來了，這個人既然已經來了，却又爲什麼藏頭縮尾，自己不出面，只派些手下嘍囉前來送死，豈非愚蠢之至？」

「阿彌陀佛！」蘇拉雙手合十的喧了一聲佛號：「你……你可千萬不要這……這麼說！」

打從他一發覺到來人是由布達拉宮來的，就顯得有點神色不寧，再提到那位有活佛；祖宗之稱的扎克汗巴，更不禁心驚胆兢——

「我……我們還是趕快離開這裏吧！說不定他就在旁邊，這可怎麼是好？」

一面說，兩隻眼睛頻頻在四下轉動着，似乎那個扎克汗巴就藏身在附近，隨時都會躍身而出！

高立冷笑了一聲，道：「原來扎克汗巴已經事先埋伏在此……哼哼！這個人我原先還打算接交一下，這麼看起來，他誠然是不識抬舉了！」

蘇拉頻頻四顧道：「高兄，高兄，走吧……這個人可是不好惹的！」

高立冷笑了一聲，沒有說話！

蘇拉是認得路的，他此刻早已爲扎克汗巴嚇破了胆，生怕他忽然由附近現身而出，自己不察而遭了暗算！

當下，他連連催促快走，自己迫不及待的，先行縱身對崖之上，拐入了一條山道！

——蘇拉身子方自站定，高立也已現身眼前道：「你用不着害怕，有我在此，任何人也不能傷害你一根毫髮！」

話聲方住，倏見左側峯間，似有人影一閃——

蘇拉方自看在眼裏，還來不及出聲招呼，高立已陡地拔身而起——

他輕功極佳，不過是閃得一閃，已到了側峯之巔——

就在他身子方自落下的一刹，一條人影疾箭矢的由一邊穿出——

由於這個位置，乃是暗中人事先早已忖度好的一個死角，是以一經現身，立刻構成了對高立直接傷害的威脅！

這個人必然對高立恨惡到了極點，身子一經出現，就雙掌同出，連同着整個身子，箭矢也似的，直向着高立前方猛襲過來？

眼前情形確實驚險到了極點！

來人一經現掌，立刻說明了他的身份，正是剛才僥倖由高立掌下逃得活命的那個小老頭兒婁全眞！

——他雖然自身仍在傷勢之中，但是顯然一直暗中跟隨高立左右，時時想到取他性命，就以眼前這一情況而論，便是出乎意外的狠！

高立乍然一驚之下，眼看着兩片紅色掌影，包裹着一團身軀，狂風驟雨般地，直循着高立身上襲來！

由於小老頭婁全眞身形乍然的出現，快到了極點，加以其出手所選擇的地位角度，確實構成了一個「死角」，這番情景乍然出現在高立眼前，使得這位一向自負，目高於頂的黑道怪傑，亦由不住爲之驚心動魄，陡然間冒出了一身冷汗！

眼前情況顯然危急到了極點——

設非是「白鶴」高立這類奇人，才會具有如此奇特的身法！

眼看着那兩片血紅色的掌影，幾幾乎已經拍在了高立身上——

就在此危機一瞬間，高立的身子倏地向後一仰，那截半長不短的長衫下襟，霍地翻了起來，「拍！拍！」兩聲脆响，掌影過處，留下了兩個透明的窟窿。

雖然如此，婁全眞的一雙足尖，亦掃中了高立的雙肩，在一陣火辣辣的奇痛感覺裏，婁全眞矮小的身形，帶着一聲淒厲的長嘯，直由眼前峭壁懸崖間落身下去！

想是婁全眞早已勘察好了落足的地形，在任何人都以爲必當粉身碎骨的情況之下，他却偏偏無恙的落足在澗邊斜生而出的一棵松樹之上。

松枝疾顫，白雪紛飛，小老人婁全眞的身軀借助此一彈之力，疾若星丸跳擲，已然彈起，却落向對崖另一棵壁松之梢，如此三數個起落之後，已然消逝無踪！

「白鶴」高立雖有罕世身手，却坐令對方二度由自己手上逃得活命，心情之悵恨，實在無以復加，却是無可奈何！——

小老人婁全眞這一擊，雖然並未成功，然而却令心高氣傲的高立感覺到對方的不可忽視，暗暗的咬牙切齒，決計要在下次見面的機會裏，將對方斃之掌下。

× × ×

夜「子」時前——

一輪皓月高懸天際，皎皎清光照耀着遠近白雪，兩相互映之下，晶瑩透剔，上衝霄漢，宛若一片瓊瑤世界！

然而，老於此行的朋友，却都知道，這是山行者最後歇脚的時候，錯過了此一刹艮機，山霧一起，便將寸步難行！

高立、蘇拉兩個人盤坐在事先擇好的一處石穴裏——那是一處凹入石壁；方圓丈許的小小穴口，地方雖窄，却足够二人容身有餘。

山行一日。老喇嘛蘇拉只覺得全身無限怠倦，好在由此計時到次晨「子」時，足足還有一個對時。時間既多的是，足可好好的睡上一覺，是以他勉强調息了一番之後，即行攤開隨身携帶的簡單舖蓋，才一睡倒，遂即發出了鼾聲，沉沉入睡！

高立却不敢像他如此大意！

他預計着，至多再過一天的時間，即可到達寶藏之處，起出那批龐大的藏寶之前，必將有一番爭鬥，事情越是在接近成功之前，越是必多障礙，老謀深算的高立很清楚這個道理，絲毫不敢掉以輕心！

一隻啁啾的小鳥忽然由樹叢裏飛出來，落向高立身邊不遠的松枝上，啾啾叫個不已！緊接着另外兩隻同樣的小鳥，由同一個地方飛出來，遂即飛開！

「白鶴」高立偏首看了一眼——小鳥來處，是一片高出自己坐處三數丈高下的石峯，峯上滿生着矮小的灌木，却已爲白雪所覆蓋——

他的眸子緩緩再移動別處，瞭解到當前自己藏身附近的地勢環境——正前方十數丈外，面臨着萬丈深淵，那裏雲氣開合，眞正當得上「一失足成千古恨」——

左側方千岩相疊，冰雪交加，層層纍積，設非有極高深的輕功絕技，簡直無能攀登！

右面乃是一片亂石崗，狀況與桂林「石林」相彷彿，層層交錯，大小不一，由於這裏地勢偏高，氣溫低寒，四季冰雪常覆，觀諸眼前這片石林，便是冰堅雪實，不知凍結了多少春秋——

每日風起時，巨風如同千萬把刨雪的雪剷，固能將散落的白雪剷除一淨，可是夜來的落雪却立刻又厚厚的落下一層，只有凍結在那千百根石筍上的堅冰，却是身歷萬刦不消，而越形堅實，望過去其色墨綠，狀似精鋼鐵石！

——這片石林展伸里許，直到一座拔空而起的孤峯之下，比較起來，這地方最爲詭詐，人藏其中，不易察覺！

高立緩緩的站起來，踱下了石台！

他以奇快的速度，縱身於那片石林之間，轉瞬間踏行一週，遂即又回到了原處坐下來！

天漸漸黯了。

月朦朧，鳥朦朧，人不知、鬼不覺的當兒，四山間蒸騰起滾滾霧氣！

七名看來俱皆身手矯健的武士，緩緩的揉身昇起——利用籐索繫身，攀附懸崖，已有一段相當長的時間，終於在此一刻霧起時，紛紛揉身昇起，快速的隱身於眼前大片石林之中！

七個人雖出身於布達拉宮的王族衞士，爲了便於雪野進攻，俱都改了裝束，每人一襲雪白連帽的緊身衣靠，一把雪花長刀，一槽弩箭，一盞弓，覆身在雪地裏，即使在白天亦不易爲人識破更不要說夜晚，尤其是瀰天大霧的此一刻了！

他們對於這裏地勢極熟，即使霧起時的速度亦把握得十分恰當！

因此，當霧初起時，他們已紛紛攀上，待到大霧濃集之前，他們已在石林之內，各自掩好了身子！

七個人利用彼此牽在手中的白綫互通消息，緩緩向前移動，前進了百十步，然後定下來——就在這裏他們彼此以白綫互通消息，定下了一個七星連環進攻的封殺陣勢！

這個埋伏設計確是十分微妙！匪夷所思！

七人之中——爲首的一個由袖子裏悄悄的取出了一隻異常乖巧的「袖犬」，這是一隻通體白毛，大小較貓還要小上許多的小狗！一般藏人貴族常常喜愛將這類小狗藏入袖中豢養，故名「袖犬」！

眼前這一隻袖犬，顯然訓練有素，憑其特具的嗅覺，一經放出，先抖了抖身上雪白的毛，四下觀望了一下，遂即認定一個方向徐徐向前移動！

狗身上連着的一根綫索，立刻帶動了爲首的那個人，透過這個人的傳訊，其他六人俱都有了動作！

這一陣瀰天大霧，確是別處罕見，但只見白茫茫大片霧氣，瀰天蓋地，咫尺迎面不見，尤其當此高嶺懸崖之巔，一步之差，可能便身落懸崖，粉身碎骨矣，人行其間，焉能不爲之驚心動魄？

眼前這隻小小靈犬，憑其獨特的嗅覺，似乎在前進不久，立刻爲高立、蘇拉二人身上的氣味所吸引，是以一逕向二人棲身之處的石穴行走過來！

小狗在前，七人殿後！

他們之間，雖不能肉眼互見，但是借助事先安排好的暗號，互通進退，運用之妙，堪稱一絕！

忽然，前行的小狗停住了脚步。

七個人立刻有了暗示，俱都把隨身長刀撤了出來，透過爲首這個人手中綫索的牽動，七個人驀地騰身閃開，呈爲扇面狀的遙遙拱向前方！

原來眼前七人，乃是布達拉宮扎克汗巴王叔手下最得力的七大弟子，分別以「風」「雨」「雷」「電」「水」「火」「土」命名，號稱「七大尊者」！

七尊者皆爲隨師有年武技高超的「天竺」僧人，爲當年扎克汗巴在天竺時所收留，早年即練有異門功夫，隨扎克汗巴後多年苦練，更是盡得扎克汗巴心傳，爲其最爲器重心愛的弟子！

這一次爲奪寶藏，扎克汗巴是勢在必得，不惜傾巢出動，七尊者乃在扎克汗巴親察地勢，一番謹愼研判之後，特意埋伏在此！

想不到這一步棋子却是安排得絲毫不差，無如所要對付的對象，竟是黑道中第一魁首——「白鶴」高立，是否仍能穩操勝算，却有待事實證明了！

七尊者的連環七殺陣勢，方一散開，前面的那隻靈犬已有了徵兆！

——只見牠倏地騰身躍起，直向當前洞穴撲身過去！緊接着是一連串的狂吠之聲！

事實已然證明這隻靈犬必有所見——

七尊者也就把握時機，立刻展開了激烈的攻殺！

第一個躍身而進的，乃是七殺之首的「風」尊者，緊隨在他身後的「雨」「雷」二尊者，三個人各人一口斬馬長刀，按照前行靈犬所顯示之處，作「品」字形猝然攻到！

風尊者一馬當先，率先左手擲動，發出了一枚特製的硫磺炸藥丸！

碧光一閃之後，緊接着，一聲霹靂大震，平地裏爆出了一根高幾逾丈的黃色火柱！

這根黃色火柱，顯然有「洞穿雲霧」的奇特功效！在它連連閃爍的火光裏，隱約可見有兩個人，倚壁而坐！

風尊者一馬當先，陡地騰身而前，自空而降，在空中怪嘯一聲，掌中刀旋出了一股疾風，匹練似的直向着火光所顯示二人之一連頭帶身猛劈了下去！

——同時之間，他身後的雨、雷二尊者亦雙雙縱身而到，三個人所照顧的，竟然是同一個人。

風尊者是「力劈華山」！

雨、雷二尊者却是「雙探陰山」！

三口刀一中二偏，劈頂門，探雙脅，端的是厲害得緊，是時身後的「電」「水」「火」「土」四位尊者也各自展開身法，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身法，向着火光所顯示的另一人撲殺過去。

爲首三位殺手，三口刀幾乎同時命中對方身上，然而，他們立刻發覺到了不妙！

刀光過處，貼壁掛立的長衣，頓時爲犀利的刀鋒削爲片碎！

緊接着爲首的三人之後，另外四個人也立刻發覺到了不妙，所遭遇的情形，竟是與爲首三人一般模樣，當他們四口斬馬長刀以雷電之勢，砍向這具人身時，才恍然覺察到所謂的人身，敢情只不過是穿在雪堆上的一件衣服而已！

這一刹發展得極快！簡單不容人深思積慮！

七殺手一經發覺失策，其驚懼可想而知！

那一顆用以照明所用的硫磺火柱偏偏也在這個時候爲之熄滅！

猛可裏，牽扯在爲首「風」尊者手上的靈犬一聲尖吠，向着一個相反地方向撲去！

風尊者也就不及多思，猝然擰身向着這個方向撲去——其勢絕快，以圖「亡羊補牢」！

風尊者的身勢方自轉出，迎面裏只覺得一股平生從未領略過的巨大風力，迎面衝擊過來，這股風力，足足的使得他前進的身子，猝然間向後退開來數尺！

就在這一刹間，他聽見了一聲悲淒的犬嗥之聲，事實上犬既不大，吠聲也不會太高，無如因爲平白對此犬的過份疼愛，人犬之間似已心靈相通，是以這聲小小的悲嗥，聽來却足以令他心驚肉跳了。

一聲悲嗥之後，緊接着便是那畜牲屍身落地的聲音——「叭嗒！」，聽在風尊者耳中，分外清晰！

風尊者心裏一陣劇痛，立刻覺察到了不妙，隨着他脚尖點處，快速的劈出了三刀！

這三刀在他施展時，是用以救命的刀法！

「刷！刷！刷！」三刀一氣，却分向三個不同的地方落下去！——只是三刀却都落空了。

風尊者驚心之際，順着手裏的綫索，發現到地上的狗屍，這才感到了一陣莫名的恐懼！

眼前是漫無天際的大霧，什麼也看不見，然而七個人却俱都感覺到那個要命的魔頭，就在他們身邊，每一個人都猝然遭遇到了死的威脅——

他們七人原本是雄赳赳氣昂昂，滿懷必勝之心而來的，不旋踵間，却鬥志盡失，一個個如喪考妣。

風尊者以手中綫索，發出了一個暗號，七人之中，立刻閃出了二人——

那是殿尾的「火」「土」二尊者！

兩個人一經閃出，按照事先早已排定好了的動作身手，一個倒折向外躍出，左右兩口長刀，撥風盤雨，哧哧哧……一連攻出了數刀！

雖是假想的摸黑打法，可是由於其中貫穿有陣法的運用，仍是具有十成威力！

二人雙刀運施之下，所施展的範圍，正是方才他們撲空的洞穴，想是臨去之前，再作一次澈底的搜殺。

這一次他們倒是沒有撲空！

「火」尊者的刀在作第五度的揮動時，忽然那口刀像是被什麼東西給嵌住了！

搖一搖，其力如山，休想移動分毫！

火尊者猝然覺出了不妙，忙自左手盤動綫索，「土」尊者立刻得到了暗示，火速趕上策應——

却在這時，一股凌厲的刀風，緊貼着地面，驀地捲了過來，「土」尊者猝然一驚，霍地向上拔起，却是晚了一步，刀風捲過，一雙腿齊膝處雙雙爲利刃斬落！

這番情景，固然極是慘烈，無如礙於眼前深沉的大霧，却是不爲外人所知見！

土尊者吃了這麼大的虧，亦只不過鼻子裏「吭！」了一聲，登時當場昏死了過去！

妙的是，就在他身子倒下的一刹，却有一隻手陡然伸過來，把他的身子接了過去——

緊接着這個人手上的兵刃刺進了土尊者的胸膛，後者便在昏迷之中一命歸陰！

於是一個巧妙的安排——

土尊者手上的綫索，竟然到了這個人的手上！

火尊者忽然覺出了手上的長刀一鬆，耳中雖聽見了同伴的哼聲，却沒有得到對方的支助，甚是奇怪，連忙拉動手上綫頭，這一次對方很快有了反應——

一股疾風，驀地直向着他身前襲近！

這人端的出手奇快，火尊者只以爲同伴趨前，却未曾料到來了要命的殺星，不及暗示招呼，猛可裏暗影中遞來了一隻怪手，只一下已死死地掐住了火尊者咽喉要害！雖然只是中食二指，却有致人於死的莫大威力！

火尊者只覺得喉上一緊，頓時眼冒金星，全身發麻，那隻持刀的手連舉動一下也是不能，就這樣眼睜睜的一命歸陰！

火土二尊者先後爲之畢命，時間極之快。

殺人者「白鶴」高立，不愧陰損極狠！也確是智謀傑出，高人一等！

緊接着他施展「傳音入秘」之術，把一切計劃通知了近在咫尺的老喇嘛蘇拉！

蘇拉爲了保命，也只有打起精神對抗眼前强敵，他雖然年歲大了，無如一身武功也頗是了得，目前情況，他雖不願與扎克汗巴正面爲敵，惟我不殺人，人便殺我，咬一咬牙也只有硬拚到底了。

於是，二人搖身一變，分別變成了已死的火土二尊者！

守在穴外的五尊者各據一方，對於穴內的發生的情形並不清楚！

「白鶴」高立連殺二人之後，對於這個七人封殺陣勢，心裏多少有了些數兒。

——這時手上綫頭一緊，似乎有消息傳遞過來！

先前他自土尊者手上接過綫索時，得到了一個暗示，便已默記心中，於是他便以這個暗號向外發出！

接到這個信號的首先是「水」尊者！

——那是一個緊急求救的信號，水尊者一得到信號，一面向另一位「電」尊者傳出呼應，遂即快速向「白鶴」高立站立之處偎近過來！

這一面高立早已凝神調息以待！

他已經多年未曾施展本身的「罡」氣對敵傷人了，這一次謹愼對敵，不惜耗損本身眞元，爲的是一出手之間，便能斃敵於掌下！

可憐這位水尊者，平素在七人之中，素以行動快捷而著稱，却是想不到今日竟是着了自己佈下的道兒！

「白鶴」高立佇立如松，他雖然眼不能見，可是憑其靈敏的感觸，以及本身的氣機反應，已可測知敵人來抵眼前，一時伺機待發——

「水」尊者不疑有他，猝然欺身上前，忽然感覺到高立身上傳出的氣機有異，驀地止步，却亦是晚了一步——！

就在這一刹間，高立已運施眞力，一掌隔空劈出！

大霧之中，既不能看清對方形樣，只由對方的出息以及手指上的綫索度測對方站立的部位。

這一掌雖是隔空劈下，却有如利斧劈頂！

水尊者猝然覺出了不妙，爲時已晚，頭偏了一偏，却爲那股凌厲的勁道劈中在左面頸項之上！「克！」的一聲，登時頸骨折斷——

「啊——」臨亡之前，他總算痛呼了一聲，同時施展全力，將手上那口斬馬長刀向着高立站處擲出！

「啷嗆！」一聲，長刀撞擊在石洞壁上，發出了一點火星！水尊者的身子，也在這時，推金山倒玉柱般的摔了下去！

這麼一來，登時現場大亂！

電尊者第一個覺出了不妙，忍不住以藏語呼叫了一聲，其他三個人也都覺出了有異！彼此喝叱之下，頓時四下散開來。

「白鶴」高立連殺三人，兀自不動聲色，他臨陣最大的特色便在於一個「靜」字，以「靜」置諸「動」，常有奇效，殺人於不動聲色之間

再者，他的聽覺也似乎異於常人，一經凝神傾聽，五丈方圓內外，落葉飛花俱都在觀察之中。

透過他奇妙的聽視之力，立刻爲他追踪到左面退出的「雨」尊者，於是，點身襲近——

四尊者一經警覺，立刻以特殊的手法傳遞消息，這才駭然發覺到水火土三位同伴俱已畢命，一驚非同小可。

「白鶴」高立憑其靈異的五官官能，一步步向着對方逼近——

他追逐的對象，暫時只是「雨」尊者一人！對方每進一步，或是移動一下，他立刻便得到了一種感應，緊緊襲上——

由於他輕功極佳，所施展的「踏雪無痕」功夫，無懈可擊，是以那個雨尊者簡直無能察覺。

刹息間，兩者距離已經縮短了許多。

原來七位尊者，先時敢以放胆前進，端仗着有那隻靈犬帶路，現在狗死了，可就「行不得也」！

雨尊者一面以手綫把自己位置向同伴發出，遂即盤足在雪地裏坐了下來。

就在這時，一股冷森森的氣機，忽然向他身上襲了過來，雨尊者一驚之下，頓時覺出了不妙，以前三個同伴之所以相繼慘死，皆吃了悶不吭聲的虧，他可是不願再爲人所乘。

當下一發覺出了不妙，一面迅速以急

暗號向同伴傳出，一面手握長刀，全副精力貫注眼前，只待略有不對，便將出手。

驀地，一團冷氣直向他臉上襲來。

雨尊者豎刀就劈，「噗！」一聲，將來物劈碎眼前，敢情是一枚大雪團。

也就在這一刹，一股尖風透過亂雪之間，陡然直襲而前，不偏不倚，正好擊中雨尊者前胸「心坎穴」上！

「白鶴」高立所施展的這類隔空點穴手法至爲險損，由於所點穴道，乃屬死穴之一，雨尊者只不過身子抖動了一下，登時一命嗚呼！

他到底與以前三個夥伴一樣，死前連一聲也沒有呼出，遂即命喪黃泉。

然而其他三人由於事先已得到了緊急暗號，一時俱都向着這個方面岔集過來！

爲首的風尊者立刻覺出了不對，身子未曾來到眼前，抖手先自發出了一對硫磺火球。

和前此情形一樣，這時硫磺火球一經出手頓時炸開了兩團火，轟然聲响中，現場遂即出現了兩條火柱，一時之間光華大現，方圓數丈內外，就像是點着兩盞明燈一般光亮。

這麼一來，高立與蘇拉的形象立刻現諸眼前——

風尊者一聲怒叱，倏地騰身而起，直循着高立站立之處襲到，掌中刀運足了勁道，一刀疾劈下來。

雷、電二尊者亦雙雙撲前接應，迎着了老刺嘛蘇拉，一舉而前，兩口刀左右齊出，向着蘇拉身上招呼了下來！三個人刀法奇特，功力不弱。

蘇拉原就有幾分心慌，乍見此情景，大爲緊張，慌不迭向後就倒，足下用力後踹，施展了一式「鯉魚倒穿波」身法，哧！地竄出了一丈五六！——

饒是如此，雷尊者的長刀，兀自由他左臂上方劃了出去，登時留下一道血槽！

另一方面的風尊者獨力對付「白鶴」高立，可就稱得上自不量力了。

眼前的高立，似乎並不急於出手，七個人已經死了四個，下剩的三個他又如何會看在眼中？

風尊者雖是施出了混身解數，一口長刀舞動得電轉雷鳴，奈何却連對方身邊兒也挨不着，眼看着那兩根熊熊火柱越來越小，突地爲之熄滅。

就在第一根火柱突然熄滅的一刹，高立忽然發動了他的攻擊，只見他雙手猝然間向外一探，已插進了風尊者前胸。

拔手，血標！

風尊者喉嚨裏啞呼了一聲，忽然擲出了手上長刀，却爲高立反手輕輕一撩，打落一旁，他身子緊接着縱起，翩如白鶴的落向一邊，却在千鈞一髮之際，解救了老刺嘛蘇拉燃眉之危。

——隨着他雙手推處，發出了劈空掌力，雷電二尊者身子方待向蘇拉欺近之時，正逢上火柱熄滅，頓時一片茫然，再吃高立劈空掌力一推，雙雙向外翻出，跌了個人仰馬翻——

却在這時，竟有一雙奇怪的手，雙雙觸及到他二人頸項之上，雷電二尊者根本不及發聲，透過那人的雙手，雙雙就像觸了電也似的，打了個急顫，登時僵坐在雪地裏動彈不得——

「白鶴」高立緊接着，也發現了這個人！

——就在他身子方待前襲的一刹間，這個人竟用本身的潛力內氣，阻住了他的去路！

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沒有！

憑着高立五六十年縱橫江湖的經驗，只要一接觸之間，立即可知對方的份量如何！

眼前他立刻警覺到現場有了一個强大的勁敵介入！

一驚之下，他迅速向後退出了半尺，以靜觀變！——

來人所放出的內元潛力仍然沒有對他放鬆，隨着高立的退勢，猝然前伸，緊緊壓迫在高立四週。

——一個强敵的姿態，已經很明顯的暴露出來了。

高立再吃一驚，在確實了對方敵意之後，身子側轉，驟然將本身游潛放出——

兩股氣機猝然一經接合，頓時大相排斥，幾經糾纏進退之後，遂即在一個相當的位置上停了下來！

現在高立更得到了一個結論——

最起碼來人的功力，即使不能勝過自己，也自相當！

這一個猝然的發現，簡直令高立驚駭了。

實在說，這還是他五十年來第一次有過的經驗，在他的想像裏，這簡直是不可能的事情。

然而，確是實在的！

實在的就在眼前，不容他不與相信。

兩股潛力在一陣力搏之後，確實也像是勢均力敵的定在了眼前。

「哼哼……」對方傳過來絲絲的冷笑聲：「高立當家的別來無恙否？」

聲音直直的發自來處，毫不避諱！

事實上，一個具有他如此功力的人，行事總是光明磊落的，設非有不尋常的原因，他是不會選擇在這種大霧之天出現眼前的。

「足下是誰？」高立壓低了聲音說，「請恕高某耳生的很！」

「我們本來就不熟！」

「可是，你以前見過我……吧？」

「不錯，我們見過！」

「在那裏？」

「那裏？……以後再說吧！」

「足下貴姓？大名是——？」

「以後再說吧，現在還不是敍舊的時候！」

「哼……」高立冷笑了兩聲，眸子裏顯示着幾許殺機：「那麼閣下今天的來意是——？」

「沒有什麼來意，只是不忍你趕盡殺絕。」

「哈！這麼說，你是見義勇爲了？」

「只是不忍見你們相煎太急吧！」

「相煎太急？」

「不錯，」這人冷冷的道，「我以爲你們不過是一丘之貉！」

「哼……你的胆子不小！」高立冷森森的道，「幾十年以來，高某人還不曾見過一個人敢跟我這麼說話，你大概是第一

個……」

說完這句話，他徐徐的向前踏進了一步。

兩個人站的已經很近了，最多不會超出一丈，然而却困於眼前的瀰天大霧，仍是僅僅聞聲不見其人。

高立在彼此對答之際，早已蓄好了勢子，前進一步，旨在探測對方立身位置的虛實——他已經確定對方實實在在的站在那裏，大概在八尺左右！

這個人似乎也已有了感覺，冷冷道，「來吧，我接着你的，三招應該够了！」

「足够了——」

話聲出口，「白鶴」高立猝然挺動了一下身子，發出了大股的內元眞力，可是對方一點也不示弱，隨着高立的動作，緊接着也自發出了本身功力。

兩股內力猝然在空中一經交接，仍是勢均力敵。

這當然不算是在三招之內！

猛可裏，高立的身子，就像是一股旋風似的襲了過來，透過他張開的雙臂，全身上下滙集成一片像是成了固體的力道，全然的向着「這個人」身上擊了過去。

這一招眞正稱得上狠到了極點，也可以說是最具實力的一擊！

很顯然，高立這是在全完測量對方的能力——對方如果能眞正接住自己這一式全體的一擊，才能稱得上是自己眞正的勁敵，否則，只怕他想要在此一擊之下保全活命的機會微乎其微了，然而，對方却偏偏不襯他的心意。

「白鶴」高立的身勢方自一起，對方那人也緊跟着有了行動，兩人的行動幾乎同樣快疾。——

等到高立猝然發覺到自己這雷霆萬鈞的全身一擊完全落空之時，對方顯然仍是保持着原來的式子，雙方之間的距離，大約仍在八尺前後。

——這種經歷，顯然是高立前此從來沒有經歷過的，一時大爲驚駭！

很顯然，對方這種明顯避免與自己全力接觸的原因有二，一：爲恐不是自己的敵手，二：不願讓自己測出他的實力。

無論如何，「白鶴」高立這一招落空了，却是事實。

隨着他身上所帶出的大股內力勁道，形成了一股極大的氣機旋風，這種功力一旦形成於濃霧之中，頓時如翻江倒海之勢，眼看着那茫茫白霧，登時撞開了一個丈許方圓的透明窟窿，以至於對面的那個人也清晰的出現在了眼前。

雖說如此，對於高立來說，對方這個人仍是陌生的！

挺高挺高的壯健身軀，一身緞質長衣——這襲衣服倒是略微有些相識——除此之外，便一無有所概念！

——臉的輪廓雖然不十分清楚，可是那雙眸子却是異常的明亮……那是一種含蓄着無比憂怨，像似經歷過無數煎熬痛苦的目光！當然，除此之外，更爲顯著的却是另一種目神的顯示——

仇恨！

對於「白鶴」高立來說，一生殺人無數，自是結仇衆多，仇恨不仇恨，早已不當回事，可是這個人眼睛裏所泛出的仇讎，却令他心中爲之怦然一動，由不得睜大了眸子，更要多向他打量一番了。

那是一張英俊但頗爲愁苦的臉，也許是唇頰下巴上，新留的一叢短髭，使得這張臉變得陌生，總之，高立直覺的感覺到他不認識這個人。

空中原先開啓的霧叢，很快的又收攏在了一塊，於是一切又顯得那麼朦朧……

對方那個人一反初態，竟然在這一刹，展開了反攻。

——像是一隻展翅的大鵬鳥，天空中「呼！」的刮起了一股疾風，帶着這人雲霧一般快捷輕飄的身影，直向高立頭頂上襲了過來！

像是特意的把握着最後霧收前的這一刹，這個人的身形可眞是够快的！

高立鼻子裏冷冷的哼了一聲，自是不甘示弱。

疾勁的風勢也同先前高立一樣，霍地向着他頭頂上蓆捲過來，這一刹雲霧乍合又開，高立的身子在雙足力點之下，直直的竄了起來！

「拍！拍！拍！拍！」

一連四聲輕脆脆的合掌之聲，空中掠下的身子是那麼靈活而猛厲的轉動着，分別是「曲」「放」「彈」「按」四種不同的姿式——

高立採取的回式却分別是「直」「縮」「虛」「張」，在極爲短暫的片刻之間，迎接住來人發自空中的奇異招式！

霧氣在這一刹之間，霍地又收攏了起來。

像是一陣風，一片雲，又像是一幢鬼影子那麼樣的快捷輕飄，對方這個人在一擊未中的同時，已飄向一旁，臨去秋波，所帶給高立的却是裘帶一擊，那襲緞質長衣的下襟，有如白浪拍岸般的直向着高立臉上反捲了過來。

高立「哦！」了一聲，一式「龍抬頭」，極其驚險的向後仰過來！

這個人的長衣下襟險到極點的由他頭上那綹鶴髮梢上擦了過去！

第二招，就這般驚險萬狀的化解了開去，一向目高於頂的高立，也不禁驚得自眉心裏沁出了汗珠，當眞是驚險萬狀的一刹。

白霧滾滾，更不知何時而止，而兩個看似搏命的罕世高手，却已分別失去了踪影。

眼前飄過來那個人冷竣的聲音——

「白鶴身法，果然高明……」

接下來是這個人發自內心由衷的一聲嘆息，緊接着頗爲遺恨的道：「看來三招之內，彼此是莫可奈何的了。」

這一次聲音來自高空，顯示出這個人純沛的內在功力已可達到「凝音爲柱」的絕妙境界——只此一端，已令高立警覺到實在與自己相伯仲——

然而，他生性就是不服人，三招已去其二，還剩下的一招，無論如何是與他見上一個輸贏。

「哼！」高立冷哼着道：「那也不見得，你等着瞧吧！」

他的聲音也凝成一氣，却是直噴而出，也同對方一樣，凝而不散，顯然還以顏色！

（未完）

長篇俠義奇情小說

諸葛青雲・文
盧　令・圖

五嶽英豪傳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聶小青到達哀牢山古森林，果然見到公孫爲我躺在一堆落葉下，髮如飛蓬，鬚髭掩面，骨瘦如柴，形如槁木，但目光烱烱有神，於是聶小青走近前去，與他搭訕，並且給與酒肉食物，由於公孫爲我半身不遂，久困森林，已未嚐人間烟火十多年，一見到酒食，便狠吞虎嚥一頓，當他飽餐之後，聶小青又爲他梳理鬚髮。公孫爲我見聶小青善體人意，且資質上佳，有意收她爲徒，傳以絕世武功，免使絕技失傳，繼而徵得聶小青同意，豈料師徒名份剛定，艾天澤又帶同羅靜石前來拜師，但碍於已收聶小青爲徒在前，故此事便作罷論……

縱火焚古林　突襲艾殃神

因利乘便

聶小青笑道：「師傅，你不要氣，我知道你頗喜歡那羅靜石，我來想個法兒，替你轉圜如何？」

公孫爲我雙手一攤，苦笑說道：「青兒，你不要拿我老頭子來開胃了，如今羅靜石已走，那裏還有什麼轉圜餘地？」

聶小青笑道：「師傅，羅靜石雖走，有什麼關係？我去替你追他回來好了！」話完，香肩微伏，便欲往艾天澤、羅靜石的走路追去！

公孫爲我伸出那隻爪似的枯臂虛空一抓，叫道：「青兒回來，我不許你去！」

聶小青被他這樣虛空一抓，便覺有股勁力，硬把自己身軀吸住！

不禁一面心驚公孫爲我果然功力絕世，一面止步含笑說道：「師傅，你爲什麼不許我去？」

公孫爲我目中突然微轉淚光地，悲聲說道：「青兒，不管那羅靜石資質多好，我仍是最喜歡你，願意把全副精神，對你培植，你不要再追他了！」

這幾句話，使聶小青深受感動，居然一頭鑽入公孫爲我懷中，珠淚雙流地，嗚咽低聲叫道：「師傅，你對青兒眞好，青兒要盡心盡力的，孝順你下半輩子！」

公孫爲我聽憑聶小青偎在自己懷中，一面伸手撫摸她的如雲秀髮，一面滿臉慈祥地，含笑說道：「青兒，你師傅業已活够了，只要一身絕學，獲得傳人，死也可以瞑目，我不願意使你在這古森林內，消磨掉太多的青春歲月，決心仿效公孫獨我使葉元壽速成之法，從今天開始，便一面傳授你各種心得秘技，一面對你實施『功力轉注』！」

聶小青此時對公孫爲我，確實業已有了深摯感情，知道他若對自己實施「功力轉注」也就是等於慢性自殺，故而聞言之下，立即搖頭叫道：「師傅，我決不接受你的『功力轉注』，假如你執意要這樣做法，青兒只好悄悄逃走！」

公孫爲我已看出聶小青外柔內剛，說一不二，性情極爲倔强，遂微笑說道：「青兒，我知道你對我頗爲矜恤，想使我多活幾年，但我若不爲你實施『功力轉注』，你却怎樣勝得過那葉元壽呢？」

聶小青伏在公孫爲我胸前，微抬螓首，從一雙大眼中，閃動湛湛神光地，含笑說道：「師傅，你只要傳我上乘心法，我自然會盡力苦練，即使第一次鬥不過那葉元壽，但在第二次，第三次甚至十次百次以上，我誓必打得他認敗服輸，而使你老人家揚眉吐氣！」

公孫爲我聽聶小青這樣說法，不禁皺眉說道：「青兒，你志氣雖好，但……」

聶小青接口揚眉說道：「師傅，你既然要把一身絕學，向我傾囊相授，就應該對我絕對信任，不要懷疑我替你老人家爭不了這口氣呢！」

公孫爲我長嘆一聲，點頭說道：「青兒說得對，我應該對你絕對信任，想是我公孫爲我昔年嘯傲武林之時，雖有凶名，但並無大惡，才會在垂死暮年，收了你這樣一個既聰明又乖巧的可人心意徒弟！」

說完，目中又現淚光，伸手輕撫伏在自己胸前，柔順得像隻小貓般的聶小青，師徒兩人，默默依偎，替這古森林中構成了一片祥和安謐！

聶小青來此本意，是想施展令狐楚楚所研究出來的「閻王手段」，虛情假意的拜公孫爲我爲師，使他了却心事，自盡天年，但如今却把此意完全推翻，師徒之間，弄假成眞，結成一種奇妙而兼眞摯情感！

誰知世間萬事，變化難測，聶小青雖把閻王手段，變成了憐憫心情，但却另外有人要對公孫爲我施展霸王手段！

公孫爲我正與聶小青互相偎依，師徒二人，心神栩栩欲仙地，享受着一種高尚純摯情感之際，忽然聽到這古森林中，起了一片極爲奇異的沙沙微响！

聶小青抬頭向公孫爲我問道：「師傅你聽，這是什麼聲音？」

公孫爲我自然比聶小青先行聞聲，眉頭深蹙，細一凝神，苦笑說道：「青兒，糟了！」

聶小青此時也聽出一些端倪，駭然問道：「師傅，是不是森林起火？」

公孫爲我點頭笑道：「這是烈火合圍之聲，但這古森林中，不會無故起火，可能是那艾天澤與羅靜石所放，想把我們師徒二人，活活燒死！」

說到此處，那沙沙微响已變成一片轟轟發發之聲，並遙見四外火光齊起！

聶小青頓足叫道：「師傅，你猜得不錯，定是他們懷恨放火，但這把火兒，眞能把我們燒死麼？」

公孫爲我嘆道：「古森林久旱無雨，林木極爲乾燥，枯枝枯葉又多，火勢定然猛烈無倫，我又不能行動，否則倒可試以『坎離眞炁』辟火開路，與天一爭！」

聶小青聞言叫道：「師傅，我們不能平白被他們燒死，不論能否脫險，也應盡力一試，這樣好了，我來揹着師傅，師傅則施展『坎離眞炁』辟火開路，倘若突圍成功，你老人家倒可以改變一個舒適環境，不必再在古森林內受苦，成了因禍得福了！」

公孫爲我點頭嘆道：「事到如今，也只好如你之言，拚命一試，我這把老骨頭，死無足惜，但倘把青兒燒死在古森林內，我却縱入黃泉，亦難瞑目！」說到此處，伸手一指四外，苦笑說道：「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青兒你看，艾天澤與羅靜石居然早有預謀，在我拒絕收徒之後，便放火把我活活燒死！」

聶小青見那火勢是由四面合圍，果然顯係早有預先佈置，不禁心中暗想，倘若那「南荒玉霸王」羅靜石眞是自己所疑之人，而自己又被燒死，才眞正冤枉透頂。

原來聶小青雖未看見羅靜石的面貌，却從他話音之中，聽出似與謝小紅，全無二致，語音雖然絕似謝小紅，但謝小紅怎會搖身一變，成了「南荒玉霸王」羅靜石，而隨同「百臂殃神」艾天澤來到此地？

故而這團疑雲，始終籠罩在聶小青的心頭，使她覺得無法解釋！

公孫爲我見她沉思不語，遂訝然問道：「青兒，你在想什麼？我們既欲突圍，便須趕快，否則，火勢將越來越近，越來越大呢！」

聶小青聞言，趕緊設法把公孫爲我自枯葉堆中抱起，揹在背上，並微瞥四外火勢，發話問道：「師傅，我們往那個方向突圍？」

公孫爲我略一思忖，手指西南說道：「青兒，你往西南方走，那兒有片大沼澤，木林較稀，也比較濕潤，火勢應該會小上一些！」

聶小青如言，施展輕功，馳向西南！

這時，古森林中幾已成了一片火海！

聶小青馳未好久，便已接近灼人烈火，遂回頭向公孫爲我叫道：「師傅，你怎麼還不施展『坎離眞炁』？我們要開始闖火海了！」

聶小青能否自「古森林」中，背負公孫爲我闖出火海之事，暫時不提，且先敍述縱火焚林的「百臂殃神」艾天澤，及「南荒玉霸王」羅靜石方面

這位羅靜石，果如聶小青所料，不是「南荒玉霸王」而是謝小紅麼？

聶小青猜得居然絲毫不錯，這位放了一把大火，幾乎將她與公孫爲我活活燒死的羅靜石，眞是她親如姊妹的謝小紅！

謝小紅怎會搖身一變，而成爲「南荒玉霸王」羅靜石呢？

這問題不能在烈火熊熊的「哀牢山古森林」中解答，而應使時光倒流，回溯到「北嶽恒山」的「冷竹坪」上！

謝小紅自從聶小青走後，便如言進入茅屋，取去「冷竹先生」查一溟留書，並把嚴慕光的墓碑移走，消滅掉這兩件足以引起令孤楚楚疑心之物！

她處理妥當以後，獨立「冷竹坪」頭，靜等聶小青是否陪同令孤楚楚來此！

但就在謝小紅展目四眺，觀賞「北嶽」景色之際，却發現一樁驚心怪事。

這樁驚心怪事，便是「冷竹坪」的隣峯之上，出現了兩條人影！

這兩條人影，雖然是一閃即逝，但謝小紅何等目力，業已認出其中一人，極似「冷竹先生」查一溟！

查一溟身形偶現，並不足使謝小紅過份驚奇，使她愕然瞠目的，却因另外那條

人影，看來居然絕似「玉笛金弓神箭手」嚴慕光的身法！

謝小紅對嚴慕光之死，心中始終存疑，如今既有這樁發現，自然毫不考慮地，立即追踪急趕！

對方功力本已不比謝小紅為弱，何況又隔了一座峯頭，故使謝小紅空自追得香汗淋漓，也未曾追上，只彷彿聽得半句隨風飄來的話音，似是……去往「紅河幽谷」？

「紅河幽谷」四字，自使謝小紅想起嚴慕光得那半册「血神經」之處！

她遂立意一探究竟，但因事無十分把握，遂先趕到令孤楚楚藏身的松林之中，見主人不在，遂於樹上留書為別，並就便說明與「幽靈鬼女」陰素梅改訂「天心谷」七七之約一事！

謝小紅這樣做法，是想獨自設法戳穿嚴慕光假死之謎，見着這位「玉笛金弓神劍手」，向他說明諸葛朗即是令孤楚楚，使他能在明歲清明「白龍堆」大會之上，與主人刦後重逢，釋疑修好，豈不可令主人與聶小青姊姊，均獲得意外驚喜？

謝小紅主意既定，為了避免途中麻煩，也和聶小青心思一樣，不約而同地，改扮男裝！

但她剛剛扮了一位丰神絕世的英俊少年，却無巧不巧地，與「百臂殃神」艾天澤，「白骨彌勒」智通僧等「世外雙凶」相遇。

艾天澤恒山「冷竹坪」之行落空，找不到「南荒玉霸王」羅靜石的踪跡，不禁意興闌珊悶悶不悅！

智通和尚也知若能拉攏得公孫為我，站在自己一面，則明春「白龍堆」一戰，便可十拿九穩地，盡敗五嶽高手，及舉世豪雄，實現自己盟兄弟姊妹們的稱霸乾坤夢想。

故而一路之間，都在苦苦思索如何才能找着那位極重要的「南荒玉霸王」羅靜石？常言說得好「萬般無難事，只怕有心人」，智通和尚苦思以下，終於豁然頓悟地，跳將起來向「百臂殃神」艾天澤苦笑說道：「艾三哥，我們怎會如此笨法？」

智通和尚業已恍然大悟，但艾天澤却仍在糊塗之中，聞得此言，皺眉問道：「五弟此語何意？」

智通和尚笑道：「我們何必這樣苦苦找尋什麼『南荒玉霸王』羅靜石……」

話猶未了，艾天澤便接口說道：「找不到羅靜石，便無法拉攏公孫為我，則『白龍堆』一戰，我兄弟姊妹，僅與『西嶽派』聲氣相通，其他『東嶽』『南嶽』『北嶽』『中嶽』以及令孤楚楚主婢等人，實力亦不在弱，似乎未必能够穩操勝算的了！」

智通和尚笑道：「艾三哥，我不是說不必拉攏公孫為我，而是說不必再找羅靜石了！」

艾天澤依舊莫名其妙地，愕然瞠目！

智通和尚知道自己這位艾三哥業已鑽入牛角尖中，一時無法想通，遂失笑說道：「艾三哥，反正那公孫為我又不曾見過眞正的羅靜石，我們隨便找上一個少年人，送到『哀牢山古森林』中，就說他是『南荒玉霸王』，公孫為我必然不會發覺破綻！」

艾天澤被智通和尚一言提醒，不禁頓足苦笑說道：「五弟，我眞是笨得可以，怎麼連這種眼前的主意，都想不出來？」

智通和尚說道：「三哥，話雖如此，但這位冒牌的『南荒玉霸王』羅靜石，却也不太好找，因為一來必須此人肯和我們合作，自願改名換姓，二來必須根骨絕佳，不然也未必能使那公孫為我老怪物看得上眼！」

艾天澤點頭說道：「第二點比較困難，第一點則不成問題，因為無論是那位少年人，也必肯為了學得一身絕世神功，而暫時改名換姓……」

話方至此，突然瞥見右側山道以上，自小峯脚後，轉出一位丰神秀絕的玄衣少年。

智通和尚目光一注，便向艾天澤低聲笑道：「三哥，這眞是有意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蔭！又道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你看那玄衣少年，豈不是位上上之選？」

艾天澤也只在「恒山冷竹坪」上見過令孤楚楚與聶小青，自然想不到如今這玄衣少女竟會是「蛇蠍美人」身邊「青紅二婢」中的謝小紅所扮！

目光遙注，細一打量，不禁搖了搖頭，向智通和尚，低聲歎道：「五弟，此人不僅是上上之選，竟連眞正的『南荒玉霸王』羅靜石，也未必比得過他？」

謝小紅何等伶俐聰明？一見這位黃衣老叟及灰衣僧人的鬼鬼祟祟神情，便知道他們是談論自己！

她自然也認不出對方便是「世外八凶」中的「百臂殃神」艾天澤，及「白骨彌勒」智通僧，竟然童心略動，想拿這兩位惡煞凶神開開玩笑！

謝小紅是由峯脚轉出，「世外雙凶」是由側面走來，展眼之間，便均走到一片削壁之下，艾天澤忍耐不住，含笑說道：「這位小兄弟，好俊品的人物，不知怎樣稱呼？」

謝小紅見所料不差，對方說話之時，眼珠微轉，果然似要動自己腦筋？遂含笑答道：「在下嚴慕陵，老人家與這位大師，有何指教？」

她因僅易男裝，未曾預擬姓名，故而隨口說出了「嚴慕陵」三字。

艾天澤聞言一愣，目光凝注謝小紅，揚眉問道：「嚴老弟『北嶽恒山冷竹坪』上，『冷竹先生』查一溟有位弟子，名叫嚴慕光，江湖人稱『玉笛金弓神劍手』，不知與老弟是兄弟行麼？」

謝小紅搖了搖頭笑道：「在下初出江湖，未曾聽說過這位與我名姓頗似弟兄的『北嶽』門下！」

艾天澤聽她與嚴慕光無甚關係，眉頭一展，含笑問道：「嚴老弟，請恕老夫冒昧，你英華外宣，神儀內瑩，分明蘊有一身上乘武學，但不知是何門派？」

謝小紅尚摸不清對方究竟有何企圖？遂含笑答道：「在下天性愛武，但尚無師承，亦未歸入任何門派！」

智通和尚一旁哈哈大笑道：「嚴老弟，武林人物最難得的便是明師，老弟倘欲有志上進，硏求絕學，我們替你引介一位曠代明師如何？」

謝小紅如今方猜出對方是看中自己資質，可能收為傳人，遂揚眉笑道：「多謝禪師美意，但不知禪師想為嚴慕陵引介那位曠代奇人？因為嚴慕陵藝業雖薄，却一身傲骨，心比天高，我未必看得上所謂當世武林中佼佼不羣的五嶽人物！」

智通和尚狂笑說道：「嚴老弟，我早就看出你身懷絕藝，那裏會為你引介什麼庸俗人物，此人自然功力通神，遠遠超邁了所謂『五嶽高手』！」

謝小紅笑道：「禪師所說的『功力通神』究竟能神到什麼地步！」

智通和尚深知凡屬根器不凡的少年人，多半情性高傲，非見眞章，不肯欽服！遂眼珠一轉，微笑道：「功力深淺，用言語頗難形容，貧僧不才，願略獻薄技，以作比擬！」

謝小紅正想探詢這位看來武學不俗的黃衣老叟及灰衣僧人，是何來歷，聞言之下，自然點頭笑道：「禪師請自施為，嚴慕陵願觀妙技！」

智通和尚存心懾服對方，早在說話之間，便凝足自己的成名絕學，「白骨摧心掌」力，如今便微微一笑，向身邊一方千斤巨石，伸手凌空虛按！

他這樣凌空一按，並未見有任何疾風勁氣發出，也未見那方巨石有任何碎裂震動！

智通和尚收掌一笑，向謝小紅揚眉說道：「嚴老弟，這方千斤巨石，表面絲毫無傷，但心中徑尺方圓，已成碎粉！」

謝小紅聞言一驚，正待答話，智通和尚却又向「百臂殃神」艾天澤怪笑說道：「三哥，你何不以神功開石，讓嚴老弟看看我所說是否屬實。」

艾天澤知道智通是要自己炫技服人，遂點頭一笑，緩步上前駢掌如刀地，向那方千斤石切下！

掌石相交，震天暴响，那方千斤巨石，立即應掌而裂，碎為數塊！

巨石既裂，果見智通和尚所說不謬，石心有一空穴，地上並留有大堆石粉！

這時，謝小紅業已心頭雪亮。

她已知道了眼前的黃衣老叟及灰衣僧人，是何身份？

因為她從巨石摧心的功力以上猜出「白骨彌勒」智通和尚是誰，又從智通和尚的一聲「三哥」以上，想知這黃衣老叟，便是「世外八凶」中的「百臂殃神」艾天澤！

她想不到自己在無意之中，竟被這「世外雙凶」看上，於是遂一抱拳，軒眉笑道：「想不到嚴慕陵竟遇上了八表的世外高人，艾老先生與智通大師，請恕我眼拙失禮！」

艾天澤聞言，失驚說道：「嚴老弟，你怎知我弟兄來歷？」

謝小紅指着滿地碎石，微笑答道：「如此驚人的『白骨摧心掌力』暨『五丁開山神功』，難道還不够說明兩位是當世武林人物聞名喪胆的『百臂殃神』及『白骨彌勒』麼？」

智通和尚唸了一聲佛號，怪笑說道：「嚴老弟既知我弟兄來歷就好辦了，我們想為你引介的那位曠代奇人，武學之深，要比我弟兄，高明百倍！」

謝小紅如今眞被他們詭秘神情，引起興趣，有心向這「世外雙凶」奉承幾句地，微微作尋思，搖頭笑道：「智通大師，你莫騙我，嚴慕陵細思當代八荒四海五嶽三山中的好手奇人，那裏還有比你們更高明的人物？」

艾天澤笑道：「嚴老弟的年歲太輕，也許眞未聽說過這位奇人來歷，你知不知道有位一身兼具三個外號之人？」

謝小紅因聽主人令狐楚楚偶然提起過公孫為我的故事，不禁大吃一驚，蹙眉答道：「一身具有三外號之人，似乎只有被稱為『長笑天王』『恨地無環鬼見愁』及『千影神魔』的公孫為我！」

艾天澤對謝小紅如此年輕，竟如此博聞之事，也頗覺驚奇地，點頭笑道：「嚴老弟好博的武林見聞，我弟兄正是想把你引介到這位藝臻化境的公孫為我門下！」

謝小紅訝然問道：「這位公孫老先生，蹤跡杳然，與世久絕，他如今可還健在麼？」

艾天澤微笑答道：「他不僅健在，並因一身絕藝，迄今未獲傳人，才托我替他物色根基上佳的理想弟子！」

謝小紅「哦」了一聲，皺眉說道：「武林人物，誰不願意獲得明師？像公孫為我老先生這等身份，怎會缺少了門下高足呢？」

艾天澤笑道：「一來是『三軍易得，一將難求』，公孫為我身負傲世武學，對於根骨略差之人，看不上眼，二來他所住的地方，又嫌偏僻一些……」

他話猶未了，謝小紅便揚眉笑道：「常言道：『貧居鬧世無人問，富在深山有遠親』！這『住處偏僻』四字，不應該阻得住一般江湖俠少的尋師志向呢？」

艾天澤點頭笑道：「嚴老弟，你話雖不錯，但公孫為我却嫌委實住得太偏僻些了，他是住在哀牢山洪荒未闢的古森林之內！」

說罷，遂將有關公孫為我各情向謝小紅說了一遍。

謝小紅聽得心中微動，心想自己若從公孫為我身上，學得絕藝，仗以反制「世外八凶」，豈不把艾天澤、智通僧等，活活氣死……

艾天澤見謝小紅聽完自己所說以後，深蹙雙眉，沉吟良久，遂含笑問道：「嚴老弟，你既知內情，對於一身具有『長笑天王』，『恨在無環鬼見愁』，『千影神魔』三外號的公孫為我絕世武學，到底有無興趣。」

謝小紅的性格，比聶小青可為活潑好事，聞言之下，劍眉雙挑，拿定主意地，點頭笑道：「我有興趣了！」

艾天澤笑道：「嚴老弟既有興趣，艾天澤願意不辭跋涉，奉陪老弟去『哀牢山古森林』代為向那公孫為我引介！」

謝小紅長揖稱謝，含笑說道：「多承艾老先生厚意，嚴慕陵感激不盡！」

艾天澤笑道：「但有兩件事兒，我們必須預先商議妥當，艾天澤方能陪同老弟，遠去『哀牢山』！」

謝小紅早就知道對方如此賣好，必有企圖，遂柳眉雙揚，目光一掃艾天澤與智

通和尚，微笑問道：「艾老先生請講，有什麼事兒要和我預先商議？」

艾天澤緩緩的道：「第一件事兒是我應該先向嚴老弟說明，那公孫爲我的脾氣太怪，極難應付，『哀牢山古森林』的環境太壞，居住其中，生活極苦！」

謝小紅搖頭笑道：「不吃苦中苦，怎爲人上人，又道是『欲求眞絕藝，須下苦功夫！』艾老先生對那古森林中，生活困苦之事，請勿多慮，至於公孫老先生脾氣太怪一節，更是好辦，因爲嚴慕陵生平有個特長，就是以怪制怪，對方性情越怪，我越容易與他相處得融融洽洽！」

艾天澤頗聽得高興地，繼續說道：「第二件事兒，則是要委屈嚴老弟在跟隨公孫爲我古森林學藝的一段期間，暫時更改姓名，充作『南荒玉霸王』羅靜石！」

謝小紅因「嚴慕陵」三字，已是化名，自然不會反對再度化名爲「羅靜石」之舉，但爲了免除對方起疑，却不得不故意做作地，緊皺雙眉道：「艾先生，難道那『南荒玉霸王』羅靜石，在資質方面，勝我多多？」

艾天澤搖頭笑道：「嚴老弟仙露明珠，絕世美質，羅靜石不過略勝常人，比起你來，却是差得太遠了！」

謝小紅竟似不解地，揚眉問道：「既然我比羅靜石强，還要更名改姓地，充作他的身份則甚？」

艾天澤微笑說道：「就是因爲公孫爲我的性情太怪，我當初向他說明是要引介『南荒玉霸王』羅靜石，拜他爲師，如今倘若換人，萬一公孫爲我怪性大發，來個拒絕收受，豈不使嚴老弟徒勞跋踄？艾天澤也將深覺愧對！」

謝小紅笑道：「那位公孫老先生，倘若眞個這樣怪法，倒也極爲有趣，嚴慕陵既承厚愛，敢不如命，我從目下開始，便以羅靜石自居，來過過『南荒玉霸王』的癮了。」

艾天澤見謝小紅業已應允，不禁大爲欣喜。

「白骨彌勒」智通和尚一旁笑道：「艾三哥，『哀牢山古森林』之行，你單獨陪同嚴老弟去已足，我要到六盤山中，探看龍二哥了！」

艾天澤點頭笑道：「五弟去看看龍二哥也好，他那『天龍萬刦鞭』，倘若製成，則『白龍堆』一會之上，至少可佔七成勝算！」

謝小紅聽得一驚，暗把「天龍萬刦鞭」之名，記在心內！

「白骨彌勒」智通和尚聞言，便向艾天澤，謝小紅含笑爲別，獨自去往「甘肅六盤山」探看「世外八凶」中排名第二的「禿頂蒼龍」龍九淵！

謝小紅則與艾天澤，同往雲南哀牢，並以一種好奇神色問道：「艾老先生，你方才所說的『天龍萬刦鞭』，是件什麼厲害兵刄？」

艾天澤嘴皮微動，欲言又止。

謝小紅故意再激他一句，揚眉笑道：「艾老先生，嚴慕陵祇是隨口一問，你若有碍難？便不必答覆！」

艾天澤心想以嚴慕陵如此資質，一到「哀牢山古森林」內，定蒙公孫爲我垂青，自己既想結納公孫爲我，以助聲威，則似不必再對這嚴慕陵有所見外！

主意既定，遂含笑答道：「嚴老弟，這條『天龍萬刦鞭』，是我二哥『禿頂蒼龍』龍九淵爲了明春『白龍堆』一會之上，傲視羣雄，特意花費多年心血練成的一種威力極强獨門兵刄！」

謝小紅那肯放過這種機會，接口含笑說道：「艾老先生，你怎不說出『天龍萬刦鞭』的厲害之處何在，也好使嚴慕陵長點見識！」

艾天澤無可奈何，祇得含笑說道：「這根『天龍萬刦鞭』的外形，是條剛柔並濟的四尺金龍，厲害之處，則全在龍尾握手附近的四片龍鱗之上！」

謝小紅恍然笑道：「「大概『天龍萬刦鞭』上，另藏厲害暗器，這四片龍鱗，就是發動暗器的秘密機括！」

艾天澤點頭道：「嚴老弟猜對了，這『天龍萬刦鞭』，一共有四種厲害裝置，倘若將尾端的第一片龍鱗掀動，龍嘴附近的一簇精鋼短鬚，便如萬弩離弦，漫空飛射，見血封喉，中者立死！」

謝小紅驚道：「若是對面動手之下，如此施爲，確實令人難防，難逃刦數！」

艾天澤笑道：「嚴老弟且慢讚美，這四種裝置，一種比一種厲害，而『淬毒龍鬚』祇是最弱的一環！」

謝小紅聽得好不心驚，但却竭力保持平靜臉色，笑道：「嚴慕陵對於這兼具兵刄暗器雙重妙用的厲害之物，向所未聞，今日委實耳界大開，老人家請說下去！」

艾天澤臉上微現傲色地，含笑說道：「倘若揚鞭發招之際，暗中掀動尾端第二片龍鱗，則龍腹下四隻龍爪爪尖的二十枚鈍鋼銳甲，便會突向對手淩厲攢射，無堅不摧，穿金洞石！」

謝小紅讚道：「這種設想，又極奇妙，對方見狀之下，以爲是揚鞭發招，必然巍立如山，凝神接架，豈不死星照命，正好成了那二十枚『龍爪鋼甲』的絕好活靶麼？」

艾天澤繼續向謝小紅解說「天龍萬刦鞭」厲害之處，微笑道：「倘若『淬毒龍鬚』，『鈍鋼爪甲』兩樁暗襲，仍未奏功，則可掀動尾端第三片龍鱗，發出爲數竟達一百零八片的『龍鱗漩雨』！」

謝小紅駭然問道：「艾老先生，難道這根『天龍萬刦鞭』的全身龍鱗，均是淬毒暗器？」

艾天澤揚眉笑道：「除了尾端四片龍鱗，專司機括以行，其餘一百零八片龍鱗，片片皆淬奇毒，片片皆能脫體飛起，漩光耀眼，鱗雨漫空，兩三丈方圓以內，立成死域，慢說是血肉之軀，便是鐵鑄英雄，銅澆好漢，也必難逃刦數！」

謝小紅聽得連連搖頭，心驚這種「天龍萬刦鞭」，委實厲害絕倫，所藏暗器均令人意想不到！

艾文澤說得頗爲得意，一面與謝小紅馳向西南，一面繼續笑道：「嚴老弟且慢驚嘆，我還只說了三種用處，根本未盡『天龍萬刦鞭』之妙呢！」

謝小紅皺眉說道：「難道還有比一百零八片『龍鱗漩雨』更厲害的東西，在這『天龍萬刦鞭』上？」

艾天澤點頭笑道：「這根鞭兒之所以加上『萬刦』之稱，就在第四樁妙用，換句話說，也就是持鞭人掀動尾端第四片龍鱗以後，所發動的威力之强，遠超那『淬毒龍鬚』『純鋼龍爪』及『漩雨龍鱗』能使大羅金仙難逃此刦！」

謝小紅哂然一笑，搖頭說道：「艾老先生，我不相信了，請想一飛龍鬚，再飛龍爪，三飛龍鱗，豈不業已使這條龍兒，成爲光龍？那裏還會發生甚麼更厲害的威力！」

艾天澤笑道：「最後這樁妙用，稱爲『萬刦龍漿』，嚴老弟，你可以顧名思義，猜出一些端倪了！」

謝小紅聽了「萬刦龍漿」四字，尋思片刻，「呀」了一聲叫道：「既稱『龍漿』，莫非是藏在龍腹之內，可以往外噴射的一種奇毒液汁？」

艾天澤用一種讚美眼光，看着謝小紅，點頭說道：「嚴老弟眞是絕頂聰明，一點就透，我龍二哥派人遠赴『苗疆』周遊宇內，搜羅得十三種奇毒之物，熬煉成汁，灌入兩條細細龍腸，至一雙龍眼內！倘若掀動『天龍萬刦鞭』尾端第四片龍鱗，腸內所貯『萬刦龍漿』便化成一片疾飛水霧自龍眼噴出，佈滿當空，縱令對方身法如電，亦無可閃避，只有慘嗥一聲，全身遍沾『龍漿毒霧』在刹那之間，骨肉毛髮，一概無存，化作些許黃色血水而已！」

謝小紅一身冷汗，悚然問道：「艾老先生，你們結盟兄妹八人，業已名震天下，不會對於各派羣雄，有所畏懼，爲何還要苦心煉製這條『天龍萬刦鞭』則甚？」

艾天澤長嘆一聲答道：「各派羣雄，五嶽高手，確實未曾看在我兄妹眼內，但有位巾幗奇人，不可輕視，必須對她特殊戒備！」

謝小紅雖然心知艾天澤所說的巾幗奇人，必定指的便是主人令狐楚楚，却仍故意問道：「艾老先生，你所說的巾幗奇英，是不是『蛇蠍美人』令狐楚楚？」

艾天澤點頭答道：「是她，這位『蛇蠍美人』的武學之高，不可思議，與我兄妹中最高明的『幽靈鬼女』陰素梅八妹，比較起來，究竟誰能勝誰？無法事先斷定，故而我『禿頂蒼龍』龍九淵二哥，特意費盡苦心，煉成這根『天龍萬刦鞭』以作萬一之備！」

謝小紅「哦」了一聲，微笑說道：「原來這根『天龍萬刦鞭』，竟是專爲對付『蛇蠍美人』令狐楚楚而煉？」

艾天澤嘆道：「知己知彼，方能百戰百勝！我陰素梅八妹，雖是曠代奇才，但令狐楚楚名震天下，確實驚人，我們不能不在事先預作愼密佈置！」

謝小紅故意套問秘密，微笑說道：「那『萬刦龍漿』，既係十三種奇毒之物合煉而成，則中毒以後，恐怕不易解救？」

艾天澤笑道：「「豈僅不易解救，根本就毫無救藥，便是我『禿頂蒼龍』龍九淵二哥自己沾上一點『萬刦龍漿』，也將無可挽回地就歸滄海？」

謝小紅聽得好不心驚，眼珠一轉，計上心頭，再向艾天澤含笑說道：「艾老先生，我認爲你二哥『禿頂蒼龍』龍九淵所煉製的這根『天龍萬刦鞭』雖已厲害絕倫，但也有一樁重大缺點！」

艾天澤聞言，頗出意外，訝然問道：「嚴老弟，有何高見，不妨說出，常言道：『旁觀者淸，當局者迷』，又道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你認爲我龍二哥的『天龍萬刦鞭』，有甚麼重大缺點？」

謝小紅笑道：「這等武林奇寶，自然鎭日隨身！倘若偶一不愼，或是與人動手之際，恰巧觸動尾端龍鱗，則機括一發，豈不反把自己送到枉死城內？」

艾天澤「哦」了一聲，笑道：「原來嚴老弟是這種顧慮，但我龍二哥生平最精機括之學，他業已預先有了萬全準備！」

謝小紅搖頭笑道：「天龍萬刦鞭既然那等厲害，我不相信還會有甚麼萬全準備，除非龍九淵先生能把自己的血肉之軀，變作金剛不壞之體？」

艾天澤雖是老奸巨猾，但因對謝小紅已無戒心，遂含笑說道：「嚴老弟有所不知，我龍二哥心手之巧，絕世無雙，他在那根『天龍萬刦鞭』上，裝置了一條『安全龍舌』！」

謝小紅問道：「這條『安全龍舌』，有何用途？」

艾天澤含笑答道：「我龍二哥平時將龍舌取下，這條『天龍萬刦鞭』上的一切機括妙用便告停止，只是一條尋常龍形軟鞭，但若遇勁敵，立即裝上龍舌，又變成一條神鬼皆愁的厲害寶物！」

謝小紅聽在耳內，記在心頭，暗想「天龍萬刦鞭」既然如此厲害？則必須設法不令龍九淵在「白龍堆大會」之上，逞威肆虐，否則不知將有多少俠義英雄，在這毒辣武器之下，遭受刦數？如今自己業已探明「天龍萬刦鞭」的虛實，似乎發現有條妙策，可以弭禍無形，使其大減威力。

這條妙策就是若能在「禿頂蒼龍」龍九淵，把「安全龍舌」裝上「天龍萬刦鞭」之前，將龍舌悄悄偸走，便可使這件極厲害兵刄的一切妙用，無從發揮！

謝小紅心中盤算，臉上却絲毫未形諸神色，隨同「百臂殃神」艾天澤旦夕飛馳，趕到「哀牢山」內！

計傷殃神

令狐楚楚派遣聶小青前來之意，是想使公孫爲我了却心願，自然死去，免得爲「世外八凶」利用！謝小紅跟隨艾天澤前來之意，則是想在拜師之後，慫恿公孫爲我於「白龍堆大會」之上，反助羣俠！

萬一公孫爲我執意要與「世外八凶」等，同流合汚，謝小紅便決心趁他陳疾未復，行動不便之際，下手除掉！

因她心中打的是這種主意，故在進入「哀牢山」境之前，就準備了不少松香油脂硫磺硝石等引火用物！

艾天澤見狀，訝然問道：「嚴老弟，你把這些東西，帶去古森林內作甚？」

謝小紅揚眉笑道：「艾老先生，我隨你不辭千里，遠奔南荒，不能不說是相當辛苦？公孫爲我收我爲徒，得傳絕藝，自屬幸事，萬一他看不上我……」

艾天澤不等謝小紅話完，便即搖手笑道：「嚴老弟，你太多慮了，像你這等具有珊珊仙骨的理想傳人，正與公孫爲我那等身懷絕學的師傅一樣，均屬罕世難求，

指壓的自療法之四／蔡大夫・文

敎你如何調節內分泌

內分泌的調節

生命體要保持正常的活動，是靠各器官的機能之相互作用的。至於這些臟器到臟器間的連絡工作，及謀取身體的化學性均衡的便是內分泌腺。

內分泌腺會將它本身所分泌的化學物質送到體液去，而又稱爲管腺。

內分泌腺所分泌的化學物質，通稱爲荷爾蒙（HORMONE），「荷爾蒙」的語源，是興奮或振奮的意思，及生命體在活動上不可或缺的物質。

內分泌腺所生產的荷爾蒙其量頗少，因此，各臟器的機能也受影響有時活潑有時低。到現在所知道的內分泌腺有下垂體（前葉、中間部、後葉）、松果體、甲狀腺、副甲狀腺（上皮小體）、胸腺、膵臟、副腎、睪丸和卵巢。

主要分內泌腺（ENDOCRINE GLANDS）

▲下垂體——又被稱爲MASTER GLAND，其存在乃是內分泌腺的總掌管地位。可分前葉和後葉，其間有中間部，可以分泌十種以上的荷爾蒙。從前葉可以分泌成長荷爾蒙（STH）、乳汁分泌刺激荷爾蒙、普羅拉克鎮、副腎皮質刺激荷爾蒙（ACTH）、甲狀腺刺激荷爾蒙等等。從後葉能分泌一種叫做畢茲伊特林的荷爾蒙，和血管收縮作用、子宮收縮作用、利尿抑制作用有關係。

▲松果體——是位於大腦和小腦之間的小腺，所分泌的荷爾蒙能抑制身心的異常發育及生殖器的早熟。但隨着成長，其機能逐漸會喪失。

▲胸腺——位於胸骨後側，類似淋巴節的腺，其作用和松果體同。

▲甲狀腺——位於前頸部的氣管前面和甲狀軟骨的下方，會分泌一種叫做賽羅基辛的荷爾蒙，促使物質的代謝旺盛，分解脂肪物質而作用於鈣質的代謝。此外，還和腦下垂體前葉保持均衡。據云，甲狀腺操縱了身體的活動，被稱爲「速度的荷爾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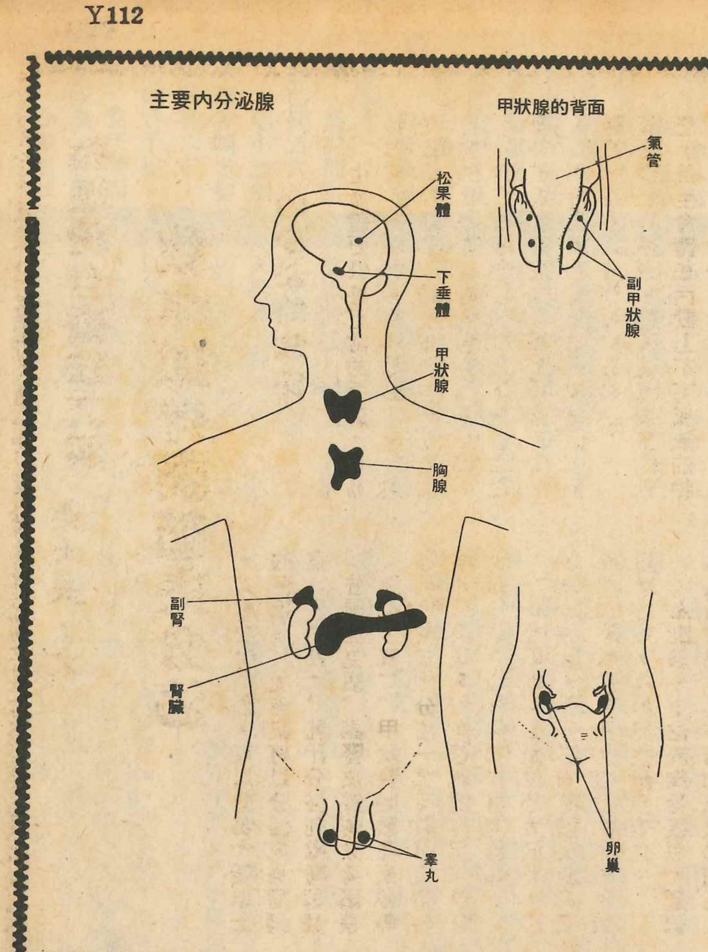
▲副甲狀腺（上皮小體）——是附着於甲狀腺背面左右各兩個的米粒大東西。所分泌的荷爾蒙叫做「巴拉索爾蒙」，是對於鈣質的代謝有很重要的作用。對神經細胞也有關連。

▲副腎——位於左右腎臟，分爲皮質和髓質，各分泌着不同的荷爾蒙。從髓質所分泌的叫做「亞特列奈林」，其作用乃刺激交感神經。延髓和胸髓便是操縱分泌「亞特列奈林」的神經。從副腎皮質所分泌的是屬於「可支宗系」的荷爾蒙，它可以直接或間接地造出四十種以上的荷爾蒙。

▲膵臟——蘭格爾罕斯島——從膵臟的輸出管會給十二指腸分泌出膵液來，但這是消化液而不是荷爾蒙。膵臟組織中有特殊的細胞羣，叫蘭格爾罕斯島，從這兒分泌出一種叫「殷修林」的荷爾蒙，分泌到約百萬左右的小細胞，其作用乃減少血液內的血糖。

▲性腺——男性則從睪丸分泌一種叫「帝斯得斯帝龍」的荷爾蒙；女性則從卵巢分泌叫做「伊斯得羅見」和「普羅傑斯帝龍」的荷爾蒙。其作用主要的是第二次性徵的發育。

指壓的功用便是對於這些內分泌腺的部位上加以適當的壓力，調節其機能。（下期繼續爲你刋出如何調節「內臟」及延長生命力。）



主要內分泌腺與甲狀腺的背面圖

他怎會看不上你？」

謝小紅笑道：「公孫爲我的性情，以怪著稱，我不得不作萬一準備！」

艾天澤對她所準備的那些引火之物，看了兩眼，含笑問道：「嚴老弟，你把我弄糊塗了，你準備這些松香油硫磺硝石等物，却與公孫爲我收不收你爲徒之事，有何關繫？」

謝小紅雙眉一挑，朗聲答道：「他若收我爲徒！我自然認他是恩師，終身奉敬！但萬一如我所慮？嚴慕陵却不甘心白跑這千里長途，我要把他當做深仇大敵！」

艾天澤這才略爲聽出他語氣，指着那些引火用物，失驚問道：「嚴老弟，你準備這些東西，是想放火？」

謝小紅點了點頭，神色冷然答道：「不爲師徒，便爲仇敵！公孫爲我只要對我稍加輕視，我便放場大火，燒光那座古森林，把他化爲灰燼！」

艾天澤目射奇光，凝注在謝小紅的身上，搖頭笑道：「嚴老弟，我眞想不到，你這位少年人的心腸，居然比我這名列『世外八凶』的『百臂殃神』，還要狠辣得多！」

謝小紅因一路之間，業巳把艾天澤的心情，揣摸透澈，故在聞言之下，接口含笑說道：「艾老先生，嚴慕陵素來便對『世外八凶』威名，極爲佩羡，既承你看得起我，萬一你們『世外八凶』偶然出缺之時，不妨把我補上一個！」

這兩句話兒，把這位「百臂殃神」艾天澤聽得只有蹙眉苦笑，不知應該怎樣答話？

謝小紅見狀，微笑說道：「艾老先生，公孫爲我是你朋友，你若認爲嚴慕陵如此做法不行？我們便把這古森林求師一舉作罷，也無不可！」

艾天澤巳爲此事，海角天涯，奔波極苦，聞言之下，立即雙眉緊蹙地，搖手苦笑說道：「嚴老弟千萬莫打退堂鼓，我贊同你這『不爲師徒，便爲仇敵』的辦法就是！」

這位「百臂殃神」也覺公孫爲我的一身絕世武學，太以可怕！萬一眞如嚴慕陵所料，不能爲自己所用？是則確實不如放上一場大火，把他活活燒死，免得留爲後患！

兩人意見完全相同，步驟自然一致，艾天澤竟在抵達古森林後，暫不入林，先與謝小紅費了不時間，把所携松香油脂硫磺硝石等引火之物，分洒在這古森林外圍的枯乾樹木之上，佈置了一個四面環攻的烈火大陣！

其實，他們因艾天澤輕車熟路，無須尋覓公孫爲我居住的古森林所在，原比四處亂找的聶小青，到得稍早！倘若一到便即入林，如今形勢，便將恰恰相反地，完全改變！

天緣湊巧，鬼使神差，謝小紅與艾天澤這一繞林佈置，却讓聶小青捷足先登，進入古森林，與公孫爲我結成感情頗好的師徒名份！

等到謝小紅以「南荒玉霸王」羅靜石之名，入林面見公孫爲我，却那裏想到自己的聶小青姊姊，正自藏在暗處？費盡心力，仍然失望地出林之後，慢說謝小紅胸中羞憤萬分，便連「百臂殃神」艾天澤也怒火冲天地，咬牙道：「嚴老弟，艾天澤眞佩服你有先見之明，我委實想不到公孫爲我竟會如此有眼無珠，不識抬舉？」

謝小紅伸手入懷，取出火摺，剔眉冷笑說道：「艾老先生，我們有言在先，嚴慕陵要放火了！」

艾天澤獰笑說道：「嚴老弟，我帮你放火，若不把這可恨巳極的老怪物，燒成焦炭，我也洩不了胸中惡氣！」

話說完，兩人便自各閃身形，分頭縱火！

林中枯枝乾葉本多，再加上事先佈置，越發容易燃燒，片刻之後，便巳其勢狂熾地，成了一片火海！

謝小紅遠遠站在火海之外，向艾天澤笑道：「艾老先生，照你所說，公孫爲我的功力超凡，會不會逃出這場刦數？」

艾天澤搖頭答道：「這老怪物確有驚神泣鬼之技，若在正常情況之下，眞難斷言可把他燒死，但如今他却半身僵廢，不能行動，自然無法僥倖地，定然變成一具焦骨而巳！」

謝小紅聞言，目光一轉，心中微動，暗想「世外八凶」，個個狠毒絕倫，這艾天澤更有「百臂殃神」之號，自己何不乘機下手，把他除掉，也可在「白龍堆大會」之上，爲正派羣俠，減一勁敵！

主意打定，全身功力暗聚右掌，以一種緊張語調，向這位將遭殃的「百臂殃神」低聲說道：「艾老先生，你的推測有些不確，我怎麼聽得森林火海之中，似有腳步之聲？」

艾天澤聞言，悚然一驚，趕緊一面凝神傾聽，一面把自己身邊幾件極爲厲害暗器，準備妥當！

因爲公孫爲我的性情，怪僻無倫，尋常友好，均會因偶然不合，翻臉成仇，這一縱火焚林，豈不更成生死之敵？

萬一眞被他拚死脫險，衝出古森林，則自己與嚴慕陵二人，必然死無葬身之地了！

故而艾天澤決心備妥暗器，只一發現公孫爲我的絲毫身影，便向他立下毒手，不容對方逃出古森林外！

他列名「八凶」，一身功力，本巳不俗，何況號稱「百臂殃神」，自然更是暗器能手！

如今，他所準備的，是自己生平最得意的三件厲害暗器，左手一把「寒鐵倒鬚針」，右手十二粒「絕毒九芒珠」，雙手在袖之中，並藏有兩筒「青燐烈火子母丸」，可於刹那之間，一齊發出，使公孫爲我立身之處的五丈周圍，全被暗器佈滿！

打算雖然極好，但却不知要命的敵人，不在身前，竟在身後？

謝小紅緩步近前，笑聲問道：「艾老先生，你聽見脚步聲息沒有？」

她一面說話，一面業巳走到艾天澤身旁，右手食中二指，凝足功力，覷準「百臂殃神」艾天澤的脅下暈穴！

謝少紅頗有自知之明，看出自己功力仍遜對方一籌，倘若魯莽操切，一擊不中，不僅決無再度機會，並還立將陷入危窘之境！

心中如此盤算，遂慢慢走到艾天澤貼身近處，等得最好良機，再復出手！

艾天澤因與謝小紅化身的嚴慕陵，業已同行千里，對她自然不會再有絲毫疑慮，聞言之下，搖頭笑道：「嚴老弟，我雖未聽清脚步聲息，但已有了萬全準備！」

謝小紅看見艾天澤那等緊張神情，知他功聚百穴，不易下手，遂想設法使其分神，微笑問道：「艾老先生，你有了什麼準備？」

艾天澤眉梢雙揚，得意笑道：「我準備了一把『寒鐵倒鬚針』，十二粒『絕毒九芒珠』，及兩筒『青燐烈火子母丸』！這三樣東西，雖然比不上我龍二哥『天龍萬刲鞭』上的龍鬚龍爪龍鱗龍漿厲害，但也足够把拚死衝出火海的公孫爲我，送入枉死城內！」

謝小紅聽得好不心驚，知道「百臂殃神」之名，絕非倖致，自己必須一擊成功，否則定難逃出他這種霸道無倫的暗器之下！

事正恰巧，林中一段枯枝，忽被烈火所冲，絕似人影般的，刺空飛起！

謝小紅靈機高聲叫道：「那不是公孫爲我老怪物麼？艾老人家還不趕緊發出暗器？」

艾天澤委實過於懾懼公孫爲我威名，提心吊胆的有些緊張過度，一聽謝小紅之語，居然心神微亂，不及細察地，眞把手中所扣的十二粒「絕毒九芒珠」，及一把「寒鐵倒鬚針」立向那段枯枝飛影打出！

但就在他「絕毒九芒珠」，「寒鐵倒鬚針」剛剛出手，袖中兩筒「青燐烈火子母丸」，尙未及發之際，突然脅下微麻，已被謝小紅乘其不備，點了暈穴！

謝小紅見自己一擧成功，使「百臂殃神」艾天澤！應指栽倒，這才透了一口長氣！

她微一尋思，先下手把艾天澤四肢經穴，一齊暫加封閉，然後再替他拍開了暈穴！

艾天澤悠悠醒轉，但四肢如廢，只能僵臥在地，無法動彈起立！

他鋼牙微挫，目射兇芒地，向謝小紅厲聲叫道：「嚴慕陵，我帶你千里投師，雖然未被公孫爲我收錄，但已煞費苦心，你爲何竟敢對我突下毒手，恩將仇報？」

謝小紅揚眉笑道：「你猜猜看！」

艾天澤想了一想，怒目說道：「我知道了，你既叫嚴慕陵，定必是嚴慕光的兄弟！」

謝小紅不再掩飾語音地，嬌笑搖頭說道：「你猜錯了！」

艾天澤聽她忽然發出女子喉音，不禁失聲問道：「你是女扮男裝？」

謝小紅點點頭道：「如今我不應再瞞你了，我叫謝小紅，是『蛇蠍美人』令狐楚楚身邊的『青紅二婢』之一！」

艾天澤聞言，驚訝欲絕地，向謝小紅狠狠的看了幾眼，帶着滿面慚愧神色，徐徐閉目！

謝小紅「咦」了一聲問道：「你爲什麼要閉起眼睛？」

艾天澤苦笑說道：「你既是令狐楚楚『青紅二婢』中的謝小紅，怎不趕快殺我？莫非自稱俠義之人，也想極爲殘忍，要我受活罪麼？」

謝小紅失笑說道：「你放大胆兒，睜開眼睛說話，我決不肯殺你！」

艾天澤瞠目驚奇說道：「你已把我整成這樣，怎會不肯殺我？」

謝小紅笑道：「對於你這等凶惡魔頭，既然能整，那有不殺之理？但我主人向來嚴禁我們殺失去戰鬥能力之人，故我不會要你性命！」

艾天澤聽得心中起了一綫希望，向謝小紅獰聲笑道：「既然如此，你就應該替我解開穴道，彼此來上一場決鬥！」

謝小紅搖頭笑道：「艾天澤，你別作夢，我雖不願意違背我主人令狐姑娘之命，却也不會傻到捉住毒蛇不殺，反被蛇咬一口的那等地步！」

艾天澤心中一冷，但仍思激將地，猛笑說道：「原來『蛇蠍美人』身邊的『青紅二婢』，也只有這等胆量？」

謝小紅嬌笑說道：「你不必激我，我有自知之明，縱或武功能敵，也惹不起你這位『百臂殃神』的那些歹毒暗器！」

艾天澤聞言，長嘆一聲說道：「謝小紅，你既不肯殺我，又不肯放我，却是怎樣打算？」

謝小紅柳眉微蹙，緩緩答道：「我如今便是在想究竟應該怎樣把你處置？」

艾天澤冷笑說道：「這似乎不必多想，除了殺我，便是放我，決沒有第三條路了！」

謝小紅哂然一笑，搖頭說道：「誰說沒有，我定要想出一種最理想的對你處置辦法！」

艾天澤苦笑說道：「你有什麼理想辦法？」

謝小紅揚眉笑了笑，說道：「告訴你亦自無妨，我的理想是要使你可以不死，却又不得不死，再復把今日之事設法加以利用！」

艾天澤皺眉說道：「你簡直像在作白日夢，天下那裏有如此理想之事？僅僅『可以不死』，和『不得不死』，這八個字兒，便矛盾到了極處！」

謝小紅微笑說道：「一點都不矛盾，我使你『可以不死』，便算遵守令狐姑娘訓教，不曾下手殺害了失去抵抗能力之人，使你『不得不死』，則係杜絕縱虎傷身，養癰貽患之害，倘能再加利用，豈不是椿三全其美的極爲得意傑作麼？」

艾天澤長嘆說道：「你想得確實高妙，但可惜這椿傑作，絕對無法完成，我勸你還是在『殺』『放』兩個字兒之中，乾乾脆脆地，選擇一個！」

謝小紅嘴唇一披，冷笑說道：「謝小紅生平從不相信有無法完成之事，我若在半個時辰以內，想不出一條能够符合我理想的妙策？便放你生路就是！」

艾天澤心中頓現絲毫生機地，獰笑說道：「謝小紅，我知道你身爲令狐楚楚愛婢，必然不會自食其言，替她丟臉，我就等你半個時辰，想來比那公孫爲我僵困古森林之中，一十八年之久，也總要好過一些！」

謝小紅聞言，「呀」了一聲，滿面喜色！

——未完——

日本國寶之

印度副王遞交的國書

上圖是一五八八年葡萄牙由印度副王遞交豐臣秀吉的國書，信箋是羊皮紙，全文約二十行葡文，周圍繪有盾、槍等武器，着色異常優美，內容是要求日本准許基督敎傳敎士在國內傳道。下圖是秋草蒔繪文台，是皇室貴族府第裡的一種小擺設，現在則陳列在蓮華王寺院裡，也是日本的國寶之一，枱面上所繪的秋草圖，使人感到有着桃山時代的那種豪放的氣勢。